

天主教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慈宜

與母親相逢：

朝向理解母親與母女關係移動的行動研究

The Encounter with My Mother:

An Action Research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to Mother and the Transforming of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研究生：陳一馨 撰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 摘要

在本論文中，我最初的研究動機，是想要理解母親的「歇斯底里」和「鬱鬱寡歡」的生命狀態。我選擇行動研究作為研究方法，以自己跟母親相處過程中的困境作為研究的起始點。原本希望通過訪談以及書寫母親的生命故事，還有探究母女關係的發展歷程來理解母親，完成一篇探究母親、追逐母親的「尋母記」；然而在研究的過程中，通過看見社會文化脈絡對個人的具體影響，以及人在不同時態中的發展樣貌，我的視框發生了變化，從一開始將母親的狀態視為「憂鬱症」的個人主義、病理化與問題化的視框當中走出來，理解到她的生命慾望得不到發展、找不到出口的痛苦，母親的形象也從扁平單一變得多層次與豐富。以及，與母親的互相閱讀與對話，還有和系上老師同學的互相分享與真誠討論，大家對我情感的接納，讓原本僅僅是理性研究者與行動者的我得以發現並打開自己的「情感」開關，流露壓抑許久的對母親的情緒。也是在打開自己的情感讓其流動的過程中，促成了我與母親的互相理解，以及我們母女之間、還有家中三人的和解，視框移動作為行動研究的充分條件，情感流動作為必要條件，使得這個研究從聚焦分析母親狀態的「尋母記」，走向母女互為主體的「與母親相逢」。

這篇論文完成之時，母親的「歇斯底里」和「鬱鬱寡歡」的狀態已緩和許多，從全面否定自己的人生到發現、肯定自己的主體性。而我們的母女關係，也從衝突對立走向緩和、互相理解。這並不只是我們的母女故事。「歇斯底里」的母親，看似冷靜理智但實則敏感細膩的女兒，在親密和疏離之間來回拉扯的母女關係，許許多多的母女身上都有這樣的影子。而要理解這樣的母女關係，亦需要將其放置在華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下看待。

關鍵字：母女關係、行動研究、視框移動、情感、相逢

## **Abstract**

In this thesis, my original motivation was to understand my mother's "hysteria" and "melancholy" in her life. I chose action research as a research method and used the dilemma in my life with my mother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my research. Originally, I hope to understand my mother through interviews and writing my mother's life story,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complete my journey of "Finding my mother".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by seeing the social culture the specific influence of the context 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 in different tenses, my frame has changed. From the beginning, my mother's state is regarded as the individualistic, pathological and problematic of "depression". During my research, I realized that her life desire is not developed, and her pain can't find a release. The image of my mother has also become multi-level and rich from flatness. Along with the mutual reading and dialogue with my mother, the sharing and sincere discussion with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nd everyone's acceptance of my feeling, I, as just a rational researcher and activist in the first place, discovered my switch of emotions and turned it on, which revealed my emotions to my mother that had been suppressed for a long time. Also,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my emotion to let it expos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my mother and me, and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as well as the family, were promoted. With frame transforming a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and emotional exposure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this action research moved its focus from the analysis of my mother's state to the mother-daughter intersubjectivity, from "Finding my mother" to "The Encounter with My Mother".

By the time I finish this thesis, my mother's state of "hysteria" and "depression" have been alleviated a lot. Instead of completely denying her whole life, she has discovered and affirmed her own subjectivity. Also, the conflict and opposition in our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have been eased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has occurred. This is not just a mother-daughter story of our own. A "hysterical" mother, a daughter who looks calm and rational but is actually sensitive and delicate, in a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mov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intimacy and alienation: that's the way many mothers and daughters are in. To understand such a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t needs to be placed under th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Keyword:**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Action Research、Frame Transforming、Emotion、Encounter

## 致謝

一晃眼，三年的時間就這麼過去了。

從入學第一天以來我們就相識，此後三年的朝夕相處直至今日。最開始，你說我有一種冷靜的基調，似乎與大家有一定的距離。的確，碩一剛進來時，我還是個沉默寡言，不善表達的人。不久之後，我們一起參加讀書會，認識了泓霖、傅陽、映彤他們，那些在串燒店喝酒，深夜談心的時光，是我在這裡第一個有歸屬感的時刻。那時的我們，還各自滯溺在自己的痛苦裡，在黑暗中嘗試著摸索前進。同時，也在系上浸泡學習，慢慢瞭解這片自由包容尊重的土壤。遇到許多有趣的老師，總是沉默不語看著大家的老翁，滔滔不絕講到下課還沒辦法停下來的老丁，還有雖為精神科醫師卻富有人文關懷和像詩人一般的 Kelly。感謝他在我正式口試前，在和風樓的廢院陪我聊了兩個小時的論文。這一路，我們也認識了不少的朋友。頭腦清晰、善於分析的賢娜，比我還瞭解我的媽媽，寫論文的時候總能在她這邊得到啟發和鼓勵；很會玩也會帶著我們一起吃喝玩樂的子翊，很聰明又喜歡調侃我的君逸，日常手舞足蹈的可愛的儀真...太多人沒有辦法一一提及，是他們豐富了我們在輔大心理系的生活。

碩三是我們改變最多的一年，也是我們真正開始跟系上有連結的一年。我們和大家一起去蘇州參加質性心理學的研討會，深夜時分還在老師的房間暢談。常常混在誠斌老師的辦公室吃飯、聊天，又分別在他大學部的課上和同學們一起上課、聊生命故事。也因此結識了品涵，這個會和我們嬉鬧玩耍，也會真摯談心的好女孩。每週從社大回來，我們都會跟繼元在 833 繢攤，聊上課的心得。這個總是嘻嘻哈哈的學長，卻看得懂我難以說出口的苦，不厭其煩地陪我討論，在正式口試前認真看完了全文並幫我預演。我們跟安妮組成的論文團體，每個週四都是我很期待的相聚時刻。隨意躺在沙發上，吃零食，亂開玩笑，但還是很認真面對跟回應彼此的文本。有不正經的玩鬧，也有動情時的眼淚。結束之後有時會挑一部電影來看，或是聊聊生活中發生的故事，從專業上互相幫助的同學，到變成生活中陪伴彼此的朋友。如誠斌老師所說，我們的學習是在「火鍋與火鍋」之間，是在課堂外的嬉鬧，以及生命故事與生命故事相遇的對話中，深厚的情誼也產生於此。下學期的陽明山說系老故事後，緊接著就是我在計畫口試時哭得稀里嘩啦。正是在我情感將要打開之際，系上的氛圍也在慢慢變化，原本四散各處的人開始會一起聚在 813，不管熟與不熟都會聊上幾句。這樣的氛圍也進入了課堂，大家很認真地分享，真摯地回應，讓我得以在眼淚中與你們相逢。凱喬、陳君、文瑜、小波...很多人跑來與我分享自己曾經有類似感受，自己的母女關係有什麼樣的困難，讓我發現原來打開情感後真誠地分享，我的故事也能夠得到那麼多人的回應。

正式口試那一天，上台報告時我出乎自己意料地冷靜，唯獨在念父母看完論文後給我寫的信時，忍不住流了淚。不免俗地還是想要像爸爸媽媽說一聲謝謝，他們比我還要關心論文的進度，不辭辛勞地一遍遍閱讀和幫忙修改、討論論文，

打從心底地為我的成果感到驕傲。尤其是媽媽，願意為了我的論文勇敢地袒露自己的故事，三番五次地對我說這篇論文讓她的狀態和我們的母女關係都得到好轉，讓我感到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而那一天另外一次的眼淚，是為了慈宜老師。聽到那句「一聲真的已經沒得挑剔了，是個很認真努力的孩子，很認真想要理解媽媽，不是為了做論文而已。她真的做的非常非常多了。」，我就明白，一路以來走過的辛苦，老師都有真真切切地看在眼裡。她的認真似乎有一種神奇的魔力，讓我總想要因此好好努力，不辜負她用心地對待。你知道的，這篇論文是我的心血。每一份文本，都是在課堂上、在論文團體後、在每個熬夜的日子裡、在每次受到鼓舞後一點一滴拼湊出來的。你經歷了我從冷靜理智的生命底色，到慢慢打開情感後的柔軟和流動。我所有經歷的困難，所有的眼淚，所有的變化，你都知道。

這所有的一切，都有你陪我一起經歷。

台灣，和輔大心理系，是我們共同的家。即便我們即將離開這裡，但是這份刻骨銘心的情感連結，卻會一直留在心裡。





# 目錄

摘要 .....	I
Abstract .....	II
致謝 .....	III
目錄 .....	VI
閱讀說明 .....	1
序曲：歇斯底里與鬱鬱寡歡 .....	2
第一節 神經質的歇斯底里 .....	2
第二節 郁鬱寡歡：猶如冬日凋零的枯木 .....	2
第一章 「憂鬱」：研究的起點 .....	4
第一節 走向敘說：渴望理解母親 .....	4
第二節 面對憂鬱症的朋友 .....	4
第三節 關注精神疾病 .....	5
第四節 回到母親本身 .....	12
第五節 以行動研究作為方法論 .....	13
第二章 母親的生命故事 .....	15
第一節 原生家庭 .....	15
第二節 成為作家的道路 .....	26
第三節 婚姻生活 .....	44
第四節 母親與我 .....	51
第三章 母女關係：我與母親 .....	55
第一節 童年時代 .....	55
第二節 沉默寡言的國中 .....	62
第三節 自我意識啟蒙的高中 .....	67
第四節 離家：大學-研究所 .....	70
第五節 父親：撐起這個家的男人 .....	86
第四章 行動研究的探索（一）：視框的移動 .....	92
第一節 認識母親 .....	92
第二節 探索我與母親的關係 .....	100
第三節 視框移動的行動研究 .....	128
第五章 行動研究的探索（二）：情感的流動 .....	130

第一節 情感的開關被打開 .....	130
第二節 我的樣貌 .....	135
第三節 開啟與母親的對話 .....	142
第四節 以我的主體語言重新詮釋 .....	148
第五節 以情感為基礎的行動研究 .....	153
<b>終章 家，斷裂修補的理解實踐 .....</b>	<b>156</b>
第一節 土壤：理解發生的條件 .....	156
第二節 理解與改變的發生 .....	160
第三節 華人文化心理結構的家庭實踐 .....	164
第四節 未盡事宜 .....	168
<b>後記 .....</b>	<b>169</b>
<b>參考文獻 .....</b>	<b>170</b>



## 閱讀說明

本文中屢次提到母親有憂鬱的狀態，原本使用的是「憂鬱症」一詞。在寫這篇論文之前母親認為自己可能是憂鬱症，我們都用病理的視框在看待她的狀態和行為。但是隨著論文書寫的進展，母親和我漸漸發現她的憂鬱都是在高度的理想破滅失敗之後才產生的。性格的暴躁和情緒化，也與從小形成的不安全感有關。她在文中故事裡所說的言辭激烈的話語，並不真的如字面意思，而是她憤怒加焦慮的情緒達到極點時，一種為了表達情感而誇大的說法。她對成功的追求，對生命強烈的熱愛，也與通常憂鬱症的低迷，什麼都不想做，對什麼都沒有興趣並不相符。到了論文尾聲，母親已經對「憂鬱症」這個定義自己的框架產生懷疑。而整篇論文理解母親的視框，也從一開始的病理化不斷地產生移動。因此，文中的「憂鬱症」皆改為憂鬱或是憂鬱的狀態，是為了說明這不是真正精神疾病定義的憂鬱症，也是為了避免給母親一個污名化的標籤。

另外，全文為了凸顯論文的主軸與想要探討的問題，挑選的事件多為衝突、情緒負面的故事。事實上，我與母親的家庭生活也有許多輕鬆歡樂的時候，但在這裡並沒有著重提及。以及，涉及個人資訊的部分為顧及當時人的隱私，採用化名或是模糊處理，例如在慈芳田野時的大家，父母親的工作單位等。還有會令母親在意的敏感情節，為尊重被研究者的感受，部分經過修飾處理或刪除。然而，儘管有一些刪減，但母親仍舊選擇願意坦誠地大部分公開自己的故事，這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我對她的勇氣充滿了敬佩和感謝。



# 序曲：歇斯底里與鬱鬱寡歡

## 第一節 神經質的歇斯底里

那是一件發生在我進入輔大心理系研究所之前的事。

申請研究所時，我原本只打算報輔大心理系這一個志願。第一次發現母親的狀況如此嚴重，是在申請研究所的截止日期快到的某一天，那時候母親每天都在擔心我到底是否能夠申請上學校，對我只打算報考輔大感到非常焦慮，卻又因為我的繁忙和壓力不敢對我多說什麼。

最終，事情演變成某一天的晚上，她在我們的家庭群組中地說著「我要殺了你們再自殺」<sup>1</sup>，整晚不斷地重複。當時的我整個人嚇到呆住，躲在教室外面哭了好久，打電話給父親問他怎麼辦。父親冷靜地安慰我不要管她，讓她發洩一段時間過後就沒事了，勸我繼續去做自己的事。<sup>2</sup>聽起來，父親已經對母親這樣的行為非常習以為常，只是我從來都不知道，或者說，母親極力壓抑住自己不要在我面前發作。過了兩天她才在電話中虛弱地向我坦白，自己其實一直都會如此，她竭力想要對我隱瞞這一點，但終究還是不小心爆發了。而我也對她妥協，多報了一個志願好讓她感到安心。

她的那種狀態，暫且被我命名為「神經質的歇斯底里」，用她自己的話語來說，她是因為憂鬱才會如此。

## 第二節 鬱鬱寡歡：猶如冬日凋零的枯木

比較明確地將母親的狀態當作一個問題在認真面對，是進入碩士班之後的事了。也是從那時候起，母親開始稱自己是一個病人，說她可以作為我碩士論文的研究素材，我才真正算是開始瞭解母親的生命經驗。

母親是一位作家，我進入碩班那年她剛好五十歲。隨著年紀的增長和逐漸衰老，以及長期幽居在家，母親的生活不再輸入新的事物，她不像從前那樣閱讀許多名著，自身的思考也達到了極限。那個時候她的生命也陷入了一個瓶頸，不再創作文字。一天晚上，我下課之後打電話給她，無意間向她提起跟同學討論有關哲學的問題。這個話題引起了母親的興趣，她開始說起自己大學時代接觸西方哲學，但是最終哲學的盡頭是無止境的虛無感，沒有什麼事情是特別有意義的。每

<sup>1</sup> 母親並不是真的要殺了我們，而是憤怒加焦慮的情緒到達了極點，以誇張的說法表達情緒。

<sup>2</sup> 母親說：「我情緒發作起來的時候，對爸爸一直以來就是這樣，爸爸也看清了我性格的特點，如果我發作他就是冷靜下來無條件的讓我發洩，他就是覺得讓我發洩我就沒事了。之後這個事情不過夜就和好了。這麼多年來爸爸沒有辦法治療我的憂鬱，他太客觀冷靜了，從一開始到現在都不瞭解我內心真正的情緒狀態。反而是通過妳的論文很深刻了解我的內心狀態，入木三分的分析，我才內心釋然了，我認識了真正的自己，也就變好了。如果沒有剖析，我對妳還是對爸爸一樣。其實他沒有真正解開我內心的情結。」

一個前進方向都差不多，這讓母親不知道接下來的人生目標在哪裡。現在的她就像冬日樹葉凋零的枯木一樣了無生機，對任何事物都不感興趣，處於垂死的邊緣。如何讓她枯木逢生，重新找回人生的意義。這個問題不僅使母親困擾已久，我也一直思索不出個所以然來。她這種做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寡淡無味的狀態，也讓我感到憂慮。這個憂慮，一方面是為了母親本人該怎麼活下去而擔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母親把所有的心力都轉移到我身上，為我的各種事情憂愁，這讓我感受到很大的壓力。這也成為了我開始關注母親的最初動機。



# 第一章「憂鬱」：研究的起點

## 第一節 走向敘說：渴望理解母親

母親於我而言，集結著許多我糾結複雜的情感。我與她之間有許多的矛盾衝突，對她也有許多的困惑和不理解。但我同時也清楚，母親處在歇斯底里，虛無與獨孤的狀態下，她自身也是很痛苦的。為了解決母親的困難，也解決我和她之間的困難，緩解家中的張力，我抱著解決問題的心態，開始產生想要理解母親的慾望。

與此同時<sup>3</sup>，我也開始在系上接觸和學習自我敘事，也試圖讓母親做她自己的生命敘說。母親是一個孤僻的人，她平時完全沒有機會把她心中的苦悶，和從小到大的生命經驗說出來。但母親並不願意書寫，覺得自己的過往是非常羞恥和難堪，乏善可陳的。嘗試幾次未果，我決定從自己開始。第一學期的尾聲，我在丁興祥老師的質性研究的期末報告中書寫了母親的生命故事，第二學期時又在賴誠斌老師的生命敘說課程中寫關於我和母親之間互動的文本。

在這個過程中，輔大心理系的學習氛圍也對我的敘說產生了影響。課堂上以自己的經驗作為學習前進途徑，而課堂之餘，同儕之間的自主學習和交談互動，那些把酒言歡，吐露內心的時刻，也讓我開始願意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故事。過去的我總是做一個傾聽者的角色，卻很少透露跟自己有關的事，家庭亦是如此。而系上的朋友們，也成為我日後與母親爭執崩潰之時的重要支持，聽我傾訴，陪我一起分析和探索。

## 第二節 面對憂鬱症的朋友

在大學生活中我也碰到過身邊的人患有憂鬱症的狀況。<sup>4</sup>一位是某一學期的室友，我們在聊天時她會時不時提及自己的一些負面消極的想法，甚至會在書包裡放著一把美工刀，每天待在身邊，以便自己有自殘或自殺念頭的時候使用。當時的我努力想要給她灌輸積極正面的想法，希望她可以樂觀開朗一些，感受到我對她的關心，但卻沒有效果。在得知她有死亡的念頭時我是感到害怕的，還躲在學校的角落獨自啜泣，後來藉由要換宿舍的契機，我離開了這位室友，也不清楚她的後續發展。另一位是社團的朋友，表面上看起來他是一個能幹，努力工作和有威嚴的人，但是私底下他沒有交心的朋友，加上複雜的家庭背景和過往被不好對待的經驗，他對人有很強的戒備心，同時又非常孤單。在與他相處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他慢慢地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後來嚴重到我不陪他吃飯他就無法出門的地步，讓我越來越有心理負擔。另一方面他的戒備和猜忌，讓我的關心在他眼裡

<sup>3</sup> 在時間線上，想要理解和接觸敘說是同步進行的，兩者相互交織影響。

<sup>4</sup> 在此僅簡單舉兩例，若有需要再另外展開書寫。

看來總帶有一些目的，即使努力想要貼近和理解，也依舊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越來越沉默和憂鬱，這也使我受挫。最終我不再搭理他，他也退學離開了學校，這件事始終成為我心裡的一個遺憾。

他們為什麼會選擇信任我，對我袒露他們的狀態，最後又為什麼關係都會走向無疾而終或是破裂呢？面對他們的狀態時，我看見的是我自己其實心境頗為複雜，而這種面對所謂「憂鬱症」的朋友的複雜心境，可能最初源自於我面對母親的時候的樣子。我既對他們那種虛無和孤單的狀態感到有趣，想要努力理解和貼近，但又會害怕他們滑入某個我無法觸碰的深淵中，擔心他們做出傷害自己的事情。同時，一直抱有想要解決問題的心態的我，當感覺到自己無法使他們有一點挪動的時候，會產生無法拯救他們的挫折和無力感。過度地將自己的精力放在關注他們的情緒身上，也讓我身心俱疲，時間一久會想要從他們身邊逃走——帶著愧疚的心情試圖遠離他們。那個時候的我，還不知道何以做到接納他們但又同時劃清相處的界限，也不知道善意的限制，只是空有善意總有一天會碰到瓶頸的。

碩一下學期，我開始關注精神疾病這個領域，那時候還用一種比較病理化的視角來詮釋他們的狀態。

### 第三節 關注精神疾病

#### 進入田野

最初，我本選擇以田野的方式來發展自己的論文。在講述自己的田野經驗之前，似乎應該交代一下自己當初為何想要做田野。

在來台灣念大學之前，我好像一直在溫室中過著雲淡風輕的生活，幾乎不瞭解外面的世界，也不懂生活疾苦，只有自己狹窄的世界和那些人際煩惱。大學時期參加國際性的學生組織，開始關注台灣和國際的新聞，但所謂的關注也只是限於表層的與人討論，並未有什麼樣的實踐行動和參與。作為心理系的應屆畢業生，我來到了輔大心理系研究所，相比起其他的同學們，我既沒有工作賺錢過，也可以說是沒有社會實踐經驗。看到大家都在各自的領域實踐，對社會議題的關注，為不公義的憤憤不平，例如關注 LGBT 族群和性別議題，關注貧民窟和城市拆遷，抗議國家暴力，聲援社會運動。反觀自己，在課堂上除了母親的故事外幾乎拿不出什麼別的經驗來對話，這讓我感到緊張和焦慮，似乎比起其他的同學，我還是一張白紙，沒辦法那麼貼近和理解別人的艱難處境和痛苦。這是碩一下學期的時候很困擾我的問題，當然一直延續到現在都還是。那時候的我開始看一些紀實文學和報導，各種各樣的題材，但這樣還是不夠的。對社會，我好像急於想要投身一個場域，一個能夠讓我抱有熱情投入的一群人，想要發展出對某個群體的社會情感。在我的想像中，似乎有一個視框是，社會實踐這件事情要和我自身的生命經驗有關係，如此才能夠激發我的社會情感，進而可以懷抱著熱情去投入。

## 慈芳關懷中心<sup>5</sup>

關注精神疾病領域之初，我選擇了進入一個田野場域來瞭解精神病患這個族群。當初選擇以田野作為研究方法，是因為希望自己的論文研究並不僅僅局限於自身的經驗，想要更瞭解和貼近真實的一群人。而在同學的介紹中，我聽說了一種不同於傳統精神醫療模式的會所，一個提供精神疾病康復者創造機會的社群——慈芳關懷中心。在老師幫忙牽線之下，我得以用志工的身份先進場看看。

進入慈芳的大門，看到的是一個長條形的空間。最前面的是簽到的櫃檯和行政工作區，旁邊是辦公室和安置物資的房間。後面則是一大片空地，擺放著中午吃飯時候的桌子，窗戶邊上養著一些盆栽植物，最靠裡面的地方有一個舞台，旁邊是廚房。每個房間都是沒有門的，工作人員說這樣的設計是希望會員們可以在這裡自由穿梭於任何空間，給他們營造一種像家一樣的氛圍。以前還會有沙發，但後來因為會員會在沙發休息，偷懶不做事，所以後來就把沙發拆掉了。

從去到慈芳的第一天起，我就發現在慈芳的一天的生活都是被規定好的，早上九點和下午一點分別有一次各個小組的會務會議，討論整天的事項安排。會議是慈芳的所有人都要參加的，包含工作人員和會員，他們會一起討論所有跟慈芳相關的事項，例如每天的例行事務工作分配，接下來要舉辦什麼樣的活動，關心會員的狀況等。目的在於讓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參與決策的權利。在慈芳有分四個小隊，分別為「導覽行政」、「出餐」、「物資」、「農田」，這屬於慈芳服務內容中的生活重建方案-隊務工作日。出餐小隊負責準備每天在機構的大家要享用的午餐，行政導覽小隊負責接電話、接待外賓參觀等行政和導覽事項，物資小隊負責整理和分配送到慈芳的衣服、日用品等，農田小隊要幫忙照顧植物盆栽以及慈芳的農田。會所的會員們在每日固定的工作中培養做事以及交際的能力，維持著人的基本社會功能。我則是被分配到出餐小隊，因為這是一個最能夠和會員接觸以及跟大家一起分工合作的地方。每次去到慈芳，開完早上的會議，我便跟出餐小隊的會員們一起去旁邊的市場買菜，回到廚房分工做飯。中午午休之後參加下午的會議，幫忙打掃。閒暇之餘，到處閒逛，和會員們聊天。

有些時候，會員們會懶散地不想要做事，或是藉故逃避本該完成的責任。這個時候工作者就會鼓勵（或是要求）他們必須得參與，做好該做的事情。「阿強，你不要以不會為理由。你總是會要我們馬上給出你要的東西，但是我們這一個禮拜以來有催過你嗎？大家都是愛你的，所以給你很多時間和耐心等你完成，希望你可以懂。」(5.19，小靜對阿強)。「你可以選擇不要開會，那等一下你就跟我一起整理冰箱。」(6.16，小靜對阿玲)。類似這樣的對話，總是會發生在工作者和會員之間。

在慈芳的很多會員其實都是有後路的，他們的父母都在台北替他們買好房子，

<sup>5</sup> 關於慈芳的介紹：<https://www.tpmra.org.tw/node/75>，母親看了這一節表示很感動，她認為慈芳是一個人性化，充滿人文關懷的地方。

幫他們找好未來的路，保證他們即使不去工作也可以衣食無憂。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就會覺得自己不需要為生命找其他出路。有時候他們的懶惰背後是對於生命的無力，也有覺得不再需要自己為自己負責。在瞭解這樣的背景之後，似乎慈芳作為一個社群發展出一種要求會員勞動做事，讓他們在團體中分工合作的運營模式也是合乎情理的。他們面對生命困境的無力，時而無所事事，懶得做該做的工作，不想要負擔責任，這樣的樣貌讓我覺得和母親有些相似。對此，我和工作者的態度並不那麼相同。以下舉一個與會員互動的例子來說明：

在工作的時候阿玲突然拉住我，我問她怎麼了，她眼神非常焦慮，口氣焦急，語速很快地跟我說：「那個，週末不是要去陽明山嘛，我那天有事會晚一點到，可不可以叫遊覽車等我一下？」這個問題弄得我一頭霧水，於是幫她告訴了小蓉。得到的回答是去問小珍，並且小蓉提醒我讓她自己去問，「她可以的」。

我開始安撫阿玲，哄她自己去，「你就告訴她，你會晚一點到，問她可不可以，不要怕，沒關係的。」她還是感到非常焦慮，一直抓著我的手叫我去問。最後我答應陪她過去找小珍，但是她要自己提問。得到的答案理所當然是不行，「不能因為你一個人讓大家等你啦！」聽到這個答案的阿玲突然一甩手就走掉了，留下不知所措的我。「她需要一些時間消化一下啦，等一下就會好的」，小珍在旁邊向我解釋。(06.05)

對我而言，我的基本態度和慈芳的工作者一樣，也認為人需要自己面對問題和想辦法解決，要有承擔自己人生任何舉動的勇氣。但當我碰到他們有些焦慮和情緒，似乎真的很困難做到的樣子時，我還是會試圖陪伴和鼓勵他們，有的時候也會心軟縱容一下，覺得一件小事幫一下忙也沒有什麼關係。相比之下工作者的態度更加明確和直截了當。當然，我作為一個志工進場，與慈芳的工作者在身份和角色位置上就有所不同，所處的條件和要負擔的責任也不一樣，以至於和會員之間發展出不同的關係樣貌。有礙於我所待的時間並不夠久，也只能做一些可能的揣測。首先，慈芳形容這些會員們為「精神失序」而非「精神疾病」，感覺疾病這個用詞比較偏向是大腦的生物性的問題，而失序則比較傾向社會建構，在描述生命失去秩序的狀態。從慈芳的理念上來說，他們是要跟傳統的精神醫療體制對抗的，因此他們強調慈芳的會員和一般人一樣，別人能夠做到的事情這些會員也能夠做到，他們能夠為自己負起責任。其次，工作者的位置依舊是這個機構的管理者，他們需要維持慈芳的日常秩序，以及貫徹慈芳的理念，要做得比我更加徹底。再者，他們與會員們的相處時間夠久，夠瞭解會員們的狀況，在這些漫長的相處時間中也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磨合，互動也形成了他們的模式。而我與會員們的互動時間尚且很短，而且因為不是每天陪在他們身邊，也會遺漏許多發生在慈芳的事。<sup>6</sup>

在一邊瞭解慈芳的運作模式，以及熟悉會員們的過程中，我不斷地出現對自

---

<sup>6</sup> 記錄於 03.14 論文團體的討論

己為何要出現在這裡的質疑，這是我想要的研究場域嗎，我真的很想要關心這群人嗎？當有那種隱憂浮現在心裡的時候，一開始的我是想要把這種不安和質疑壓下去的，我不知道怎麼應對那種好像有些沒興趣的感覺。為什麼我總是這樣？這些困惑一直伴隨著我，在當時我並沒有清晰地思考困惑從何而來，但重新翻看當時的田野筆記，是能夠看出一些端倪的。

第一個層面，是對於慈芳這個機構，以及背後代表的會所模式的理念是否能夠真正實施的疑惑，還有這個地方是否適合像我母親這樣的人。慈芳作為一個讓精神病患康復的會所，強調的是讓人在這裡被培力和維持基本的社會功能，有參與感和歸屬感，比較關注生活層面，而非關注心理層面。但母親的內在需求是想要被理解，以及和人的深度對話，她並不想要與人有一般社交意義的來往。同時，慈芳想要讓精神病患去污名化，強調他們跟一般人都是平等的，也因此才出現所有事情都要大家共同討論、決策的成規。但實際上，會員跟會員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別，且工作者依舊會有很強的主導性。首先，畢竟工作者的位置和會員還是有所不同的；其次，會員在功能受損的狀況下進來慈芳，真的可以實現被平等對待的嗎？這似乎是一個認同政治和差異政治的問題，若是忽視差異，追求同化，是否是另一種優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壓迫呢？

第二個層面，是會員給我的感覺和母親的狀況並不相同，社經地位、受教育水平、生活中會遇到的困擾，甚至於總體的生命狀態。真正進入一個田野場域才讓我意識到，有的時候對所謂一個群體的關心還只是停留在自己的想像當中。到了實際接觸他們的時候，才會發現他們每個人都是非常不一樣的個體，我也並不是對於每個人都會有那麼高的熱情和關懷。

第三個層面，則是在和會員的關係逐漸推進下，我不想要自己是一個研究者，想要是一個朋友的關係和他們相處，不帶有其他的目的。阿炎很清楚講了我的名字和科系，覺得超級感人。小蓉說他記得我的資訊算是記得很快了，有些志工來了半年他還記不住人家的名字（6.9）。「雖然妳來的時間不長，但是妳這兩個禮拜沒有來，阿炎一直問起妳。他已經把妳當成跟他一起在廚房工作的夥伴了。這很不容易，有些人來了半年，他們都不一定記得那些志工的名字，我想妳深入跟他們建立的連結是值得的」（6.19，小珍對我的回饋）。「很多的研究生來的時候都只是收集他們想要的數據，做訪談，研究完之後就走了。會員其實會感覺得到，這些人也沒辦法跟會員產生什麼連結。但是就我們之前對妳的觀察，妳的人格特質是適合慈芳的」（9.19）。我沒有做好要把他們當做研究對象的準備，覺得他們在這個環境中應該遇到過很多這樣的人，而自己不想要那樣。並且，我也不清楚做這個研究，對他們而言又意味著什麼呢，對他們能有什麼樣的幫助嗎。

這些零零總總，不同層面的原因加起來，讓我在前進的過程中始終帶著猶豫和彷徨。而最終一個突發事件成為了導火索，我從這個田野場域中倉皇而逃。第二學期，當會員們歡迎我重新回來慈芳的時候，工作者突然跳出來說我之後的身份不再是志工，而是研究生，但目前我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研究方向。我無法忍受

不知道怎麼繼續面對會員們的尷尬，於是說著會再回去思考論文，就提早離開了。後來論文討論的時候，老師對我說不能只是一味地沉浸在情緒中，要思考為什麼工作者會突然說出這件事。重新回顧當時的場景，分清楚我的身份位置的確是重要的，這也是出於一種對會員保護的態度。

離開慈芳之後的一段時間，我在思考之後的研究方向。曾有一段時間，我打算研究慈芳的工作者與會員之間的關係，他們在與會員相處過程中發生的故事，抱著一種怎麼樣的視角看待「精神病患」，以及如何設定關係的邊界，如何陪伴和承接他們的痛苦。儘管說慈芳是大家一起撐出來的場域，但其中的工作者是有很多的貢獻的，進入慈芳的研究者大多將焦點聚焦在會員身上，可我個人對於工作者在其中的經驗則更加有興趣。這是我從自身的經驗出發，我認為自己比起精神病患的經驗，更能夠體會與他們來往的感受是什麼（雖然我與工作者站的位置還是有所不同的）。但始終，我沒有做好再次面對他們的準備，而是陷入了越來越深的彷徨和迷茫。

時隔快兩年的時間，再回看這段經驗中自己的彷徨和迷茫，那時候還不得而知的無法再次面對他們的理由，慢慢有了一些眉目。當初進入慈芳的時候，我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研究目的，只想著走一步看一步。而一開始與主管討論進場方式後，也只有向大家交代我作為志工的身份，卻沒有提及我其實之後可能會在這裡做研究。後來當事情發生之後，我也對他們心存愧疚，因為我的身份在一開始是不透明和不公開的。而後續我們彼此的友好關係，也是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發展出來的。我害怕他們覺得我不真誠和虛偽，怕他們覺得我的友善只是為了可以做好我的研究。本身就不隸屬於這個團體的我，會進入這群人之間本身就不是那麼自然而然發生的，多少帶有一定的目的性。被工作者指出自己的研究生身份，似乎也在被宣告著我其實是不屬於這裡的人。

或許是因為他們身上精神疾病的標籤，似乎我早已預設，他們的生命經驗中有許多的傷痛，而我不願意工具性地對待人的痛苦。我不想要像收集數據一樣，只是在利用他們的故事完成我的研究。所以我很努力釋出善意，想要發展出不同於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人的痛苦和孤單，對我而言總有著莫名的吸引力，讓我渴望成為對方傾訴的對象，渴望自己成為一個特別的存在，這讓我感到自己的存在是有價值的。在我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他們對待我的感覺是質樸和自然的，這讓我感到來慈芳和他們相處，不需要有那麼多的小心思和情緒。這樣看起來「純粹」的關係，好像有某種難能可貴之處，讓我不忍心破壞它。

為什麼不敢再次面對他們，對工具化/純粹關係的想像像是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在我的想像當中，會員們一旦知道了我是為了做研究才來到這裡，難免會認為我的靠近別有目的，我只是想要利用他們，為了拿到學位之類的，可我不想成為那樣的人。我的想像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是，很多東西都是單方面建構。並且那個可能的他們對我的想像，不是真空的，這也與他們的既往經驗有關係。（在前面有提到，一些研究生去慈芳只是為了訪談收集資料，而會員其實也能夠感覺得出來

來訪者的心態)。我想要在畢業之前再去一次慈芳，去核對他們的感受(雖然他們可能早就已經忘記我了)。

同時，我也在模糊自己的存在位置，避免談及我的身份、來歷和立場，來避免自己被他們區隔在外。這種模糊自身位置的做法，似乎反覆出現在我的生命經驗中。若要探索到我為什麼模糊自己立場背後的內在心理動機，則是我想要融入他們，不想被他們區別看待，不想知道自己其實不屬於這個群體。而具體到慈芳的經驗，是我不想我與會員們的區隔在這裡被放大。那個區隔，是相比起會員擁有的精神疾病標籤、較低的經濟水平/社會地位/受教育程度，我則是一個「正常人」家庭中產，受良好教育的碩士生。這會讓我在面對他們的時候感到愧疚。那個愧疚感是，相對於這些社會位置不好的人/社會上被排擠的人口，我憑什麼享有我擁有的優勢地位/條件/資源。感覺好像我該做一點什麼，但又不太知道要做點什麼讓差距可以縮小一些。

## 傳統文化學校<sup>7</sup>

第一次來到傳統文化學校，就讓我覺得這裡是一個猶如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學校被大片綠油油的山和田地包圍，一共有 60 畝的田地，透過種田自給自足，所有的食物都無農藥化肥。有專門的地洞存放食物，裡面有各種蔬菜瓜果，可以存放整個冬天。喝的是來自地下 80 米深的山中泉水，呼吸的是山野間大自然的新鮮空氣。這所學校不對學員收費，是一所純公益性、靠兩位校長和一群志工們籌款組建而成的學校。同時因為地處郊區，又是一個封閉、遠離城市的環境，在這裡的學習很是清靜、沒有外界的嘈雜和喧囂。

學校的教育方式主要為上課和習勞。習勞的部分我沒有直接地參與，但是會從老師們的口頭說明和參觀一些學員的工作中略有耳聞。聽聞春秋之際，老師們會帶領學員到周圍的農田種地，播種或是收割，也有年輕的學員們分享他們從一開始根本拿不動鋤頭，到後來除草完大汗淋漓地躺在泥土裡的快樂。除了季節性的耕種以外，學員們也會被分配到廚房幫忙蒸饅頭包子，為大家做飯，或是去學習裁縫做衣服等等，一做就是一年半載。這樣做的理念在於，現代便利的生活條件讓很多人都沒有體驗過吃苦耐勞的生活，也有許多人過著被溺愛，養尊處優的生活，養成了唯我獨尊、自私自利的個性。因此透過習勞，能夠讓人重新體會勞動的辛苦，知道父母的不易，學會珍惜和感恩他人的付出，也能感受到和大家一起幹活的快樂充實，從只為自己考慮轉變成為他人付出。

上課的部分則是以傳授儒釋道的經典為主，老師們會帶領學員讀《弟子規》、《太上感應篇》、《了凡四訓》等，教導何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傳統文化的核心是道德倫理，主要是讓人學會分辨何為善，何為惡，從而斷惡修善，改正自己的

<sup>7</sup> 2017.08.19-08.27，以學習儒家的傳統文化為主的學校，聽父親說一些精神疾病患者來到這邊之後都被治好，因此來參加為期七天的封閉學習班，並且訪談了幾位原本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過錯。學校認為，現在的教育普遍缺乏對道德倫理、是非判斷的學習，很多人都會跟著社會大眾主流的價值判斷走。但是他們認為學習是需要跟隨規律和真理的。傳統文化便是古代聖賢親自觀察天地萬物間的真理，把這些真理書寫下來弘揚給世人，教導大家要順應自然規律生活。

學習班的設計也同時有很嚴格的紀律要求，搭配聽課的內容，要讓大家把所學的知識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這需要有很強的自律心。例如，弟子規中強調一日常規，以我自身在裡面學習的過程來說，每天早上要五點準時起床，不可以貪睡，因為這代表貪圖享受舒服和懶散的心。要把自己打扮的乾淨整潔，頭髮梳理整齊，不給人隨便和自由散漫的感覺。學習把被子和衣服疊的像豆腐塊一樣整齊，對自己使用的物品要有一顆恭敬的心。緊接著每個人都會被分配去打掃衛生，每個角落都要反復擦的非常乾淨，時刻負起責任，考慮到給他人一個舒適的環境。吃飯的時候不能浪費糧食，要感恩他人為這頓飯的付出，珍惜他人的善心。發生問題的時候首先要反省自己的過錯，而不是馬上指責別人。同時有一個特別的要求是止語，我們所說的話都是從腦中的思維來的，隨意的說話和交談則會擾亂我們內心的清靜。這些雖然都是很小的細節，但都一步一步在累積我們的自律心。在心理學的觀點上，我認為這些細微的行為可以讓人慢慢找回對於自我的掌控感，做好一件一件的小事，會重新累積對於自己的信心。

課堂上，除了學習經典以外，也會聽到許多學員們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來到這裡的許多人在進入這所學校之前都曾經遭受過重大的創傷，過得非常痛苦，努力想要尋求一種改變的道路；或是因為犯下很大的過錯，而被父母家人送進來。我也訪談了三位曾經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他們現在因感到在學校的學習有助於他們的改變，而主動選擇留下來做長期志工。<sup>8</sup>

關於解釋為什麼人會得精神疾病的部分，我總結了學校的觀點：現在的社會環境、家庭教育出現問題，造成很多人變得自私，只想要滿足自己的慾望。人性本身便是無私的愛他人，自私自利的心則是社會污染導致的結果，也是造成精神疾病的最大根源。而這背後是他們簡單地將西方思想和中國傳統思想對立，認為所謂的社會污染指的是資本主義帶給社會的影響，現在的教育總是教導我們要滿足自己的慾望，做好自我照顧，例如人們會常問「你吃飽了嗎？你開心嗎？你想要什麼？」這一類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引起我們慾望的事物也無處不在，網路、美食、廣告、商場，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為了刺激消費，進而也挑動了人的慾望，經濟成長的同時被污染的是人心。心裡空虛成為了現代社會一個很大的問題，而我們總是會想用各種物質來填補，例如吃喝玩樂等各種刺激感官的方式。

在這樣的看待精神疾病的觀點下，學校的做法是重建一套價值觀念。傳統文化提供的是一整套系統的道德倫理觀念和行為指導，它並不是一門學術和知識，而是用來實踐的學科。用他們的話來說，每個人都像是一盞油燈泡，內在的人性

---

<sup>8</sup> 關於具體的訪談內容，若有需要再補充。

被外界環境污染，被疾病所遮蔽，而學習的過程正是擦亮油燈泡，使得大家恢復人性。古代經典中提到，相由心生，境隨心轉。人與宇宙萬物是同一本性，精神會影響和改變物質。當人們不再把焦點放在自己的疾病和痛苦上，開始以為他人服務為新的人生意義和存在價值時，人的改變也就慢慢發生了。

而如何讓人不再執著於自我，而是轉向為他人付出。學校的教導和訪談的結果都顯示，是學校的老師和志工們對來到這裡每個人都給予愛，溫暖，和關懷。不厭其煩的教導，耐心的包容，等待別人的成長。截取一段來自學員的分享：「我在這裡受到兩位校長的照顧，他們沒有嫌棄我這個一無是處的人，更是像親生女兒一樣對待我。最後我放下了對於過去的種種怨恨，想要追隨兩位老師，在服裝廠學會了做衣服，帶徒弟，感覺自己不再是個廢人。這種愛的力量，給我帶來家的感覺。」很多願意留下來的人們，都表達過與此類似的感受。

這套價值觀念在這個「小小的社會」中，在具體的人身上實踐著。這所學校的教育提供了一個全封閉式的環境，大家在這裡暫時不會受到外界環境的干擾，且學習是密集和連續的，透過一段比較長的時間，讓學員可以將理論和實踐結合，做到知行合一。但這也會讓我產生一個疑問，如果脫離這個環境，重新回到外界的一般社會生活，在沒有社群支持的情況下，人的思想和行為還能夠保持在原本在學校中的狀態嗎？

結束七天的學習之後，我和父親在回程的路上討論這所學校的學習方法是否能夠幫助改變母親的狀態。

首先，學校所做的事情是在灌輸儒家文化的價值觀。而母親對於儒家文化的解讀，是禮儀規範對人的異化，這向來是母親最為反感的，她不會喜歡這種說教、灌輸道德倫理的方式，也不會想要被嚴格的規範所規訓。而參與這所學校學習的人，大部分都處在社會地位和教育水平較低的位置，他們能夠用一種很質樸、富有情感的方式敘說自己的生命經驗，但還不具備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其次，母親的狀態較為關注自身，而不怎麼關注他人。那個時候的母親在講起自己的生命歷程時也是把錯誤都歸於外在的他者身上（例如對於我外婆的怨恨，認為她的孤僻性格都是從小在外婆對人刻薄的態度下養成的），比較少反思自身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我對於學校這種把所有問題產生的原因都歸因於個人，看不到社會結構對人的壓迫，甚至會再次強化這種壓迫的做法也有所保留。這裡也衍生出一個問題，何以這些人會從反抗社會秩序跑到被學校的秩序所規訓？

再來，母親適合在那樣大自然的環境下生活，脫離城市的喧囂和嘈雜，以及外面的煩心事。勞動和在一個被愛包圍的環境裡生活，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讓她把注意力從自身的痛苦中轉移到為他人服務和付出上，讓她感受到自己的價值。但她並不適應集體的生活，也很難說強迫她一定要與人相處是否是一件好事。

#### 第四節 回到母親本身

從田野場「逃走」之後的一個學期，我一邊在桃園榮總見習，一邊渾渾噩噩地度過了一段時日。論文變得毫無進展。而我也在這個過程中體悟到，即便都有所謂精神疾病的標籤，可當每個活生生的個體出現在面前時，依舊有各自迥異的多元樣貌。我似乎沒有辦法從中找到一個研究方向的切入口，就這麼在挫折感中過完了這一個學期。

也許還是要回到我最初的研究動機吧？或許先從整理自身的經驗出發，才能更清楚自己接下來的研究方向。時隔一年多之後的現在，我才發現原來那個時候的我，即使是處在向外探索的歷程中，但不管身處在怎麼樣的田野場，都把對母親狀態的疑惑懷揣在心。

不管怎麼說，兜兜轉轉了一圈，時光轉眼飛逝到了碩二下學期，我又重新檢起了進入研究所之後寫的零零碎碎的幾篇關於母親的文本，將研究的焦點放回母親本人身上，開始訪談和書寫她的生命故事。

## 第五節 以行動研究作為方法論

### 認識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是直到我來到輔大心理系之後才慢慢有所接觸的一種方法論。

「行動研究是行動者的研究，在日常生活裡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行動者，每個人也都可能做研究，但行動研究指涉的是一種行動者自我覺醒對其自我、對自我之行動歷程、對自己的行動在什麼社會位置情景關係脈絡與社會環境結構之下進行、對自己的行動產生什麼影響所進行的自主探究。」<sup>9</sup>

研究者亦可以是行動者，這是一個於我而言很新奇的概念，甚至行動和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合而為一、不斷互相影響和循環往復的過程。我作為一個研究者，在以母親作為研究對象的過程中，透過訪談書寫她的生命故事的同時，也在作為一個行動者嘗試理解她，推動我們的母女關係。當然，這需要一定的基礎，研究者需要有行動的慾望/意願，且要有能力應對行動過程中的各種狀況。在論文書寫的過程中，我以自身實際操作的經驗來理解整個行動研究的歷程。首先，在發起對話/行動之前，明確自己的問題意識（亦即對問題的診斷），行動的目的是什麼，想要達到怎麼樣的效果。然後開始行動，而行動也有助於啟發研究者產生新的理解。通常，人們會依據隱含的知識去框定情境並行動，這像是「行動中的認識」

（knowing-in-action），在行動中反映的能力則是使得某些隱埋在行動中的隱含認識得以揭露的一種方法。<sup>10</sup>行動之後，反思/檢驗自己的行動成果，對於原先的假設/框架進行修正，為下一次的行動做準備。這被稱為「與情境的反映對談」：實踐者對一情境設定了一架構，然後在對情境的「回顧」（the back-talk）中修正原先

<sup>9</sup> 摘錄自宋霞的論文，夏林清老師在課堂上對行動研究的定義，P94。

<sup>10</sup> 夏林清，鄭村棋譯著（1989）。愛智睿思（Argyris, Chris）原著。《行動科學：實踐中的探究》，臺北市：張老師，52-53

的設定。<sup>11</sup>產生理解並不是一件可以一次到位的事情，需要在循環往復的過程中不斷深化、不斷前進。在「行動-探究-修正」的過程中，人是會持續成長的。理解的改變與深化，亦為第四章所想要重點探討的「視框移動」。

### 行動研究的作用

行動研究有一個很大的貢獻，在於可以彌補理論研究和實務工作的斷裂。在實務現場(例如諮詢情境)，常常會發生理論沒有辦法直接套用在現實問題的狀況，不完全符合實務現場的需求。如 Sehein 所說：基礎或應用學科的知識生產，都是企圖抽取出共通的抽象原則，這種知識是聚斂式的 (convergent)，而實務場境所需要的知識卻是歧異性的 (divergent) (夏林清譯，2004)。若是任何情況都直接生搬硬套理論，則只能以單一固定的視框來看待問題，而無法因應實務場合的不確定性和多變性。以家庭為例，人們更是帶著許多既有的看待家庭的視框。這個斷裂，在行動研究則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因為行動研究的精神就是，實踐者需要自己設定問題，而非被動地在別人設好的問題之下解決問題。(夏林清譯，2004 : reason & Bradbury , 2008)。實踐者不必被理論框架綁定，而是可以在實務工作中產生更符合所遇狀況的知識，發展出具有能動性的行動，也可以反過來豐富、深化理論。

另外，由Donald A. Schon, Chris Argyris (1978) 年提出的雙路徑學習 (double-look learning)，除了從具體經驗出發，經由反思觀察形成抽象概念，在新情境中試驗以外，還要透過反思性的對話，讓行動者反思隱含在行動中的價值和理論（看待事物的視框），引發重新框架 (reframing)。這樣的反思會引發典範轉移，產生新的理解和認知，促成個體深層次的轉化。 (McGill & Brockbank, 2008) 當我慢慢挪動原本既有的看待母親的視框時，我才有辦法重新理解她，進而促進她的變化以及我們關係的改善。理解並不意味著會一定帶來改變，但理解之後會帶來比較放鬆和改變的可能性。

---

<sup>11</sup> 夏林清，鄭村棋譯著 (1989)。愛智睿思 (Argyris, Chris) 原著。《行動科學：實踐中的探究》，臺北市：張老師，54

## 第二章 母親的生命故事

### 第一節 原生家庭

「我出生在這個家庭非常的特別，我怎麼會喜歡那麼抽象又高端的哲學呢。可能投胎投錯了還是不知道怎麼樣。這麼世俗、計較金錢、貧乏的家庭，怎麼會出了一個對錢一塌糊塗，不計較物質，只追求精神的我。」

(2019.06.07, 母親)

#### 外婆成長史<sup>12</sup>

我的外婆在一九三七年出生於浙江溫州，她的家庭是鎮上的大戶人家，解放前有著優越的地位。外婆在四個姊妹中排行第三，有一個哥哥患了淋巴癌。整個家族陰盛陽衰，女生特別長壽，男生都普遍短命。外曾祖父是鄉長，小學校長，同時又開了統一商店，賣食物和生活用品，在當地有權有勢。在外婆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曾祖父得胃癌去世，病重的時候甚至還需要吸鴉片來鎮痛。家裡的東西都變賣了，沒有男性支撐的家族也因此家道中落。再過不久之後就解放了，大家的日子也都過得一樣的貧窮。母親覺得即使他當時沒去世，也會在後來的文革中被批鬥槍斃。外曾祖母則長得非常漂亮，一生都是家庭主婦，忙著照顧子女，外婆對她也很是孝順。當時外曾祖母在照顧患淋巴癌的大舅公，外婆每個月的薪水只有十四塊，但是都會抽出四塊寄給母親，讓自己哥哥治病。一個月分到一百二十斤大米，也會分一些給外曾祖母。

然而，外婆和她的其他三個姊妹關係都不好。大姨婆脾氣很暴躁，只要有事情不順她的心意，就會把家裡外曾祖母那些古色古香的嫁妝都砸得粉碎。在爭奪店面的官司之後更是沒有了來往<sup>13</sup>。二姨婆則是醉心於做生意，丈夫生病也不煎藥照顧。外曾祖母一直住在二姨婆家，九十多歲時已經躺在床上不太能走動，一次半夜想要起來喝水，二姨婆都沒有幫忙。有時晚上會在隔壁房間吃宵夜，也沒有想到分一口給外曾祖母。天氣冷的時候自己穿棉褲，讓外曾祖母穿著單薄的褲子。外婆感到很生氣，覺得二姨婆怎麼這麼不孝順自己的媽媽，只自私地顧著自己。外曾祖母去世之後，外婆再也沒去過二姨婆家裡，招來對方的意見，卻反過來對母親說二姨婆有多壞。但在母親印象中，小時候她們三姊妹常去鎮上二姨婆家吃飯，二姨婆對待她們都是很親切的。本來就是個性格大大咧咧的人，可能會有一下子照顧不周的情況，但外婆就是死盯著這點不放。大舅公的老婆後來改嫁，帶走了兩個兒子也改了姓，之前還出手打外曾祖母，外婆也就打回去。她去世的時候，小姨婆還是不遠千里趕來給她送葬，使得外婆很不能諒解，這個人不尊重自

<sup>12</sup> 此部分內容源自於暑假期間去看望外婆時她自己的口述。

<sup>13</sup> 後文會詳細提及。

己母親，也害得自己家斷了後代，怎麼還能為她送葬呢。其實小姨婆是個在交際方面挺圓滑處事的人，母親覺得外婆只因為小姨婆和自己做法不同而不理會她，還一直抱怨，是件很小心眼的事，為什麼不允許別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呢。聽著家族中的八卦傳來傳去，外婆又一直嚼舌根說別人的壞話，讓母親覺得很是厭惡。

上初中的時候，外婆因在俄語課上被老師批評，就再也不去上學。為了勸外婆去上學，外曾祖母差點撕爛了她的衣服，但外婆還是倔強地打死都不肯去。十七歲時，外婆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土地改革結束後又因未成年被分配到永強鄉當文書。也在紡織廠踩踏過棉花，一個月的薪水只有七塊錢。那時已是解放戰爭之後，新中國成立的年代，在毛澤東主席的號召之下，破除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提倡男女平等。為了切實提高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在土地改革中實現了男女平等的經濟權益，在城鎮中鼓勵家庭婦女參加社會勞動。女性也參與社會主義建設，大批解放的婦女走出家庭，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崗位。<sup>14</sup>後來她和外公結婚後，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男女平等思想出現了異化，片面地追求形式上的男女絕對平等，出現了「女性男性化」、「無性化」的趨勢，忽略了兩性差異，抹殺了個性特征。<sup>15</sup>那時外婆做過百貨公司賣布的營業員，人民公社的出納，工廠職工孩子們的保姆，換過很多不同的工作。退休後，外婆來到橋頭鎮的稅務所打稅票，在二姨婆家裡住了一陣子。與我們現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的圖像不同，那個年代的婦女並不會只是待在家中撫養小孩和照顧家務，同時也需要外出工作，以補貼家計。也因為普遍的貧窮，只有夫妻兩人都去工作才可能維持一個家庭的運轉。她一生都不求別人，沒有向別人要過一分錢，即使親戚姊妹們再有錢也從未向他們借過。在我看來的外婆，有著一份倔強又極為強烈的自尊心，即便老年時面對衰老和死亡時依舊如此，「我不需要搶救，寧可早點死掉也不要受苦，不要當沒有自尊心的人」。

在與外公結婚之前，外婆還有一個在公安局工作的前夫，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毛筆書法寫的很好。但因為一個外婆的遠親的政治成分不好，影響到前夫的工作升遷，他總是因此遷怒外婆。外婆受不了他長期的家暴，提出離婚，前夫一直纏著要復婚，外婆不同意，於是又把外婆按到牆角打了一頓。離婚後他們的兒子<sup>16</sup>先是判給外婆，當時外婆也沒有錢，但還是把他養到了六歲。直到不堪生活重負，才改判給前夫。八十年代的時候舅舅（外婆的兒子）去了西班牙，生意做的不錯，但再也沒有來信，也沒有來看過外婆。外婆通過僑聯向他要贍養費，當時還鬧到要去法庭上告他。前段時間外婆決定要找律師，和舅舅斷絕親子關係，不然外婆死後的遺產也會有舅舅的一份。

<sup>14</sup> 林吉玲（2001）。《20世紀中國女性發展史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52

<sup>15</sup> 林吉玲（2001）。《20世紀中國女性發展史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55-256

<sup>16</sup> 也是我的舅舅。

## 外婆與外公，沒有愛的婚姻<sup>17</sup>

經歷第一次失敗的婚姻之後，當時二十二歲的外婆不想再成家，只想要好好把孩子養大。但是當時生活窮苦，一個人生活的經濟壓力實在太大。經人介紹，外婆與外公相識，親人們勸外婆說不再婚的話前夫會一直糾纏，外婆也覺得既然有文化的人都會家暴，沒有文化也就無所謂了。當時外公已經在杭州工作二十多年，外婆本以為他會有些積蓄，沒想到他來的時候只拎著一個裝日常衣物的木頭箱子，一分錢也沒有。與出生優越的外婆不同，外公是大山深處的農民家的兒子，日子過得非常窮苦，一年到頭都沒有肉可以吃。他的父親在很早就被國民黨打死，母親改嫁，生了一個同母異父的妹妹。解放前，外公是游擊隊的通訊員，用溫州話來傳達資訊；解放後，做浙江省宣傳部部長的警衛員，在杭州待了二十幾年。回到溫州和外婆結婚後，被分配到漁業機械廠工作，給漁船做機械零件，同時還是工廠裡的工會主席。外公聰明細緻，心靈手巧，做事踏實。個性又正直，即使有人拿錢或禮物來賄賂他，他也會原封不動退回到人家手裡，被外婆罵呆頭呆腦。外公對糾纏不清的人事容易不耐煩，因為沒有文化，而領導讀過一些書，總是被領導的權威壓抑著，也會憤憤不平地喊著自己「被這個賊兒子欺負」。

根據外婆的說法，婚後不久，外婆就發現外公的脾氣異常暴躁，毫不溫柔。結婚一年之後外婆生下了大姨之後在做月子，外曾祖母來照顧她，在一樓廚房燒好飯，叫外公端上三樓送給外婆。外公不情願地接過飯菜，啪地一聲就將碗筷摔在桌子上，飯菜撒得滿地都是。一次外公跟鄰居打架，被派出所的人抓住拘留。<sup>18</sup>外婆想要去打官司把外公放出來，因為打官司需要寫文書，於是請了一位公安局的熟人來幫忙。忙完後外婆請這個人吃飯，剛好外公回到家看到，一個拳頭直接重重地打在門上。這讓外婆感到莫名其妙，不懂得為何外公發這麼大的脾氣。後來，外公工作的工廠分配新房<sup>19</sup>，房子到手後要裝修，外公要外婆一個人提水磨機上樓，外婆心裡嘀咕，他怎麼能叫一個女人提這麼重的機械，一點都不懂得憐香惜玉和照顧女性。外婆還說，外公不僅脾氣暴躁，還會控制不住動手打家人。大姨就曾經被外公狠狠毆打過，打到整個人摔在桌角邊，還是鄰居去通知外婆，「妳的女兒被妳老公打了」。母親也被外公打過，那時候母親在寫功課，外公來問話，母親隨口答了一句不知道，於是被狠狠揍了一頓，新買的襯衣被撕爛，一隻耳朵也因為那時候的撞擊而留下了病根。他完全沒有因顧及女兒而手下留情，打得不留餘力。外公還氣得不讓母親睡覺，外婆只得連夜送母親到一個親戚家住下，把自己的襯衣脫下來讓母親穿上。聽到這件事母親非常驚訝，她對此完全沒有記憶，也顛覆了母親對外公的印象。外婆生氣道，「妳怎麼會不記得了，那條被撕爛的衣服現在都還在呢。妳在寫功課，就應該不要打擾妳，妳爸這人脾氣太糟糕了」。

<sup>17</sup> 關於外公的背景，以及對於外公外婆關係的看法由母親事後補充，其他內容同樣為外婆口述。

<sup>18</sup> 後文會詳細提及外公被派出所拘留的事件

<sup>19</sup> 那棟房子當時是根據外公外婆夫妻二人的工齡合起來分的，原本是個只有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是外婆去極力爭取才換到現在的四十多平方米。她碎念外公是個傻瓜，不懂得爭取自己的利益。

儘管母親沒有自己被外公打的記憶，卻知道他的脾氣。沒事的時候一片祥和，但暴躁起來卻無法控制。她也記得外婆被外公毆打的場景，還在讀小學一二年級時，母親就在上學前親眼看見外公在打外婆，到了學校後，她一直默默把頭蒙在手臂上低頭哭。外婆抱怨道，外公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完全不管家裡，只管自己往外面跑，有時候也不拿錢回家。但在母親的記憶中，外公的確少關心家人，可是每次三姊妹開學前，他都會去工廠提前預支學費讓她們上學，在家人最需要錢的時候默默塞錢來。把自己的勞動所得給予家人，自己卻吃穿馬虎，不注意保養。對於外婆與外公的關係，母親覺得外公的脾氣是因為外婆看不起他，總是拉長著臉嫌棄和批評，他無法發洩日月積累的情緒，最後只能用拳頭表達自己的憤怒。再加上貧窮的苦澀，照顧三個女兒瑣碎生活的煩悶，讓外公沒有溫暖的歸屬，也無處可去。

晚年的时候，外婆住在了外公工廠分配的房子，而外公則獨自住在外面。那一帶都是工廠，烏煙瘴氣，空氣品質讓人堪憂。外公最終因得了腦瘤去世，母親總覺得會得腦瘤，跟他被迫住一堆工廠之間，那裡的空氣污染有關。外公癌症晚期的時候已經不能說話，也沒有留下遺囑，他那工廠分配的房子最後被大姨和小姨到公證處留給外婆了。因為房子歸外婆，她藉由賣掉房子換得一筆錢，光是老年時期的保健品就買了二十多萬，還拿出存款借錢給別人收利息，時不時出國旅遊，過著闊綽的生活。

### 恐懼害怕的童年

母親兩三歲時住的房子毀於文革「武鬥<sup>20</sup>」中的大火，後來政府給建了新房，大概在母親五六歲的時候，搬進了她童年記憶中的房子。那是四戶人家合住的一棟兩間三層樓，裡面是木結構的，位於巷弄的深處，在當時算是高層建築。從家中的窗戶向外眺望，是一片灰瓦的平房。母親最初的記憶就是在這棟老房子中，一天傍晚時分她躺在床上醒來，房間裡只有她一個人（這時外婆可能在樓下廚房燒飯）。那時的天花板都是用牛皮紙鋪起來的，雨水滲透在紙上，形成一圈一圈的水量。母親盯著那些水量，想像著這些水量長得像什麼。從那時起母親就有一種孤獨感，她不曾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想像，只是自顧自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此時，武鬥依舊盛行於溫州，母親曾在附近房子的牆壁上看到過子彈的彈孔。為了防止子彈射進家中，都用棉被來當窗簾抵擋子彈。但即使這樣還是有種不安全感，於是母親一家人便躲到一樓的廚房睡覺。

讀幼稚園時，母親平日都住在幼稚園中，只有週末才會回家。每個星期一都是外公騎著自行車載母親去幼稚園，母親不愛上幼稚園，外公只好給她買爆米花，她才不情不願地進了幼稚園。那些依稀的記憶，多是老師高聲的責備和嚇唬。幼稚園要求午睡，五歲的時候，一天中午母親沒有睡著，她睡在窗戶旁，仰著頭能

<sup>20</sup> 武鬥為文革時期不同群眾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武裝衝突，溫州是武鬥較為嚴重的城市之一。

看見被風吹動的窗簾不斷地晃動。母親蒙在被子裡，露出眼睛偷偷地看著影子搖曳。正看得入迷，突然被老師掀開被子揪著耳朵，「怎麼還沒睡！」。嚇得母親在老師走後一動也不敢動。又一次晚上，好像也是沒有睡著，母親再次被老師逮個正著。老師用嚇唬她的口氣「威脅」說：「妳再不睡，就把妳扔到幼兒園後面的野地裡」，並且真的抱起母親到了走廊上，這讓母親感到非常害怕。從那時候起，幼小的母親就朦朧地感覺到自己不喜歡老師，往後的日子也對老師的管教排斥和抗拒。高中時，因為曾被一個老師當著全班的面批評，母親就非常討厭這個老師，連老師妻子去世也不願出席葬禮。她也討厭大學老師，因為這個老師把剩下的一間宿舍的床位留給另外一個住在市區的同學，害得母親必須住在家裡，每天下課都要走很長的路。

而面對同儕，母親已經記不得和其他小朋友們玩耍的場景。那時物資貧乏，幼稚園也沒有玩具，母親經常對著自己的手指數數，擺著各種姿勢。偶爾老師會發白紙給小朋友們，一張紙折來折去就可以玩好久。家裡也沒錢給每個孩子都買新衣服，母親總是穿著大姨穿不下給她的衣裳。有天幼稚園的小朋友們要拍畢業照，母親沒有合適的衣服<sup>21</sup>，老師便借了別的小朋友的連衣裙給母親穿上，拍完照之後再脫下來還給那個小朋友。這件事讓母親事後想起來感到很恥辱，自己怎麼會窘迫到需要借別人的衣服穿。她從小就有著很強的自尊心和好勝心。一次市裡的比賽，班上要挑選一些小朋友去表演節目。母親沒有被選上，看著那些小朋友們在排練唱歌跳舞，心裡就非常地嫉妒。她對幼稚園的回憶，全都充斥著這些負面的，恐懼害怕，羞恥嫉妒的經驗。

到了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外公外婆與鄰居關係不和，鬧得很兇，鄰居有時上下樓梯會故意蹬得很重，灰塵剛好散落在家中廚房的鍋裡。後來有次外公外婆和這戶平日關係不好的鄰居打起來，鄰居的先生說自己老婆被打到婦科流血，其實外婆也有被對方打傷，但最終這件事以外公被告打傷鄰居而被迫跑路告終，好幾年時間他都在外躲避公安局的追捕。母親說，鄰居那戶人家的先生是退役的海軍軍官，在派出所有熟人認識，因此當時派出所的民警判斷形勢對母親家不利，才有了外公被抓的結果。外婆則早出晚歸，忙於找人幫忙打官司<sup>22</sup>。母親總是趴在窗沿上，盼望著外婆早點回家，因為鄰居們會趁大人們不在，敲響壁板嚇唬母親。那時家中只有一盞昏黃的燈泡，咚咚咚的敲擊聲在一片寂靜之中顯得十分可怕。因為害怕看到鄰居難看的臉色，母親不敢在公共走廊上玩耍，只能蹲在房間床邊的藤椅上看藍天，下雨天就倚在門口看水坑裡的泡泡。漸漸地，形成了擅溺於幻想而不喜愛交際活動的性格。

大概在母親小學二年級時，還有民警會半夜三更來敲門要抓外公，外婆說外公不在家。為了躲避追捕，他們全家搬了家，母親也在三年級的時候換到了家附近的小學。到了母親三四年級的那年八月十五團聚，是個闔家團圓的日子，外公

<sup>21</sup> 母親回想起來，認為應該是自己跟別的小朋友比起來家境更差一些。

<sup>22</sup> 與前文所述的外公因打架被警察拘留是同一件事。

偷偷回家，以為民警已經不會再追究了，然後被埋伏在一旁的民警抓走。家中唯一的一輛值錢的自行車，也一起被拖走了。外婆趴在床上大哭，母親也跟著哭了許久。被關了十來天左右，外公才被保釋出來。這件事對母親的刺激很大，她覺得外公儘管會打外婆，但在工廠都和同事相處和諧，不會在外面隨便出手打人，一定是外婆性格不好，才總是與人產生矛盾，也無形之中加深了母親對外面世界的恐懼。母親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發憤圖強、認真讀書，想要讓自己強大起來，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內心深層的心理動力是出於自卑，父母連自己都沒法自保，更沒辦法庇護家人。她一定要成為某一方面的強者，對於那時候還年幼的母親來說，沒有別的路徑，加上她頭腦比較好，於是只有讀書這一條出路。母親覺得，所有的學習動力都源自於那個事件對她的影響。

小學搬家之後，母親他們一家人與許多其他家庭一起住進一棟大戶人家的房子裡。這戶人家在解放前算是富裕的家庭，解放後因為土地改革的關係，房子被政府征收，強行被隔出許多個小房間，分給很多戶人家住。到了母親上初中的時候，政府又重新將這棟房子歸還給所有者，而剩下的居民則由政府安排新的住處。那個時代，大家似乎都是這樣搬來搬去。在母親的感覺中，房東似乎也認為自己因為階級成分不好，被政府鎮壓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沒有什麼好反抗的，就乖乖服從那時候的政治形勢。房東跟母親一家的關係也還不錯，並沒有覺得他們是外人的意識。自從在前一棟房子跟鄰居鬧翻之後，後來的外婆因為工作繁忙，也沒有時間跟鄰居多糾纏，平時也不會跟鄰居來往、嘮嗑，生活上沒有太大的交集。母親覺得，外婆是一個只顧自己的人，只要不侵犯到她就好，若是侵犯了，外婆就會得理不饒人地記恨別人。

日後多次搬家，由於以前受到的驚嚇，母親一直心有戒備，總想關上自家房門。但那木板的聲響和震動，使得母親感覺無論如何幽閉都不夠安全。時至今日，五六歲時住的那棟房子給母親的印象仍是風雨飄搖中的一葉孤舟，她性格中深深的不安全感也在那時埋下了種子。

### 從原生家庭逃離

母親在家中排行第二，有一個大三歲的姊姊和小三歲的妹妹。她從小性格沉靜，放學一回家就埋頭在書中寫功課，耽於沉思，不怎麼和姊妹說話，也沒有過多的關心她們的生活。在三姊妹中，母親是成績最為優異的，小學的時候作文就受到老師的表揚。外婆對母親也是最為照顧，除了母親成績好之外，或許也因為她從小身體羸弱，體力不佳。大姨放學後總是要幫外婆幹許多的家務活，洗衣服、拖地，可是母親卻沒怎麼幫忙過，外婆對此也沒說什麼。直到結婚前，母親都不會燒飯做菜，幾乎是十指不沾陽春水。這也導致了小時候母親和大姨的關係不好，因為大姨覺得外婆都偏心於母親。而母親則覺得大姨幾乎完全繼承了外婆自私小氣的個性，她嫁了一個有錢的丈夫，卻沒有在我們家遇到經濟困難的時候伸出援手，哪怕只是出一分錢。母親與小姨的關係倒是不錯，我們兩家人現在住在同一

個住宅區，小時候我也經常跑到小姨家中和表妹玩耍。最近一次去她們家時和小姨聊天，她對我說，妳媽從小就懶，脾氣又倔強，不愛幹活，在我擦完地的時候就穿著鞋踩進來。母親還會指示小姨去床底下撿玩具，她都乖乖照做。在小姨的回憶中，小時候三姊妹儘管會吵吵鬧鬧，但彼此還是相親相愛的。她也是最孝順外婆的人，到現在每週都會去看望她一次，因為她覺得外婆對她們有養育之恩。母親覺得小姨是個性格開朗，善於交際的人，但是發起脾氣來也絲毫不遜色於外婆和大姨。之所以對家庭印象不差，或許也是因為她年紀最小，不記得很多家中發生過的事情。

小時候，母親把外婆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保護。她最早的記憶，便是在公園中和外婆的合影，她手指著遠方，外婆則是蹲下來，手搭在母親肩上護著她。一次與小姨玩耍時，小姨不小心把頭卡在床板的縫隙中，哇哇大哭。母親啪地一聲關上門飛奔而出，跑到街上想去找外婆。其實她也不知道外婆在哪裡，只是藉由想著找外婆來克服自己的恐懼。就算天塌下來了，有外婆在就不怕。而外公好像一直有點遙遠，有點落寞。他只知道工作，早出晚歸，上班的工廠離家很遠，位於一個都是田地的郊區，乾的又是非常吃重的體力活。因此外公很少在家，大部分時間都在工廠上班，回家也不太說話。他不大會料理家庭生活，也不具體指導子女的飲食起居和學習成長。以前街頭還沒有店面，到了吃飯時間外公只好回家。改革開放後，政府開始允許個人開店面，外公就慢慢連飯也不回家吃了，經常在外頭簡單吃碗麵，回來就躺平睡覺。年幼時，母親覺得外公厭煩家庭瑣碎的事務，對自己也愛理不理，從他身上感覺不到溫暖。

相比起外公的缺席，外婆總是穩定地在這個家中，有條不紊地做事。即使前一天被外公打，第二天心情多麼不好，嚴肅地拉著臉，也依舊雷打不動地為全家操勞家務。她一邊在外工作，一邊擔負起照顧家庭的重擔，成了主要養育母親生活起居的人。在生活打理上，外婆是非常仔細的，每天都會燒精緻美味的飯菜，天氣冷的時候也會讓子女們穿的暖和，家裡的每一處角落都打掃的一塵不染。從早到晚嚴肅而忙碌，勤勤懇懃辛勞付出，把三個女兒養到全部出嫁為止。直到結婚後母親才發現，原來外婆養的盆花精緻優雅，有時也會欣賞戲曲，她從不知道外婆原來也有這樣生活的閒情雅緻。原來為了養家糊口的時候，外婆年輕時不得不壓抑自己內心的情趣。然而，隨著年紀的長大，外婆愛嘮叨和刻薄的個性，以及苛刻的標準讓母親覺得在家的時刻都是折磨，非常難以忍受。洗完衣服一定要把衣服內側朝內晾乾，不然怕衣服粘上蜘蛛網；即使地板再乾淨也要每天拖地，對環境的整潔到了一個潔癖的地步；洗好的碗一定要用抹布擦乾，母親覺得和外婆在一起生活總要花費許多精力在無用的瑣碎細節上。這也導致了結婚後母親在家務上不那麼要求嚴苛，碗裡的水珠，地板上的灰塵，都隨意地放置不管。

在母親的感覺中，她在家裡時並不快樂。小學時母親便寫得一手好作文，一次老師跟外婆表揚母親有文字功底，外婆也只是「這樣啊」淡淡地帶過。即使考試考得再好，她也沒有因此得到任何獎勵，彷彿外婆對此根本毫無感覺。外婆一

天到晚的都是批評和挑剔，那些看似是隨口說說的嘮叨，都在母親敏感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傷痕。對於還是孩童的母親來說，媽媽的話即使是一句不經意間說的，在她心裡也非常重要。五六歲的時候，母親聽外婆說如果把頭髮吃到肚子裡的話，頭發絲就會纏住腸子，纏到人死掉。之後有天她不小心吃到了頭髮，年幼的母親感到特別害怕，覺得自己要死了，也不敢和外婆說，雙手握著桌邊，作出一副即將倒地身亡的樣子。那是她第一次開始思考死亡，直面對於死亡的恐懼。從思考死亡，慢慢發展成思考這個世界，人為什麼活著，母親後來喜愛哲學，或許與這段經歷不無關係。

中學時，母親拼命學習，為了掙脫在家時那些煩惱的情緒，也是想要在外面補償沒從外婆那裡得到的肯定和尊重。那所中學並不是多麼好的學校，大家也都比較懶惰，不愛讀書。而母親對於成績有著強烈的好勝心，也很認真努力，因而一直維持在年級第一的位置。母親回想起那時候，自我感覺也是非常良好的，和同學也相處融洽。中考時，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我們當地最好的高中，溫州中學，全年級五百多個人中，只有三個人考上重點中學，母親是其中唯一的女同學。高中時，母親就有了走出溫州的理想，想要擺脫遠離家庭，但是最後並沒有實現。到了母親考上大學的時候，外公的工廠分配了一套房子給外公。當時大姨已經出嫁，小姨去了杭州讀大學，於是外公留在了原本的家，母親和外婆搬到了新分配的房子中。分居之後，母親更加不知道原本就少回家的外公在做些什麼。在與外婆的兩人生活中，母親也是少言寡語，回到家之後就悶著頭看自己的書。那時的母親已經變得性情激烈，有一天她平日停自行車的位置被鄰居佔領，一氣之下她就把自己的車鎖在對方車子的輪胎上，這樣鄰居也沒法騎車。外婆幫腔地說，「一大把年紀了還跟小輩爭」，弄得鄰居最後只得把位置讓給母親，她才解開了車鎖。她與外婆的關係也日趨緊張，一次母親的同學請她去自己的家鄉玩，外婆不同意，也不肯拿錢讓她去。母親非常固執地堅持，最終那趟旅行的費用都由同學負擔，這使得母親感到非常恥辱，同時也很恨外婆為什麼就是不肯讓她去。

直到結了婚，從家中逃出來的時候，母親才終於鬆了一口氣。似乎在這個家中無處發洩的苦悶和怨恨，驅使著她不得不扭曲地渴望成功，渴望找到一條出路逃離這個家庭。後來出版的文章和書籍，母親也沒有給外婆看過，因為她覺得自己是永遠不會在外婆那邊得到認同的。一次端午節，母親從小姨那邊得到外婆轉託的話，要她節日的時候送錢作為禮物盡孝。那一刻母親赫然覺得，儘管她已經離開了原生家庭，但還是逃離不了外婆這個人。此時的外婆已經不是過去那個很保護孩子的媽媽，而是開始向子女索取。就像一場交易一樣，外婆養育了她和她的姐妹，而現在她們必須要回報養育之恩。母親幾乎不去看外婆，她覺得自己的娘家沒有愛，反而是一種恥辱。

### 既是保護，也是傷害

母親結婚十多年後，外婆要搬新家，母親去幫忙。在幫外婆打理家私時，意

外發現一些陳舊的物品：五十年代的醫藥保險箱，補襪子的木具，六十年代的毛主席紀念章，幾張七十年代的糧票，八十年代的肥皂，以及母親中學時流行的磁帶。讓母親感慨，娘家怎麼沒有一點變化，時間好像還是停留在母親出嫁前的歲月，跟外面那個浮華驟變的世界沒有一點關係。而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樣態，源於外婆守舊而簡樸的個性。外婆從不大手大腳放開來享受幸福，總是謹慎地擇取外界的新事物和理念，她的內心還停留在過去舊有的生活秩序中，比如拒絕使用一些現代化的東西，冷氣、洗衣機和手機等等。外婆是個按照教條規範在生活，不偏離軌道的人，即使年紀慢慢衰老，也依舊根據過去的生活方式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幾十年來，她都堅持良好的飲食習慣，晚上不吃飯也不吃肉，就吃一盤清水燙的菜，在乾淨的環境中保持長壽，直到現在身體都很好。在電視上看科學保健知識，邊看邊做筆記，有時也會把報紙上的保健文章剪成豆腐塊兒，等母親來看她的時候念給她聽。她像個檔案館館長一樣，頭腦清晰，記得許多陳年往事。生了重病，大難臨頭的時候還是講求細節。出了大事要找外婆商量時，她還是淡定地做著該做的事情。不管家裡發生什麼變化，她從來都不改變。外婆這種守舊簡樸的生活方式，在物慾橫流的世界中築起一道堅固的精神壁壘，有一種不受外界潮流干擾的淡淡魅力，也讓母親覺得是一種精神支柱。「遺傳的天性或從小受到的熏陶能頑固地超越知識而支配一生」，母親和外婆一樣戀舊和崇尚簡樸。即使吃過了許多的山珍海味，母親唯獨忘不了的食物還是外婆的家常菜，菜乾肉丸和油炸鹹帶魚，恰到好處的調味和乾淨利落的烹飪，總能喚起她童年時垂饑欲滴的味覺記憶。

然而，雖然外婆經濟寬裕，身體健康，一切也都打理得井井有條，她的老年生活也是頗為孤單的，總是抱怨家中親戚，家族的姊妹也都不與她來往，子女也較少來看望她。她也會失眠，一直想到別人怎麼對她不好，向母親訴說過自己的孤獨，「我可能會自己死去，也沒有人來看我，老鼠會來咬我的尸體」。二姨婆家的兒子有錢，也很大方捨得給她花錢，外婆便覺得母親三姊妹還頂不上人家一個兒子。一次外婆摔倒之後腿腳不便，責怪三姊妹都沒有人肯照顧她。大姨家比較有錢，所住的公寓還帶有電梯，她抱怨為何房間那麼空也不接她去住。後來在小姨家住了一段時間，因為一件小事而一直拉著臉，小姨要她回自己家，她很哀怨地和母親說她被小姨趕出來了。母親一直認為這是外婆自己的性格問題，她總是看到別人不好的地方，一點點不好就會記住很久，都看不到優點。這樣的性情也給母親造成了很大的陰影。有一天母親到外婆家，想要把人生這一段受到的傷害說給她聽，「妳總是批評別人，有沒有想過是不是自己的問題？為什麼我會形成這樣孤僻的性格，就是妳小時候這樣教育我的，是妳害了我的一生。妳現在馬上給我死掉，我不想看妳了。」外婆聽完後沒有說什麼，只是長歎了一口氣。在母親看來，外婆沒有任何的反省，別人說她不好她也不會在意。後來母親再去看外婆，問她有沒有思考這個問題，她也沒有什麼反應。

但儘管母親看起來總是對外婆有諸多的抱怨，她的感情似乎並不是那麼簡單。

暑假我帶著母親一起去訪談外婆時，回來的路上母親說，想起外婆一輩子辛勤工作和照顧家庭，卻兩次婚姻都被老公打，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活了一輩子也覺得做人沒什麼意思，也覺得有些心酸難受，不希望自己的母親一生過得這麼痛苦。講這些也是打算扭正她性格的缺陷，解決她老年孤獨的痛苦。

### 緬懷外公

對於早已去世的外公，我並沒有太多印象，母親也鮮少帶我去看望他。僅有的幾個畫面，其中一個便是外公站在我家的窗戶前，默默地眺望遠方。母親回憶到，即使在家人中間，外公也落落寡合，沉靜淡漠。他喜歡獨處，嚮往山間的清幽，泉水的清涼，對往昔歲月念念不忘，是一個帶著記憶生活的飄忽迷離的人。外公處在塵世的環境中經常感到煩悶，總對母親說，他想要去隱遁山林，懷念大山裡的老家那新鮮的空氣，他經常瞞著子女去老家看親戚。上中學的時候，家的窗戶外搭了一個花架，下了班外公總愛站在窗口看花。當看到一盆茉莉花發芽、生苞、開花時，外公笑得像孩子一樣純真。這一幕深深印刻在母親腦海裡。那時候母親就隱隱約約感覺到，他是個憧憬自然的性情中人。但生活在喧囂的都市之中，許多不公平的世事都使得外公敏感暴躁。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怪他脾氣不好，她卻知道，他的內心是純真和詩性的。隨著年紀的增長，過了青春期，到了二十多歲，母親自己的內心也有了許多氤氳迷離的幽秘角落，她才漸漸明白外公總是默默抽煙，經常獨自躲進內心的角落，是為了逃避外在世界的煩惱悲苦。

大約也是母親上大學那會兒，外公從工廠退休，本來想自己辦廠，利用職業的手藝來做零件。母親曾在外公的遺物中翻到他陳年的筆記本，上面用清秀的筆跡端端正正記錄著一些鑄造金屬機械零件的配方。但跟合夥人吵架，最終不了了之。母親認為是他的思想觀念跟不上商業社會的思潮。艱苦奮鬥、兢兢業業、誠實做人、全心奉獻，他們活在自我內心的時態交錯中，生命跟著時代前進的步伐，價值觀念卻依舊停留在往昔的遲緩生態中。善良、正直、勤勞、廉潔等固有的品格，使他們不敢在物慾瘋長的社會中輕舉妄動。無事可做卻又閒不住，於是外公經常走出屋子逛街。但是這座城市的公園綠地太少了，適合老年人休閒的去處少得可憐。街上又到處在拆除舊房子，修建新街區。外公經常迷路，茫然地看著大街上的廣告牌，商場，傳媒喧嚷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覆蓋了整個社會。好不容易找到回家的路，外公直嘆：「記不得了！記不得了！」。

漸漸地，外公也走不動路了，只能回到家枯坐著。他沒有其他愛好，只能在房裡苦捱漫長的時日。晚年沒有愛好、無處可去，又無法排遣的孤獨。老年人被極端邊緣化，讓母親感受到外公被排除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只因他們不再是消費的主要群體。老年人悄無聲息的精神孤獨，孱弱到不會引起社會秩序動亂，那彷彿是政策法規框架之內合情合理的孤獨。沒人為他們的孤獨負責，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歸咎於死亡的來臨。還未辭世，這個世界已經不屬於我，這比這個世界即將不屬於我更加悲涼。外公垂暮的心，早在死亡真正來臨前就已經死過一次。

外公去世，喧鬧的葬禮過後，母親一人獨守深秋的空房，因極度悲傷而神思恍惚。無數個夜晚，她站在家裡餐廳的窗口，想就這麼一躍而下。在這想要死亡的衝動下，她又會回到房間看還在熟睡中的我和父親，不忍心就這麼離開我們，也就壓抑下尋死的念頭，繼續失眠到天明。一上街，母親就本能地想尋找外公，彷彿他還漫步在這個城市的某條街巷。直到到了郊外山上外公的墳地掃墓，看著墳前寂寥的荒草和山谷，她才突然覺得外公離他是這麼近。草木和山林千古恆常，自然彌合和淡化了時空的距離，使母親和外公的靈靠近。也是因此，母親更加反感物質和慾望對人的異化，更想要親近大自然。

### 缺乏愛與認同的原生家庭

母親從小性格敏感細膩，容易受到驚嚇。她像一朵嬌嫩的花朵，任何一點風吹雨打就會驚動她。外婆與外公之間沒有愛，家中的氣氛緊張又充滿暴力<sup>23</sup>，文革武鬥的子彈，以及鄰里關係不和睦，導致童年時期住的房屋像風雨飄渺中的一葉孤舟，這些都使得母親內心隨時都有一種深深的不安全感。

對於外婆，母親一開始認為她是唯一的保護，會把自己的生活照顧的妥妥貼貼，外婆那種按照自身規範生活，不受到外界干擾的穩定也曾是母親的精神支柱。正因為重視外婆，所以外婆的每個舉動每句話對母親來說都格外地重要，深深刻在她心裡。但外婆的性格刻薄挑剔，對任何事情都不滿意，總是看到別人不好的一面，母親沒有在外婆這裡得到鼓勵和肯定。這導致後來母親對外婆的厭惡和恨意，使得她想要渴望逃離這個令人窒息的家庭。同時，外婆對人的批評，使得母親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如何憎恨別人。這讓母親在成長過程中對人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心理和戒備心，也愈發不信任他人。

相比起外婆，外公則幾乎缺席母親的生活，母親沒有在他身上得到足夠的關注和溫暖。但母親總是對他抱有一種特別的同情，或許是因為對外婆的厭惡和反叛讓她跟外公站在了同一陣營，更重要的是母親與外公在性格上隱約有許多的相似和共鳴。他們一樣性格安靜，喜愛獨處，沉浸在自己的內心，一樣地不善於處理塵世的繁雜瑣碎，在現實中生活苦悶，都是嚮往隱遁山林，憧憬自然的性情中人，雖然有時遇事性格暴躁，但內心卻像孩子一般純粹和善良。

如此種種，都導致了母親成長為一個性情激烈，孤僻、不愛與人來往的人，總是滯溺於自己內心的沉思和幻想。她有極強的好勝心，渴望超越他人和追求完美。後來她都在追求成功，尋求別人的認同和肯定，實則內心是自卑和自我價值感低落的。

---

<sup>23</sup> 這裡及下文的家庭充滿暴力，指的是外公打家人的部分，但是母親認為外公的脾氣暴躁有其理由，他的生存環境苦悶以及外婆的冷暴力對待使得他的情緒沒有出口。在不同的情境事件下，暴力亦有其不同的脈絡。

## 第二節 成為作家的道路

### 計畫經濟的貧困和人情味

母親的童年時期，我國還處於計畫經濟<sup>24</sup>年代。那個時候的街道邊沒有商店，全市只有三家百貨公司。路上也沒有汽車，最多就是自行車。沒有電話，人們普遍都用寫信溝通。大家普遍很貧窮，房子由工作單位分配，每個人的糧食都是定額分配，統一用糧票購買的。過去食物匱乏，不像現在一樣有五花八門的零食，吃變得很重要，很有人情味。兒時外婆燒的芥菜飯特別好吃，外曾祖母刮的麥餅特別香，童年悠長小巷裡賣水花腐的吆喝聲叫人聽得直流口水，手打的爆米花捧在手裡，甜在心裡。住在解放前留下來的舊院子，家裡沒有水龍頭，每家每戶都要拎著水桶，挑著扁擔去遠處排隊擔水。房子都是木頭隔間，和鄰居也就差一個板壁的距離，有些牆壁甚至是用報紙糊起來的，好一點的情況下會用厚的牛皮紙，講話和吵架聲會傳遍整棟樓。鄰里之間都相互熟悉，夏天時，鄰居們都會坐在院子裡乘涼，聊天說笑，抬頭就是滿天的繁星。小時候母親根本沒有玩具可玩，三姊妹僅有的玩具便是一盒子的紐扣，以及毛主席紀念章，即使這樣也可以開心地數一個下午。彈皮弓、布沙袋和紙飛機都是自己動手做的，巷弄、道路、大街屋簷下，甚至堆放工業材料的空曠場地都是遊戲的天地。老舊的巷弄，有著水井、夾竹桃和漫長午後的往昔歲月，回憶起這段童年歲月，她感慨到從沒想過物質條件會有那麼巨大的變化，那些艱苦日子的一貧如洗還是深深烙印在母親的腦海中。過去的幸福，是只要得到一點點微小的甜頭，便可以化到整個心裡。

那個時候的城鄉差距不像現在是經濟上的貧富懸殊，而是階級成分和社會地位的差別。寒暑假的時候，母親一家會乘著三個小時的輪船到鄉下的外曾祖母家，在那個偏僻的小鎮上，每次只要她們一來都會被隆重對待，迎上門的親戚便會高興地喊「城裡人過來啦」。在母親的回憶中，那個小鎮被綠水青山環繞，小溪裡面可以見到底下的鵝卵石，表哥可以去擔水作為飲用水，孩子們可以去撈小魚和小蝦，婦女們在溪邊洗衣服。左鄰右舍碰到的婦女都叫阿嬌，人際關係的輩分都很清楚，稱呼也很親切。不用擔心金錢的糾紛，親戚一來就會坐上老半天，家裡長家裡短地聊著。吃飯的時刻到了，每家每戶都炊煙裊裊，外曾祖母會用山上檢來的木柴燒飯，特別好吃，鄰居們也會燒點心送給母親。母親很喜歡在小鎮上的生活，覺得人生最幸福的時刻便是在童年到外曾祖母家的那段時間，承載著對人最不失望，最好的感覺。

### 市場經濟的人心異化

文革即將結束時，四人幫被粉碎。當時母親還在上小學，也懵裡懵懂地跟著老師和同學上街遊行，呼喊口號。文革結束的那一年，市裡的公共廣播傳出了毛

<sup>24</sup> 計畫經濟是一種經濟體制，在這種體系下，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消費等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進行計劃。1978年前，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經濟，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資源。

主席去世的消息。母親至今還記得當時外公神色凝重地站在窗前看著外面的灰瓦，緩緩地說，「毛主席去世了」。全國人民都陷入悲慟，那時候的人們是真的對國家領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再後來，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開始發展市場經濟<sup>25</sup>。溫州作為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之一，不斷有走私品通過海運流入<sup>26</sup>。母親也是在那時候慢慢接觸到外面的世界，例如當時走私來的錄音機，以及鄧麗君的磁帶，那靡靡之音瞬間全國風靡。國外的電視劇也傳了進來，有一陣子母親非常迷山口百惠，每天晚上都會去外婆上班的百貨公司看兩集她演的電視劇。原本山清水秀的橋頭鎮也發達成為了東方紐扣市場中心，遍地發展的工廠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耗竭，大量的污水流入原本清澈的小溪，使得小溪的顏色變得像被污染的牛奶一般渾濁。隨著社會的轉型，原本淳樸的民風消失了，大家都開始追求金錢和更好的物質條件。

溫州自宋代以來就有經商的傳統，改革開放提供了絕佳的市場條件，讓溫州人發揮他們經商的頭腦<sup>27</sup>。改革開放前，溫州人便流行去全國各地打工謀生，大姨婆的兩個兒子常年行走在雲南等邊遠省份，做著彈棉花的活兒。開放初期，他們一起開家庭作坊生產紐扣。後來富有之後，二兒子成了開辦農村信用社的金融家，三兒子去了洛杉磯當溫州商會的副會長。在八十年代的時候，他們家就有附帶電梯的八層樓的別墅。經濟發展之後搬到溫州市區，也不再看得起外婆這家曾經的城裡人。二姨婆家也一樣很富裕，兩個兒子開作坊生產拉鍊，後來大女兒用更豐厚的薪水挖角弟弟工廠的工人，因此也產生了衝突。在母親的家族中，親戚之間的糾葛也是由金錢問題衍生的。當時祖輩在小鎮上十字路口留下一座房子，這座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錯，有著很高的價值<sup>28</sup>。原本這個房子暫時作為大姨婆的女兒的裁縫店，後來因為大舅公的兒子即將結婚生子，要拿回店面的所有權時，大姨受到親戚的挑撥，想要爭奪繼承權。為了幫助大舅公的兒子拿到繼承權，原本關係不錯的二姨婆和大姨婆因此打上了官司，從此再也沒有來往，外婆也參與了二姨婆的陣營。事後母親問外婆為什麼沒事摻和進這場官司，外婆回答官司打贏之後她也得到了一個金戒指。而據說已經很富有的大姨婆一直放不下這口氣，最後在與大舅公兒子的妻子爭吵時腦溢血死亡。

在這些為了利益而扭曲親情的恩怨糾紛之間，過往小鎮上濃濃的人情味消失得一去不復返。過去文革時期還處於計劃經濟年代，母親並沒有怎麼看見有人被批鬥的情景，看到的都是鄰居之間相差不多的生活，彼此也不太有矛盾產生，沒怎麼聽過鄰居家吵架。後來，吵架的聲音開始慢慢增多，有時母親會聽見隔壁在吵說為什麼別人家都賺了那麼多錢，我們家沒有之類的爭執。現在的生活條件跟

<sup>25</sup> 改革開放以兩個階段引進市場經濟原則，使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增長。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機制所引導。

<sup>26</sup> 溫州是沿海城市。

<sup>27</sup> 改革開放後，溫州遍地開設了小企業，小家庭作坊場景及靈活的民間資本（溫州民間資本融資靈活，加上天然抱團習慣，形成了溫州民間資本的優勢），這樣的經濟模式被稱為溫州模式。

<sup>28</sup> 當時有許多戶人家因為房子位於街邊，進而選擇開店面做生意，因此發達致富。

母親童年時比簡直像天堂一般，物質環境得到極大的改善，但是經濟的發展同時讓母親感受到人們的貧富差距日益增加，也因此帶來了人們情感的淡漠和疏離，由此帶來了人內心的根本的孤獨。

## 自卑的求學路

母親出生於一九六六年，那時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

她的童年時期沒有任何圖畫書可看，精神生活貧乏，能接收到的資訊和知識也非常有限。學校的教科書充滿著文革的氣息，強調階級鬥爭，要打倒走資派，母親覺得，在孩子還是一片白紙的時候，就教化他們去憎恨一個人，都不知道大人之間的鬥爭在做什麼，卻要把這些意識形態的灌輸全部背下來，對當時的她而言感覺內心是很悶的。直到初中，母親家裡才開始有幾本課外書。到了大學，她才真正接觸到大量的讀物，也是在那時候，她開始接觸西方哲學。母親感歎自己其實從小早慧，也很認真學習，可惜當時的教科書都很教條化，不知道真理在哪裡。若是早點接觸到真正的書籍，可能她早就放棄上學開始寫作了。

母親從小就有著不錯的寫作能力，她覺得自己對於文字的感覺可能真的是有些天生的，寫作就是一件那麼美妙的事情。沒有課外書，寫作就靠她對生活細緻入微的觀察。小學的時候，教室門口的一塊地上種了幾棵捲心菜，母親每天都會去菜地觀察，看著菜葉上的露珠，把感受到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一次班上去遠足郊遊，母親看到郊外的田地，寫下了一句「高粱漲紅了臉，稻子笑彎了腰」，讓教語文的班主任對她感到驚歎。

母親人生中的第一本課外書，也是她和幾個同學去小學班主任家玩時，他借給母親看的。那是講一個國家體操隊選拔年輕人的故事，來自鄉下的小石柱被體操隊選中，在訓練過程中不斷被領導人的兒子欺壓，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最後靠著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功的故事。那時候的母親還不懂大人之間的競爭，只覺得看了非常壓抑。而她自己的人生，似乎也和書中的小石柱有一些相似。當時老師在班上成立了學習小組，母親被安排在成績最好的那個小組當中，晚上也會一起到某個同學家裡寫作業。那時候的朋友，對母親而言都是老師幫忙挑選好的，並不是她自己主動要與他們結交。母親說，老師雖然喜歡她的作文，但是也是對學生偏心的，誰家父母有錢或是當官的，他就對哪個學生好一點。在她看來，學生的位置誰高誰低，班主任心中自有一把秤在衡量。例如那個時候被老師選做班長的一個女生，家裡是做外貿的，在那個年代還是極為罕見的。在母親看來，那是一個驕傲、虛榮，也並不聰明的女生，但就因為家庭背景而當上了班長，後來也進入了二中（在我們那兒不錯的學校），母親卻只被分配到一個普通的中學。「也許本來以我的成績應該是進二中的，可能被她擠下來了」，母親這麼說。

自從經歷了外公被派出所抓走的事情之後，母親就對於自己「父母都是工人出身」的家庭背景非常敏感。她開始觀察周圍同學的家庭出身，那時母親還與同學有所來往，有的時候透過老師、同學口耳相傳隱約知道了些，也有的是通過去

同學家裡玩得知的。漸漸地母親得出了一個結論，同學的家境感覺都比她要好，要麼是同學的父母在什麼局裡面當領導，要麼是同學的父母知識水平高，在城市裡工人的地位是最低的。那個差異不在於金錢上(那時候大家都差不多一樣貧窮)，而是在於政治地位，也就是社會權勢。強烈的自卑感，變成了強烈的自尊心。母親很努力學習，想要用成績上的光輝竭力掩蓋家庭卑微和充滿暴力的狀況，不能讓同學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做什麼的。而老師的目光，則是至高無上的，是評判每個人的標準，母親也想要透過拼命學習來得到老師的讚揚。對於老師偏心家境較好的學生，她心裡只能默默感到無奈。<sup>29</sup>

到了母親上初中的時候，她依舊跟成績比較好的同學玩在一起。對母親來說，她沒有主動想要交心的朋友，只不過是大家去哪裡玩，她也一起跟著去，但她內心的狀態並沒有人可以傾訴。而且她認為自己的優秀是因為當時就讀的學校並不好，班上的同學大多都不努力上進，像社會上的流氓混混一樣，母親與這些同學幾乎沒有來往。初中畢業，母親獨自一人考上了第一中學，也就沒有再和過去的同學來往了。

### 應試教育體制下的挫敗<sup>30</sup>

改革開放的同時，中國的高考制度也在文革結束之後的那一年恢復。經濟迅速地蓬勃起飛，隨之而來的是異常激烈的社會競爭，經濟的急速分化使得整個社會普遍瀰漫著一股焦慮的氛圍。在母親讀高中的那個時代，高考對於每一個考生都非常重要，因為考上大學就意味著將來一定有國營單位的工作，也就是有保障的鐵飯碗。但是能考上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大家都拼了命念書。母親也有自己的理想，考上名牌大學，進入新華社<sup>31</sup>，想要追求學歷和日後事業上的成功。高中時期，母親開始有比較明顯的自我意識，整個班級的氛圍卻是競爭和壓抑的。周圍的同學都成績優異，母親不再能像初中一樣一直維持第一名。每個人都在暗暗努力使勁地學習，都不說話，放學之後全班都會自覺留下來，坐在教室安安靜靜地寫作業。此時對母親來說，教科書的知識還是真理<sup>32</sup>。她整天頭腦中思考的內容都是功課，平時的時間都在不停地寫作業，她不看任何一本課外書，學校的圖書室她也只去過一次。除此之外，就是跟別人比較誰的成績比較好，怎麼樣才可以超過他人。每次考試之後都會偷偷看同桌是幾分，自己又是幾分，排名是多少。沒有所謂真正知心知底的朋友，知識掌握的比同學差就是可恥的。這樣的一個集體，

<sup>29</sup> 現在回憶起來，母親覺得那時候老師的做法非常庸俗。

<sup>30</sup> 應試教育（又稱填鴨式教育）通常被視為一種以提升學生應試能力為主要目的且十分看重於考試成績，背誦與解題的教育制度，與素質教育相對應。中國的高考制度恢復後，許多人認為高考和中考是選拔人才的唯一方式，受這種思想的影響，產生了應試教育的風氣。

<sup>31</sup> 新華社位於北京，為國務院底下的一個直屬事業單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漢語通訊社，也是世界主要通訊社之一，提供實時文字新聞、經濟信息、新聞圖片圖表等。

<sup>32</sup> 我問母親妳當時從來沒有懷疑過嗎，她很肯定地說沒有。我說我高中開始就懷疑了，她回我說：“我知道妳有啊”。

就是當時母親的整個世界。對於往昔那些成績優秀，無法超越的同學，母親甚至有想要殺掉他們的念頭，但她並不是真的想要殺人，只是想要自己躲起來。即使日後其中的一些人也成為平庸的上班族，照顧家庭的婦女，她的眼睛也依舊盯著高處，對一些生活比她更好的人耿耿於懷。這種強烈的好勝心和對完美主義的追求，讓母親的內心處在一種孤立的狀態，漸漸地形成了她孤僻的性格，連走路都是低著頭，沿著牆壁飛快走過。

失眠的開端是在母親高二的時候，那時的她還只是覺得班級的氛圍壓抑，一方面也是因為整天坐著寫作業，學習壓力過重。母親總是很自覺，除了每天寫作業寫到晚上十一點以外，她還會買輔助的教科書，自己給自己出題目。有一天晚上她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腦子停不下，滿腦子都在想要怎麼樣在這種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像初中那樣成為佼佼者。自那之後，她的失眠人生就再也沒有停下來過，需要靠安眠藥來輔助睡眠。因為嚴重的失眠，母親休學了一年。休學回來後來到新的班級，母親被安排跟一個經常考試全段第一的女生 A 做同桌。母親說，她整天就是學習，沒有別的愛好，是個性格孤僻的人。現在五十多歲了還是單身，在一家圖書館工作。聽說這位女生的家裡原本是部隊里的軍官，班主任也更加會關注她。相比之下，母親更懷念休學之前的同桌 B，課間的時候她們會一起在校園散步閒逛、談心，放學之後也會去她家玩。母親覺得和 B 有共同語言，B 是一個善於傾聽，心地善良的人，她們之間也不會有比較分數這種事。母親聽別人說，這個同桌 B 形容母親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人，光是這句話，母親就覺得足夠了，她被理解到了。後來 B 考上了杭州大學，還有持續在寫信給母親。當她考上大學時，母親還在念高三，當時許多考上好大學的同學都寫信來鼓勵母親，但母親一封信都沒有回復，連對同桌 B 也是。她感到自卑，沒有臉面面對那些成績優異的同學們。

高考的壓力過於巨大，又處在一個高壓的競爭環境下。在高考的前一晚，母親因為過度焦慮而整晚徹夜不眠，導致隔天早上的語文考試發揮失常。儘管其他科目都拿到優異的成績，也仍然沒有進入自己理想的大學，最終來到了一所本地高校的中文系。這對於母親來說是一個莫大的打擊，班上只有母親和另外一個同學來自溫州市區，其他同學都是來自縣裡的。她覺得周圍的同學跟自己根本不是同一個檔次的人，認為他們都很無趣，自己待在這裡完全是委屈了自己的才華。原本甚至不想要去學校報到，最終還是被大姨夫勸去。在學校裡，她的性格比以前更加孤僻，不怎麼跟人來往，只是低調地沉浸自己的世界裡。

## 個人的覺醒

高考的失敗，使得母親自那之後再也不相信應試教育的體制，她深刻地體會到了成為體制的犧牲品是一種怎麼樣的滋味。進了大學，她也不聽老師講課，總是坐在窗邊的位置，看著窗外的灰瓦發呆，或是逃課躲進圖書館看書。一開始讀的都是文學作品，中國古典文學理論著作，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司空圖的《詩品》。大一的時候，母親喜歡看詩刊，當時有許多著名的詩人，像是舒婷、北島、

顧城等等<sup>33</sup>。除了中國詩歌外，她也讀了聶魯達、葉芝、里爾克、普希金和泰戈爾等外國詩人的詩歌。其中，最喜愛的是英國的湖畔派<sup>34</sup>詩人華茲華斯，義大利的隱逸派<sup>35</sup>詩人夸西莫多，和中國的山水田園派<sup>36</sup>詩人陶淵明、王維。這些詩歌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大多描繪了對田園自然風光的美好嚮往，以及想要隱遁山林、回歸個人內心的隱士情結。母親那時就喜歡大自然，總覺得山水之間有無限的趣味和吸引力。她想要像那些詩人們一樣隱居，在平日的生活中也自我邊緣化，藉此逃避現實生活。看詩歌之餘，她也自己創作詩歌。曾經，她看著農田上的鐵塔寫了一句詩：是飛翔的靈魂就不會被禁錮在貧瘠的土地上。母親始終嚮往自由，認為自己不應該被傳統的教育環境所束縛。

也正好在母親讀大學的時候，八十年代初期，人們開始揭露文革帶來的歷史創傷，反思文革時期的錯誤，這個時期的文學被稱為傷痕文學<sup>37</sup>。母親特別鐘情於傷痕文學，覺得其中憂鬱的氣質合自己的胃口，這些文學作品普遍描繪了文革帶來家庭的分裂和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批判了文革時期的反人道主義。在文革的那個時代，出身（階級成分）不好的話家庭就會四分五裂，連親人之間都會相互告密揭發，斷絕關係。傳統的親情和道德淪亡，使得母親深深體會到，那時候的人與人之間有著很深的隔閡。而文革之後的新時期文學，強調人性和人道主義，這個建構是從愛情開始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背景中的「愛情理想」》一文中，鄧淵、潘繁生提出，新時期之初的「愛情理想」書寫承載了復甦「人性」、「人權」、「人道主義」等使命。猶記得作家張潔的一篇短篇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sup>38</sup>，提出了「愛情理想」中的真愛宣言，母親對這篇小說感到印象深刻。在這個故事中，男主角為了報恩於一位曾經為他犧牲的老工人，出於道義與其女兒

<sup>33</sup> 舒婷、北島、顧城皆為80年代中國詩歌界的代表人物。

<sup>34</sup> 湖畔派詩人是英國早期浪漫主義的代表。指居住在英國北部昆布蘭湖區的三位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騷塞結成的詩歌流派。在文學上，共同反對古典主義傳統，提倡唯心主義，歌頌大自然。通過緬懷中古的淳樸來否定現實的城市文明。寫過不少歌詠湖光山色的田園詩，都有“回到大自然中去”的思想傾向，代表消極浪漫主義。

<sup>35</sup> 隱逸派是20世紀上半葉在義大利頗有影響的詩歌流派之一。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30年代達到鼎盛。受到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又是義大利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避開嚴酷的現實和生活中的重大題材，逃遁到個人情感的世界裡去。它的題材主要是描寫片斷的自然場景，抒發人的瞬間的感受、幻想和隱藏在內心的微妙情緒，表現人生的孤獨和憂鬱。

<sup>36</sup> 山水田園派以山水等自然景觀為主要描寫對象，歌詠田園生活，大多以農村的景物和農民、牧人、漁父等的勞動為題材。詩人們把細膩的筆觸投向靜謐的山林，悠閒的田野，創造出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藉以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對寧靜平和生活的嚮往。這一時期的詩人，多以歸隱於山林，縱情山水顯示人品高潔。

<sup>37</sup> 傷痕文學泛指中國大陸於1970年代末期開始的一種文學創作思想（潮流），是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先出現的一種文學現象，為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學思潮的主流。主要是表現文化大革命為人們帶來的精神物質上的巨大傷害以及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個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文學現象，在當時中國大陸社會有廣泛影響。

<sup>38</sup> 作者張潔小說中的人物往往呈現理想化色彩，脫離生活原型的複雜，只成為某種心靈力量的載體，其筆下人物形象的典型是某種人格品質高度概括化的典型。對於女主人公鐘雨和男主人公，作者幾乎不提及他們的其他社會關係及生活、工作經歷，也沒有在外貌、行動等方面過多著墨，著力刻畫的是他們那份追求愛情的執著、至純及至聖。

結婚，女主角則與自己不愛的先生離異。男主角和女主角互相愛慕，在精神層次上能夠彼此交流，卻礙於社會的道德規範而不能在一起，連表白都沒有勇氣。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的特定語境之下，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理想」總是不那麼單純，往往成為載「道」之「情」。張潔在這篇小說中講述了女作家鐘雨和老幹部的「愛情理想」，這種愛情超越了婚姻、法律的制約，也超越了道德、文化的束縛，講述的是一個純精神性的戀愛，是柏拉圖式的。雖然這種柏拉圖式的「愛情理想」過於虛幻，但多少對於當時「載道式」的愛情理想進行了一次具體突破意義的「減負」（鄧淵、潘繁生，2009）。<sup>39</sup>母親認為那個時代的愛情很是刻骨銘心，一生只忠貞於一個人，不像現在那麼容易見異思遷。她嚮往這種深沉的感情，不喜歡快樂、甜蜜，認為那些都是轉瞬即逝的情感。作者在文中所提倡的理想婚姻，婚姻的本質是愛情，也正是那時母親所期待和嚮往的，愛情應不被外界環境束縛，真正因心靈契合而結合。

漸漸地，母親不那麼滿足於形而下的文學，她發現詩歌的最高頂點其實就是生命和詩化的哲學<sup>40</sup>。大學時期的母親還正處於對人生迷茫的年紀，思索著自己為什麼活著，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文學雖然生動，卻回答不了這些生命終極的問題。凡事都想要做到最極致的她更嚮往深刻的文字，於是她便一股腦兒的鑽進了哲學形而上的世界。叔本華、尼采等等悲觀的哲學家成為了母親生活中家常便飯的人物。她讀了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偶像的黃昏》，以及克爾凱郭爾<sup>41</sup>。而對於康德和黑格爾那種一板一眼、嚴謹的哲學，她卻不感興趣，只是潦草翻了幾頁便不再深入研究。從西方哲學文論中，母親學到了思考和表達對世界、人生看法的方式。日後，她將哲學的思維方式融入進文學作品中，形成了思想型的文學文筆。雖然因為不上課，母親的成績都是班上倒數，但是她卻寫的一手好論文。曾經有節課的老師專長於研究李商隱，母親針對上課的內容寫了一篇《李商隱<錦瑟>之我見》用哲學的思維提出對這首歷代揣測紛紜的詩歌提出與眾不同的見解。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篇論文，起先是老師推薦發表在大學的學報裡，後來被轉載刊登到當時的中國核心期刊，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刊物<sup>42</sup>，那是她的才華初次嶄露頭角。

大學生涯對於母親來說，是她個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她跟那些循規蹈矩的同學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讀書、思考和創作對她來說，是生活中最重要，也最

<sup>39</sup> 鄧淵、潘繁生（2009）。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文學背景中的“愛情理想”，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2

<sup>40</sup> 生命哲學是哲學當中將生命意義、價值和目的作為哲學之中心而強調的一個流派，詩化哲學的概念則源自於作家劉小楓的一本書，探討了德國浪漫主義的思想傳統，並提出中國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詩化哲學，這本書對母親的影響很大。

<sup>41</sup> 其中，薩特、海德格皆為存在主義哲學的代表，而叔本華提倡的悲觀主義哲學很符合她喜歡的憂鬱氣質。尼采提倡的生命哲學，是母親最為嚮往的。

<sup>42</sup> 人大複印刊物當時匯集了全國各地最新穎的文章。

幸福的事情。寫出一篇能恰如其分表達自己內心的文章，那種幸福感像是擁抱了整個地球，這是別人得不到的幸福。

### 創作以大自然為背景的小說

大學畢業之後，母親因為成績太差，被分配到了一個鄉村中學扶貧教學<sup>43</sup>，這於母親而言是暨高考失敗之後的又一個人生痛點。當時外婆還為此非常氣憤，到教育局幫母親理論，說母親這麼有才學，為什麼會被分配到鄉村中學？母親說，其實那時候不少同學分配工作都是事先找好關係的，而外公外婆則沒有找關係，事前根本不知道還需要找關係，這說明他們社會經驗不足，也太卑微。

儘管在事業上自己跌入了谷底，但是母親也因此有一個跟自然親近的機會。那個中學在一片田野邊，倚靠著連綿的荒山。農村的生活條件艱苦，教室破破爛爛，飯菜基本只有蔬菜，很少吃到肉。而母親還算幸運，週末可以回城裡，吃點好的補補身子。在物質生活的條件上，城市還是好過貧乏的農村。看見有些貧窮的學生們每天早上要趕一個小時的山路來上學，長身體的時候卻吃得這麼樸素，母親不禁感到心酸。然而，一上課學生就不服管教，講也講不聽，母親那點憐憫之心也就被她拋在腦後了。講課講到筋疲力盡時，母親就佈置幾個作業讓學生做，自己在門口溜達，只想著趕快下課。母親不喜歡教書，因為她早已擯棄了應試教育的體制，更對教育不感興趣。當時只要在這裡做滿三年就可以調回城裡工作，也就當是個過渡期，得過且過地做著。她也不太管學生，聽說若是批評管教學生，可能會遭到學生家長的辱罵。在母親眼裡，農村的人還是有些野蠻，世俗起來比城裡人更令人厭惡。

一下課，母親就回到宿舍，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宿舍樓靠山邊，是一棟灰暗的木結構危樓，散發著濃重的陳年霉味。後牆就是山崖，崖面上有佛像的浮雕。據說這樓以前曾是尼姑庵，有幾個老尼姑在這裡過世，半夜有時會聽到古怪的咚咚聲。她喜歡打開房間的窗戶，坐在窗邊，一邊備課、批改作業，一邊凝望遠方的田野和起伏的山巒，聽著後山風竹的沙沙聲。工作完成之餘，母親依舊像大學時期那樣繼續看著西方哲學家的文論，文筆也就潛移默化受到了熏陶，也為後來她喜愛寫長句、深刻、富有思辨哲理的文風做了鋪墊。那荒寂的鄉村生活喚起了母親對於大自然的浩渺的體驗，也使得母親萌生了創作系列以大自然為背景的短篇小說的念頭。回到城市之後的許多年，母親都不適應城市的燈紅酒綠和繁瑣人事，念念不忘在鄉村的浩渺、悠遠的體驗。選擇以大自然作為寫作背景，是出於母親的一種對追求生命本真的熱切渴望，大學時期她就喜歡讀那些描繪自然風光和隱居生活的詩歌，在她眼裡，大自然充滿了深沉而強烈的生命情感。一切都是赤裸的，人的謀生意志、愛恨執著，都跟他們的生存環境一樣原始天然，大自然的神秘、變幻莫測，也決定了人在其中生存的任務命運也同樣迂迴曲折。這些小

---

<sup>43</sup> 當時的大學畢業生會由國家分配工作。

說的背景不但有山林，還有大海，沙漠，偏遠的鄉鎮。她以大自然為基礎來書寫，是想透過人物愛恨情仇的衝突，來找尋尚未被文明社會污染的人性中天然的樸素情感。

回到城市定居之後，母親才慢慢寫出這些故事。此時已經是中國的九十年代了，在《20世紀90年代女作家的文化心態與創作》一文中，巫曉燕提出，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文化的轉型期，商業大潮的侵襲使得作家的創作心態和文化心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強烈滲透使得人們的道德情感，生活信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淳樸的民情正在商業浪潮的侵蝕下漸漸消失。這作為母親小說中一種虛化的外在背景，也隱約滲透到荒蠻的大自然中。這不僅僅是母親獨有的想法，也是九十年代的文人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之下共享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本身呈現的各種矛盾也相應地暴露出來：精神家園的喪失、文化荒誕感的蔓延，物質利益第一的現狀，人們陷入深深的精神困倦，隸屬於精神領域的文學向何處去？人們的困惑催生了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討論。當人們目睹了實用主義、技術主義對現代中國的精神消解，並最終導致文學的遊戲化、泡沫化與世俗化時，中國的一些學者及時地發出了關注人們自身的生命意義和存在價值，尋求自身發展前途和精神歸宿的呼聲，張揚現代人文精神和建立新理性。在文學創作中，對「人文精神」的支持主要體現為重建理想主義和文學崇高感。文學中的理想主義表現在對人生價值與意義的追問，表現為對平庸生活與平庸人生的永無止境的超越以及對生命極限的挑戰，這種理想主義主要不是以其道德倫理內涵表現為「善」的特徵，而是表現為求「真」、求恒的執著與堅定，是對精神與哲學命題的形而上學思索，其極致狀態的美感特徵是悲涼與悲壯。<sup>44</sup>（巫曉燕，2010）

母親大部分的小說都寫於我出生的那幾年，她一邊照顧我，等到我好不容易睡著就馬上動筆。那些年月，母親感覺自己好像一直是懸浮的存在，只靠精神活著。住在破舊的小屋裡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考和創作。對她而言，思考和創作源於對社會生活的深深不安，它構築起一個堅實的結構，使她蜗居在其中非常安適，這是自我心靈構築的房子。最開始，母親寫的都是有血有肉，情節具體生動的小說。她參考了莎士比亞寫劇本的手法，在小說的故事中製造兩個不同的對立面，以達到一種戲劇性的效果。那些小說主要描述了人為了經濟的發展，對於自然環境的破壞，人情味的淡漠，進而導致了人內心的幽閉。其中一篇小說《血色黃昏》（不是只有這一篇，有好幾篇，看要不要放進來），於一九九八年發表，後來被《作品與爭鳴》<sup>45</sup>（也是當時的中國核心期刊）轉載，也是母親寫小說的一個高峰。這個故事展開的背景是改革開放初期環境被破壞，人與自然的抗爭中發生的愛情悲

<sup>44</sup> 巫曉燕（2010）。20世紀90年代女作家的文化心態與創作，渤海大學學報（2016年第六期），01。

<sup>45</sup> 作品與爭鳴（月刊）創刊於1981年，由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主辦。雜誌社位於北京，探討國家改革問題。90年代以後，文學期刊處於變革之中，許多文學期刊陷入了困境和危機。但《作品與爭鳴》不為風潮所動，堅守著自己的文學認同和精神擔當，獲得千萬粉絲的長期關注。

劇。故事的男女主角分別住在龍頭村和鳳頭村。這兩個村子相隔了一條三十米的溝壑。鳳頭村的樹木因為可以通到下面的公路而被大量砍伐，村民也因此發財。而住在龍頭村的小夥子，因為村裡沒有與外面的通路，還是維持著以前的貧困。於是他決定去鳳頭村砍伐賺錢，並在打工期間愛上了鳳頭村老闆的女兒。老闆不喜歡女兒和小夥子談戀愛，想把女兒嫁給山下木頭加工廠的兒子，小夥子也有很強的自尊心，不願被老闆看不起。一次暴雨中，老闆和小夥子產生矛盾，小夥子憤怒想要離開這裡回家。姑娘緊緊跟隨著他，想要擁抱他，但小夥子一想到她是老闆的女兒，就一把推開了她。他花了好幾天跋山涉水回家，暴雨一直下著，在小夥子回到龍頭村時泥石流塌方，對面的鳳頭村一夜間就消失了，姑娘也被埋在廢墟裡。留下了小夥子一人，永遠被困在悲傷之中。塌方之後，溝壑被填平，龍頭村修了一條通向外界的公路。但是小夥子從此再也沒有砍伐自己村子的樹木，而是去鳳頭村植樹。

對母親來說，寫作的最初動力便是為了超越「世俗的塵埃」，她渴望與眾不同，想要寫出一鳴驚人的文章。所謂世俗的塵埃，就是母親在原生家庭中那些不愉快的經歷，高考的失敗，和在職場上鬱鬱寡歡的繁雜瑣事。概括來說，就是世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煩惱。很多人的小說描繪的就是世俗本身，母親則不然，以血色黃昏為例，她設定的故事背景都在廣闊的大自然下，筆下的人物都有一種崇高的理想樣貌。若是描寫得足夠世俗寫實，在龍頭村被開發之後，小夥子理所當然會跟著砍伐樹木拿去販賣。但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到鳳頭村幫忙植樹，恢復生態環境，這也體現了母親心中的人的理想樣貌。那時候母親筆下的人物性格多是理想化又單一的，後來母親才慢慢認識到人的複雜多面性。她在後來重新收集這些小說準備出版時，也認為當時的筆觸稍顯稚拙和單薄，卻也不想要再刻意改動，因為一個人的過去是無法修改的，這就是她青春時期本真的樣子，那就讓它不完美但真實地存在著吧。

### 體制內的壓抑與不自由

還在鄉村中學教書的時候，母親也會溜回城裡當臨時工，在一所中學的教務處、食品導報和廣播電台都做過一段時日。那時母親一個人住在家裡，外婆有時會從橋頭鎮回來看她，見母親消瘦地不成人樣，就燉了一隻雞給母親吃。沒有正式編制<sup>46</sup>的滋味非常難受，沒有養老金，單位也不會幫忙保社保，被正式編制的員工管理，叫做什麼就得做什麼，也不能像正式員工一樣提出自己合理的想法和要求。隨時都要忍受做不好、與人吵架就被踢出去的焦慮，母親在這樣的不安全感之中過得非常煎熬。直到結婚之後，母親覺得自己還是需要一個穩定的工作，於是又回到鄉村中學教書，畢竟在學校做老師是有國家正式編制的。林林總總加起來教滿三年之後，被調回城裡的普通中學。還沒做多久，母親就懷上了我，懷到

<sup>46</sup> 編制是指組織機構的設置及其人員數量的定額和職務的分配，正式編制員工的工資福利都是國家統一撥款的，有固定保障。只要不違法亂紀或發生嚴重的意外，都不會有被辭退的風險。

五六個月的時候打算向學校請產假。當時已經距離暑假只剩一個星期左右，母親感到身體無法負荷，再也沒辦法撐著工作了，於是提出病假申請。本來可以請一年的產假，學校卻直接把暑假的兩個月合併算在一年的產假當中。一年之後，母親本還有兩個月的假期，卻被學校通知說產假已經結束，趕快回去上課。母親感到憤怒，認為這樣很不合理，於是就選擇了不辭而別，連離職手續都是托父親去學校辦理的。那時的她年輕氣盛，覺得即使沒有這份工作，憑藉自己的才華，未來會有無限多的選擇和光明的前景。

我出生後的兩三年，母親都在家照顧我，一邊寫小說和在各種報紙期刊上投稿。直到她三十歲的時候，溫州本地一家報社剛好要辦子報<sup>47</sup>，向社會公開招募編輯。其實當時母親已經超過招聘條件的三十歲以下了，但是因為她之前的投稿在報社有一定的名氣，沒有考試就直接進去了。選擇到報社，也是因為母親想要嘗試看看這個曾經讓自己充滿理想和期待的工作，想要靠著她的文筆闖出一片天下。當時她只是報社的招聘員工，並不算在正式編制內。那時候的母親還是一個入世的人，追求名利。她崇尚個人奮鬥，對自己的才能有著絕對的相信，認為憑藉自己的才能就可以追求理想。在報社，母親充分發揮了文筆的優勢，獲得了單位內部同事和外面廣大讀者的認可。因為招聘的年齡限制原因，與母親同批進來的同事們多數年紀輕輕，普遍處於憤青的狀態，她批判社會的犀利文字，獨樹一幟的風格也自然受到了這群年輕人的擁護。當時在報社時，母親負責文藝類的副刊，寫一些短篇的隨筆。後來，因為經營不利，此報社與別的報社合併，母親又被領導調去了報社的廣告部。

供職於地方報社的三四年間，母親每天深夜還是不斷閱讀思考。每一篇文章的主題都要讀很多資料，思考良久，做充足的準備。那是她職業生涯中收入最高的時刻，心靈卻並不充實。由於工作繁忙，她暫時遠離了純文學創作，而是直面社會，針砭時弊，在新聞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副刊時論，在溫州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但母親覺得這都是雕蟲小技，不算什麼成就，畢竟她原本的夢想是進新華社，最後卻淪落到進入一個二線城市的當地報社，這之間的差距令她感到失落。當時母親負責文藝副刊的封面版，攝影記者拍了一張照片，她就對著照片寫一篇文章。因為是地方報社，免不了要多寫一些溫州當地的新聞。在母親眼裡的溫州，地小人多，愛做生意，到處都是吃喝玩樂的場所。二零零零年，她在該報的周刊寫過一篇《溫州不興茶樓》，在這篇文章中分析了為何溫州沒有多少茶館，僅有的幾家也都在一段時間後倒閉。溫州人喜愛消費娛樂，但都是上高檔的酒店、餐館，大擺饗宴者的闊氣，食生猛海鮮，酒肉穿腸。飲茶需要「工夫」，忙個不停的溫州人是不會喜歡這種耗時，又需要靜下心來細細品味的消遣的。這種消遣，還蘊含著一種生活態度，她拿成都、廣州等地的茶樓做對比，營業高峰時期人聲鼎沸，大家可以窩在一起「憂國憂民」，為了下崗「罵娘」，用一種消極隱晦的方式品味人

<sup>47</sup> 此報社是一家屬於國營企業，又是地方權威的當地黨報報社。

生苦相。這不是溫州人直面生活的態度，溫州人的生活圍繞著「幹活」，幹了活才能賺錢，幹了賺不了錢也總比沒幹要好。國企凋敝就自動下崗，遇事不平就喊幾句「口號」，就是怎麼也不會坐視時光流失。

的確，溫州人總是像黃牛一樣勤勤懇懃地幹活，善於經商，有著精明的頭腦，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奔波，也因此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改革開放之前，有許多溫州人游離於社會體制之外，成為無業的閒散遊民。那是早年溫州人積累原始資本的時期，他們也曾挑簍背筐，做著收益低微的小生意，以無名的形象穿梭在異鄉的巷弄間。遠走他鄉謀生的辛勞中有著求生的無限契機，不斷尋找、變動、適應、遷徙，哪裡有市場就往哪裡流動。這種流動與遷徙，正是市場經濟激活的因子。體制外的生活是千般輾轉，萬般磨礪的挑戰與冒險，可一旦走出了一條路就意味著自由，巨大的財富和成就。如今溫州富裕了，曾經白手起家的打工仔成了腰纏萬貫的企業老闆，也有許多人舉家移民國外。那些小本生意微利買賣，就轉移給成千上萬來溫州謀生的異鄉人，提供了他們就業的機會。在我們社區的小巷中，也時常有外地人在叫賣收廢品，母親特別為此寫過一篇文章，描繪她觀察到的這些人的生存樣貌。

體制內則是黏糊的，尤其是一個國有企業，使人安全也使人庸常，使人有保障也使人放不開手腳。做事往往左顧右盼，不想多幹又怕少了份額，想擁有特權又擔心遭人非議，有了名利也招來詆毀。母親一眼看透了體制的本質，就是權威的領導，在這裡多的是條條框框和束縛，這令渴望自由的母親非常厭惡。工作並不僅僅是工作，而是工作和那些由工作帶來的一系列附著事情的總和。為了工作，她得坐在辦公室接無數個不痛不癢的電話，在幹完工作之後還坐在辦公桌前無聊地看著報紙，看同事進進出出，說著與己無關的閒話，消磨時光等待下班時間的到來。在領導未簽字之前，在配合部門未完成特定的工作環節時乾等著，焦慮地走來走去，打無數個催促電話。為了事務上的聯繫，看的再不順眼的同事也得和他們說話，商討，瞭解他們的心思，接受他們的壞脾氣。體制龐雜，人際複雜，結構鬆散，條例不明，除了純粹幹活還得無謂地付出許多，整個身心都滯留在消耗性的細節上。官僚主義的管理更是像金字塔一般，一層加一層地使人窒息。母親的領導為報社派來的正式編制人員，儘管她再有才華，也要聽從主任的意見。為了報紙版面上一個錯字，她已經到了家又得趕回報社改正，雖然主任改一個錯字是舉手之勞，但他總是端著架子。靠著主任的關係花了比較少的錢送我進市裡不錯的小學，但另外一個正式編制同事的小孩則是不花錢就進了那所學校，這也讓母親深感不公平。儘管領導都沒有怎麼批評過她，她還是覺得他們剛愎自用，狂妄自大。上學的時候，母親便反感老師的管教，如今老師換成了領導，她一樣地排斥和抗拒。表面上，母親謹小慎微地喊著他們老師，內心卻看不起和厭惡他們。時間一久，人變得麻木，渺小，蒼白，無奈，心酸。母親覺得自己被壓抑成卡夫卡筆下的甲殼蟲，成了一個除了默默做事之外，懶得多說話，沉默陰鬱的怪物。

在報社的同事們的眼中，母親是一個感覺不好惹，脾氣有些古怪的人。雖然同事欣賞她的文字，但她對同事都愛理不理，久而久之大家也不敢接近她。母親在報社結交的同事大都是心境和行為比較超逸的人，她總是想超越工作單位那種利益環境而找到真誠的友誼。但在國企這種人際關係複雜、人情冷漠的工作環境中，傷害別人不像打一巴掌那麼乾脆，而是通過背後講閒話不斷傳播，成為一種聲勢浩大的謠言圍剿你。它像是一張無形的網，即使以最為事不關己的超脫心態對待它，還是會伸出觸角抓住你，使你不得不面對難堪。閒話定義了人在體制內的本質，跑外頭做私事，開會頂嘴，做事丟三落四，電梯碰見不打招呼，一個人的個性心境情緒早已被忽略在體制之外。由工作關係拓展開來的人際關係也是表面，不牢固的。有一個好職位就會被巴結和抬舉，從你這裡撈一點好處和方便。有了利益衝突就彼此排斥和打鬥。母親素來討厭表面虛偽的交際，嚮往能夠有人理解她，看見她的內心。可在現代社會的密集型勞動中，辦公室就像是密封的罐頭盒。即使她再不喜歡，也不得不每天在這種氛圍下與人打交道。

繁瑣乏味的工作環境，複雜冷漠的人際關係，壓抑而窒息的官僚主義，使得她整日整夜的失眠抑鬱，性情愈發地敏感暴躁，沒有辦法繼續工作下去。不善於交際的她自然沒有人脈，也就沒有更好的發展平台，但繼續留在這家報社她是心有不甘的。幾年的編輯工作，母親發現報紙總體說來還是庸俗的，始終是以新聞為主，而新聞是一種速食性的大眾讀物，也是一種具有時間性的易碎品。它與哲學、宗教、甚至文學的曠世性都非常不一樣，這一點又使得母親內心感到厭煩，她不願意再寫這種速食性的文字。被調到廣告部後，採訪的文章都要配合廣告和銷售，與她的興趣更是毫不相干。每天被迫與拉廣告的人笑臉相迎談合作，讓母親愈發不願意繼續做這份工作。二零零二年，她就從報社辭職了，前後一共不到三年的時間。原本想要透過在報社寫文章來讓世人看見自己才華的夢想破滅，她再一次陷入了憂鬱和絕望。前些時日，我翻出了母親當年工作時在報紙上寫的文章，叫她來看，她瞄了一眼揮揮手說不要，她再也不想過那種生活了。

### 對時代變遷的敏銳捕捉

但真的如母親所說，她過去在報社的歲月就如此平庸嗎？我看著眼前一疊的紙片，母親寫的每篇報導，都被外婆剪成豆腐塊兒，整整齊齊地放在一個資料夾裡。我一篇一篇地翻閱，發現這些文章與她後來出版的書中一些內容似曾相識。若是沒有那幾年在報社工作，浸泡在社會新聞裡的經驗，怕是後來的批判也只是象牙塔裡的想像，沒有現實的依據。當時母親和搭檔的部門主任都喜歡《南方週末<sup>48</sup>》尖刻的文筆風格，長篇的真人真事報導，揭露社會的陰暗面，辛辣銳利。她並未寫具體的案例，而是以文藝隨筆的手法描繪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在報社的文

<sup>48</sup> 《南方周末》從創刊至 2017 年 11 月 19 日已發行 1760 期。據稱曾是中國大陸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周報，最高發行量達到 170 萬份，被稱作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被視為中國內地最坦率和敢說話的報紙，對公眾民主思維的建立和中國內地公民社會的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章形成獨樹一幟的風格。細微的觀察，獨特的切入點，對社會的角落和時代的變化非常敏感的人才能寫得出來。

母親是個懷舊的人，留戀著溫州這座城市在舊時光的歷史遺留習俗。但那些街道上補皮鞋的，巷弄深處修雨傘的，到了端午還自己包粽子的，到了年關還自己炊鬆糕的，還用米篩晾筍乾的，還用竹椅蒲扇納涼的，現在已悄然隱匿或衰微在老式弄堂中，成為人們熟視無睹的活著的記憶。曾經充滿著懷舊柔情的老巷弄，如今大多衰敗鄙陋，像是過去歲月的沉渣。牆面白堊脫落，油毛氈上有死老鼠，赤裸裸的陰溝裡流淌著污水。這些巷弄成了性病廣告、便民服務招貼、招工廣告和亂七八糟手寫路標指示的匯聚地，成了藏污納垢的灰色地帶。破舊的老屋牆體背後便是滿眼新建的高樓大廈，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滯後的強烈不和諧感帶來的視覺紊亂。許多店面往往把一樓裝飾的富麗堂皇，二樓卻還是破舊凋敝的老房子，上下脫節的鄙俗美學，來源於市場經濟條件下都市人那種只顧掙錢不顧和諧的精神病態。人們穿著名牌皮鞋踏過飲食店前的油水路面，騎著進口摩托車駛過污水橫流的小巷。在商業樓、茶樓影樓、飯店酒店，到處可以看到對自然風情的蹩腳模仿和對歷史的膚淺挪用。店家利用一些懷舊的插圖，達到商業促銷中的虛假鄉愁。這些都是沒血沒肉、沒有背景的商業符號。遍地的商業街頭的櫥窗，本是一座城市的商業文化、傳統、情趣和鑒賞力得以展現的窗口，但遺憾的是溫州街頭通常見到的都是清一色平板乏味的時裝衣偶或是鐘錶電器，或者弄成一個亂七八糟的大雜燴，最惡俗的是擺著金項鍊、金戒指和金元寶。在母親的眼中，一座不留點舊事物的城市是暴發戶的城市，而溫州正是暴發戶中的典型代表。

除了對於溫州這座城市細緻入微的觀察，母親也敏銳於時代的變遷造成的種種社會現象。她回憶了過去出現在巷弄深處的餛飩擔，空寂中響起一聲聲鈍悶的竹筒聲，好像摻和了木炭燃燒的氣味，絲絲入扣地撩撥著人的饑腸。餛飩隱含著一種鄉土親情，飲食文化裡有人的情感滲透一樣。今天的人們已經少了過去用「木滾」碾餃子皮、用石磨滲水磨糯米粉的那種精益求精和講究食物的原汁原味。取代而之的是打了激素的雞鴨、催化成長的蔬果、速凍食品、批量烹飪和助長營養液。以及食品加工技術的出現，微波爐和烤箱的發明。飲食文化的內涵變成毫無情趣可言的高科技，早已沒有餛飩擔的竹筒聲和木炭燃燒的氣味中散發出來的濃濃人情味。更可怕的是，違法經營者為了謀取暴利，在動物飼料中加入激素，在食物中添加有害添加劑，在房屋建材中加入含超標的有害氣體和放射性物質。二零零零年，市場上出現毒大米，毒瓜子，礦物油餅乾等駭人聽聞的消費案例<sup>49</sup>。環境也受到了嚴重的污染，當我們一家還住在父親單位的時候，窗外有一條小河，對岸開了一間私人小作坊，排風機整天在往外排廢氣，牆角有一個洞孔整天細水流往河裡傾到污水，到了夏天整條河臭氣熏天。我卻很喜歡這條河，總是指著窗外說：「媽媽，河——游泳，河——游泳」。母親感到無奈，她可以給我生命，

<sup>49</sup> 據母親所說，從 90 年代末期開始，大陸就已經慢慢出現了食品安全問題。

卻無法給我的成長所需要的乾淨的環境。城市裡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它的維持和延續總以掠奪和破壞大量自然資源為基礎。

市場經濟帶來的消費主義造成了環境的改變，也塑造了生長在其中的人。母親曾寫過一篇《女人看店》，描述了在服裝店中被異化的看店女人。她們無法深度闡釋各款服飾的品味，只知道說「很好看」。在購物街的視覺盛宴中，她們驅散了一切無用的知識和思考，只記得各款的開價是多少，可以殺價到哪個限度。看店的女人永遠不能卸妝，以便自己隨時能夠鑽進一套乾癟的時裝中，好說服人們獲得個性的捷徑就是購買她們的時裝。她們永遠需要一個由外在符號塑造的個性。看店的女人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簡化成彼此觀看的活動，她們知道時裝速朽，也知道女人比時裝更容易憔悴，卻依舊捕捉著期待佔有時裝的目光。她們處在現代角色的尷尬中，掏空別人的口袋營養自己的容顏。

另外，母親特別關注新生代的兒童群體，也就是與當時的我差不多年齡的孩子們。她在好幾篇的報導中寫到，如今的孩子們已經失去了天真得以存續的社會條件。在都市化和現代化的環境下，小朋友早已跟大自然隔離開來，讓他們自由自在去浪漫的天地過於狹窄，娛樂都在室內，封閉並且逐漸地商業化。整天坐在電視機前，反覆播放的廣告比家長和老師們的嘮叨更深入孩子的心，零碎的圖像、一過性的消息、誇張的吹噓和知識的碎片帶給孩子們的是一個充滿慾望和支零破碎的世界。那些塑料的、彩色的、電動的精緻玩具未必能使孩子的智力得到開發，他們的想象力被玩具製造商表達了，再也不用去琢磨其中的物理原理，只要讓父母掏錢買便是。有著特定程序的仿真電子遊戲，使他們把夢幻當成現實，沉迷於遊戲而忘記了功課。成人教育孩子的方向，也是使得孩子過早趨同於大人的行為準則。那些孩童本有的天真浪漫和對世界的好奇探索，被貼上「不聽話」的標籤，剔除出乖小孩的範圍內。



### 辭職後的幽居歲月

辭職回家後，母親日復一日地蝸居於房子裡重複著狹窄而單調的居家生活，切斷了與外在世界的聯繫，逃離了外在社會的商業化潮流，以及在報社工作時被工具化的對待。母親嚮往歷史上的隱士，想要過不被任何人束縛，清心寡慾、遠離世俗潮流的生活，做一個真實的自我。她追求著自己的精神世界，把外在的世界全都推到遠方，完全地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裡面。剛辭職的時候，上司還會打電話來讓母親寫文章，覺得她現在有時間了，還可以賺點錢，何樂而不為。但母親拒絕了，撇清了與報社的人的來往，認為他們不瞭解自己的内心。她已經不想要再寫報社那些拘泥於小地方的文章，想要追求另一種生活。再也不必端著領導的下巴謹小慎微地說話，再也不必跟某個同事心有怨言而表面勉強談笑，別人再怎麼閒言閒語也已經不會溺斃她。在外面的世界總是會被別人注視，被注視就會被異化，幽居在家就是為了避免自己被異化的局面，可以做一個沒有社會屬性的自然人。對於以前的上司，她對他說「你算什麼東西」，前後的態度差別讓上司

氣瘋，但母親就是想要挫敗他的狂妄。很久之後，這位領導三番兩次才要到母親聯繫的方式，要請她和以前的同事們出來吃飯，但母親感覺到他依舊擺著一副領導的架子，便刪除了他的聯繫方式，故意要讓領導知道自己的不屑。雖然母親擺出一副超脫的態度，看似瀟灑地拋棄了外在世界的一切，但卻讓我覺得背後是理想破滅的挫敗和絕望，她其實是想要逃避人群，想要逃避在別人的眼光底下過日子。當時母親的憂鬱狀態已經非常嚴重，很多的困擾交雜在一起，形成一種難以言說的焦慮。那時的她不想出門，陷入一種自我幽閉，想要找到一個發洩的對象。即使跟稍微要好一點的人說自己的狀況，對方也只會叫她想開一點就好，母親感到自己內心的痛苦沒有辦法被人理解，苦悶更是加劇。

離職之後的生活雖然自由，卻也必須面對生存的焦慮，接下來的人生要做什麼，生存的意義為何，都需要靠自己摸索和定義。不用再按照報社的規範要求寫庸俗的文章，母親終於能夠自由地盡情表達自己的思想，書寫自己喜愛的文字，蝸居私房的生活也讓她得以有足夠的時間思考和書寫。她認為，思考比人更需要安居，只有回到自家屋子安定下來，才能把內心的文字完整表達出來。期間，母親一直在思考社會和自然之間的關係，以及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她的內心有一個跟自然接近，不被科技和物質異化的思考和寫作的世界，不願意別人用世俗的目光看待自己，不想被物質和名利的社會標準所評價，也不想跟這些人來往。母親感到周圍充斥著被物質慾望和消費主義控制的人，例如許多她青春期到現在的女性朋友，聚在一起時都只會說哪家的衣服好看，要做什麼髮型，哪個包包的牌子名貴。母親曾給一個在廣播電台認識的朋友看了她早期寫的小說，那個朋友看完問母親，「為什麼妳老是寫那些鄉下的故事，不寫城市裡時髦的故事呢？」母親認為自己不被理解，也就不再與這位朋友有更多的交談。

辭職之後的一年，她寫了散文集《詩意棲居筆記》，多年來積蓄的人生歷練和文化思考傾瀉而出，書中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片段，以及母親在這些瑣碎生活中的哲理思考。這本書被「中國作家網」列入推薦書目榜單。母親這些作品的發表，為她帶來了榮譽，2006年成為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2007年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008年被評為文學創作二級（即國家二級作家）<sup>50</sup>。她開始覺得自己内心深處的一些思想，藉助小說還無法表達出來，於是改寫充滿哲理的散文，認為這是更能夠坦誠表達自己內心的寫作形式。從此母親的作品慢慢由具體走向抽象。集成為《大地上的異鄉者》出版，書名引自一位歐洲詩人描寫二戰之後人們在精神上的流離失所的意象，以此引用來表達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人們找不到精神家園的苦悶。這個時期母親的作品主要致力於批判在物質和科技日益發達的時代，人心被物質和科技所異化的悲哀。

一開始出版的時候，母親的書也是很暢銷的，在亞馬遜銷售排行榜上也排行有名。但是出版商的編輯認為母親的作品不符合市場大眾導向，不願意再印，這

<sup>50</sup> 此榮譽對於出版的書籍和發表的文章數量有一定的要求，職稱上相當於副教授的級別。

也讓母親感慨，自己的不成名是因為批判現實。有些作家因為享受世俗所以成名，感官的刺激寫的淋漓盡致，這種對物質的追求和小資情調與大眾的追求相符，所以他們的文字會被人喜歡。母親竭盡所能地發揮文字和思維的才華，表達自己感受到的不同於世俗的美，這是一種超越功利的愉悅情感，是對藝術和哲學的執著。她渴望自己這樣的內心被人理解，與大眾產生精神層次和情感上的共鳴。在母親看來，這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會有的超功利的一面，不能被稱為利益上的成功。但同時，她也渴望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有一定的知名度，那意味著有廣大的讀者支持她，這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沒能得到大眾的回饋，讓她感到失落。理想的失敗，以及自我反省之後，母親認為，她的文字只屬於少數精英，而不屬於大眾。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得庸俗的文字氾濫，出版社也隨著市場的導向，選擇最符合大眾口味的書籍出版，這導致了她的作品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

辭職後的十來年，長期的居家生活，那種安全感和與外界刺激的隔離，磨去了母親性格中鮮明的棱角和戾氣，使得她的個性變得溫和許多，憂鬱狀態也隨之減緩。母親曾說過，「凡是優秀的作家都有憂鬱的傾向，沒有憂鬱就寫不出深刻的文字」。憂鬱帶給母親的痛苦曾為她帶來過寫作的巔峰，它讓母親有一股內在的能力，在創作的時候感覺非常充實，有著非凡的寫作靈感，整個人就像飄上天了一般，騰雲駕霧，手上打字的速度跟不上腦子裡在思考的事物，內心有一種深刻的快樂。現在，痛苦的減弱也降低了她感覺的敏銳度，不如過去有那麼強勁的寫作動力。越是拋棄寫作，對人生的敏感度就越是遲鈍，體驗過一段時間的生活後，總是會想要將爆發的靈感轉換成文字。就像電影明星一樣，已經賺夠了錢卻還是要接新的角色，是因為他們内心還有沒表現出來的部分。在母親心中，寫作的慾望依舊存在。在我升上碩三之後（2018年九月），她又開始重新寫作了，儘管只是每天發一些片段的文字，卻能夠使她的心情保持愉悅，在閒來無事的生活中找到樂趣，不再整天煩惱和憂愁。

### 從西方哲學轉向東方哲學

到了五十歲左右，母親的心境也隨著更年期的到來而轉換。她感覺自己的作品在不斷重複，思想已經達到了極限，無法超越，再繼續思考下去也索然無味。前三十年的歲月，母親處在一個信奉西方哲學到幾近中毒的狀態，她之前的思維邏輯都是從西方哲學中學來的。那種濃厚的「虛無感」，也體現在母親的文學作品中。《詩意棲居筆記》已有一些虛無的味道，後來母親轉型到寫哲理散文，描寫文明和荒原之間的生命思考，此時她已經接近四十五歲，之後的兩三年是母親西方哲學文筆的巔峰時期。生命是沒意義的，活著是沒意義的，尤其是薩特和海德格給了母親這樣的感覺。而她喜愛的哲學家叔本華，他的哲學歸宿，也提出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有意志是非常痛苦的。走投無路的母親，在一次偶然的機緣巧合下，母親開始接觸佛學，以及鈴木大拙的禪宗，那帶給了母親深深的震撼。於是母親放棄了過去的文字，開始幫父親寫關於「儒釋道」的學術論文。她幾乎不參考別

人的文獻，也不想按照學術期刊的格式寫，而是自己隨心所欲地發揮。其中母親尤其喜歡道家，因為道家崇尚自然和無為，批判當時社會道德倫理規範對人的異化，這與母親的喜好和理念是相符合的。

然而，寫這些論文並不是她的志業，她感到自己寫作最輝煌的時刻已經過去了。四十多歲時仍心懷夢想，不留餘力地創作，現在儘管已經過了追求理想的階段，那些文字依舊是她的寶貝。母親希望在她去世之後，我能夠幫助她把那些未問世的文字出版成書。現在人生還剩下二三十餘年，該怎麼度過這些日子，讓母親感到異常的迷茫。她不得不認識到一些自己無法突破的現實，為此妥協，放棄批判社會，不再與世界對抗。但是妥協後的生活又讓母親覺得非常無趣，不知道活著要做什麼，覺得空虛。生命中充滿極大的荒謬感使得她思考了多年最終只得到一片虛無。五十歲接觸到東方哲學，是母親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她從二十幾歲開始就追求生命的真理，這個過程就像攀爬金字塔一樣，快要爬到頂端的時候，才發現自己那麼多年來苦苦追求的其實是很荒謬的，無意義的，過往的寫作思路被全盤否定，東方哲學顛覆性地否定了西方哲學，這種巨大的失落感一時讓母親難以招架。儒釋道中一樣的有「虛無」的概念，但那種虛無卻反而有一種別樣的充實感，與叔本華提及的痛苦地有意志相比，佛教則是回歸涅槃，那是自我意志的泯滅，母親慢慢感到東方哲學中那種生命的不可言說才是真正的真理。這樣的轉變，並不是瞬息之間就發生了，而是在近兩三年，母親才慢慢完成了思想體系的轉化。

### 文學，命中註定的情結

回顧母親的寫作生涯，她對文學這種形象藝術的熱愛，卻是從抽象的理性思維開始的。從大學起投身於文學，她就為自己設定了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希望把哲學裡具有穿透力的視角和語言引入文學，為的就是詮釋生活、生命和世界的「真」。母親對文學的摯愛從一開始就是發自肺腑，超越功利的。創作純粹出自於她內心情不自禁的表達，不為任何目的。母親認為，藝術的最高境界是哲學，她一開始就置身於哲學的視角高度，才隨著時間流逝有了多文體的創作樣式。從抽象的文學理論到感性的小說創作，從虛幻的小說創作到更為坦誠內心的散文創作。早期她寫的短篇小說在文學期刊上發表了不少，哲理散文也集結出版過幾本書，現在寫的儒釋道論文也發表於一些學術期刊，算是頗有一番成就。

母親的眾多作品中，從頭到尾都貫穿著相似的主題，即反抗人性的異化。母親纖細敏感的性格，使得她很容易受到外在刺激的影響，對於時代變遷中的種種變化有著特別細膩的捕捉和感受。這種批判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很多因素，在漫長的歲月中相互交織累積導致的。早期是反抗社會倫理道德規範對人的異化，一如文革之後的傷痕文學批判文革的反人道主義。後來是反抗物質和科技對人的異化，這與母親的成長經驗有關，在她價值觀逐漸形成的時期正好經歷了改革開放和國家的發展，她的批判有其時代脈絡。小時候外曾祖母家充滿人情味的小鎮

和後來成為全國紐扣市場中心的小鎮，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背後影射著從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雖然經濟發展，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人心卻日漸冷漠、道德淪喪。商業化和消費主義的到來，使得社會物慾橫流。反抗異化的結果，便是母親對大自然的深情回望，在精神上渴望尋求本真的家園。

對於一個作家而言，登期刊和出版書籍是自己的文字得到大眾認同的橋樑。早期的紙質期刊還在弘揚純文學性的作品，被許多的文學愛好者視作精神上的佳餚，能夠在期刊上發表一篇文章都是非常榮耀的一件事。然而，後來的期刊慢慢庸俗化，並且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得文字氾濫，紙質期刊的銷量也日益削減。快餐文化的盛行，也註定母親這種批判異化、具有一定哲學思考深度的文學不會成為主流。但母親也不願為了出名而妥協寫自己不喜歡的文字，她始終堅持著自己的風格，也堅守著自己的內心。虛無感慢慢在母親心中蔓延。一方面是出版受到限制，沒有獲得大眾的關注，理想沒有達成的失落使得母親感到空虛和人生無意義。另一方面，唯有寫作的過程是母親可以不被外在世界異化，不被限制，能夠率性做自己的時刻。思考到極致的時候會發現西方哲學的終極就是虛無，信仰的崩塌，讓母親慢慢從西方哲學的思維轉向信仰東方哲學。這個時候的虛無，意味著她個人的意志已經瓦解 像是太虛的天人合一<sup>51</sup>，自我與宇宙已經合為一體。這是母親竭盡所能，寫到了文字的頂峰時期所感悟到的，不可言語又無與倫比的喜悅。

### 第三節 婚姻生活

渴望接近大地和本真，這種青春時期的焦慮情結曾經支配了母親許多年。年輕時期的她率性而為，對現實功利一塌糊塗，是個整天少言寡語、目光渺遠的無憂女子。或許也是因為這樣影響到母親的感情觀，她不看重外在的物質條件，在一起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有一顆真心和純粹的愛情。外公和外婆的婚姻不幸福，母親認為這是兩個人性格脾氣完全不適合的人，卻因為介紹而硬是湊在一起所導致的結果。也因此，她崇尚自由戀愛，認為應該為了愛情而結婚。

在結婚前，母親大學時也談過一個男朋友，那是她的初戀。他總是想要教導母親要做什麼，該怎麼做（像是領導管制下屬的思維），這點讓母親很是排斥。她不喜歡被人束縛，希望能夠有個人包容並欣賞她所做的決定。初戀的這段經歷也影響了母親的擇偶觀，她覺得當時優秀的男性個性都比較強勢，想要駕馭女性，她不喜歡這樣的人，而是更看重對方是否懂得理解和尊重。除了這位初戀以外，也有追求過她的男生，在那個大家都很貧窮的時代，他就騎著一輛拉風的摩托車，未來準備要移民歐洲<sup>52</sup>。儘管是個只有小學文憑的小夥子，但因為家境富裕，卻有大把的女生貼著他，想要跟他在一起。這位小夥子本想帶著母親跟他一起出國，

<sup>51</sup> 太虛為古代道家的哲學概念，意指老莊所說的「道」。

<sup>52</sup> 當時國家封閉，出國的人是極少數的。

但是母親更看重精神層次的交流，認為自己無法跟一個教育程度只有小學水平的人聊得來，最後還是拒絕了他。

### 初遇父親，溫暖的包容

第一次見到父親時，母親就對他有一種像是自己家人般的親切感。父親出生於瑞安農村<sup>53</sup>，家中有五個兄弟姊妹，他排行第四。爺爺奶奶都是農民，一輩子勤勤懇懃地幹活，在田間的晨霧裡除草，大太陽下種地，經常起早貪黑跑去很遠的地方賣蔬菜。儘管家境貧苦，但整個家庭的相處都很和睦，爺爺奶奶從來沒有在父親面前吵過架。父親長得清秀，性情溫和，幫忙家裡賣過苦瓜，卻沒怎麼乾過農活，又因為讀書成績優異特別受到外祖母的疼愛。跟母親一樣，父親也一直很認真努力學習，回家點著煤油燈，學習累到不小心睡著，醒來還是堅持要繼續學。高中時他考上當地最好的瑞安中學，後來又成為全村第一個大學生，去了杭州大學<sup>54</sup>讀歷史系，畢業之後被分配進溫州行政學院<sup>55</sup>。即使去了城市發展，父親依舊惦記著、照顧著老家的父老鄉親們。家中或村子裡的人有事都會找父親幫忙處理，夫妻吵架、鄰里糾紛、看醫生、打官司，因為父親讀過書，工作上有人脈，又見過世面。母親覺得父親不是最優秀的，但也有一定的知識水平，個性隨和又善於傾聽，是最適合自己的。他跟母親渾身是刺的樣貌完全不同，父親把每個人都當作朋友對待，相信人心的善，這樣的溫暖深深吸引了母親。因此，儘管父親當時還是個沒什麼錢的無房青年，奶奶還曾愁著自家的貧窮，覺得這樁婚姻是不會成的。但是母親並不以為意，當時的她沒有什麼經濟頭腦，不計較金錢，直到結婚前，母親都不認為房子有多麼重要。相處半年後，兩人就結婚了。

他們決定旅行結婚，那是母親第一次出遠門，兩個人都很窮，但也揣著剛工作存下來的一點點錢走了許多地方。第一站先到了杭州，看望還在杭州讀書的小姨。在一家麵店吃飯時遺失了傻瓜機，再回去找的時候已經沒有了，於是只得在本就窘迫的情況又花錢買了一台相機。再坐火車去到上海，被車站旁拉客的帶去二十五元一晚的廉價旅館，棉被都散發著惡臭味。後來坐輪船去了大連，到了已是深夜，不熟路的司機卻把他們載到了不知是哪裡的郊區。不得已只好敲了海軍療養院的門，被安排睡在將軍的房間裡面。不過，儘管有著這些小插曲，整趟旅行還是美妙開心的，熱愛文字的母親對於世界有細膩獨到的感觸，父親也是個喜愛旅遊的好奇寶寶，兩人一拍即合。每到一個地方，父母都會在當地的郵局寫信給外公外婆。信中母親寫到，杭州很美，逛著西湖，到處都是綠樹和鮮花。在上海逛了外灘，見到南京路上那些氣派的民國時期建築，買了幾本溫州難以見到的好書。大連的海灘乾淨，沿著海邊散步很是舒服。去到北京，逛天安門廣場，故宮，頤和園，見識首都的悠久歷史。那趟旅行對母親的影響很是深遠，她感到溫

<sup>53</sup> 瑞安為溫州底下的一個縣級市。

<sup>54</sup> 杭州大學為現在浙江大學的前身，中國的名牌重點大學之一。

<sup>55</sup> 此處因隱私考量，模糊處理父親的工作單位地點，下文皆稱為行政學院。

州人雖然掙錢多，但學識淺薄。每座城市的豐富樣貌，都使得母親大開眼界，讓她下決心以後回去要加緊努力，有所成就。當時的母親，還對寫作生涯抱有很大的期待。

生活一下子充滿了無限的可能和希望，旅行回來後父母就有了遠大的理想，想要一起努力去國外生活。那個年代國家還很封閉，出國的人數寥寥無幾。時常能夠看見他們下雨天撐著傘，走在行政學院的操場上，一步又一步地逛著，談論著那些詩意和遠方的話題。當時父親有一輛自行車，他有時騎著車，載著母親到處玩耍。有次兩個人一起在下雪天到杭州遊玩，他們睡在一間透風的小屋裡面，父親便用身上僅有的幾塊錢為母親買了一碗熱騰騰的面，家中客廳的牆壁上至今掛著他們當時在銀裝素裹的白雪中的甜蜜合照。那時母親視金錢為糞土，也沒有什麼物質慾望，不會買很多的衣服和化妝品打扮自己，只是偶爾穿上自己縫的裙子讓父親幫她拍一些美照。彼時，她還沉浸在浪漫的愛情和遠大的理想中。母親曾對父親說：「將來我要成為一個女作家，你就是女作家的丈夫。」在她二十八歲的時候，她懷上了我。

### 生活的窘迫和安頓

結婚後，母親和父親一起住在行政學院院子的臨時平房裡，每當單位規劃有變動時就得搬一次家，但搬來搬去都是頽敗的舊屋。母親在那無所定居的歲月裡閱讀西方哲學，研究唐詩宋詞，寫了《唐宋詩詞情境 一種詩化哲學的演示》一書和系列關於大自然的小說。後來她重讀那些書籍，都彷彿能看見灰暗的泥地，斑駁的牆壁和漏雨的天花板。五六年來，沒有水龍頭和衛生間，廚房又在樓下五十來米開外的地方。要是在廚房吃飯時突然下陣雨，就要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跑上樓關窗戶。夜晚臨睡時想吃宵夜，一想到廚房那麼遠也就無可奈何地忍著飢餓入睡了。想要專心地讀書寫作，也總是受到干擾。特別是我出生以後，其中的不便和辛勞就只有住過的人才能體會。並且，這終究不是自己的房子，住在裡面卻一直沒有一種安定的感覺，那時候母親才開始很渴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房子應該是一個人最幽秘的所在，正如一個人的外在經歷必須經過自己內心才能轉化為人生經驗一樣。

直到九七年，行政學院給員工分配微利住宅房<sup>56</sup>，父親滿心歡喜地對母親說：「今年香港回歸，我們也要搬進新房子啦！」母親也很歡喜，她做夢都夢到住進新房子，有關裝潢的書就買了不下一百元。每當對舊房子感到煩惱時，就打開這些書，讓自己片刻沉浸在書中彩圖虛構的溫馨裡。父親的手氣好的不得了，抽籤抽到的房子在四樓西邊間，樓下正對著一個大花園。分到房子的當天他甚至興奮地提議，「我們帶上手電筒去看新房子吧！」，母親也很激動地答應了。日後他們總是興高采烈地討論著新房的裝修，天花板的破洞修理竟也就這麼被擱置著。那

<sup>56</sup> 微利住宅房，亦被稱為微利商品房，指由各級政府房產管理部門組織建設和管理，以低於市場價格和租金、高於福利房價格和租金，用於解決部分企業職工住房困難和社會住房特困戶的房屋。

時候，母親有一種「天下寒士」為求得一塊方寸之地而嘔心瀝血的辛苦感，但她仍舊願意用一顆平常心去過樸素的人生，將對物質的慾望和需求縮小一點，簡化一點。儘管新房子並不很大，卻有著厚厚的牆壁和防盜門，母親在這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和自由，人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安頓。這套房子住的越久，越會有一種沉甸甸的感覺，母親覺得越來越離不開它。本來我們有機會可以換更好的房子，都因為她堅持不肯而放棄。母親總是惦記北窗外樓下一片樹木蔥蘢的花園，每天看著這些樹木的靜謐生長，都有一種擴散得很遠很遠的舒適感。她感到，生活中不能沒有跟自然的感觸和聯結。沒有自然之物，會感到生命沒有根的深深不安。

### 古董商與債務

二零零四年左右開始，母親辭職後不久，父母認識了一個古董商。當時家裡的經濟狀況還不錯，年收入也正處於家裡的高峰時期。他們想要朝著更高的收入水平邁進，於是決定和這個古董商一起做生意。那時我還在讀小學，有時也會跟父母一起去那個古董商家裡，他們談生意，我在一旁玩耍。對那段時光印象模糊，卻記得有一次我父母幫古董商編了一本介紹古董的雜誌，一開始商量好共同署名出版，他卻猶猶豫豫，最後對我父母說，這次發表能不能就寫只他的名字。那可能是他自私的本性第一次顯露端倪，但父親還是到處借錢來投資這個古董商，也沒有把帳目記錄清楚。他相信未來可以賺到很多錢，得到更多的回報。

大概在我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那一天下午父母吵架的畫面，是我有記憶以來第一次看到他們吵得那麼厲害，直到現在都印象深刻。「砰」地一聲，母親摔碎了兩個古董，緊接著他們在地上扭打成一團。他們整整吵了一整個下午，起因便是因為母親覺得那個古董商不靠譜，要求父親馬上停止合作。父親對那個古董商有著全然的信任，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因為他的性格使然，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也很容易相信別人，對人總是沒有太多的防備；同時他也很看好當時的情景，他幫助那個古董商越做越大，在北京也打響了一些知名度。母親卻有著一種對人的敏銳直覺，看透了那個人的真面目，認為他看似要合作，其實只是想要佔據我們的勞動成果。但是她又是個言語表述非常拙劣的人，她不知道要怎麼告訴父親，氣急敗壞的時候只能用罵人、命令這種激烈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吵著吵著，話題又變成了母親在抱怨父親都不顧家，都是她做家務，照顧我，他從來不關心我們的生活。父親也據理力爭地為自己解釋，覺得母親的脾氣實在發的莫名其妙。最深刻印在我腦海的一個鏡頭，是母親哭喊著這日子過不下去了，她看著我說「媽媽就要死了，媽媽就要死了」<sup>57</sup>，她很清楚地對著我，讓我難以逃開。而我也趴在地上，除了哭竟說不出任何話來。

在那個下午之後，他們的爭吵愈演愈烈，三不五時就上演著母親情緒爆炸、歇斯底里的戲碼。一旦他們吵架，父親就會受到母親無數通簡訊和電話轟炸，甚

<sup>57</sup> 母親說：「這裡也是情緒誇張的說法，並不是我真的要死。」

至最後會被鎖在家門外，進不了家。那時還小的我看在眼裡，卻什麼都不敢做，覺得父親好可憐，母親好無理取鬧和可怕，但只能躲在自己的房間裡面哭，被深深的恐懼和害怕包裹，好像這個家的某種東西已經崩潰了。事情後續的發展，隨著那個古董商越來越暴露本性而變得令人心寒。後來父親借給他的錢，他吝嗇地不肯還。我上大學的時候，父母決定和古董商打官司，討回本該屬於我們家的財產，後來官司是我們打贏了，他也因為惡意透支銀行信用卡而坐了牢，至今還被關在監獄裡。我們獲得了他的一些古董，但司法拍賣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好幾年過去了，拍賣的數量對於總量而言幾乎寥寥無幾。每逢過年春節，也是父親要到處還錢給當初借我們錢的親戚朋友們的時刻。為了還債，我們家先後賣了兩棟房產，甚至有一年因為實在拿不出錢，父母一夜沒睡，商量到最後只好賣了一批古董以暫時換取資金，才勉強熬過了那段日子。

債務留下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年投資的失敗，十多年都收不回本，還日夜擔憂債務帶來的經濟壓力，母親的擔驚受怕可以想見，曾經的理想也都被消磨耗盡了。前半生的失敗經歷，再經歷這樣的一場打擊，似乎已經像垂死掙扎的魚一般再也翻不了身。而看看身邊的人，父親的同事，自己以前的同學、同事和朋友，在半輩子的努力之下都過上了不錯的生活。升官的，當上大老闆發家致富的，買豪宅的，到處出國旅遊的，兒女考上研究生留學國外的。只要看見別人家過得比我們要好，她便心情不悅，像一根魚刺卡在喉嚨一樣難受。一次父親的同事在豪華住宅區買了新房子，搬家之後邀請我們去做客，母親臉色難看地在床上坐了好久，覺得自己去他們家會被看不起，我費了好大的勁才把她勸出門。也是那個時候開始，母親開始渴望有錢，開始在乎物質的條件。事實上，她日常生活並沒有需要花很多錢的地方，但是負債始終讓她心中感到不安，有著足夠的金錢才能填補安全感的空洞。痛苦到後來人已經麻木，只有靠著寫作來勉強支撐生命繼續存活。<sup>58</sup>一想不開，她就遷怒於父親，抱怨是他導致的債務，害得她現在都終日惶恐不安，過不上好日子。我曾一度覺得她大概真的很討厭父親，後悔選擇了他。後來問起母親，她竟忘了自己曾經說過想要離婚。那些沒好臉色的怨氣，背後其實是對生活不順的抗議，是她對失敗人生的絕望。上了年紀後，也慢慢接受了這可能就是自己的命運。父親與母親，兩人的對比呈現如此巨大的反差。父親是如此無條件的樂觀，包辦了幾乎所有的外在事務，還要忙於應付母親的情緒，卻像是身上沒有債務一般快樂地生活。

直到碩二下學期準備要升碩三的暑假<sup>59</sup>，父親和母親商量著要把這套住了二十年的房子賣掉，以此來抵消銀行的債務，這樣就不必每個月都償還高額的利息。母親不願意，覺得房子是情感的依託，是家中財產的底線，絕對不能拿去抵債。她總是對留有回憶的舊屋有著特別的眷戀之情，並且她還是放不下樓下的那片花園，以及附近便利的生活圈，可以送菜上門的超市。父親無奈地說，「妳不知道我

<sup>58</sup> 母親形容自己這段歲月是麻痺自己，勉強度日。

<sup>59</sup> 2018 年 8 月底，也就是我在寫論文，訪談母親生命故事的時候。

這些年還錢還的有多辛苦，沒有讓妳出過一分錢。以前網上支付還沒那麼便利的時候，我一個月至少要跑四趟銀行。」她低著頭，又有些不甘願地說了一句，「當初又不是我的錯」。父親回應到，「我也覺得很對不起妳，所以才沒要妳出錢，這些年一直讓妳過得很沒有安全感，是我的不對」。我坐在一旁看著他們的對話，腦中回憶著一幕幕父親在電腦前忙活著整理古董拍賣的資料，為了這件事東奔西走的情形，而母親從來不肯幫忙，卻一直嘮叨擔心事情進展不順利。為此我還曾經朝著母親發火，「我都願意幫忙，為什麼妳就什麼都不做，難道這個債務是我造成的？不幫忙就不要整天只會抱怨。」但仔細想一想，或許一旦出手幫忙，就意味着她必須打從心底承認並且接納這次失敗。而她，始終還是沒有做好這個準備。

### 渴望自己的想法被在乎

碩二下學期開學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正在電腦前做事，突然收到了父母在群組的訊息，母親大喊著「跟妳爸吵架了，嫁給妳爸是我今生最倒霉的事情」<sup>60</sup>，父親則打電話給我，讓我去調解一下他們的矛盾。原來是母親幫父親去醫院門診掛號開藥，父親卻沒有按時的吃，後來那天正好在老家的爺爺身體出了問題被送到醫院，父親心裡著急，也顧不得服藥。於是母親便開始暴怒，覺得自己白費了一片苦心，直到父親出門去看爺爺後還一直打電話逼他把藥吞下去，並且表示就算我爺爺死了也不關她的事，她也不會來參加葬禮。被逼急的父親也開始崩潰，覺得她實在是要把人逼瘋。我一邊安撫母親說這件事由我來督促，叫她不要著急。一邊告訴父親說你只要假裝乖乖聽話就好了，不用和她那麼較真。第一波結束，當時我以為這件事就到此為止了。

然而兩個小時之後，父親受不了她一再的訊息和電話，再次讓我幫忙叫她趕快停下來。母親只要發作便聽不進去任何人的話，這我是一向清楚的。然而言談之間依舊小小地惹火了我。她不管不顧現在的狀況是爺爺在醫院搶救，只覺得自己受到了委屈，就要把滿身的怒火全都發洩出來。我忍不住說了一句：「妳能不能也體諒一下別人的狀況」，得到的是母親更加生氣的回應：「我才不管他什麼狀況，是他先惹我生氣的，他為什麼不吃藥，我就是要罵死他」。怎麼會有如此心胸狹隘又不可理喻的女人，我想著，覺得這個對話無法再進行下去了。掛了電話後她又在群組傳訊息：「妳幫妳爸說話，我也要殺了妳」，之後再也不理會我的訊息和電話。按照以往的經驗，等她發洩完之後第二天通常就會沒事，於是我也繼續做我的事。果然，隔天中午便聽父親說她已經好起來了。

### 包容背後的兩個世界

自從母親開始在各個報刊雜誌上刊登文章時，父親就注意到了她的寫作方面

<sup>60</sup> 母親說：「這裡也是情緒性的發言，下文相關的都是一種情緒發洩，不是真的這個意思。我通常都是說一說，第二天馬上就會好了。」

的天賦，並且欣賞她的才華。自己最優秀的部分被賞識，也讓母親感到由衷的喜悅。他曾評價母親：「日常生活方面妳就是一個廢人，但是寫作上是天才。」父親支持著母親寫作的夢想，他幫忙母親與出版社談合作，印書。後來母親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她每次辭職，父親都沒有反對過。從報社辭職後，母親長達十多年都沒有再工作過，也是因為有父親在背後作為家庭的經濟支柱，攬下了養家糊口和賺錢還債的重任，她才得以享受這種自由的，沒有拘束的寫作時光，無需偽裝自己去社會上與人打交道，而是在自己的小天地裡逍遙地做自己。

父親給了母親過度的自由，母親又覺得父親過於順從。她後悔當年從教師工作草率地辭職，當時父親也沒有勸阻她，不然她現在也是事業編制退休。最好應該是幫忙分析利弊，再尊重她的決定。但母親也明白，選擇一定有它的兩面性，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就好。雖然父親有時候比較遲鈍，但是他是一個很寬容大度的人，包容了母親的壞脾氣。在長期的鬥智鬥勇之中，父親已經摸透了她的性格脾氣。只要母親一發脾氣，父親就馬上笑臉相迎地說些好聽，迎合她意思的話哄她開心，說要帶她出去吃飯來轉移她的注意力。等把母親哄到沒有脾氣之後，再繼續做自己原本要做的事情，依舊我行我素。「妳生氣的時候我要是再頂嘴多說一句的話，妳肯定就崩潰了。你就只管生氣，反正我是怎麼都不會變的」。這讓母親感慨道，「原來這麼多年的生氣都沒有用，不是我掌控他，而是我被牢牢掌控在他的手掌心裡啊。」

實際上，父親雖然累積出了一套應對母親脾氣的方法，卻並沒有真正理解母親內心在想什麼。他不理解她的憂鬱，總是勸說母親多出去走走，想開一點就好了。因為父親自己沒有過這樣的體會，他覺得所有負向的想法都是自找的，只要努力對外拓展自己的興趣和社交就會變得正向積極，而人也理應追求著這種樂觀開朗的幸福人生。當年母親因為失眠憂鬱而辭職，父親雖然也沒多說什麼，就同意她辭職了。但他心裡始終不理解一個人怎麼好好的就會失眠，在他的生活裡從來沒有失眠這件事，忙碌了一天回家，躺下來就能呼呼大睡。對於後來母親辭職後長期居家，父親也是有些無可奈何，在他經濟最為困難的時候，母親並沒有施以任何經濟上的援手。碩二寒假的某一天（2018年2月），他們又起了衝突，父親希望母親可以不要整天賴在床上無所事事，想讓她找點事情做。母親勃然大怒，覺得父親根本不理解她平日看起來無所事事的背後一直都在思考，並生氣地指責父親的工作和社交都庸俗地讓她想吐，隨後摔門進了房間。事後我分別找父母雙方聊天，試圖緩和他們的矛盾，心裡卻明白，他們真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即使已經一起生活了這麼多年，內心也依舊分別活在兩個各自的世界。

### 無法兩全其美的婚姻

在母親與父親的婚姻關係中，一開始他們的感情也是甜蜜浪漫的。父親的原生家庭氛圍與母親截然不同，他的溫柔善良，善於傾聽和包容，對於從小缺乏關愛和認同、遠離人群的母親來說，是一種充滿親切感的存在，彌補了她以前沒有

得到過的安全感。父親也給了母親一個真正屬於她的家，使得她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人生被安頓。即使後來母親辭職不工作，他也持續給她生活費，從來不限制母親想做的事情，保障了母親的物質生活，以及讓她得以自由地寫作。

但也正是因為父親的成長背景沒有那麼多的創傷，他沒有辦法真正理解母親的憂鬱和痛苦。雖然父親欣賞母親的寫作才華，自己卻從未思考過人存在的意義，也沒有質疑過時代變遷對人的異化，只是順著潮流做著一個普通的勤奮工作、養家糊口的男性，不能在同一個精神層次上和她溝通交流。後來造成父母長期矛盾的導火索，也是源自於父親對於人的輕信，才有了至今未解決的債務問題。這觸及到了母親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懸而未決的經濟壓力成為母親的心病，惶惶不得終日。

在這個過程中，母親的感情觀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從一開始堅定認為婚姻要嫁給愛情，到後來認識到物質和金錢保障對於安穩度日的重要性，情投意合最終也要回歸到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日常生活。唯一不變的是她對感情的堅貞，即使發生過那麼多次的衝突，在許多失意和吵架的時刻說著後悔嫁給父親，她始終還是沒有離開過，磕磕碰碰也走到了今天。到了現在，母親也接受了會繼續和父親相互扶持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盡頭。

#### 第四節 母親與我

記得有次我在家裡的抽屜中無意間翻到母親在懷孕期間寫的日記，上面寫滿了她想要把我培養成什麼樣的人，打算在我出生之後做些什麼。我已經記不得具體的內容，卻記得透過文字感受到滿滿的母愛和對我的殷切期待。而這個假期，我又在母親床底下翻出了許多她以前的作品。意外的發現有許多親子育兒的文章，記錄的都是關於養育我的故事和心得。還有許多刊登在雜誌上的小說，和一些散文隨筆的手稿。以前對她的印象只停留在出版過幾本書，沒想到她的文字是這麼高產的。透過這些文字，感覺又看到了母親的一個更加豐富、充滿感情的面向。

#### 收音機的妙用

翻開母親刊登在育兒雜誌上的文章，收音機的故事多次被反覆提及。在母親養育我長大的過程中，收音機是一個重要的媒介。兩歲的時候，母親把我寄託在外婆家。一天中午，本市電台播送了一篇記者發來的報導，外婆對我說，「快來聽，妳媽媽講話了。」原來母親就是電台裡的新聞記者，據說當時我就驚呆了，乖乖地一動不動坐著聽。從此之後母親就會在電台的「溫馨點歌」欄目裡，像是《魯冰花》、《媽媽的吻》、《花仙子》等傳遞母愛的歌曲。當時母親還在少兒節目裡當嘉賓主持，給小朋友們講故事，很多故事都是她經常和我講的。而我也喜歡上抱著收音機牙牙學語，並且說「媽媽在收音機裡上班」。

發現我愛聽故事，從兩歲的時候起，我每天晚上都要聽母親講故事才能入睡。

晚上臨睡時，我就躺在母親身邊，兩隻眼睛盯著天花板，聽到動人處還會露出會心的微笑。《小兔子乖乖》的故事。幼兒說話喜歡反復，故事也一樣，母親發現這個特點之後就靈機一動，把故事錄在收音機裡，再放出來給我聽，她也省力。在收音機裡聽到母親的聲音，我就停下手裡的「活兒」，一動不動地坐到板凳上聽起來。每過一段時間，我聽膩了之後她就抹掉舊的故事，再灌新的故事進去。有段時間母親工作太忙，乾脆買故事磁帶給我聽，但是意外地我顯得焦躁不安。原來我只認母親的聲音，其他的都不要聽。

於是母親還是堅持自己念故事，她驚奇地發現，我對於故事有著驚人的記憶力。一個故事只要聽了兩三次，我就能記住其中的一些句子，邊玩耍邊自言自語地學著講這些故事。有時候我一時想不起來，母親幫我接著講下去時，我還能糾正一些錯誤。隨著我年紀的增長，故事從《小兔乖乖》，到安徒生童話《灰姑娘》，再到後來的文學名著，《十萬個為什麼》，故事中奇妙的世界漸漸變得複雜，我的知識面也越來越豐富。直到上了小學，我依舊每天晚上都會在繁重的功課之後乖乖躺在床上聽收音機裡的故事入睡。母親也會用故事中的內容來教育我，例如我睡前吵著要她抱，母親就說「小小男子漢的故事，吃飯不要媽媽喂，睡覺不要媽媽抱。」我馬上就安靜下來不吵不鬧了。又例如我想要吃糖果，她就說「記得嗎，甜甜因為吃了好多糖，成了小糖人，差點被大灰狼吃掉了。」我就會開始克制自己，不再吵著要糖吃。

她認為，父母想要當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師，重要的是具備一顆童心，經常揣摩幼兒的心理，藉著幼兒純淨的眼睛看世界。一天吃飯時，我看到窗外建築工地上的起重機，問「這是什麼」，母親說「起重機」。「起重機吃過飯了嗎」，母親靈機一動回答到，「起重機是個愛勞動的好孩子，它還沒吃飯，它一直在工作」。後來每當吃飯時看到起重機，我都重複著這句話，母親又靈機一動對我說，「妳快吃完飯，再端一碗給起重機吃，它工作了一整天，肯定餓壞了」。於是我真的快速吃完飯，要母親盛飯給起重機。母親回答：「起重機還小，妳把玩具小碗小調羹拿來餵它」。我快活地噔噔跑去拿玩具，煞有其事地向著窗外一口一口餵起飯來。

這件事給了母親很大的啟發，從此之後，母親不僅只是念故事書上的故事，還會把我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像說故事一樣信口編出來。夜晚，看見天上的飛機閃著紅燈飛過 母親會趁我一動不動抬頭仰望的時候湊到我耳邊對我說「飛機，你要飛到哪裡去呀？飛機上的燈一閃一閃的，好像在說話。飛機說‘我要飛到上海去，那裡有楊浦大橋，還有東方明珠塔，可神氣啦！’」。在看小時候的錄像時，坐在家門口獨自玩耍的我口中也喃喃自語地重複著「飛機，你要飛到哪裡去呀？……」。一次我們在公園裡看見一隻蜜蜂停在牽牛花上，母親一邊讓我觀察，一邊突發奇想，何不將看到的場景編成童話故事。這對於做文字工作，且有豐富想象力的母親來說並不困難，於是她回家之後就寫了一篇《小蜜蜂與牽牛花》：天黑了，蜜蜂媽媽找不到小蜜蜂，原來是小蜜蜂採蜜時，見牽牛花收攏花瓣，就在牽牛花的花苞裡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覺。

## 新愁舊憾的寄託

在生下我之前，母親就有了失眠的困擾，需要依靠藥物才可以入睡。我出生之後，母親得了產後憂鬱症，容易頭暈、對任何事物都不感興趣，常常莫名其妙就哭泣。生下我之後，母親希望可以母乳餵養，而拒絕了醫生服用安眠藥的要求，在我終於不需要母乳餵養之際，母親的憂鬱狀態已經變得慢性持久。在她跟我描述這個歷程的時候，我會產生一種好像是自己的出現害她變得憂鬱的愧疚感。母親是一個性格內向孤僻的人，在人群中總顯得落落寡合。從我出生開始，她就非常憂愁，很怕把自己這種個性遺傳給我。但在養育我的過程中，她也慢慢變得開朗了一些。因為總有人會來看我，抱我，誇我長得清秀，問長問短，女兒幾歲啦，會不會說話啦，等等。連路上碰到的陌生人都會主動和母親搭話。母親發現養了個女兒有這麼多人來關心，也覺得很自豪，不免喜形於色，話也就說得多了。我被嬌慣地像個小公主似的，而母親想到自己孤寂的童年，就一心希望我能幸福，也就處處順著我的意。從小我的性格就安靜乖巧、性情溫順。看著那時候的錄影帶，母親叫我跳舞表演、躺在她身邊和擺笑臉，我都是乖乖照做，能感受到當時一家三口的生活充滿歡聲笑語的快樂。直到幼兒園畢業為止，母親都覺得養育我是開心的，在她心中我是最優秀最寶貝的孩子。

到了小學我開始進入競爭的環境，在學校的大環境裡面我只是一個普通平庸的學生，沒有特別之處，於是母親就開始焦慮和心裡不舒服。對於自己的一生，她毫無滿意之處，覺得自己沒有達到理想中的成就。從原生家庭逃離，性格已經變得孤僻扭曲；高考失敗，擯棄了應試教育體制；想在報社讓人看見自己寫作的才華，最終忍受不了國企的觀念陳腐和官僚主義而辭職回家。母親不願意回想過去，不想要回顧自己一連串的失敗經驗。她很在意自己有沒有輝煌的成功，因為失敗而憂鬱。在一種沒有走出故鄉的青春時期的夢想破滅中自我折磨地生活。也因此，她期待在我身上將失敗轉為成功。然而高中時期的我成績一落千丈，當時我選擇的是文科，我們學校是全市文科最好的重點班，在這樣大家都拼命努力的環境中，我位於全班倒數的位置。每個早起前往教室早自習的路上，坐在教室奮筆疾書的時刻，我都在思考，為什麼我要學習這些，為什麼一定要以考上好大學為目標，難道人生只有這一件事是有意義的嗎？那種與周圍人格格不入，被隔離的荒謬感總是困擾著我。母親對此很是著急，我們總因為考試成績而吵架。直到看到我大學來到台灣，她一方面擔心我離家遠去的生活會過得如何，一方面又很開心我終於走出溫州這個城市了。考上研究所後，她總是在遐想我未來會去大城市，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作平台。「靠近主流是安全的」，母親說道，她因無路可走才選擇創作<sup>61</sup>，既然我有路可走，為什麼不選擇朝世俗的理想前進呢。我就像是母

<sup>61</sup> 無路可走，是對於通過考試走向上流社會這條路感到絕望。家裡關係不好，外公外婆都是工人，一般的普通百姓，社會地位也不高。母親也沒有數字頭腦，不擅長經商。所幸她從小喜歡文字，想要發揮自己這方面的特長，就走向寫作之路。

親身上的一部分，她的一個影子，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她以前追求成功的樣子。認為我應該往更高的方向走，進入更上流的社會。她人生所有的理想和遺憾，都寄託在我身上，彷彿她可以靠我重生。

### 愛恨糾纏的母女關係

母親對我的愛是毋庸置疑的，她打從我出生起就在我身上灌注了許多的心力。自己編寫故事，用收音機播放給我聽的教育方式，源自於她的文學天賦以及富有童心的想像力，直到現在都讓她引以為豪。她努力想要讓我過得幸福，以彌補自己童年時期沒有從家庭得到足夠關愛的遺憾。同時，母親也寄希望於我完成她追求失敗的理想，進入更高的平台，功成名就。但隨著年紀的增長，我就如同她當年的模樣，既有專業領域的追求抱負，又渴望擁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內心一個超脫世俗標準的角落，保留自我的獨立和自由。這讓母親感到焦慮，她一方面在理智上知道我們是兩個獨立的個體，也想要尊重我的意志。但是另一方面，她對自己追求理想的失敗過度耿耿於懷，在她的內心深處依舊有一種強大的內在驅力，驅使著她無比渴望我能夠填補她的空虛和遺憾。而我，既想要捍衛自己的思想自由，不肯妥協，又不願意看到母親傷心難過，對於自己造成她的痛苦感到愧疚。我們互相愛著對方，卻也深深傷害彼此。雙方都處在複雜糾結、互相矛盾的情緒之中。這份剪不斷的血緣關係，似乎註定會讓這樣的愛與恨繼續糾纏下去。



## 第三章 母女關係：我與母親

本章主要是以我作為女兒的視角，用時間線的方式，來描述我從小到大與母親的關係，並在一些段落穿插母親的視角。有些關係的樣貌從一而終貫穿到現在，有些則隨著我們各自人生階段的變化而改變。過程中也穿插著我自己的故事，或許與母親的經歷相呼應，或許間接地影響了我與母親的關係。另外，我與母親的關係是放置在家庭中的，因此會在最後描述我們整個家庭的互動，我對父母的態度和想法，父親是如何影響我們的母女關係的。

### 第一節 童年時代

#### 緊密相連的母女

事實上，我對於童年在行政學院生活的記憶幾乎一片模糊，唯一能讓我回憶過去的只剩下一卷當時拍攝的錄影帶。在那些片段的影像當中，父親拿著攝影機，我的眼睛總是被電視吸引，母親在一旁不斷叫我跳舞，我就乖乖在床上蹦跳蹦跳地跳著，跟著母親的節拍邊跳邊拍手。那樣簡單的蹦跳完全不能稱之為跳舞，但母親在鏡頭外銀鈴般的笑聲卻充滿了喜悅。有時候母親也會入鏡，她躺在床上，叫我到她身邊來。我一邊扭頭看電視，一邊乖乖地走過去，趴在母親身上，臉貼著她的鼻子。結果被她一把扣住身體，整個人動彈不得，我們就這樣在床上嬉鬧著。還有我坐在家門口的小板凳上，面前有一個鐵臉盆，裡面盛著水，上面浮著一些紅黃藍顏色的玩具。我一邊擺弄著玩具，一邊喃喃自語，說著母親告訴過我的故事，這些故事總是以「媽媽說」為開頭。

從我出生起，我就一直由母乳餵養長大，因此我被養得白白胖胖，肥到母親都抱不動我。三歲前我都沒有生過病，免疫力非常好。相比起我，母親則消瘦許多。直到我開始長出牙齒，會咬痛母親的乳房時，我才被迫斷奶。而母親也要一直要忍受著乳房膨脹的疼痛，等到奶水的分泌慢慢減少。奶奶為此特地從鄉下趕來照顧我，夜晚父母睡在房間，奶奶則陪著我在廚房的床上睡覺。母親刻意把我和她隔離開來，見不到母親，也喝不到母乳，我波濤洶湧的哭聲震動著整棟樓房。真的太渴了，才很不情願地喝幾口奶粉。我與母親幾乎是融為一體的。在母親的形容中，那時候的我很怕生，只要是母親以外的人想要抱我，我便會哇哇大哭，哭聲震耳欲聾，直到母親把我抱回來才消停，搞得大家都很尷尬和掃興。滿周歲的時候父母擺酒席宴請親朋好友，許多人滿懷欣喜地來看望我，但我一見到陌生人就開始哼唧唧地感到不安，母親只好抱著我轉來轉去，一口飯菜都沒有吃到。不僅僅是怕生人，我還很膽小，會在一些奇妙的點上產生恐懼。那時候家中的天花板上還裝著老式的電風扇，三片扇葉嘎吱嘎吱地旋轉聲，總是在半夜引發我尖利的哭聲。母親被我吵得無法入睡，只好抱著我在走廊上走來走去。

還生活在行政學院時，一次母親想要去附近的書店逛逛，便把我留在家，交

代父親要好好看著我，隨後出了門。沒想到我也跟在母親的身後跑了出去，父親當時正看圍棋書看得入迷，根本沒有發現我已經不在房間了。小小的步伐跟不上母親的腳步，出了校門後母親向左轉進入書店，而我則走了相反的方向，一直走到遠處十字路口的天橋上。那座天橋的設計蜿蜒曲折，有許多條岔路通往不同的方向，路線錯綜複雜。因為是交通樞紐，橋底下總是車水馬龍，川流不息。我猜想，對於才兩三歲的小小的我而言，可能像是身處在一個巨大的迷宮中找不到方向，嘈雜的車輛和匆匆路過的行人更讓我感到茫然和無助，那不是我熟悉的母親的懷抱。母親不見了，我在天橋上哇哇大哭，恰巧被鄰居看到，才這樣被抱了回來。每每講起這件事都讓母親感到後怕，萬一那時候抱起我的不是鄰居，而是拐賣兒童的販子該怎麼辦，我就再也回不來了。父親與我對於這件事則根本沒有一點印象，他總是淡淡地笑著，「反正最後找回來了，不就沒事了嘛」，母親則會激動地說「要是真的給人抱走了，看我不打死你！」。

我大概總是跟在母親的身邊。上幼稚園的第一天，母親和父親把我送到幼稚園後，看著我坐在教室裡，圍著桌子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兩個人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溜走了。母親回想起這件事，覺得那時候應該要跟我解釋清楚，傍晚的時候他們會來接我回家，但當時他們不知道與我告別的話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也認為即使跟我解釋我也不會理解，於是就這麼不告而別。傍晚放學了，母親獨自一人來接我。老師對她說起他們走後我折騰得厲害，根本抱不住我，我就像泥鰌一樣從她們懷裡滑下來，整個院子跑著要找爸爸媽媽。當時我跟其他小朋友站在一起，母親在背後叫我的名字，我轉過頭，大喊著「媽媽！」。那像是一種生死重逢的表情，好像很意外會再見到母親，心裡應該是很高興，表面上卻皺著眉頭，一副悲喜交加的樣子。那時我還紅腫著眼睛，加上老師的這番話，也讓母親感到心疼和想哭。這件事讓母親印象深刻，怎麼這麼小的一個孩子會有如此複雜的表情，說是一輩子也忘不掉。

因為幼稚園的班級裡小朋友很多，老師只有兩個人，總是有忙不過來的時候。慢慢地我開始變瘦，開始生病，經常咳嗽、喉嚨紅腫和發燒，一生病母親就帶著我去醫院打針。她認為老師沒有很好地照顧到我，又覺得上幼稚園是我人生必須度過的階段，也沒辦法，還是每天送我去上學。

### 最初記憶<sup>62</sup>

一年之後因為要搬家，我也離開了原本的幼稚園。記得要走的那一天，我跟同班的小朋友們一起拍了一張合照。那天應該是在夏季，濕熱的空氣，陽光燦爛。面對著教室大門，外面有一個很大的鞦韆，我們就站在外面的庭院拍照。似乎也沒有人特別為我送行，與幼稚園的離別就這麼平淡地結束了。印象中是父親來接我，牽著我的手要帶我回家，在他的身邊讓我感到安心（後來證實是

<sup>62</sup> 前兩段記錄於 2018 年 05 月 26 日，與人分享後回家做的筆記，後兩段為 12 月 10 日論文團體時討論之後的補充。

母親來接我的）。說是最初記憶，其實也記得不清不楚，留下來的都是一些模糊曖昧的感覺。

覺得自己在人群中並不會被注意，也不是很重要，可有可無的薄弱存在感。說起來好像一直以來的基調都是這樣的，不斷地重複這種自己並不重要的感覺，可是只要身邊有重要的人就會安心。我並不需要多被大眾認可，只要我在意的人喜歡我，在我身邊就好。

與此同時，重要的人很容易牽動我的情緒，我總是跟著對方的情緒走，在意對方怎麼想。在人群中生活，如果沒有與重要他人的連結的話，我會感到慌張、怯懦、不自信，也沒有辦法好好地表現自己。

關於為何我會把母親記成父親，我想是在描述記憶的當下，我還處在一個跟母親關係疏離、心理上比較傾向靠近父親的狀態，因此下意識覺得自己是跟父親親近的。但實際上早年與我最為親近的人是母親，而母親對我與父親的關係的描述是，因為他整天都在妳眼前出現，算是不陌生的人，妳對他不像對其他人那麼抗拒。

過去住在行政學院的時候，因為房間只有一張床，我只能和父母睡在一起。自從三歲搬到新家之後，我就有了自己的房間，晚上獨自一人睡覺。大概是我睡覺總是會不老實踢被子，有那麼幾次因此得了感冒。母親發現之後，她就在我的被子上縫了好幾顆紐扣。每當我準備睡覺時，她會來親自幫我扣上紐扣，確認我要乖乖地睡覺了才離開。模糊地感覺自己似乎曾經有過抗議，但母親總說：「誰叫妳會亂踢被子，這樣子是為了讓妳不要再感冒」。那些紐扣彷彿被施了一種魔法，就是怎麼也沒辦法解開它。我記得我不斷地在床上扭動，想要掙脫那種被緊緊包裹的不舒服的感覺，但越是努力掙扎越是感到無力。前年一次整理家中舊物的時候，我發現了那條已經泛黃的小被子，看著那幾顆紐扣我哭笑不得。它早已無法再蓋住我長大後的身體，但我卻還記得那種沒有喘息空間的窒息感，和快要哭出來的委屈。她總是這樣，把我包裹的太緊，讓我沒有喘息的空間。

我在想，或許小時候對我而言，母親就是我的整個世界。不習慣與不熟悉的人互動，也沒有想要那些不熟悉的人來關注我，只關注特定的親密的人，這樣的生命基調，從那時候起就已經初見端倪。在書寫早期與母親相處的過程中，我也慢慢能夠體會那種濃厚的親密、溫情和愉悅，以及母親在我長大後對我們關係變化的失落，「妳小時候白白胖胖的，那麼可愛，我說什麼妳就做什麼，可是現在感覺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遠了」。那些都是我在後來與她冰冷緊張的關係中，早就已經遺忘的感覺。這樣看起來，母親從以前就知道應該要訓練我獨立，有些階段是我必須獨自度過的，但是她心裡又沒有完全放心下來，還是想要緊緊抓著我。既在理性上知道我遲早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但在情感上卻視我是她的一部分，依舊不願意放開我。這樣的矛盾一直貫穿在我和她的關係中。

## 「無微不至」的照顧

小時候，她會買書包和衣服給我。似乎直到高中還是大學，那時候已經開始流行網購了，母親也不再去實體店，而都是在淘寶上完成購物。我才對母親說，能不能以後讓我自己買自己的衣服和書包，或者至少她在下單之前給我看一眼，確認過我喜歡再買。在那之前，她總是會自行幫我準備好一切，並未與我商量，而是憑著她自以為的喜好。只要我稍有表達不是很喜歡的樣子，就會看到母親露出失望的表情，這讓我感到愧疚和自責。不想要讓她難過的心情促使我點頭說喜歡，於是學會了假裝迎合她的喜好，即使再怎麼不敢恭維她的審美，也會按捺住心裡的不情願把這些東西帶在身上，只為了不讓母親感到不開心。

當我的頭髮開始慢慢變長，母親會每天早上出門前幫我梳頭髮，綁辮子。她總是非常用力扯著我的頭髮，想要把我的每一根髮絲都梳得整整齊齊，扯得我生疼，感覺整塊頭皮都要被連根拔起。晚上回家，她會讓我在浴室坐好，等著她幫我洗頭髮。或許是對溫度感受的差別，她覺得剛剛好的溫度，對我而言卻是太過炙熱。當滾燙的熱水嘩啦啦灑下來的時候，我總是燙得哇哇大叫，好像頭皮要燒焦了，有時熱水還會流進耳朵和眼睛裡，難受得很。即使跟母親抗議，下一次也依舊是如此，她的習慣大概也很難一時間改變。這種她幫我洗頭梳頭的生活持續了很長時間，似乎直到我高中住校才被迫要自己做這些事。母親並沒怎麼認真教過我要怎麼做，脫離了母親的照顧，我也就敷衍地胡亂瞎弄。我的頭髮總是亂蓬蓬的，隔三差五才洗一次頭，即使綁馬尾也是鬆鬆垮垮。她偶爾看到我邋遢的樣子也會斥責兩句，怎麼那麼不像個女孩子，但除此之外也沒怎麼樣。

上小學後，有一段時間她不知從哪裡弄來了一個煮蛋機，每天的早餐必定會煮兩個水煮蛋，叫我一定要吃下去，說這樣營養才足夠。導致我後來看到那光滑的蛋白，聞到那味道就感到非常惡心和想吐。好像對於食物，尤其是一些健康，對身體有好處的食物，她總是會買很大量，想盡辦法讓我吃下去。我不愛吃蔬菜，後來因為在外上學，平日她管不到我的飲食，只要我難得回家，餐桌上就會出現一大碗的小白菜，她會要求我必須一個人吃完這一整碗，不可以剩下。大部分時候，餐桌上的菜色總是那幾樣，母親會抱怨買來買去也不知道要買什麼。我喜愛吃魚，有時候那一整週的餐桌上就每天都會出現魚。一開始自然是欣喜的，但吃到後來就會有些膩味，甚至又看到魚就覺得一陣暈眩。偶爾，她也會意識到要換一些花樣。母親剛辭職不久之後的一段時間，好像是迷上了電視的美食節目，因為有比較多空閒的時間，也會搗騰一些新的食譜，但最後都會變成詭異的暗黑料理，像是把兩種口味完全天差地別的水果攪和在一起打成果汁之類的。更可怕的事情是她都會帶著新發明的喜悅之情，殷切地向我展示她的成果。我只好哭笑不得地強忍著胃的不適，強迫自己吃下去，邊稱讚她的創意，看她像小孩子般興奮的表情，默默在心裡歎氣。

母親的高興與否總是那麼牽動我的神經，有一點點變化就使我緊張。其實我

認為母親是知道我那些小心思的，如同我敏感於她的情緒一樣，她也是一個敏銳的人，總能戳破我那些勉為其難說喜歡的時刻。那些在日常相處中隱晦幽微的互相覺察，使得我們的情緒常常緊密交織在一起，為日後不知道哪時會爆發的矛盾衝突的張力埋下導火索。

### 敏感於母親的情緒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自己人生起點的回憶都是從父母在地板上扭打一個下午的那個畫面開始的。但實際上，似乎在更早的時候，我就已經敏感到母親性格中很容易因為一點點的小事而情緒化和暴躁的一面，那總是讓我擔驚受怕。讀小學時，我有時候放學會去母親工作的報社，她的辦公室在一棟很高的辦公大樓中，那個地方給我的感覺並不像在行政學院那樣開心和自由，更多的是沉悶、緊張和壓抑，而我也直覺地感受到母親在這個地方並不快樂。一次我看到她和一個我不認識的男人有些爭執和衝突，隨後母親哭了起來，氣氛尷尬到像是整個辦公室的空氣都凝固了。那時我在一旁寫作業，不敢多說一句話，只能埋頭假裝認真看書寫作，心裡卻不知所措，想要安撫母親也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還有一次是在父親的辦公室，她似乎是與要合作出書的出版社吵架，那時候他們與出版社的溝通用的是父親桌上的座機。鈴聲不斷響起，母親拿起話筒就啪地掛斷，或者乾脆直接按拒接。循環好幾次之後父親說不要這樣，也許會有別的電話打進來，有公事要找他。但母親毫無不理會，執拗地說「我就是要這樣」。<sup>63</sup>她總是這樣，發起脾氣來就什麼都不管不顧，也不會想到這樣做是否可能影響別人的觀感。有時父親因為工作應酬晚歸，母親大發雷霆，逼著父親打電話給他的同事，證明他們的確一起在飯桌上。電話接通後母親依舊用難聽的話語責罵父親，把那位同事晾在一邊，我在門邊偷看著，覺得她那樣做讓父親很難堪。

### 無憂無慮的自在

那時沒有花花綠綠的零食，我們去校門口買紅顏料染成的糖水喝，買黃顏料染成的醬菜頭吃，兩分錢可買兩口袋爆米花，教室是木頭危樓，男同學像猴子一樣抱著柱子爬上二樓，音樂課唱的歌是把南瓜送給紅軍，我們在教室外邊的一片地裡種捲心菜，「四人幫」粉碎時我們上街遊行…二十多年前我們在一起學習毛主席教導，玩沙袋玩彈弓…<sup>64</sup>

相比起母親乏善可陳的童年，我的童年可以說豐富多彩許多。上課的時候，會有人偷偷把從學校旁邊的零食店買的小浣熊乾脆面分給我，我藏在課桌裡面，趁老師不注意趕緊抓一把塞進嘴裡。到了午餐時間，學校時而會分發豆奶，通常

<sup>63</sup> 母親在跟我聊債務時，也補充了這件事的脈絡：「出版那件事，是因為我們拿到了一個假的書號，後來書沒辦法出版。爸爸本來想就這麼算了，但我覺得不行，後來我採取了一個極端的手段，打電話去一個部門投訴，那個人害怕之後就還了我們一萬塊，才算沒有損失什麼。」

<sup>64</sup> 母親記錄於 2003 年 06 月 08 日的一次小學同學會後

都是紫色的包裝袋，偶爾會出現一包紅色包裝袋，草莓口味的豆奶，大家都爭相搶著要喝。放學後，從校門口出來有一個小花壇，灌木叢中長著一種類似四葉草的植物，我們會剝去它的莖，只剩下一條細絲，比賽誰能夠勾掉對方的葉子。從花壇出來，沿路都是老舊的居民住宅，不遠處有一顆大榕樹，樹蔭下依偎建了一個小賣部，一角錢就能買到一顆可樂糖。走一段路後的轉角，就是母親工作的報社，再過一條馬路，不遠處就是父親工作的行政學院。那時候我有一個好朋友，是父親同事的女兒，我們從幼稚園到國小都是同班同學。大概三年級之後，又有另外一個女生加入了我們。放學之後我們有時會一起走到行政學院，玩上一陣子再回家。行政學院的操場上種了一排五顏六色的花，在裡面有一條可以坐著休息的長廊，頂上藤蔓肆意蔓延和生長著。正中間有一顆松樹，我們喜歡爬上去，在上面互相追逐，被樹枝扎到也還是樂此不疲。操場的後面是行政大樓，一樓是一個寬敞的空間，兩側有滑梯。我們在那兒打羽毛球，累了就放下球拍去溜滑梯。傍晚的時候附近的浴室會飄著沐浴露的香味，那是我童年時期非常喜歡，覺得柔和又舒服的味道。行政大樓的後面有一條羊腸小徑，像是一個後花園，面對著小河放著鞦韆。有時候我們也會跑來這裡蕩鞦韆，看著運貨的船隻經過，划槳的船夫和船上的人們說笑，以及河對岸的人們洗衣做飯的場景。

除了平日放學在校園外和行政學院的嬉鬧，假日我也會去上興趣班。一開始是學習電子琴，家裡為此買了一台琴放在客廳，讓我可以上完課回家練習。後來我又學了國際象棋和乒乓球，直到上了國中，父親有時候都會陪我下幾盤棋，或是到樓下棋牌室的乒乓球桌與我切磋幾局。我還學了鉛筆寫生，據母親說，我因為怎麼也不習慣畫出物品的影子，最後賴皮不肯去而不了了之。

那也是一個互聯網開始發達，以及大量日本動漫被電視台引進的時代。母親深知我們這一代是成長在網絡和電視機前的小孩，也感覺到學校的知識、老師的教導和父母的嘮叨無法與這花花綠綠的世界爭奪自己的孩子。她在書中寫道：「跟同齡孩子相比，她是一個懂得克制的乖孩子。平時一放學，總是急著要趕回家，不是為了做作業，而是為了趕上她心愛的電視動畫片。可她心裡明白必須做作業，於是她不得不邊寫寫算算，邊把眼睛向電視機一瞄一瞄。看著她這副心神不定的樣子，我不知道該生氣還是該憐憫。」「乖」一直都是父母最常使用的，形容我小時候模樣的詞彙。即使沒有父母和老師的監督，我也懂得自我要求，就算學習到很晚也要把作業寫完才肯睡覺，書桌上的小檯燈散發著橘黃色的燈光，陪伴著我學習。母親有時候還會給我指導功課，教我不會做的題目。或許是因為我的自覺，母親沒有過度緊盯我的功課成績，也不會嚴格限制我玩耍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看喜歡的電視節目和動漫，後來家裡還有DVD機，母親會給我買全套動畫片的光碟，一堆一堆的，放在電視下的櫃子裡面。這樣即使電視沒有在播，我也隨時可以挑選自己想看的動畫片看。

「每個星期到了雙休日，家裡就亂了套。今天女兒看書、畫畫、看片子、擺弄玩具，把畫報一本本在地板上攤開，把玩具一件件在地板上擺開，碟片散落開

來，紙片到處亂飛，甚至把我的被窩踩得臭烘烘。而我，在靜靜喝茶、看書、寫作。丈夫上網、看電視、睡覺。我們家是「無為而治」，各玩各的，互不干涉。」<sup>65</sup>這是我們家某種典型的家庭圖像 各自沉浸在各自的世界裡面 做著自己的事情，直到現在也依舊如此。印象中那時候即使是一個看電視或玩耍都不會覺得孤獨。還記得有一陣子同儕之間突然流行起比賽轉陀螺，我也買了幾個回家，一個人坐在客廳的地板上，拿著剪刀剪去陀螺的邊，研究要怎麼樣才能轉得更穩更久。母親就在旁邊的廚房準備晚餐，一切都很怡然自得。

不過我並不總是自己一個人在家玩耍，我的表妹也是我生活一個重要的玩伴。她與我年齡相仿，兩家的距離只有走路一兩分鐘的路程，母親和小姨又算關係親密，自然我們有許多的時間玩在一起。那時我們兩家都已經裝上了臺式電腦，對於那些如今看起來簡陋的網頁遊戲，當年我們卻是玩得樂此不疲。格鬥競技、少女換裝、智力推理、還有泡泡堂連連看等等的遊戲，都被我們翻來覆去玩了個遍。一起看完某一部動漫之後，我們還會買相關的周邊，《百變小櫻》的魔術卡，《數碼寶貝》的數碼機，《四驅兄弟》的賽車，讓動漫中的世界在我們的生活延續下去。甚至，我們會發明屬於我們兩個人的獨特的遊戲方式，那時我們各自有一些毛絨玩偶，兩隻棉布海豚，黃色的歸她，紫色的歸我；兩隻黃毛鴨子，一顆眼珠子掉了的歸我，完好的那隻歸她；我們藉此玩著角色扮演，編劇情故事來演戲。還有在客廳的地板上佈滿各種小玩具，我們倆站在沙發上，假裝用跳繩的繩子來「釣魚」，只要能用繩子把玩具勾到沙發旁邊就算勝利。母親看到我們開心地玩在一起自然也是高興的，那似乎延續了她和她姊妹一起成長的情誼。比起她們小時候只能翻來覆去地數著幾顆紐扣，我們成長的時代已經是物質極度豐裕，經濟快速增長，所擁有的玩具，能接觸到的資訊，都遠比她們那時候更多姿多彩。看著我們玩耍，也讓她重新體會到孩童的快樂和單純。

「孩子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大人之間的競爭，強迫孩子去學這學那，弄得孩子蔫蔫巴巴的，那不好。尊重生命本來的樣子，順著生命自然的流程，我想以這種方式養育女兒成長。」這是母親在那時候的教育理念，在人的童年時代要保護孩童的童真和天性。在後來跟同學和朋友交流的過程中，我才意識到跟大多數嚴格管制遊戲和玩耍時間，或是要求孩子一定要做得優秀或達到某些標準的父母相比，她的確是非常寬鬆和放任我的，也沒有對我有太多的要求。小學大概三四年級後，母親已經辭職在家。與母親聊起她那時候的心情<sup>66</sup>，其實她已經有些矛盾的心態在心裡萌芽了。對社會心灰意冷的母親覺得自己的人生不太有什麼更多發展的可能，她便寄希望於我，想要把我培養的優秀。但又認為我還是個孩子，不會理解大人在想什麼，也就放任我自由玩耍了。

是她給了我一個自由自在的空間，和無憂無慮的童年。

<sup>65</sup> 母親在她的書中描寫我們家庭生活的一段話，寫於 2003 年 03 月 16 日。

<sup>66</sup> 口試完後聽母親的回應，與母親聊她在我求學階段的心理狀態，下文中關於母親那時候的心理皆為母親回應後的補充。

上了國中之後，學校就在家附近，只有走路十分鐘左右的距離。國小時的兩位玩伴分別上了不同的學校，我也進入了這所國中的重點班。我們不再能夠像以前一樣，放學了就一起去行政學院玩耍。因為課業的壓力，我也慢慢不再去上興趣班。要適應不熟悉的新環境，對內向和慢熱的我來說是一件煎熬的事情。也是那時候開始，父母的爭執和衝突日益激烈。快樂的童年時代結束了，進入國中的我愈發沉默寡言和孤僻，整天都沉浸自己的世界裡。

## 第二節 沉默寡言的國中

### 被霸凌的她，被牽扯的我

國中的時候，我們班上有一個被全班霸凌的女生。她的體態肥胖，不知道為何給人一種骯髒不衛生的感覺，面對衝突時脾氣也很火爆。久而久之，大家都開始排擠她。一次體育課全班排隊站著，她撿到十塊錢，晃著紙幣問這錢是誰的，馬上在她身邊的一票人立馬逃得遠遠的，彷彿她是一個瘟神，她碰過的東西就非常骯髒。平時走路不小心碰到她的書桌就會馬上跳開，拿她的作業本也只會用兩隻手指捏著邊邊的角落。男生們總是和她吵架，到現在還記得一次放學打掃時她拿著掃帚追著男生跑，一面咒罵他的畫面。女生們則相對比較溫和，不會與她有那麼激烈的衝突，卻也沒有人願意跟她做朋友，也沒有人會跳出來幫她說話。

那時候的我在班上沉默寡言，也沒有什麼整天膩在一起的朋友，平時總是一個人安靜地坐在位置上，在人群當中毫無存在感。但對於別人的搭話和靠近，我心裡是並不抗拒的。只有我對她像對其他同學一樣，照常地和她說話，也不會排斥她碰過的東西。我並非想要站在她那一邊，只是覺得沒有必要對她懷著如此的惡意。或許是因為我這麼做讓不被別人搭理的她感受到了善意，她也樂於對我笑，或是親切地和我說話。時間一久，大家似乎都認為我跟她是要好的，言語之間總是有意無意調侃我們的「好」關係。雖然他們對我並沒有惡意，也沒有跟著排擠我，但卻讓我感到心裡悶悶不樂，那言語之間好像有某種隱含的貶義。

有一次的手作課，老師要我們分組做花燈。或許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朋友，忘記是她找我還是老師安排，總之我被分到和她一組。週末我到她家，和她做了一個下午。她其實是個挺心靈手巧的女生，跟笨手笨腳的我不同。她給出了做荷花的設計，我們一起在紙上塗粉紅色的顏料之後，她用鋼絲把紙繞出一個荷花的形狀，又在裡面裝了燈泡。上台發表的時候，她按下開關的那一瞬間，透著粉紅色光暈的荷花讓我覺得很美。可因為是她在台上的關係，台下沒有人鼓掌，只有一片唏噓。

那時候她最常與她同桌的男生起衝突，動不動就要打起來，讓班主任很是頭疼。因為我個性安靜溫和，又看起來和她關係不錯，於是被班主任看上，被安排坐在他們中間，調節他們兩人的關係。我心裡並不情願，卻不知道該怎麼拒絕。

那是個聰明的男生，數學非常好，性情卻很暴躁，總是在課上和老師抬槓，也不聽任何人的話。一次我不小心踩到他，他立馬惡狠狠地回踩了我一腳。那一腳很重，痛得我差點喊出來，接下來的一節課我整個人嚇得縮在一邊，生怕不小心又惹到他。我對這個男生感到害怕，與他的對話也屈指可數。唯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實驗室，他對我說「妳真的很倔」，也不知道為何他會說這句話，卻準確地形容了我的個性。坐在他們之間實在是很煎熬，尤其是夾在中間聽他們激烈的爭吵聲，會讓我想起父母的樣子。自從我上了國中，父母的爭執愈來愈頻繁，即便已經躲在房間，母親破口大罵的咆哮還是會穿透牆壁轟炸我的耳朵。我只好鑽進被窩，不停地發抖和流淚，在快要枯乾眼淚的疲憊伴隨下入睡。那時候開始我就非常害怕看到別人吵架，但我並沒有制止他們的勇氣，甚至一句話都不敢說。只是在我的內心的小劇場中，我總是抱著頭，蜷縮在角落，不停地在心裡說「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

面對全班的排擠和霸凌，這個女生總是表現出一副很彪悍的樣子，但也並非時刻都是如此，她也有委屈脆弱的一面。一次忘記是因為什麼事，她被欺負後趴在桌子上哭，一開始沒有人理會她，她只是小小聲地啜泣。後來有兩個善良的女生去安慰她，她突然一下子爆發，哭得好大聲，引起了全班的注意。周圍開始有窸窣地竊竊私語聲，似乎有人皺眉頭，眼神嫌棄，說著「看，她又哭了」。我在那時候隱約地明白了一件事，原來委屈的時候被溫暖反而會更難過，讓所有本被收斂好的情緒一下子傾瀉而出。那種感覺像是一個人在沙漠中撐著走了好久的路，路上遇到任何困難都必須自己面對和走過，好不容易到達綠洲之後，終於被人善待時，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被釋放了出來。她必須用彪悍的表象來掩蓋內心的傷痕，這裡沒有人會站在她這一邊，唯有這樣才能保護好自己，不至於崩潰。

我看著她哭，旁邊的女生在一旁安慰她，她們應該離我並不遠，可是我卻覺得我們隔著好遙遠的距離。沒有人會來安慰我，因為沒有人知道我也很痛苦。我不會像她那樣，哭得如此大聲，所以沒有人會注意到我。我必須要收好自己的情緒，因為就算我傷心流淚，也不會有人知道我在難過什麼，連一個正當的哭的理由都沒有。似乎痛苦必須要有一個可見的傷口，才有可能被人安慰。儘管我不是這場霸凌的親歷者，但我卻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大家對她的排擠和嫌棄，彷彿自己也跟著她一起承受了這些惡意，掉進了她的狀態裡面，感受到不舒服。另一方面，這種暫時的溫暖和安慰在我看來也是無濟於事的，畢竟她也不會因為稍微被安慰一下之後就不再被霸凌。

那三年的回憶於我而言是難以言說的苦悶，這些情緒一直都只埋藏在我自己的心裡，也沒有對母親和其他任何人說過。好久好久之後，有一天我終於鼓起勇氣去找班主任，哭著說我不想再坐那個位置了，可不可以把我換走。我從她身邊逃開了，我無法面對她對我的好感，無法回應她對我說的「妳笑起來的樣子真的很好看」。雖然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卻連著我也一起陪她受害，讓我沒有辦法喜歡她，也沒有辦法再像以前一樣溫和地對待她，只想躲得越遠越好。但比起她，

我更厭惡那些無所作為的同學，是他們的沉默助長了霸凌她的氛圍，他們一定不會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任何的問題，因為他們體會不到他們無心的舉動會給人造成多大的傷害。那種平庸的邪惡，令人噁心地想要作嘔。

### 沉默，卻是敞開的狀態

這件事情對於我的國中三年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讓本就性格沉默內向的我更不知道如何融入人群，而其他的記憶則都瑣碎和稀薄。印象中我是一個非常孤僻的人，幾乎不會主動和人說話。一聽到有集體活動我就開始緊張，課堂報告或是體育課需要分組的時候會讓我很尷尬，並不是別人要排擠我，而是大家都早已有了自己的小圈子，而我只好硬著頭皮面對落單的處境。每個週日晚上，想到隔天要回學校了就會覺得心裡很慌，在家的週末是自在的，可是又要回到同學之中讓人焦慮。看著別人都能和三五好友開心地說笑聊天，說心裡不羨慕也是騙人的，但卻始終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跟人建立連結。

不過後來還是會有那麼兩個女生喜歡來找我吐苦水，抱怨各種各樣的事情，用其中一個女生的形容來說是「只有我能安靜聽她發牢騷」，在那個時候這樣的話似乎讓我覺得自己還是有點存在的價值感的。我的話總是不多，也很少透露和分享自己的狀態，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她們在滔滔不絕地說她們自己的事。但在我的内心深處，我不認為這些人是我真的深入交心的朋友。這樣的狀況到了大學之後依舊是如此，我習慣於站在傾聽別人的位置，卻比較少講起自己。不少人回饋說覺得他們能夠信任我，跟我講自己的事情會感到安心和舒服。研究所的一個朋友形容我這種狀態為「不太主動，但不是拒絕的狀態，而是打開的狀態。看起來封閉自己很孤僻，但是內在是尋求啟發、照顧和連結的」，算是頗為貼切的。<sup>67</sup>

### 與母親的互動

母親不讓我放學在外面逗留太久，假日也不能出去玩，她也不喜歡家裡有別人在，所以我幾乎從沒帶過同學來家裡。當時我也沒有什麼意見，畢竟是個孤僻沒有朋友的人，通常買個零食就徑直地回家了。說起零食，就需要提一下關於對食物的口腹之慾帶給我的幸福感。校門口前的小攤販會買雞柳，裝在一個小小的紙袋中，倒上一些辣粉，插上竹籤，我都會買上一袋邊回家邊在路上吃完。豬肉和澱粉裹在一起的瘦肉丸<sup>68</sup>，灑上紫菜和蝦皮，端上熱騰騰的一碗。在家的時候我想到要吃什麼就會馬上告訴母親，有時會引起母親的不滿，覺得我總是提一些她沒辦法立刻滿足的要求。飢餓讓我難以忍受，吃東西這件事的慾望似乎是沒有辦法延宕的，食物的辛辣或是濃重的口味帶來的感官刺激也很重要。<sup>69</sup>更延伸來說，

<sup>67</sup> 母親說：「我也跟你一樣看上去處於封閉狀態，但是我內在也是封閉的，這就是我跟你不一樣的地方。」

<sup>68</sup> 溫州特色的小吃

<sup>69</sup> 母親說：「感覺一個人在群體中感到孤獨或是不滿足的時候，就會想吃東西來填補內心的空虛或

似乎慾望在我這裡總想要得到立即性的滿足，而也只有大量的刺激，才比較能讓我有滿足感。

回到家吃飯的時候，母親有時會把飯菜端到我電腦前，我一邊入迷地盯著熒幕一邊趴兩口飯，經常吃到飯菜都涼掉。有時她懶得燒飯，便給我幾十塊錢讓我自己出去吃肯德基或是豪客來牛排。在當時能吃到薯條漢堡或是牛排似乎對一個初中生來說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也樂於一個人坐在豪客來的餐館裡面，昏暗中配著蠟燭的光亮，像是一場燭光晚餐，拿著刀叉慢慢咀嚼食物，邊吃邊思考事情。相比起在學校裡和大家一起坐在班上吃飯，聽著大家聊天自己卻只能默默低頭的尷尬，一個人吃飯時能思考或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更讓我覺得自在。偶爾我會在中午回家吃飯，下午上課前再次背著書包前往學校。記得有段時間對於宇宙啊天體星系之類的很感興趣，中午在家研究，直到走在學校的路上腦海中還是浮現銀河星星點點廣闊的樣貌。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獨自走在路上的我思考著喜歡的事情，愉快地覺得陽光似乎也灑進了心裡。

印象中並不太有母親管我成績的記憶，但卻不知道為什麼還記得有次考試考差了，母親大概是覺得我那陣子太沉迷於玩電腦，於是大發雷霆地把我罵哭了。後來她還自己上網找題目給我出了一張考卷，但題目太難，考卷改出來的時候我只有 60 分，我戰戰兢兢地看著母親，她的臉色就這麼難看了一個下午。但儘管有這個讓人害怕的記憶，母親大部分時間還是很為我的學業出力，在我身邊陪著我的。中考要考體育，我的體育成績又一直都很糟糕，她會陪我在樓下公園練習跳繩、跑步和立定跳遠。還有一次化學課做實驗要買豬心，也是母親帶著我去菜市場買的。中考前有一個忘記是什麼的實踐項目，會把大家帶到一個地方，有磚塊打起來的灶台讓我們做菜，做完還有老師來評分。我完全沒有任何廚藝經驗，臨時地讓母親叫我如何燒蝦，那是我第一次和母親兩個人在廚房裡面搗鼓，她讓我拿著罐子，我面對在鍋裡活蹦亂跳的蝦和滋滋的冒油聲卻緊張地想逃跑。

當我還混沌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時，母親內心的矛盾也正在慢慢發酵。當時我讀的是我們當地最好的學校，離我家最近的校區的重點班，是父親花了不少錢讓我進去的。一天之中的生活早已被學校排的滿滿當當，各科的老師都不管別的老師佈置了多少作業，也不管學生總共能夠承受多少，只管在自己的科目上瘋狂地加作業量。看著我很多時候晚上都寫作業寫到十一點多，母親還憤慨地罵學校，罵老師都不會體諒學生的辛苦。她心裡是可憐我的，覺得如果是她要過這樣的生活她不願意。剛好我的成績都還能夠維持在中等左右，母親就想能跟得住平均水平就好了，學校已經管那麼多了，父母就不用再多管什麼了。開家長會也都是母親去的，坐在教室裡，母親感覺到其他家長都在心裡暗暗競爭，她感到有些不屑，「他們的脖子都伸得跟鴨子一樣，我很看不起他們，他們不明智，把子女壓迫得那麼厲害」。母親自己就是從競爭的環境中走過來的，她也很不願意我走她過去的

---

是不安全感。」

路。可她又會在心裡咬牙切齒地說，「看誰笑到最後」。母親還是對我有所期待的，覺得我只是沒有釋放自己的能力，還不著急。她一方面有著競爭的心理，但又不想要強迫我，幸好我的成績還過得去，這三年也算是比較和平地度過了。

### 對環境的敏感與躁動

樓下公園撲鼻的桂花樹的香味，逐漸蕭瑟的落葉，天氣轉涼時家裡地板上佈滿的小蟲子，清涼的夜晚在陽台上仰頭看到的一輪圓月，夏天的蟬鳴。我的腦海中總是充斥著這些氣味、聲音、圖像，還有處在那個意境下自己對此的感受。不知為何的，這些細微的瞬間似乎沒有從我腦中滑過，而是時不時都會在相似的感受再次來臨時被喚醒。<sup>70</sup>

在學校的時候，儘管我不怎麼說話，但是我的雷達好像時刻都開著，記錄著左右鄰里同學的一舉一動。很多他們提及過的小細節我都會記在心上，例如一個女生無意間講過她的生日，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再提到時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連對方都很訝異我怎麼會知道。大概是那種感受的雷達全開，和時刻腦袋裡都裝著不同的事情在思考的狀態，讓我覺得好像一口瀕臨爆炸的高壓鍋。<sup>71</sup>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無法接受任何嘈雜的環境，只要一有聲音我整個人就脾氣非常暴躁。一次在車裡聽母親和她的姊妹們七嘴八舌，又是一個完全密閉的空間，讓我有想要馬上跳車衝出這個空間的衝動。母親好像並不理解我到底在焦躁什麼，其實連我自己也說不出清楚，那時候的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 萌芽：產生對人的興趣

平日的晚上和假日，我通常都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沉浸在日本動漫的世界。日本文化對我的影響，從那時候開始就已經慢慢累積和沉澱，後來又引發我喜歡上了日劇、日語歌曲和日本文學作品。故事中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羈絆和情誼，對信仰和夥伴的守護，細膩幽微的感情，以小見大的極致，對日常生活瑣碎的細緻描繪，在體面外表下展現人性陰暗和壓抑面的反差，這大抵是那時候日本的作品給我留下的印象。母親也和我一樣喜歡日本的文化，手機裡播的最多便是山口百惠的歌，後來她又喜歡上了禪宗。我們母女也算是在興趣愛好上有了小小的共鳴。

那時候還流行百度貼吧，除了看動漫之餘，我也常常在貼吧上閒逛，其中最愛看的就是長篇的劇情感想和人物解析，或是一些寫手寫的同人文。在花大量時間浸泡在這些虛構的故事中的時候，隱約模糊地感覺到自己其實是很喜歡關於人的故事的，人的愛恨情仇，各種關係的感情樣貌讓我尤為感興趣。另外，我還有

<sup>70</sup> 母親說：「這就是禪宗的禪啊，人在環境當中會有一種難以言說又細微的感受。完全是孤獨的個人的體驗。我上學那時候也有這種強烈的體驗，很難跟別人說，但自己又感覺很強烈的幽微的詩意。你讀了中國古典哲學之後，就會知道這是禪宗。會從外在的吵鬧喧囂暫時逃離開來，時空都開拓了，這是沒法言說的個人體驗。」

<sup>71</sup> 母親說：「其實我也有過這種感覺，這是找不到對外宣洩的出口，你是敞開接受外面的訊息。但我是向內的，把所有的感受都裝在內心，使得內心的壓力增大，後來就變得憂鬱了。」

一個愛好是看推理小說，那個揭開謎底的過程，還有在案件進展中對人性的探索讓我著迷，尤其是東野圭吾的書，還會夢想著自己以後能夠當一個偵探。我也喜歡看別人的博客，觀察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思想，彷彿可以透過這些文字窺探他人的内心世界。好像在觀看的過程中，我也與別人產生了連結，而不是自己一個人孤單地存在，我靠著這種方式來填補人際來往的空白。<sup>72</sup>

或許，對於人的興趣就是在那時候開始萌芽的，也可能是某種我日後對心理學產生執著的開端。

### 第三節 自我意識啟蒙的高中

#### 壓抑窒息的教育體制

我的高中是全市排名第二、全封閉式的寄宿學校，從這時候開始我過上了住校的集體生活，只有週末才會回家。非常看重升學率，每次月考都會排名。平日禁止隨意進出學校，就連偶爾偷偷點個外賣，在學校一個角落的縫隙與外賣小哥接應，都會有老師不時出現在那裡檢查。放眼望去，都是整齊劃一、灰蒙蒙的教學樓和宿舍樓。每天都過著嚴格按表操課的時間安排生活，早晨六點半早自習，七點十分晨跑，上一整天的課，晚上六點半晚自習，十點鐘就寢。熄燈之後，宿管阿姨會打著手電筒查房，看有沒有人偷用手機或是在睡覺時間說話。

這一成不變的生活，讓人感到乏味。高一的一次午休，藍色的落地窗簾隨著風的吹拂微微地被掀起，午後的陽光灑落在地板上。房間一片靜謐，大家都在睡覺休息，或是做自己的事。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的腦海中卻突然油然而生了一種感覺：好無聊。我厭倦了在這裡的生活，想要離開這裡的一切，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開始。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有如此強烈的，渴望逃離的衝動，這樣的心情，在往後的日子也總是不斷地在重複上演著。<sup>73</sup>

但日子還是得繼續過。接近高一尾聲的時候，我們要選擇接下來分班要讀理科還是文科。物理化學我幾乎都看不懂，考試成績都徘徊在及格邊緣，於是理所當然地選擇了文科，父母也都是文科出身的，對此沒有什麼意見。但對於教科書，我總是喜歡不起來。我是喜歡歷史的，也許是受到學歷史的父親的熏陶，國中時期我就看完了厚厚的《明朝那些事兒》，反覆讀了幾遍，整日整夜坐在電腦面前廢寢忘食地讀。王朝更迭、權利鬥爭背後的複雜人性，以及黑暗殘酷的宮廷生活中不時流露出的質樸善良，作者對歷史人物深入的故事描寫和性格刻畫，這些都深深吸引著我。相比起來，歷史教科書上對歷史呆板無趣的輕描淡寫，對意義和影

<sup>72</sup> 母親說：「這跟我是很像的，但不一樣的是，我後來就產生了寫小說的衝動。我也是在心裡看著別人與別人之間的連結，我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後來我即使自己在家裡，我也寫得出小說，把人與人的關係加以戲劇化，跟導演電影很像。」

<sup>73</sup> 母親說：「這種感覺我其實也有，在高中那種高壓的狀態下，人被異化了，人所想所思考的不是他內心深處自然流露的東西，而是外在的教科書塞給你的東西。」

響的標準化定義，讓人絲毫沒有消化這些知識的慾望。對於地理，我能夠講出許多國家的首都名字，也喜歡瞭解各個地方和國家的風土民情，可惜當年的地理並不重視這些。即使是語文的閱讀理解，申論題，都有著某種標準答案，所有的對事物的理解都被簡化，以及帶有升學主義的色彩。<sup>74</sup>

高二進入文科班之後，我跟幾個好朋友之間的關係接二連三走向破裂，成績也在那時候開始一落千丈，慢慢變得一直徘徊在班上倒數五名內的位置。母親對此很是著急，我們總因為考試成績而吵架。母親回憶起當時的一次家長會，成績單發下來，我的成績顯示是班上的倒數第二名。許多家長都在，母親坐在位子上，覺得自己毫無臉面。這個時候的母親，內心的矛盾衝突已經上升到了極點。當她因為成績而罵我的時候，她自己的心也在淌血。當然母親內在心情的波動起伏，那時的我是完全不知情的。因為平日都住校，週末回家也都忙於功課，以往假期會有的出門旅行也都取消了，我跟父母幾乎處於沒有交流的狀態。僅有的交流大概就是在餐桌上，她會問我的朋友考了多少分，叫我要跟成績好的同學交朋友。她眼中只有成績、成績、成績！這讓我反感和對她非常地不耐煩。成績有那麼重要到足以定義一個人的好壞和價值嗎？記得一次與朋友決裂，回家後，在餐桌上的我沉默不語，飯吃不到一半，眼淚就開始慢慢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母親看到我這副模樣，突然發怒拍桌，質問我成績的排名都已經是班上墊底了，現在連飯都好好吃，到底想要怎麼樣。我跑回房間，砰地一聲關上門，所有的委屈和難過卡在喉嚨裡卻沒法向任何人吐露。那種絕望，不只是因為關係斷裂的痛苦，也因為母親不僅沒有看見我的痛苦，反而站在對立面狠狠地責怪我渾渾噩噩的樣子。

另外，那個時候班上發生的一些事情，更加加深了我對成績好這件事的重要性的懷疑。記得那是一個成績不錯的女生，學習很用功，看到她的時候永遠都是她坐在位子上讀書寫作業。但她並不怎麼搭理別人，看起來也沒有什麼朋友。她留著一頭短髮，聽說她的髮型跟她那個讀博士的媽媽一樣。她的媽媽對她非常照顧，甚至會親自來宿舍，幫她換洗床單和衣服，料理她的生活起居，以保障她可以專心地讀書。好像除了讀書以外，沒有任何事情是她關心的。有一天晚自習，班主任突然進教室把全班給罵了一頓，大家都覺得她罵得莫名其妙。那時候班上流傳著一本本子，每個人都可以把今天班上發生的事情或是想說的話寫在上面。那天晚上大家紛紛寫了對班主任的訓斥感到不理解的言論，她突然跳出來幫老師說話，並且對大家感到很氣憤，也忘了她具體寫的是什麼，但後續有人在本子上回應她的留言，覺得她沒有理解到大家的心情，並且她的話語有些傷人和不近人情。這些種種細碎的聽聞和那個晚上的事情，都給我留下了一個印象，一個人即使讀書成績再好，但是連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人際關係相處都沒辦法做好的人，那也只是會死讀書而已，未來進入社會受到的挫折反而更大。

自然，我也不是對成績不好這件事毫無焦慮，但就是怎麼也沒辦法靜下心來

<sup>74</sup> 母親說：「對這些知識，我們本身是沒有慾望去消化的，只是為了考試嘛。但真正心裡青春的懵懂思想，是沒人可說的。我的高中生活跟你一模一樣，也不想過那樣的生活，但也沒辦法。」

真的好好專心唸書，也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越是接近高考，模擬考試就越來越多，也越需要早起去教室。每天早上六點不到，天色還朦朧，沒有完全亮的時候，我就戴著耳機，拖著沉重的步伐慢慢走向教室。那些前往教室的路上，或是坐在教室看著大家低頭奮筆疾書的時刻，我都有一種被抽離出人群的感覺。一面在為自己的爛成績和低落的狀態感到煩躁和茫然，一面又在心裡問自己，為什麼我要學習這些知識，為什麼一定要以考上好大學為目標，難道人生只有這一件事是有意義的嗎？但是似乎大家都沒有懷疑過這一點，像是我的同桌，一個非常認真乖巧的女生，對她來說背誦和考試就是一個要完成的任務，她也從未對課本上的內容和升學這件事產生過懷疑。看她那種想要屏蔽外界一切干擾，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樣子，我心裡的疑惑也無從說起，只得自己吞下去。我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撐自己質疑教育體制的東西，畢竟我不是一個成績優異的學生，也毫無其他特長和特別過人之處。老師、父母和同學也無一不是跟著社會的主流價值走，好像只有我處在一個孤立無援的狀態下，沒有人會關心和傾聽我的茫然和困惑。在日記中，我寫下了想要環遊世界的心願。當時的我還並不那麼瞭解外面的世界有什麼，到底長什麼樣子，只是那種想要逃離現有環境的衝動是那麼清晰和濃烈。

那時候，只有每天午休和晚上熄燈後的時間是我最放鬆的，在那些暫時逃離了那種在人群中的孤單、以及繁忙學業壓力的時刻，我會看我喜歡的課外書。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村上春樹的《1Q84》，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胡塞尼的《追風箏的人》和《燦爛千陽》，在閱讀的過程我好像能夠進入書中的世界，進入別人的生命故事中，體驗真實情感的流動。可是能看書的時間終歸是短暫和受到限制的，學習依然是苦悶高中生活的主軸。於是花大量的時間聽歌和寫日記，幾乎是非上課的時間我就會待上耳機，當我有一些想法和感受想要記錄的時候我就會馬上拿出日記本開始洋洋灑灑地寫。我在日記本裡與自己對話，寫下內心各種豐富的情緒和許多的小劇場。<sup>75</sup>慢慢地我陷入了一種分裂的狀態，白天不想和任何人說話，整個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受不了外界的喧囂和吵鬧。可到了臨近晚上的時候，心裡就悶得發慌，想要大喊大叫，想要找人說說話，卻沒有可以對話的人在。現在想起來，即使當時有人坐在我面前願意聽我好好說，我也不知道該如何表達內心那種被悶到喘不過氣的感覺，更不知道那裡面究竟是什麼。

那種處於孤立無援的位置，與周圍人格格不入，被隔離的荒謬感很長一段時間都揮之不去地困擾著我。一次返校前又和母親大吵一架，出了門後母親還傳簡訊來問我：「妳要離家出走嗎」，我忘記了吵架的具體內容，只記得自己一個人默默地搭上公車，一路都心情低落。到了教室，同學們在抱怨著週末的短暫，或是端坐在位子上寫考卷，亦或是分享著彼此最近發生的事情。我完全融不進她們生

<sup>75</sup> 母親說：「這裡我要跟妳說抱歉，妳那些日記本我都看了。我們都很驚訝妳的好文筆和深刻的思想，只是當時對妳寫這些跟作業無關的東西很擔心。妳比寫功課還要更開心跟更快樂。這是妳的自我解脫和自我療愈，現在看來應該為妳這些日記感到高興，妳有自己調節心理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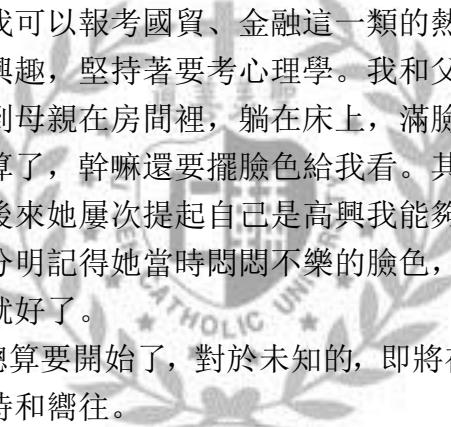
機勃勃的樣子，跟母親的關係降到冰點，在班上又沒有朋友，眼前擺著書也完全讀不進去。還有一次是週五放學，大家都忙著收拾書包和行李準備回家，教室人聲鼎沸，我忽然一陣恍惚，感到自己好像跟周圍的一切是隔離的，所有人都離我非常遙遠。

## 未來

高三的時候，我似乎就已經確立了要以心理學作為我唯一的填報志願，還在書桌木板被掀起來的那一角刻下「我要念心理學」這幾個字。和大多數不知道該如何選專業的同學不同，我的目標非常明確。如同當年的母親明確想要進入新華社做文字工作一樣，我也渴望去大城市讀心理學。

高考前不久，母親和父親一起去了內蒙古。在一個聽說很靈的神明面前，母親祈禱著我的高考成績可以好一點，希望奇跡可以發生，讓我能讀好一點的學校。<sup>76</sup>但後來的結果是我們誰也沒有想到的。高考成績出來後，我偶然知道了有去台灣讀書的機會。母親希望我可以報考國貿、金融這一類的熱門科系，感覺未來會比較有前途。但我卻毫無興趣，堅持著要考心理學。我和父親在書房準備著報考資料，眼角的餘光可以瞄到母親在房間裡，躺在床上，滿臉陰沉。這讓我很不以為意，心想她不幫忙也就算了，幹嘛還要擺臉色給我看。其實很難說清楚母親到底是樂意，還是不樂意。後來她屢次提起自己是高興我能夠走出家鄉，到台北這個大城市讀書的。可是我分明記得她當時悶悶不樂的臉色，以及她說過留在家附近的城市找個學校念一念就好了。

無論如何，新生活總算要開始了，對於未知的，即將在台灣度過的大學四年，我充滿了迫不及待的期待和嚮往。



## 第四節 離家：大學-研究所

### (1) 窒息：以愛之名的沉重負擔

#### 穿梭於溫州與台灣之間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離家來到台北的第一天，我獨自坐在計程車上，看著窗外繁華的夜景，心想這就是我未來四年要生活的城市。那天的飛機延遲了快四個小時，好不容易到達學校之後我馬上打電話給母親，她在電話那頭心急如焚地確認我的安危，說她實在擔心死了，一直守在電話旁邊等待我的消息。母親的焦慮擔憂，以及對我的強烈思念，至今都貫穿在我與她的日常聯繫中。

我把故鄉變成了異鄉，異鄉則變成了故鄉。每次穿梭於溫州和台灣之間，都有一種進入異世界的迷幻的感覺。那一小段海峽兩岸的飛行距離，相隔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在大學離家前的溫州生活幾乎只在家和學校往返，很單調、沉

---

<sup>76</sup> 母親評價我在台灣的學習歷程，以及我現在的樣貌：「其實奇跡已經發生了。」

悶；當生活的重心轉移到台灣之後，我開始參加社團和各種活動，假期出國，總是處在一個閒不下來的狀態。過去的一切對我來說開始變得陌生，每次回去都有些生疏的距離感。在這裡的生活可以有大把的時間茫然、探索自己的前進方向，跟各種不同的人接觸和交談，回去似乎意味著要面對生涯規劃和結婚生子等等未來前途的現實問題。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鄉在外求學。我鮮少聯絡母親，對於她每天傳訊息問我在做什麼，訴說她的孤獨和對我的思念也感到不耐煩和有壓力，卻又不敢不回應。一旦回應晚了她便會擔心我出了什麼事，導致焦慮和恐慌的發作。思來想去，只得硬著頭皮敷衍地回應幾個字。母親對我的敷衍自然是不高興的，她一生氣最常說的便是「我對妳那麼好，妳就這麼忘恩負義，這麼多年真是白養妳了！」，「因為生妳我才變得憂鬱的！」，「是我生下了妳，所以妳是我的」。

她總是一句話就能把堵得我啞口無言，我想為自己辯解，卻失去了聲音。

### 逃離到遠方的衝動

大一剛到台灣的那股興奮和新鮮感，在日子變得穩定後逐漸消失了。我開始感到厭倦，身邊總是這些人，大家似乎也都沒有上進的心思，只是每天得過且過。厭煩在背後評論別人是非和嚼舌根的人，即便那些人是自己的朋友，跟人接觸久了就會想要自己躲起來。內心總有說不清楚的憂鬱狀態，對那個時候最有印象的畫面便是濕冷的下雨天一個人在宿舍醒來。我反反覆復在日記中提到那種想要逃離學校，逃離認識的人，到遠方旅行的衝動。

那時候和班上一群住宿舍的男生們開始熟悉，經常晚上臨時起意一起騎摩托車夜衝，跑遍台灣的許多地方。我喜歡飆車時坐在機車後座的快感，風呼嘯地從臉上刮過，吹得臉生疼，但那種速度即將逼近極限的刺激讓我感到心潮澎湃。朋友擔心自己衝得太快，問我會不會害怕，要不要慢一點，我卻興奮地大叫，說再快一點也沒關係，嚇得他直喊「哇靠，妳也太猛了」。

也許是因為，那種強烈的刺激感讓我有一種活著的感覺。

我的心總是在漂泊，不斷地厭倦身邊的一切，每隔一段時間就想要逃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讓所有的事情都重新開始。每次與母親吵架，我都渴望去到遠方的荒島，一個沒有任何牽絆，不會有人為我擔憂的地方。猶記得那個在大海上度過的夜晚，我和同伴一起坐上一艘小船，在風平浪靜的印度洋上漫無目的地漂泊。那個時刻我感覺自己像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歷險記中的那個男孩，置身於無邊無際的大海之中，抬頭就是漫天繁星，一艘孤舟承載著我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和探問，對外在廣闊性的新鮮感和悸動。後來我才慢慢意識到，每當我遇到一些挫折或是人生低谷的時候（多半都和我的情感經驗有關），我就會重複這種想要逃離此刻生活的模式。我需要讓自己的生活不斷有新的刺激進來，以及透過陌生的環境來確認自我的存在。曾經與母親聊起過這種狀態，她說她也會有那種過段時間就全部洗牌重來的念頭。

## 看見母親發作

上了大學之後，考試成績不再具有過去學校生活中的那種重要性，我越來越反感自己的成績被母親問起和評價。她也反對我玩社團，但我完全不想要理會她，心裡鄙夷地想現在早就不是過去那個死讀書的年代了，全方位的自我探索和培養讀書以外的能力才是我的大學想要做的事。母親對我這樣我行我素有些不滿，卻也拿我無可奈何，兩個人就這麼僵持了大學三年。<sup>77</sup>

終於在大四那年的寒假，我們因為一個意外的導火索引爆了這個矛盾。母親無意間看到了我上個學期的成績，我的名次從十來名左右的位置一下子掉到二十多名。「妳居然……」，她話還沒有開口，我已經敏感到她接下來想要對我說的話，很快地防衛心理就跑了出來。爭鋒相對之下，我烙下一句「妳以前成績那麼好，高考還不是考差了，現在也就落得這個下場」話一說出口我就知道自己踩了地雷，這是母親許多年來都沒有過去的坎，而我就像她平日那樣，一生氣起來毫不猶豫地戳了她最痛之處。果然這番話引起了母親激烈的反應，她大吼著叫我去死，讓我不要讀研究所了，她真的是養了一個狼心狗肺的女兒。我被她說到渾身抽搐，雙手發麻，僵硬到無法動一下手指頭。父親見我這幅樣子，去勸母親不要再繼續說下去了，卻反而被母親轟出房門。那是一個絕望的時刻，即使我已經變成那樣了她還是不管我的死活，依舊沉浸在自己的情緒中，讓我覺得她根本就不愛我。

再後來的一次，是我真正意義上看到母親發作，也就是本篇論文開頭的情節。在此之前，我只是感覺到母親會在我們產生爭執的時候脾氣暴烈，卻還不知道她到底是怎麼回事。最終那場風波結束了，可是進入碩班之後她的發作開始愈發頻繁，對我也變得毫無遮攔，甚至變本加厲。

## 親密關係

上了大學後，我交了人生中第一個正式在一起的男朋友。母親知道後十分關心，對我男友的最初印象也是覺得他忠厚老實。那時的我還感到幸運，母親看起來是表示支持的，而不像有些家長會反對子女在大學期間談戀愛。一年之後男友飛來我家住了幾天，母親為此半年前就開始焦慮和緊鑼密鼓地做準備。她更換了我房間斑駁發黃的壁紙，將所有的碗盤餐具換成了素雅古樸的風格，幾乎是把整個家都翻新了一遍。我念她這樣做有些太過誇張，但又心想這意味著她足夠的重視，也就沒有放在心上。男友來後，父母帶著他去很多昂貴的餐廳，又開車遊遍了我們家周圍所有的山水風光和名勝古跡，所有他的開銷都由我們來支付。母親甚至不收我男友要給的機票錢，最後男友只好偷偷把錢放在我的抽屜裡，在離開之後才告知有這一筆錢的存在。回到台灣後他對我說感覺這樣的招待過於隆重，

<sup>77</sup> 母親說：「以前妳是很乖很守紀律的，後來妳在大學做會長、出國之類的事情，完全像是變了一個人一樣。妳第一次出遠門的時候我真的嚇死了，可能在妳台灣的環境裡這樣做很稀鬆平常，但是對我來說跟妳以前是相差很大的。」

其實他只想要簡單吃些家常菜，體驗一下我們家的日常生活就好。

後來，我愈發感覺到母親的關心反而給我非常大的壓力。她會時不時問我們最近關係如何，要求我發我和男友的合照給她看，彷彿這樣能夠證明我們的感情美滿如初。一段時間內，只要我的回復是在和朋友聚餐，或是在忙社團的事情，她就會責怪我太少陪伴男友，應該要多和他約會，關心一下他的感受。關於我和男友的未來，她更是有非常多的美妙幻想，當然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擔憂焦慮。個性的差異、兩岸的距離、以及對未來規劃的分歧，都讓母親焦慮我們是否能夠長久地走下去。她教育我要更賢惠顧家，不要整天在外面東奔西跑，性子這麼野，以後的家庭生活是不會幸福的。我對此不以為然，心想憑什麼女生就一定要做一個賢妻良母，為什麼沒有權利在外追求自己的理想。誠然，這本就是我們自己在關係當中要面對的問題。我為此前熬，也曾想過妥協。面對越來越清晰的差異，我依舊努力想要維持著我們的關係。

最終我們還是分手了。分手之後不久，我的奶奶就去世了。在奶奶的葬禮上，她問我是否有告訴男友奶奶去世的消息。我知道再也瞞不住她，只好坦白我們已經分手。那一刻母親的表情讓人難以忘懷，她的臉瞬間僵硬，眼神裡流露著滿滿的不可置信，過了許久都沒有反應過來。喪禮守夜的身體負荷以及奶奶去世的悲慟，已經讓她疲憊不堪，突如其來的分手的消息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回家之後母親依舊雙目無神，鬱鬱寡歡地躺在床上，不肯面對我已經分手的事實。看到她以淚洗面的憔悴面容，我既心疼自責，也無奈歎氣。是我害得她如此難過，但我還沒有走出自己的悲傷，無力幫她分擔更多，她的難過也成為了我的壓力。實在看不下去母親如此自責的模樣，我求著前男友請他回復母親的訊息，讓她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只是因為彼此不適合，是協議的和平分手，不是她的錯。

而在跟第二任的關係中，不知母親哪來的超能力，她總能在我的隻言片語中敏感地捕捉到我在這段關係過得並不快樂。大概是看到了我之前沒有表現過的歇斯底里的樣子，他對我說，「妳不要像妳媽一樣好嗎」<sup>78</sup>，這句話讓我瞬間崩潰。我不想面對自己在親密關係中巨大的情感需求，當這個需求快要淹沒我時，我感到抗拒、排斥和討厭自己。我一直試圖表現的不像母親那樣，但越是這麼做也再一次確立它的存在。因為不存在的東西，是不需要激烈否認的。即使強忍著告訴自己不能這樣，心裡的難受又無法排解，像是衝到火山口的岩漿，隨時都會噴發。事實就是，我在親密關係中敏感得不行，只要感受到自己不被重視，一點點小事就容易引起我情緒的波瀾、不安全感和佔有慾。當這些情緒得不到回應，或是找不到出口的時候，就會越發激烈和極端。

我沒有力氣回復母親的訊息，也不正面回應她對我感情狀態的關心，她越來越著急，也覺得我過於冷漠。「剛買的菜刀很鋒利，足夠使我死」<sup>79</sup>，看到她這麼說，我趕緊跑到教室外面，打電話給她，她的口氣非常冷漠，帶著壓抑許久的怒

<sup>78</sup> 母親說：「這句話是全文中最刺痛我的，因為他並不認識我，這些話肯定是妳跟他說的。」

<sup>79</sup> 母親說：「當時這麼說是情緒忍不住要爆發，不是真的想死。」

氣。實際上，更想死的人是我。受不了的我對她喊著說那我就現在從八樓跳下去。然而，我想要死這件事絲毫沒有引起她的憐憫和退讓，這樣做是毫無效果的。即使對她哭喊著自己的痛苦，她似乎也沒有任何的反應，只是不斷地說著我不愛她，不想要負責任，是一個冷漠自私的人，這讓我近乎崩潰。那一個晚上就這麼被她一句話給毀了，我再也無法回到教室上課，只能坐在旁邊黑暗的樓梯間一直抽泣。

「剛買的菜刀很鋒利，足夠使我死」

最近對於母親的控制越來越反感，不過應該說從來就沒有喜歡過。

即使對她哭喊著自己的痛苦，她似乎也沒有任何的反應，只是不斷地說著我不愛她，不想要負責任，是一個冷漠自私的人，這讓我近乎崩潰。她總是對我說，我是因為你才變得憂鬱的。我曾無數次想著，我大概一輩子就會這樣被母親束縛。她的幻想、焦慮、對於人生的無意義感讓她飽受折磨，每當深夜裡想到她是一個那麼孤單地對抗著痛苦的人，我也會情不自禁感到痛苦和想要流淚。面對她的種種症狀，我失去了平時幫助別人時冷靜分析的能力，腦子裡面學習的一堆關於精神疾患的知識都變成一團漿糊，我無力幫她看清問題的本質，也想不出一個好的對策讓她救自己。

我總是精疲力盡的應付著她多變的情緒，和無時無刻都在想著我的病態依賴。她以愛我的名義綁架著我，要我耐心地對待她，就像醫生對病人一樣。當我崩潰地告訴她我也只是個普通人，不是全能的醫生時，她生氣又有些絕望的認為我不想負責任，是個忘恩負義的人。<sup>80</sup>

分手的隔天，母親依舊不死心地抓著我問到底和他狀況如何，我只好丟下一句「我們分手了，以後我想要過一個人的日子」。她傳了一段長長的訊息，希望不要因為她說的那些話影響我們的感情，告訴我她因為太傷心，給自己灌了許多紅酒，喝到醉倒在地。我已經崩潰到極點，只想讓自己趕快消失在這個世界上。「妳別再管這件事了」，幾乎是從牙縫裡擠出這幾個字，說出這句話已經耗盡了我所有的力氣。我並不想讓她知道我此刻已經瀕臨情緒要爆炸的邊緣，只想要她趕快放過我，讓我自生自滅也好，不要再介入我的親密關係。

我再也不想跟人在一起了，每次談及感情都要背負她太多的期待和盼望，那讓我不敢有半點閃失，只得小心翼翼掩藏我和男友相處中的不愉快，做出一副一切安好的假象給她看，好讓她安心。可是我好累好累，我再也沒有力氣去維護她對忠貞愛情的美好憧憬，再也沒有力氣去實現她對美滿感情的殷切期許。一個人孤獨終老也罷，我已經厭倦了在感情開始之際就設想以後，為了那個虛無縹渺的未來把兩個人的步調緊緊綁在一起，綁到令人窒息也不敢分開。「我只要想到妳現在孤零零一個人，就覺得快難過死了」。我看著手機上的訊息，在天氣微涼的街頭

<sup>80</sup> 在樓梯間崩潰大哭之後回家寫的日記

呆站了許久。

回想起過去的兩段感情經歷，我無形中內化了母親對愛情的浪漫想像，我總是對感情的忠貞有種固執的堅持，彷彿只要我不放手，努力去解決問題，一定可以一直走下去。兩次分手的打擊才讓我醒悟過來。一生一世只是哄騙孩童的愛情童話，母親怎麼會活到這把年紀還傻傻地相信呢，也許她心裡始終住著一個天真浪漫的小女孩吧。

## (2) 逃離：迅速進入冷靜的狀態

在朋友的眼中，雖然我也經常和他們玩耍嬉鬧，講玩笑話，哈哈大笑或是手舞足蹈。但是很快，在談論到什麼事情時我會一瞬間就回到就事論事的狀態，那才是真正生命情感的基調<sup>81</sup>在我以往的文本中，也都有一種情感即將要出來了，卻又突然被收起來，開啟了別的段落的感覺。似乎，我必須壓抑自己的痛苦，收斂和克制自己的情感，點到為止。因為我需要快速進入安撫一個人的狀態，再爆發對事情也於事無補。<sup>82</sup>那個從小就被壓抑的，對母親的感受，是難以表達的，因為不想要讓她覺得受傷。<sup>83</sup>

大一暑假，我在青海因為高原反應被急救送去醫院，差點以為自己會死在那裡。半夜獨自躲在房間外面顫抖和嘔吐，被朋友發現後問我要不要打電話給家裡，我的第一反應便是絕對不能讓母親知道。畢竟一旦她知道了，一定會馬上讓我訂機票飛回家。還有一次是大三暑假在上海，晚上十一點的浦東新區，我還沒有找到旅館。走在漆黑的小路上已讓我緊張，找不到安頓之處的未知感更加重了我的恐懼。母親不停傳訊息問我是否到旅館了，那裡環境如何。我騙她說已經住下了，準備休息，向她道晚安。即使要因此說謊，我也不想讓她擔心，因為我知道她會比我更加地焦慮和不安，這是我不願意看到的。

碩二的春假時我獨自一人背著包前往柬埔寨旅行。當我興致勃勃與她分享一路的美景，遇到的人和心得感想時，她的反應顯得很冷淡，只是一個勁不停地問我是否安全。我感到掃興，希望她不要再繼續念叨，「難道你都不想聽我分享嗎？」。母親回答，「你一點也不懂我的心理，我最擔心的就是你的安危啊。」事實上，就是因為我太過於理解，才會那麼努力吞下所有旅途的疲憊和困難，只想要呈現最美好的一切給她，讓她看到我過得很開心，完全不需要為我擔憂。但我一個字都無力反駁，只能說著無關痛癢的話安慰她。<sup>84</sup>

<sup>81</sup> 母親說：「這是我所沒有的，你這樣很好，我的情感被撕裂了會很痛苦，但你馬上可以分析，就會好起來。我是不可能做到這樣的。」

<sup>82</sup> 記錄於 2018 年 11 月 09 日，當下的場景為朋友們看完我在影像敘事課堂的文本，對我狀態的回饋。

<sup>83</sup> 母親說：「這可能是爸爸遺傳給你的，他知道我的狀態就會馬上放棄自己來安慰我。」

<sup>84</sup> 母親說：「這些你背後的心理是我從來不知道的，我的擔心是每時每刻都焦慮你的安全，但反而使你不安，讓你隱瞞。你擔心我的擔心，我看了是很感動的。你是善良的，說謊是為了不讓我擔心。但是你這樣隱瞞事實的話，我以後可能會更加焦慮。你要真實回應我的狀態。我是很敏感的人，一旦發現你在說謊，我可能會更擔心。」

對於母親嘮叨著叫我不要出遠門，我也不總是那麼順從的。碩一下學期的時候，有一次我向她提起了想要去泰國背包旅行的計畫，她又搬出那些老生常談，聽到一半時我已經開始不耐煩了，心想為什麼母親總是要攔著我完成我想做的事情。當我瞬間開始反駁母親的話時，我明顯感受到了她的不悅。最後她口氣生硬地說了一句，「算了，我跟你就是溝通不來」，就啪地一聲掛斷了電話。第二天早上醒來，我的微信上顯示了大約 30 多條訊息，心裡馬上閃過一個不祥的預感，該不會是母親又發作了。點開微信，果然是她，每一條都寫著「我真希望你馬上去死」<sup>85</sup>的話語。她又失眠了一整個晚上。同樣的場景也很常在之前的爭執中出現，我後來發現她只要在壓力和情緒累積到一個極點之後就會需要說要自殺或是要我們去死這樣的話來發洩和抒壓。對於這些話我慢慢從每次的崩潰到現在已經感到麻木，我想了一會兒，拿起手機傳訊息給她。「你昨晚說的也有道理，我會再想一下，別擔心了」。隨後我收起手機，起床洗漱，像平時一樣出門去上課。之後兩天我們沒有任何對話，直到週末母親又像往常一樣來問候我在做什麼，而我也隨口回答她正在幹嘛，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

### (3) 爆發：其實我很在乎母親的感受

一路走來，我看似想要追求獨立自由，表現出一種不想家人成為自己人生前進負擔的「灑脫」，長久以來也都是用這種說法來描述自己。對於母親發作時的所作所為，我也是輕描淡寫的帶過，彷彿沒有什麼情緒。這種「風輕雲淡」的表象卻在一次講述的過程中被戳穿<sup>86</sup>，事實上我從未太叛逆，在家庭的三人關係當中，我既心疼父親，也擔心母親，一旦家庭的責任來了我還是會去接。背後還是很掛念，放心不下，非常在意他們的感受，尤其是對於我母親。第一次被指出自己的倔強和逞強背後的脆弱和在乎，讓我感到很訝異。<sup>87</sup>

### 四月事件<sup>88</sup>

從柬埔寨回來之後的兩週，我心血來潮地打電話給她問候，但沒想到這場對話會是又一次矛盾爆發的起點，而我也在這次爭執中感覺到自己已經耗盡了力氣。一開始的時候依舊是些日常瑣碎的閒聊，其實也並沒有太多可以說的話，於是我就隨意地提起最近的一個念頭，之後想要去新疆的喀什生活一段時間，研究一下邊疆地區的人是怎麼過日子的。氣氛慢慢變得不那麼輕鬆愉快，母親直截了當地表明了自己失望的態度。她覺得我好不容易讀到碩士，念了這麼高學歷回來，應該

<sup>85</sup> 母親說：「我不是真的想要你去死，只是過於憤怒的情緒表達。」

<sup>86</sup> 發生於 2018 年 4 月 24 日，從柬埔寨回來之後的兩週，也是這次講述的過程促成了我心血來潮地打電話給母親，想要與她交流，也引發了後續的爭執。

<sup>87</sup> 母親說：「其實我們兩個人都是互相防備著，我也掩蓋了自己的脆弱和在乎，你也掩蓋了自己的擔心，互相產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誤解。以後要像這篇論文一樣，講出自己真實的狀態就好了。最好是雙方都冷靜下來，說出自己內心的感受，一溝通就沒事了。」

<sup>88</sup> 發生於 2018 年 4 月底 5 月初，此時我正處於碩二下學期。

要去大城市發展，結果只想要往一些偏遠地方跑，她心裡無法接受。我問她大城市對她而言的吸引力到底在哪裡，她回答我說，一個可以親近大自然的地方，有博物館、展覽等等文化底蘊的積澱。更重要的是，在她的期待中，她始終希望我可以到大城市發展，找到一個更高的平台，見到厲害的人，未來不管想要做什麼都有更多的機遇，有了成就之後不管做什麼都會更加容易獲得自己想要的資源。

接著，母親講到自己懷才不遇的一生，年輕的時候她也想過只靠自己，覺得自己很有寫作的才華，應該可以被人看見。然而，她的大學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二流大學，溫州在她眼裡也只是一個束縛她發展的小城市。她記得自己當年一個很有名的作家來到父親的單位演講，她拿上了自己的書，帶著崇敬的心情去見他。然而見面的時候，對方第一句問的是「妳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她熱切的心裡馬上被狠狠潑了一盆冷水。後來機緣巧合見到中國作家協會的人，回家之後她就表示自己願意加入，並且寄了自己的作品。對方表示很驚訝，「這些文章都是妳自己投稿的嗎？」，對母親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自己發表非常意外，母親也覺得很驚訝，因為她確實是憑藉自己的實力加入中國作協的。母親說，她花了半輩子的時間才認識到人就是世俗的，能保持內心的純淨已經很不容易。她沒能有機會站上更好的平台，所以我應該要代替她去完成她沒有完成的心願。我沉默了許久，聽她講述這人生中巨大的遺憾。我明白她最渴望的是得到他人的賞識和接納，但問題在於這不是我想要追求的，我深知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不如媽媽那麼有才華和天賦，從小做什麼都不是最優秀的，只是維持在一個平均的水平。我不是她的一部分，我有我自己想要的東西，為什麼她就是不能理解呢？我對她說去大城市的事情我會考慮的，但也希望她可以尊重我有我自己的追求，她說她也會再想一想，就這樣算是心平氣和地結束了對話。

隔了兩三天後，她又傳訊息來，說夢到我外出的時候出了事故。叫我不要再東奔西走，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可那是妳的幸福，並不是我的啊，我也已經為妳做了些妥協和試圖平衡了。不出乎意料的，我的反應激起了她憤怒的情緒，她開始炮火連篇地攻擊我。家裡債台高築，父母從小就寵愛我，我想做什麼他們都支持我，也因有著對我往高處走的期待。但我卻只有假惺惺的，虛無的浪漫情懷，我爸爸一直以我為傲，要是他知道我真實的想法是這樣，一定會非常的失望。三毛那自稱的流浪也是令人惡心的。處在情緒中的我也憤憤地回了一句，我不想要念博士了，我要先自己出去賺錢。得到的是她更激烈的回復：「妳別回復我，妳再說要去喀什之類的我就要殺了妳！讓妳去的地方越多，妳就越來越離譜！」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呢？我真的是那麼忘恩負義的人嗎？

我不再理會她，隔天她又像往常一樣傳訊息問我在幹嘛。我只覺得疲憊，為何她每次都可以像沒事人一樣繼續聊天，但卻不想想我會被她的話傷害得多深。<sup>89</sup>她說沒有呀，她也有在反省。事實上我什麼都得到了，我想去哪裡都能夠去，她

<sup>89</sup> 母親說：「這個我真的是沒想到，爸爸跟你採取不同的態度，我一發脾氣他就任我生氣，或是逃離。而我也沒覺得自己說幾句批評的話有什麼，因為我的脾氣是不過夜的，第二天就沒事了。」

只是把積怨往我身上噴一次而已，我賺大了。這些話在我聽來，是她不滿意我得到了她得不到的東西，於是對她說妳也可以出去啊。她批評我心胸狹窄，一個母親怎麼會這麼想女兒，她只是對我在家裡有債務的情況下還往外跑感到無比憤怒，我會吸乾父親所有的心血。他們付出了那麼多，換來的就只有我那些自私的情懷。跟她交流總是困難的，她講話時會把所有的事情都糊在一起說，例如我出門旅行和對未來的規劃，這本是兩件不同的事，但她把兩者混在一塊時我就不知該從何跟她討論，想要針對具體的事件說就非常困難。她對我的想法有一套她自己的想像，她自己的浪漫化的想像，而我實際的想法又很難和她解釋清楚，中間有許多幽微和複雜的脈絡，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在爭吵的時候說明白。無論我怎麼解釋，我不是這樣想的，我也在努力，沒有那麼多不切實際的幻想，關於以後的規劃都可以商量，她始終像沒有聽到一般，將憤怒一股腦的往我身上倒。到底要怎麼說妳才聽得懂，我崩潰地一直按著電話鍵，母親都沒有接。反而是父親打電話給我，安慰我冷靜一些，妳也知道妳媽媽個性就是這樣，我們好好跟她說。但我已經情緒失控了，好不容易換到母親接電話，她還是帶著不愉快地口氣念叨著我每次出門坐飛機她都擔心地要死掉，她已經忍我很久了，我就是不會體諒別人。「我認為妳就是受了XX的影響」，這已經是我不知道第幾次聽到這句話，在此刻讓我最後一根理智的弦完全崩塌。「妳不要再提到他了！不要再提他了！」，我咆哮地喊著，她又說了些什麼，但我根本聽不見，只是一直一直地重複咆哮著。我的雙手不斷地顫抖，抖到發麻，想要中斷通話都無法好好按鍵。手機的那一頭傳來父親責備母親不要再說的聲音，但我什麼也不想再聽，叫父親把電話掛掉。

那個夜晚我躺在床上一直哭，心裡有一股壓抑地無處發洩的絕望感，讓我不停地坐起來喊叫，砸手邊的東西，甚至想著去拿小刀在手腕上劃幾下，也許會舒服一些。中間我試圖滑手機來平復自己的情緒，無意間看到了XX發的在貧民窟的照片和觀察記錄。那些文字依舊透露著我想要追求的那個世界的氣息，可是此刻讓我覺得難以忍受。我屏蔽了他的消息，他的存在讓我感覺是一場可怕的噩夢，他的世界不是我可以追求的，我不配擁有那樣的生活，也不配擁有自由，連渴望一下都是可恥的。連最後一絲對人生的期待和希望都被徹底粉碎了，那到底繼續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好想死啊。為什麼我父親要承受這些事情？他明明是一個那麼溫和善良的人，我還要給他添麻煩，造成他困擾，我真的很該死。但連痛苦和想死都是不應該的，那是對父母的不孝，是忘恩負義。其實我也很不想讓媽媽不開心，每次都要膽戰心驚和斟字酌句地思考，怎麼說話才能讓她不會生氣。<sup>90</sup>其實我是走不掉的，我在乎他們的感受。那麼乾脆就斷掉自己想要追求任何事物的念頭吧，這輩子也不需要有什麼追求了，也不能有自我，只要乖乖聽媽媽的話，做她想做的，能讓她開心怎樣都行。

第二天，我依舊行尸走肉般地起床，上課報告，和朋友吃飯。但我完全沒有

---

<sup>90</sup> 母親說：「我沒有想到妳心理是這樣的，其實我看到之後是很感動的。」

任何說話的力氣，朋友們談笑風生的聲音離我好像很遙遠，我一直低著頭，朋友小聲問我還好嗎？我連搖頭都感覺吃力，趕緊吃完就先回家了。下午母親像是討好我一般地傳訊息給我，說她不會再那麼過分地管我了，但願我能根據現實好好規劃我的人生。看到這句話我只覺得憤怒，她總是在我心如死灰的時候又給我一線的希望，讓我感覺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發展，可是過段時間一定會故態萌發，又是不斷地爭吵和無法溝通。我被困在這個局面中，無法掙脫，想殺死自己也死不了。此時的我沒有力氣也不想要再搭理她，但是又覺得她似乎也在向我道歉，示好，我也不好意思再丟自己的情緒給她，讓她難堪。最後我簡單回了一句再說吧，就沒有繼續對話。每一次當我們吵得天崩地裂，她用那些惡毒的言語中傷我，事後又像沒事人一樣繼續和我說話的時候，我總是在想，我再也不要理她了，我要用我的態度來報復，讓她知道自己做了多麼傷人的事情。可每一次我又會因為她態度的軟化，無奈地原諒她，一次又一次，似乎除了原諒我也別無選擇。

這件事過後，我不斷在腦海中回放從以前到現在我們之間的相處，思考到底為什麼一切會變成這樣，而我對她的情感一路上又經歷了哪些階段，現在又是什麼呢？我想縱觀母親的一生，她是一個天真浪漫的藝術家，但她總是孤獨的。這個社會對於她而言太苛刻和難以生存了，她的細膩和脆弱讓我擔心不已。<sup>91</sup>要比喻這種纖細，大概就是可以聽到一根銀針掉在地上的聲音，而這個世界比這嘈雜的聲音又何其得多。也許是因為我從小在她身邊就能夠感覺到這種脆弱性，所以我對於她的情緒非常地敏感，只要她有一點點的波動，我就能敏銳地捕捉到，進而想辦法做一些讓她開心的事。<sup>92</sup>而父親則是一個粗的豪邁的人，即使欠債仍舊笑笑說沒事一切都可以解決，人生還是很美好的。她是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sup>93</sup>，對別人漠不關心，父親則完全不同，對於任何人的困難他都要熱心地幫一把，他總是慷慨大方的。

對於憂鬱這件事，父親是不懂的。他自己沒有這樣的體會，覺得所有負向的想法都是自找的，只要努力對外拓展自己的興趣和社交就會變得正向積極，而人也理應追求著這種樂觀開朗的幸福人生。但父親依舊給了她一個我認為不錯的家，這個家給了她一個可以無需偽裝自己去社會上和人打交道的自由，父親攬下了養家糊口和賺錢還債的重任，才使得母親得以在自己的小天地裡逍遙地做自己。<sup>94</sup>神奇的是我卻明白那種痛苦是什麼，對於捕捉人的痛苦的敏感，第一個讓我學會這件事情的人是我母親。不被理解的苦悶，在自己的世界裡不斷地兜圈還是找不到出口的惶恐，只有自己一個人的迷茫。對她來說，一直以來的生活都是百廢待舉卻無以為續，真正困住她的並非那些現實生活中雞毛蒜皮的細節，債務和這個家，

<sup>91</sup> 母親說：「妳對我的擔心我都沒想到，我只覺得自己的批評是有充分理由的。」

<sup>92</sup> 母親說：「妳對我敏感，我也對妳敏感。」

<sup>93</sup> 母親反駁：「我覺得我所做的都是為妳好啊，妳這樣寫我好委屈哦。我都沒有新衣服，吃也吃得沒有很好，我認為我不是妳說的利己主義者。」

<sup>94</sup> 母親說：「妳這樣寫我覺得很驚訝，很意外，我也是為了寫作而拼搏啊。妳和爸爸一樣，都認為我整天閒散。但我其實吃穿都不好，就在拼命寫作。」

父親和我，當然那也是很大一部分。她的內心無法和外在的世界和諧地相處，而她直到現在都沒有走出這個局。

在她一直受挫的人生中，我是她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和依靠。她總是喜歡開玩笑說，「是我生下了妳，所以妳是我的」。她始終還是把我當成一個長不大的小孩，還是她的一部分。但在我心裡，她才是真正的小孩。<sup>95</sup>我不期待她能給我什麼情緒支持和依靠，只想要逃離她的束縛和那沉重的愛。<sup>96</sup>這或許也是我最初嚮往自由，而後一直選擇在外漂泊的原因，離家已經快要六年多，以後也想要一直這樣在外度過人生，我在很長的時間裡都是這麼想的。這樣的想法當然與她對我的依賴和期許背道而馳，也是我們一直不斷產生衝突的很重要的因素。上大學念心理系之後，在不斷與她爭吵的過程中，對於她在做什麼，她的行為背後想要獲得什麼，我已經看得非常清楚。只是看清了似乎也不能怎麼樣。一開始我很激烈地反抗，想要努力地把她掰開，告訴她，我們是兩個獨立的個體，應該各自為自己的人生負責。<sup>97</sup>另一方面我也很想要幫助她擺脫這個狀態，但是無法幫助她的自責和無力感又會在不堪重負後轉為對她的憤怒，為什麼她就是改變不了。<sup>98</sup>在漫長的過於緊密糾纏的關係中，逾越了界限想要為別人的生命負責，只會讓兩個人拖著彼此在泥潭中越陷越深。<sup>99</sup>拉開距離看似是一種冷漠和麻木，然而這種心安理得的麻木反而能夠看清楚狀況，把自己與他人分開來，這樣其實是對雙方最好的保護。<sup>100</sup>慢慢摸索到了她脾氣的規律和發作習慣之後，我也從一開始的擔心受怕，到學著抵抗，找解決辦法，到接受這就是現實。家庭的問題總是一輩子的難題，無法切斷的血緣關係如影隨形的伴著我們。許多累積已久的問題並非靠一己之力就可以解決的，終究我們要接受現實。接受她就是這麼一個人，接受我們家儘管經常因為母親而鬧得雞飛狗跳，但也磕磕碰碰地走到了現在。

但這件事的發生，讓我發現自己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輕鬆接受現況。「我對妳那麼好，妳就這麼忘恩負義，這麼多年真是自養妳了」，母親在跟我吵架的時候最喜歡說這句話，這個時候我總是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她。從小因為父親工作忙碌，很常不在家，母親都是那個在家燒飯做菜，打理家庭和照顧我生活起居的人。她總是擔心著我的任何事情，希望我可以一直陪在她身邊。而我卻一心只想離開家

<sup>95</sup> 母親說：「我確實是這樣的，不管妳長多大，我就覺得妳還是小時候跟著我，依賴著我的狀態。妳說我才是真正的小孩，這讓我感到意外。」

<sup>96</sup> 母親說：「我知道妳有時候在敷衍我，妳很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應該不要每時每刻都擔心妳，這已經變成妳的負擔。我現在已經在內心放開妳了，這個應該是妳所期待的。」

<sup>97</sup> 母親說：「我可能體會到我們是獨立的個體，這個事實還是有點遲。我一直把妳當作小時候的妳，其實這些擔心和支持是妳不需要的，妳已經長大了。」

<sup>98</sup> 母親說：「這個幫助很準確，但是又奇怪，我覺得是我的內心想幫助妳。」

<sup>99</sup> 母親說：「這是對的，但我以前沒有意識到。」

<sup>100</sup> 母親說：「這是非常到位的，但我以前也沒有想到。我把自己的人生經驗，所有想關心妳的方面都告訴妳，但反而引來妳的不滿，我的期待就落空了，那自然就變成了憤怒。妳也在不斷成長，妳肯定會碰到人生當中沒有處理過的事情，妳的生命也在前進，其實妳對我的這些嘮叨很不耐煩，妳覺得妳可以自己處理了。」

裡，在外面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我真的忘恩負義嗎？坦白說在她強大的情感勒索之下，我確實是會對此感到不安的，好像自己做錯了，真的很自私和愧對她的付出。最困難的事情在於我知道她是愛我的，正因為這個事實過於明顯，於是只要我有違背她的想法就是在背叛她，她會讓我陷於一個自私、忘恩負義，不顧家人期待和感受的位置，而我也打從心底覺得這好像確實是一種背叛。可怕的並不是我真的離不開，而是就算她放手讓我離開了，我也會帶著負罪感，事實上我也走不了，因為那不是她真正甘願的。可她又在試圖想要理解我，這讓我無法完全地抹殺自己。<sup>101</sup>同樣地，她也在嘗試靠抹殺自己來接受我的想法，但是她也做不到，於是所有的怒氣和不滿就全部一股腦的往我身上砸，促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衝突。可一旦開始冷靜，理智慢慢恢復的時候，自我和對理想的追求又從心裡的某個角落重新冒出來，渴望越是強烈，就越是痛苦地折磨我。在我終於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我才明白我痛苦的根源來自於哪裡，又一次我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不想再對母親抱有任何期待，也不想再做任何努力，只有徹底地殺死自己，才有辦法讓我們之間的關係達成某種平衡，不至於讓彼此都過得那麼痛苦吧。

事情過去後的一週，我們都沒怎麼聯繫，就在一個週三的下午我又再次收到她毫無征兆的訊息：「想一想怎麼把妳生下來還變憂鬱，為了讓妳健康成長堅決不吃安眠藥，把妳拉扯大，現在妳不體諒家庭的困境，還恨我，想想人生真沒意思……」原來，即使我想了那麼久，在自己的內心走了那麼長那麼艱難的一段路，回到現實我依舊不知所措。這次我連回復她的力氣都不再有，大概我的樣子看起來就像是躺在砧板上不再撲騰的魚，要殺要剗，已經全部都不重要了。

後來我們是怎麼和好的呢，大概是因為我和父親說起我的心如死灰，未來的人生我決定放棄自己的意志，全部聽母親的安排。<sup>102</sup>母親知道後似乎也很訝異，傳訊息來和我說不再干涉我的決定，但願我自己能根據現實做好規劃。我咆哮著說她始終不懂我，我多麼痛苦和絕望，這些天來一直失眠地無法入睡。她聽到我失眠之後態度開始軟化了，說這樣會傷害身體，她不再多說什麼了，希望我能好好休息。我看到母親開始表現出對我的關心，也就收起了自己冰冷的態度，心想，也就只能先這樣了吧。

### 難以戰勝理智的情感<sup>103</sup>

自從四月事件後，我和母親和平地度過了三個月。暑假回家後的一個禮拜，我跟母親又連續爭執和冷戰了三天三夜。

<sup>101</sup> 母親說：「我很驚訝妳內心的這些想法，我一直沒有感覺到。我和妳雙方都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我。血緣關係使彼此無法和解。我們都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思維，我覺得我對妳好了，妳應該也要對我好。但妳覺得我對妳的好太束縛了。」

<sup>102</sup> 母親說：「我內心有對理想的構架，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卻反而使妳遠離我構架的理想。」

<sup>103</sup> 發生於 2018 年 7 月，碩二升碩三的暑假期間。

一天吃晚餐時，她對我說起她有些懷念我的前男友，弄得我一頭霧水，不明白她為什麼突然提起這個人，只覺得十分不耐煩，因為我向來很反感她和我提起前任的事情。接下來又是一輪討論未來，關於職涯規劃，關於婚姻。母親一如既往地希望我能夠去大城市，有更高的平台發揮能力；一定要找一個有正式編制的單位，這樣才有保障；希望我可以結婚生子，年老的時候才不會感到孤單。誠然，仔細想來，母親說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中國，城市之間的資源分配極度不均，良好的機會和優質的資源都集中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大城市，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湧入。即使溫州已經是二線城市，仍與這些一線城市有著不小的差距。她年輕時便渴望追求更高的平台，卻終是沒有實現。要找一個正式編制的單位則更是她血淚的教訓，有了編制意味著鐵飯碗的保障，在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等社會保險方面都由單位負責，時不時還會有免費員工旅遊等等的福利。領導想趕你走也沒辦法，不必整日懷揣著可能會被炒魷魚的擔憂和不安全感，而要自己外出打拼則一切風險都要靠自己承擔。而關於結婚生子，她或許已經感受到這個年紀，真正可靠的，可以陪伴自己的只有家人，她不希望我年老的時候經歷沒有人陪伴的孤獨。

這些道理我都能明白，也不反對，但卻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必須只能按照一條既定的路線走。任何選擇都有多種發展的可能性，我反駁說，去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也不是去了就一定能有好的工作平台，如果只是在普通單位當一個螺絲釘也沒有必要，可以試試看但並不是非去不可，人生的選擇可以有很多；結了婚也不意味著就一定有相濡以沫的陪伴和照顧，生了孩子也不一定能養老，也要看子女跟你的關係，以及以後他/他能不能先養得起自己。我認為自己只是就事論事擺明自己的觀點，想要捍衛自己思想上的自由。母親卻敏銳地捕捉到我言語之間的歎氣和不耐煩，覺得我在看不起她，嫌棄她思想落伍。「妳現在厲害了，嘴巴像刀子一樣鋒利」。但是同時她也承認我說的是有道理的，我也在心裡想，以她的思想程度，不會就這麼容易被社會的主流規範局限。最後我們達成了一致的結論，不管邏輯再怎麼完整和有道理，還是沒法壓抑住情感的渴望的，所以母親現在才試圖用宗教來緩和情感。這場對話的結束讓我暫時鬆了一口氣，心想她大概已經接受我的想法了吧。

不料，隔天起床後發現母親仍舊有好多好多的難過、失望、不滿和受傷。她說她覺得自己會孤老終生，我不會照顧他們，於是就開始哭泣。那一瞬間我整個人像被澆了一桶冷水，從頭頂蔓延至腳底，涼透了我整個身體和心。她說起自己平時都省吃儉用，只要我需要錢就馬上給我，現在我回家了，大熱天的她都冒著酷暑去買菜做飯。她明白我說的是有道理的，卻還是覺得我有著一意孤行和不顧親情的冷漠。自己得不到幸福，也讓她受傷。冷戰到晚上，我打算找母親好好聊聊。推門進去之後，卻是一頓劈頭而來的臭罵。「妳總是那麼不聽話，我說東妳就偏要往西，以後不准再用妳那套邏輯和我說話」，她抱怨我都只管自己去想去的地方，整天往外跑，沒想到家裡的經濟困難，也不過問家人和男友的感受，別人對我的好我都不珍惜。我無力反駁，默默地哭著回了房間，只想躲在被窩裡不要醒

來。

第二天起床，我開始掃地拖地，自己點外賣，母親則一整天都躺在床上不說話。到了晚上，在外出差的父親傳訊息來問我怎麼回事，為什麼母親都不接電話。得知事情的原委後，他讓我順著母親的意思哄著她，被罵也不要頂嘴，先假裝聽話，反正之後她就會忘記自己說過什麼話了。第一次覺得挺心甘情願地接受這個做法，也開始明白父親為什麼總是順著母親的意願安慰她。<sup>104</sup>以前總是很難理解，明明我是有道理的，她的話也說的很過分，對她低頭的話那公理何在。或許也是抱著一絲期待，不願意偽裝出一副聽話的樣子，覺得要讓她接受我真實的想法。只要不斷灌輸給她自己的觀念，不斷跟她討論，以她的思考水平，總有一天會理解我的。對於父親的做法也很不能諒解，明明是母親的無理取鬧，為什麼總是要向她道歉，這樣不就更加縱容她的脾氣了嗎。但現在卻頗能理解，人的性情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能和平度日就已經是一件足夠幸運的事情，犧牲一下自己的主見，先讓她的脾氣消停一會也是順理成章的。

我深吸了幾口氣，鼓起勇氣推門進去，迎面而來的依舊是昨天那些指責我的話語。我在心裡不斷地重複要冷靜，只要不說話聽她念叨完就沒事了。那一晚也讓我反思，即使平時她狀態好的時候能夠維持著理性，把我的話聽進去，理解我的意思，但是從情感上來說她並不想接受。她內心深處依舊深深渴望著我能替她實現夢想。她把自己的人生看的如此重，也因此更加難以對自己的失敗釋懷。如今這只有一次的人生，又快要走到毫無出路的關口，我是她最後能抓住的一株稻草。這個背後的需求讓她不願意經常聽到我有各種各樣脫離「軌道」的想法，會刺激她的焦慮，於是對我更加惡言相向，不要去刺激她的焦慮似乎是最明智的做法。但即使如此，我還是在心裡告訴自己，不管表面上怎麼對她言聽計從，我都不會改變自己的想法，捍衛自我的思想自由是我的底線。

隔天早上起來吃早餐，手機上突然跑出母親傳訊息說自己抑鬱得要死。趕緊推門進去問她又怎麼了，她一進門就劈頭說起我前兩段失敗的感情經歷，我的失敗就是她的失敗，她會一直記著並且不斷重複回想。我安撫她，努力過了就問心無愧，也要坦然接受失敗的結果。她沉默了一會兒，又開始念叨著我的任性妄為，不會顧慮別人的感受。「妳都不會好好珍惜別人」。前面一直表現出認真聽她說話的樣子，聽到這裡我還是忍不住情緒爆炸了，「你為什麼這樣說，我一直都在聽妳講，妳可別講得太過分」。隨即眼淚忍不住掉下來，我別過頭，開始咆哮「每次都是說我不珍惜，妳搞什麼啊！」。太多的委屈累積在心口，一爆發就再也收不回去了。我跑到客廳，眼前一片黑暗，隨手抓起餐桌上的一支筆摔在地上。這樣依舊不解氣，我又拿起餐具墊子狠狠往地上一砸，「砰」地一聲，餐墊摔得稀巴爛，整個客廳都散落著它的碎片。我緩緩地蹲在地下，撕心裂肺地吼叫，雙手發麻地顫抖。似乎每次都是這樣呢，一旦覺得母親的話讓我極度地憤怒和受傷時，身體總

<sup>104</sup> 母親說：「爸爸為什麼忍受我的前提，是認為我是一個善良的人。我即使發作也是為了這個家庭好，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吵架的。我一發作，他就放棄所有抵抗，第二天我就好了。」

是先頭腦一步展現了我所有的情緒。腦中有個聲音催促著我，不能就這麼算了，一定要讓她知道我有多麼痛苦。我又跑回母親的房間門口，「別人都知道我很在乎你，那麼想理解你。就只有你不知道，只覺得我不顧慮你。全世界都是別人對不起你，就你會難過，別人不會難過嗎？」母親不說話，只是拿著手帕蒙住眼睛，不停地啜泣。慢慢地，我感到自己的呼吸不再那麼急促，心情也漸漸平復了。起身去自己房裡端了還沒吃的餃子放在她床邊，讓她趕快趁熱吃一點，又拿了掃帚把客廳地上的碎片掃進垃圾桶。

下午準備出門，想要和她打聲招呼，進門看見她又開始哭泣，哭到臉頰發紅，聞著氣味似乎又喝了不少酒。「我死的時候不要別人來送葬，就只要你。我老了，一個朋友都沒有，只想著未來的女婿能對我好，所以才想起你前男友的事情。」謎底終於揭曉了，那時她為什麼會沒頭沒腦地向我提起前男友，是因為她心裡有一股揮之不去的寂寞和孤單。她早已打算寫遺書，死後不要別人來看望，不願意有很多虛偽的人來噓寒問暖。也不舉行告別式，馬上火化，只要我和父親來送葬。

「每天我到了天黑的時候就會想你，所以才會都在傍晚的時候給你發訊息，但是你每次回復都只有很簡短敷衍的幾個字」。我上前坐在她旁邊，她依舊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我一邊撫摸著她的背，一邊向她道歉，希望減緩她的難過。眼前這個脆弱的母親讓我心疼，愧疚自己平時對她關心的不夠多，同時也讓我疲憊。她總是披著強硬的外殼，說著刺耳的話語，不肯示弱。直到把我逼到崩潰，向她咆哮時，她才露出了想要被人關心、在乎的真面目。

三天三夜的持久戰終於結束了。冷靜下來之後，我們各自反思之前的互動模式。母親又一次向我強調，一定要平時多和她溝通，每次都是因為我不願意和她溝通，所以她就開始胡思亂想，可能會誤解我。在我看來，母親的脾氣就像一座火山，她在內心一點一滴累積自己的不滿，到了一定程度就會不定期地爆發。她的怒火都是自然而然的，沒有任何目的和企圖，更不是為了控制，而是想要為我們好。長期的相互「鬥爭」中，我總因為母親知道很多事情真相時會比我還要焦慮而選擇不告訴她許多事，卻不曾想到這樣會讓她更加惶恐不安，日夜揣測和幻想。掌握足夠多的訊息和事實真相，才能讓她感到安全，不會把自己想到抑鬱。

#### (4) 趨向和解

透過這兩次的吵架我發現自己最難以忍受的是母親覺得我忘恩負義，我其實是非常非常在乎她的感受的，但是她總是不能感受到，這讓我覺得很崩潰。

「媽媽，我希望你不要為我難過。因為我沒有辦法承受看到你痛苦流淚的樣子，即使只是想像都覺得難以呼吸。我們的關係一直都很糾葛，有愛也有恨。可我一直都想讓你知道，我從來都非常在乎你的感受，拯救不了你的孤單讓我非常痛苦。我很想要你過得快樂，即使這個世界不再有我的存在。」<sup>105</sup>

---

<sup>105</sup> 寫於 2018 年 11 月 18 日，參加死亡體驗時遺書的第一段。

## 想要被理解的渴望<sup>106</sup>

「最真切的生命感悟，只存在於自我心中。別人只記得我的圓臉、小個、課堂上的一句發言，背過的一個帆布書包，而我曾經對教室外牆頭卑微苔蘚的純潔關注，對捲心菜葉上一課晶瑩露珠的喜悅，對黃昏操場上一抹晚霞的悵然，對上学路上悠長小巷的探奇，以及我小小生命所有的驚喜、顫動、感悟，都是不為人知的啊；而這些內心幽微的感觸，才真正是我生命的本質體驗。」<sup>107</sup>

### 我用什麼才能留住你-博爾赫斯

我給你瘦落的街道、絕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  
我給你一個久久地望著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給你我已死去的祖輩

後人們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  
我父親的父親，陣亡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邊境  
兩顆子彈射穿了他的胸膛  
死的時候蓄著鬍子，屍體被士兵們用牛皮裹起

我母親的祖父，那年才二十四歲  
在秘魯率領三百人衝鋒  
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馬背上的亡魂

我給你我的書中所能蘊含的一切悟力  
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氣概和幽默  
我給你一個從未有過信仰的人的忠誠  
我給你我設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  
不營字造句，不和夢交易  
不被時間、歡樂和逆境觸動的核心

我給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個傍晚看到的一朵黃玫瑰的記憶  
我給你關於你生命的詮釋，關於你自己的理論，你的真實而驚人的存在  
我給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饑渴  
我試圖用困惑、危險、失敗來打動你

<sup>106</sup> 前面一段話節錄自母親的書，後面那首博爾赫斯的《我用什麼才能留住你》是我最喜歡的詩歌，也是我生命中非常渴望達到的狀態，僅此來描述我和母親各自都很渴望有一個能夠理解我們生命體驗的人。

<sup>107</sup> 母親說：「這裡跟妳前面提的那些夏天的蟬鳴很像，所以說我們兩個是多麼像啊。」

在我的内心深處，或許我更渴望的是她肯坐下來，好好聽我說我一路的人生冒險，我經歷了什麼。那些青春時期的情感糾葛，對應試教育體制感到的窒息和反抗，在外面廣闊世界感受到的心潮澎湃，這些關於我生命的體驗，都無從訴說起。曾經我完全無法對她表達這些內心細微的感受，只能站在她的對立面和她吵架、抗衡，搞得兩個人都痛苦不堪。若我們是那麼相似，是兩個那麼孤單，渴望有人理解我們所有生命體驗的靈魂，那又為何長期以來一直有一道深深的鴻溝攔在我們之間呢。我想要探索是什麼阻攔了我們靠近彼此，並且我要打破那層隔閡。

## 第五節 父親：撐起這個家的男人

### 支持和尊重

每次回台灣，父親都會開車送我去機場，有時候母親也會一起跟來。在車上，母親總是絮絮叨叨地講著她對我的擔心，捨不得我走，而父親總是接話說：「不要擔心太多了，相信她能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好的」。

四月底的時候我和母親大吵一架<sup>108</sup>，那次整整崩潰了兩個禮拜。母親的長篇大論中有一句話：「妳爸一直把妳看作他的驕傲，妳就這樣糟蹋他對妳的期待」。我早已習慣母親尖酸刻薄的言語，但這句話仍舊刺痛了我。後來我問父親，他真的會如母親所說的對我失望嗎？他說不會啊，我知道妳一直都是很認真努力的人。我又再問那他對我的期待呢？父親沉默了一會兒，有些猶豫地說，其實他和母親的想法是相似的，他們都對我滿懷期待，希望我可以去更好的地方，有更高的平台，獲得別人的尊敬和賞識，以彌補他們沒有得到的。可他又同時覺得我說的也有道理，每個人都有自己對生活方式的選擇，他也想要尊重我的選擇自由，心裡有些矛盾。我對父親說我其實對自己沒有那麼自信，也沒有認為自己很優秀，他帶著有些訝異的口吻問我，「妳怎麼這麼想呢，我對妳可是很有信心的哦！」

想起父親那沒事般的笑容，我竟有種想哭的衝動，覺得難過，覺得悲傷。

他怎麼可以那麼若無其事，怎麼還能笑得出來。

### 一家人的旅行<sup>109</sup>：共同面對母親

那是一個霧蒙蒙的早晨，車子緩緩地前進著。父親開著車，我坐在副駕駛座，我們談論起母親這次出門的狀態，兩個人不約而同地表示擔憂。這是屬於我們父女獨有的時光，好像這個時候，我們有在一起共同面對著什麼。父親冒出一句，「妳媽一直這樣下去，我以後的日子會很不好過啊」。我沉默了一會兒，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句話。想像等父母老去時，母親已經徹底喪失了行動的能力和意願，父親還要面對她那副毫無生機活力的樣子，為照顧她而勞心和奔波，實在是太苦了。

<sup>108</sup> 前文所述的四月事件

<sup>109</sup> 2018年8月，這是我們第一次全家自駕旅行。

這種擔憂和不忍，讓我無法好好放下心離開家裡。他隨後又問我，「妳覺得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她的問題呢？」，我們就這個問題討論了一番，父親說他目前能夠做的就是維持還算穩定的現狀，但是再進一步讓母親的狀況好轉的方法，他也還沒有想到。

對父親來說，母親只是不肯振作，不想要靠自己好起來，他並不認為這是一種疾病。他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接納母親的狀態，但是骨子裡還是覺得她有一天會好起來。這在我看來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母親這種狀況是可以克服的，沒有那麼可怕，另一個則是母親憂鬱的狀態被否定，好像不存在一樣。對於父親這種「只要努力想辦法就一定能夠解決問題」的，不放棄任何希望的樂觀心態，我是有些不以為然的，那種樂觀總讓我覺得有些盲目和不切實際，而且他也沒有辦法理解母親的處境，她的痛苦是怎麼回事。但我也能夠理解他需要有這樣的信念支撐著自己，儘管所處的位置不同，我們都知道疲於應付母親的情緒是一件多麼辛苦的事情。

雖然最後我們還是沒有一個結論，但那場對話讓我覺得，我們各自採取了不同的方式在共同面對母親的狀態。我試圖要理解母親的生命何以長成現在的樣子，而父親則是默默地持續付出著，似乎他多做些事，多承擔一點責任，會無形之間感化母親。她的憂鬱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對我，也是對我們這個家庭。在寫關於母親的論文時，我勢必會被問到一個問題，「為什麼這麼想要幫她釐清苦悶的來源？」，以前我覺得這是因為不想再看到她痛苦，自己也想擺脫這種因她的痛苦而痛苦的狀態，但遠不只是這麼簡單的。母親自己在面對，我和父親也各自承接起一部分，我們在日常相處的磕磕盼盼中，同時也相互扶持著彼此。

回家的那一天，父親在回程的路上說著，「這次很遺憾的事情是，妳沒有跟我們一起看到更多的風景」。但母親卻覺得無所謂，她只為了即將回到家而感到雀躍。我被這句話深深地震撼著。父親從始至終都非常堅定地希望母親和我們在一起，可以玩得開心。我卻沒有他這麼堅定，從出發前的搖擺不定，到旅途中無數次在心裡想她不要來就好了，總是掃我們的興。我們總是想要帶著母親玩很多的地方，而她都是擺擺手，疲軟地躺在車上或是待在旅館不肯出來，「你們自己玩得開心就行，不用管我。」那讓我想起母親平日總是操心這操心那，我和父親都會告訴她，只要她沒那麼多的擔心，我們就過得非常好了。

在這個家中，我們總是想要別人快樂，卻不知道自己快樂起來，才是最讓對方快樂的事。

### 看見彼此

說起小時候第一次看見父母吵架扭打的情景<sup>110</sup>，事實上那段回憶還有後續的一個小插曲。爭吵了一個下午後大家都精疲力盡，母親依然板著臉不說話，卻還

---

<sup>110</sup> 這次扭打也是唯一的一次

是為我們父女做了簡單的番薯粥，將碗筷摔在飯桌上之後她就甩門回房間了。母親從來都是用一副強硬的態度包裹著自己的脆弱和心軟，她沒有一次示弱過，連一句道歉的話也沒有說過。從小到大的無數次爭吵過後，我都氣得心想我再也不要理她了，除非她給我一句對不起。曾有一次我向父親表達了我這個想法，他回答我說：「妳媽媽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她雖然不會口頭上道歉，但是都會在行動上表示她的歉意，這樣就夠了」。為什麼他能夠看得到這一點呢？我始終認為這是因為父親是個真正溫柔的人。這種溫柔並不是簡單的噓寒問暖，端茶送水，也不是淺薄的「溫暖同理」，而是一種內斂的，隱藏的很深，不那麼能輕易看懂的潤雨細無聲。他看透了母親冷淡憤怒的表面背後的關心，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卻默默地接收了她的心意。

「妳媽雖然那樣，但是心地不壞。總體來說我們家還是不錯的。」

「就只有妳爸會傻傻地對我好」

或許真的是同樣溫柔的人才能夠感受到對方的溫柔吧。正是因為父母都很溫柔，才能夠在經常衝突、磕磕盼盼的關係下，依舊看到對方柔軟、善良的樣貌。

### 面對身處債務中的父母

在我們家出現債務危機之前，父母對於金錢的觀念已經體現出了某種程度的分歧，從母親書中摘錄的一段話，就可以看出他們倆的差異：晚上，丈夫喝得滿身酒氣回到家，我賭氣地說：「你在外吃一頓飯花幾百塊，我在家裡卻吃麵條。你這樣吃下去，我也要一個人上酒店吃飯。」他說：「好啊，我最希望妳走出家門。」他買了一件精品T恤，我嘖嘖嘖地說：「這麼貴，給我可以買五件了。」他在家也用手機接電話，還走一處點一盞燈，把家裡的十來盞燈都點亮，我就跟在他後面關燈，說：「要節省電費」。他怪我礙手礙腳的，說：「別用妳那套生活標準來要求我。」我這才意識到我跟他已生活在兩個檔次上，就對他說：「我要跟你劃清階級界限！」偶然，我跳起來要花幾千元買一隻數碼相機什麼的，他會不假思索地說一個字：「好。」這麼簡單的回答，反倒使我惶恐。除了買電器和旅遊捨得花大錢，平時我總是在生活細節上節省開支，他笑我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我則覺得女人在金錢上往往是短視的，只看得見感得著摸得到的零錢，大筆花費則是糊塗賬。

這種分歧在債務出現之後更加被放大。也是在我讀大學之後，父母才慢慢拿家裡的事情和我商量，那時候才比較清楚家裡的處境。在剛知道家裡背著巨額債務時，我心裡也著實難受了一陣子，有一段時間都想著節衣縮食，盡量節省自己的生活開銷。但父親總說：「讓妳讀書和生活的錢還是有的，該花的錢就要花」。供我唸書，只要是有機會出去拓展視野，他都會支持。母親則總是認為我不該這個時候還花錢出去玩，抱怨我不懂家裡的壓力，念叨著每一筆小錢她都很節省。儘管父親說：「妳這些小錢省下來再多，跟我那幾百萬比根本不算什麼，沒有必要這樣省。」，母親也像是聽不到這些話一樣，繼續在經濟緊縮的生活中抱怨她的焦慮和不安。對於母親那樣小家子氣的節省，我心裡總有種說不出的難受、憋屈和不耐煩。

大概是我大二大三的時候左右，我開始跟父親討論債務的事情，判斷應該要做什麼投資，評估每一個賺錢的機會。似乎那種想要幫忙的慾望，從那時候就已經出現了。但平時認真問他到底還欠多少錢的時候，他總是含糊地隨口帶過，說他不知道，或是給一個很模糊的答案。我氣父親總是算得一筆糊塗帳，他也只是笑笑，沒有多解釋，好像不想要讓我知道得太詳細，我心裡已經清楚那就代表著狀況不是那麼好。直到暑假有一次幫父親查他的交易記錄，無意間瞄到他轉給銀行的錢，那個數字大到觸目驚心，我才知道原來每個月要還的錢有那麼多。他總是不會把這些情況說得那麼具體，這也讓母親的不安時不時就爆發一陣。我又忙著調解他們之間的矛盾，分析他們之間各自的狀態，為什麼會產生衝突，幫他們各自解釋彼此的心態和想法。似乎這樣我就是有功能的，是對這個家庭有貢獻的。父母讚歎我開始可以幫忙家裡解決一些問題了，我的心裡卻有一種隔岸觀火的「冷靜」，這也不是真的冷靜，只是很想當然地認為問題出現了就要面對解決，這種狀態變得很常出現。不僅僅是面對家庭如此，在面對學校社團職務的責任和朋友來傾訴他們的困境也是一樣。

但反過來也意味著，我沒有辦法諒解那些始終不肯面對的人，覺得為什麼母親只會抱怨，而不是一起努力解決問題，對她的態度愈發感到煩躁。她從不願意幫忙做事，在這個我碩二升碩三的暑假也是如此（2018年8月）。當司法拍賣終於有了新的進展，需要整理一筆資料交給法官時，父親問母親要不要來幫忙，她說自己很累，不知道怎麼做而打發過這個問題。我對母親那副懶散，事不關己的樣子感到不悅，父親對她感到無奈，但也沒多說什麼，只是深夜還在電腦前整理著資料，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做了快十個小時。於是主動提出要幫忙，兩個人一起做比較快。父親高興地說這樣效率高了許多，而且我陪著做他也更有動力。母親說著要去睡覺了，卻又焦慮地不停開門來看我們做得如何。一直喊著叫我們早點睡覺，她自己卻憂心地睡不著。

面對母親消極的不耐煩，另一面在腦海中浮現的是父親走到餐廳的窗戶旁，獨自抽煙的畫面。每當想起他的背影，我心想，他又能找誰傾訴心裡的苦悶和壓力呢，家裡的債務，母親的狀況，總是要為各種人的需求奔波，不想讓老家的父母擔心。那是作為一家之主，又或者是作為男性的面子和尊嚴。每次通電話的時候，我都只是簡單地問一下最近的債務狀況如何了，以表示關心，而父親總是說不用擔心，一切都會解決的。我不敢開口問他是如何度過那些日子的，似乎我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那背後像無底深淵的沉重。

### 賣房子：家於我們的意義

當我開始就讀碩三之後（2018年10月），我們家終於賣掉了現在的房子，在郊區購置了新屋。事實上，這個賣房子的提議並不是父親在暑假突然心血來潮地提及。早在幾年前，我的大姨小姨就已經建議父母趁著房價還高的時候趕快把房子賣掉還債，只是母親一直都不願意。當事情已成定局，讓我回頭思考這個家到

底給我帶來什麼樣的感覺，對我們各自來說，又分別意味著什麼呢。

習慣了每年兩次在台灣和溫州往返後，回家反而變成了一件飄在空中，沒有實在感的事情。母親總是幫我鋪好棉被，打掃得乾乾淨淨，並拍照傳給我看，盼望著我回家。但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短暫的過客，這個房間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有我生活著的氣息。家總是給我一種冷清的感覺，不僅僅是因為家中大部分時間都安靜得像一潭死水，也因為在這裡什麼都不會發生。我們少有一起坐在沙發看電視，一起聊天的時刻，就連通常最能夠聚集一家三口的餐桌，通常也都是父親不回家吃飯，母親做好飯就躲進了房間，或者乾脆讓我叫外賣，留我一個人坐在餐桌旁默默地吃著飯。忘記了是國中還是高中，有次我們難得一家人去火鍋店吃飯。那是一段漫長的時間，鍋子裡的白色蒸汽不斷地冒上來，模糊了視線。我們三個人都在埋頭吃飯，誰都沒有說話。其實我心裡是想了很多事情的，但面對他們我卻不知道要說什麼。那種隔閡的感覺堵在心裡，更讓我什麼也說不出來。這也是我在家中常有的感覺，不知道要說什麼，那就乾脆什麼也不說，我把自己關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而父親呢，只要一回家就開始打呵欠，他寧願在辦公室做完工作再回家，也很少在家裡辦公，經常是深夜已經躺下了才聽到鑰匙的開門聲。即便他晚上回家了，深夜推開客廳門總是看到他躺在沙發上，張著嘴巴，有時發出咀嚼食物的聲音，電視還在播放著節目，卻沒有人收看，被冷落在一旁。喊他去房間睡，也是怎麼都搖不醒，讓人頗為無奈，最後只好放任他繼續躺在那兒。跟母親說這件事，她會叫我不要打擾他：「爸爸太累了，你就讓他睡吧。」

父親常常會說好要回家吃飯，卻因為臨時有事就突然來電說不回家了。偶爾他會在家和我們一起吃飯，但即使是這樣偶爾的時光，他也經常吃飯吃到一半就接很久的電話，他的電話總是響個不停，本身又是一個大嗓門，隔著很遠都聽到他說話的聲音，讓母親很是煩躁。當父親突然安靜下來時，母親反而感到奇怪地探頭看他在幹嘛，久了之後就知道，這種時刻他一定是陷入武俠的世界了。父親沉迷武俠小說，可以坐著連續七八個小時沒有任何動靜，那是他少有的放鬆時刻，暫時放下了工作和債務的壓力，只是單純地做著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

母親的感情和我們一定不同，面對常年不在家的父女倆，她唯一的生活圈就在這個房子裡面，每一個角角落落都是她再熟悉不過的。她對於我們一個在家就想睡覺，一個在家就覺得無聊感到很不高興，抱怨我們到底把家當成什麼地方。小時候，童年的房子對母親來說是風雨飄搖的一葉孤舟。她的世界裡面總是只有她一個人，沒有所謂共患難的經驗。這個家給了她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安頓，給了她穩固的安全感，她得以在這樣安全的環境下思考和寫作。房子是她最後的堡壘，是她的底線。為了債務而賣了房子，等於徹底的潰敗，撐著這個家的最後一根支柱也倒塌了，還是由自己的家人親自決定的，這大概是她非常難以接受的原因吧。

母親的態度始終是我難體會的，「已經知道事情是這樣了，為什麼不接受呢？困難本身不會成為困難，如果這個狀況是，一家人可以互相支持打氣，一起努力

解決問題的話，那反而是一種，對家庭的感情來說更有凝聚力，在一起的感覺。是她的態度讓我們家變得四分五裂。」<sup>111</sup>對我來說住在哪裡都好，如果這樣做能減輕父親的負擔的話，我沒有不讚成的理由。比起失去這棟房子，我更不願意看到他一輩子背負著沉重的壓力。能夠一起分擔這份壓力，一起共患難，比擁有再多的物質更讓我感到安心。

畢竟只要是我三個人在一起的地方，那就是家了。

### 「沒關係啦」

母親不愛跟父親回老家，大概是我大四或是升入碩士班之後，就變成我代替母親回去。每次出發前母親一定會問我們是否回家吃晚餐，要的話她就準備。我們也都商量好了不會待太久，晚餐時間之前就會回來。但每次去到老家時，親戚們總是熱情地挽留，即使再三推辭都沒有用，說是因為我們難得來，他們已經再去菜市場多買了一些菜，還有母親愛吃的螃蟹<sup>112</sup>，要我們吃完再帶螃蟹走。父親最後也就不再推辭了，有些遲疑地轉頭對我笑笑，說那不然還是吃一點再走吧。我總是被他這種容易被說服和拒絕不了別人的個性打敗，心裡感到悶悶不樂。但我也清楚，這些人對我來說只是不熟悉的親戚，但是對父親來說是他的兄弟姊妹，是他的家人，如果我強行要走會讓他感到為難，也就勉強地留下來了。這個時候我會要求父親打電話跟母親好好解釋，但他只是笑笑，淡淡地說一句「沒關係啦」。

這句「沒關係啦」每次都讓我感到惱火，好像他完全不在乎我們和母親約好了要回家吃晚餐這件事，甚至他也不覺得突然失約有什麼，在我三番五次催促之下才打電話回家解釋了兩句。另一方面我也緊張忐忑，擔心母親的反應，在家空等的滋味一定不好受。果然母親的口氣很不悅，我又要另外傳訊息告訴她，只是簡單吃一點就馬上回來，會帶螃蟹回來給妳，試圖安撫她的情緒。一邊害怕母親生氣，也擔心母親發脾氣之後的怒火全部灑在父親身上。一邊又對父親的神經大條感到不滿，突然好像能夠理解母親平日那種刻薄言語背後的賭氣，和想要被安撫，可是得到的回應卻是冷靜和看起來無所謂的態度，這才讓她愈發火大。

---

<sup>111</sup> 摘錄自 2018 年 11 月 26 日論文團體，討論到債務問題時我當時的想法。

<sup>112</sup> 父親的家鄉在河邊，總是能買到最新鮮的螃蟹。他們也都知道母親愛吃，因此每次都會給我們裝很多在袋子裡，讓我們帶回家。

## 第四章 行動研究的探索（一）：視框的移動

### 第一節 認識母親

此段探索歷程從 2018 年 3 月，決定開始以母親作為論文研究對象的時間點算起。3 月–9 月主要是針對母親本人的訪談，以瞭解她的生命故事和想法為主。這部分的書寫以母親的視角出發，描繪了她的原生家庭、寫作生涯以及婚姻家庭，即本篇論文的第二章。

#### 世俗功利與精神超越的衝突

一開始的兩次訪談，是在距離我四月從柬埔寨回來，和她大吵一架還沒有隔多久的時間。我對她的提問，也包含了我自身的困惑在內。如果母親也是一個追求精神超越，理想主義的人，那為何她不能夠理解我的想法呢。母親則覺得因為她過去失敗了，所以不希望看到我失敗。似乎她同時還是很在意現實功利的標準，想要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我也藉著訪談的機會，讓她得以瞭解我的觀點和想法。當她提到自己的理想主義，說起她的文學作品為什麼不是大眾的流行讀物，是因為沒有人可以理解她的精神高度，最終沒有人能懂她的思想讓她感到抑鬱。我說如果是我的話，我從一開始就不會有想要讓大眾理解的期待，我也並不想要有多麼高的社會地位和名氣，只要我親近的朋友能夠理解我，在精神層次上可以交流就好。這也回頭重新解釋了柬埔寨之旅後，我跟她大吵一架時我的立場為什麼與她不同。而母親也有所挪動，對我的想法表示理解，日後也可以商量。但她還是有自己的期許，希望我能夠去大城市，進入體制內的科研機構或是去大學教書，認為這是比較正確且安全的人生道路。

在 07 月 01 日的論文討論中，老師提出被困在主流價值評判，困於被比較和評量的痛苦，不斷地追求認可，這是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很容易出現的主題。一個人如何確認自己在世界上的價值，完成自我認同，也是一個當代的議題。母親渴望自己的才華被賞識，想要別人的理解，為什麼她的生命中迫切需要這樣的成就，這背後可能有一種不得不去要的驅力，那又是什麼。這需要回到母親的原生家庭，理解她在家庭中的動力位置，在人的童年早期，想要確認「自我」首先要面對的切身環境就是家庭，家庭是唯一可以確認的指標。除了面對原生家庭的小歷史之外，也要瞭解母親所處的時代背景的大歷史。以及，母親的寫作都在寫一些什麼內容，她對人的異化的批判，想要致力於什麼。她為何要逃避人群，她如何檢視自己的成就。這些都是我需要去瞭解的。

那幾次的行動也讓我看到，我並不像母親一樣這麼渴望得到大眾的理解，也不是那麼在乎自己是否成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當老師向我提出這個疑問時，我一時間並沒能馬上給出答案。回到我自己在家庭的位置中，我只是感覺

到自己似乎沒有太把父母的期待當作一種非達成不可的壓力，而用老師的話來說則是「我有任性的自由」。父母對我的愛、接納和尊重，是我可以闖蕩世界的根基，使得我不需要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這番話在當時讓我深受觸動，但真正慢慢能夠感受到的確是如此，也是在半年之後的事情了。現在再回看，這個答案似乎只解答了一部分。回到母親本身，她對成就的執著，也與她本身較高的起點，還有她作家的身份有關。學生時代的母親一直保持著優異的成績，而我則只是一個在大眾之中很普通的人。後來當她成為作家之後，知名度和讀者的支持自然也會成為她評價自己的標準，但我並沒有這樣的一個需要被大眾認可的身份。另外一點是我們兩個的時代背景差異，八九十年代的人們普遍都還懷有一種崇高的理想和熱情，在網路時代還沒有來臨之際，母親所看到的世界還是眼前的，整體的。而到了我這一代，人們（尤其是年輕人）開始變得虛無，沒有遠大的目標，對世界的認知也開始碎片化，把握不了整體的我們，只能享受著當下的小確幸。

至此，母親身上那種同時追求現實功利和精神超越的衝突矛盾，成為了我在書寫她生命故事中想要探究的一個重要主題。

### 「憂鬱」底下的生命狀態

最初寫母親的故事時，我是帶著「憂鬱症」這個病理的視框在看待她的。母親總覺得自己的人生很失敗，認為是她的完美主義和理想主義導致她過得痛苦，將自己的逃避人群和社會的傾向都歸因於自己的憂鬱。她稱自己是一個病人，讓我感受到的是她在使用疾病這個概念，試圖讓我接納她的狀態。並且比起對父親，母親對我好像有更多一層的期待，認為我是心理學專業的，應該能夠理解她的憂鬱。

這個階段的我，還是以「尋母記」為主題，將母親作為論文研究的主角。期許她可以透過這篇論文讓她重新詮釋自己的生命，換一個角度看待自己的人生。當我寫完母親的生命故事時，她複雜的，層層疊疊的生命脈絡讓我感受到她那種痛苦的狀態，發現她的狀態似乎不是用「憂鬱症」這個簡單的概念就可以解釋的。重點不是她的症狀表現本身，而是這些表象的背後是什麼。在 10 月 12 日的論文討論中，也經由老師的提醒，看到母親的「疾病」只是一個表象，埋藏在底層的是她生命的矛盾、不平衡找不到出口的困境，她在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人生狀態。<sup>113</sup>

### 對理想化和純粹的追求<sup>114</sup>

母親身上總是帶著一種理想化/浪漫化事物的氣質，並且對於本真/純粹有著某種嚮往，對此我很好奇，她的這種狀態是從何而來的。更具體一點來說，像是

<sup>113</sup> 母親說：「這是寫的非常準確的，我內心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崇高的理想，現實又只能過著一種非常低俗的生活，掩藏著生命內部的矛盾。」

<sup>114</sup> 在 2019 年 03 月 12 日論文討論，和 03 月 14 日論文團體時討論的話題。

純精神性的交流、以愛為核心的純真關係、無條件關懷的母愛等等。

母親嚮往大自然和田園生活，在我看來跟那種真正經歷在農田裡勞作的農民是很不同的。真正要投入時間在生產這件事情上是非常辛苦和吃力的，但母親也並不是一個熱愛勞動的人。田園牧歌，是文人的想像。她這種對鄉村的嚮往，看來更像是想要逃離城市生活的疏離/生活壓力。想要回歸到自然，更像只是精神上想一想，並沒有要真的實踐。這或許與母親小時候在外曾祖母家的美好經驗有關係。但事實上鄉村並不只有美好，在母親描述大學畢業後在鄉村教書的經驗當中就可以看出，鄉村也有她所摒棄的世俗的一面。

這種狀態，也許與八十年代的文學作品所體現的價值觀/人性觀/氛圍有關。母親喜愛讀書，大學就讀中文系，日後又成為了作家。對於文學所散發出的時代氛圍，或許是能夠最先感受到的那一群人。然而，我也不覺得完全是社會因素在影響著她，母親身上有什麼樣的特質/經歷，什麼樣的人容易被這種氛圍感召，也是我想要探討的問題。

### 追求本真性

為了理解母親的狀態，我試圖查看了一些文獻的理論概念。在老師的閱讀推薦下，「本真性」這個概念在當時吸引了我，讓我感覺這個概念符合母親的狀態。在個人主義的現代文化中，人要如何確認自我的價值，這是一個普遍的當代議題。人們開始過度地關注自我，追求自我實現和從自身身上找到生命的意義，提倡要「做自己」，「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強調自我實現。事物的價值是被「自我」所賦予的，許多的成就和價值也都源自於個體對於本真性的追求。人們對於評判何為對自己有價值的事情，要如何過自己的生活這件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也是因為失去了以往的道德標準和規範秩序，人們開始迷失了方向，容易感到空虛和無意義，「自我認同（identity）」成為危機。

### 個人的覺醒：接觸詩歌/西方哲學

這是母親人生中的一個重要時期，她稱自己在大學時代接觸詩歌和西方哲學的這段時間為「個人的覺醒」。這個時間點，也正好是中國的八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個十年。敞開國門之後，中國開始走向現代化，多元的思想在社會上共同交織著，西方的思潮也被引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開始流行；但同時，國內也有批判自由化的聲音。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劇烈的變化之中。在母親的童年時代，國家還處在計劃經濟時代，經歷著文化大革命。那個時候的人們講求的是集體、責任和奉獻，正如泰勒所說的，早期社會有著嚴格的社會等級結構，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大都是根據他/她所處的階級地位，認同並不會成為一個問題。而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大家普遍貧窮，在計畫經濟的安排之下，分到的糧食，住的房屋，受到的待遇都是差不多的。文革對人的批鬥，也顯得階級成分這件事格外重要。在這樣的環境下，人沒有那麼多關於「自我」的概念。而

當平等、自由、民主的概念進入中國後，社會開始發生了變化，而母親也在成年之際，人生的價值觀慢慢形成的重要時刻趕上了這一波變化的潮流。

自從高考失敗後，母親進入了一所她認為與自己水平不相符合的大學。至此她開始不願意上課，而是時常跑去圖書館閱讀詩歌和哲學。叔本華、尼采等等悲觀的哲學家成為了母親生活中家常便飯的人物。她讀了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偶像的黃昏》，以及克爾凱郭爾<sup>115</sup>。本真性這個概念的起源，也與尼采的虛無主義有關，這也與個人主義的源頭有關。在西方哲學中，本真性(authenticity)有更為特定的含義：人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而不盲從於外在的壓力與影響，這是應對外部世界的一種方式。<sup>116</sup>母親提到，這種西方的生命哲學對她的影響是「生命不是從關注外部的事物，去理論、分析和判斷，而是注重生命的內部應該怎麼度過，說的準確一點就是內心」。這種對自己生命內在的關注，也是母親對本真性的追求的開始。

本真性涉及創造和原創性，而能夠讓當時的母親感受到自我的，便是讀書、思考和創作。藝術創造變成人們據以達到自我定義的典型模式。我的自我發現經歷了一次創造，某個原創的和新穎的東西的形成。<sup>117</sup>對於母親而言，寫作從一開始就帶有著一種超越功利的愉悅情感，是她對藝術和哲學的執著。這種對於美的追求，與母親關注自己內心的感受，追求自我也是相關聯的。美是一種自為的滿足。美給出了其自身的內在實現，其目標是內在的。對美的欣賞給予我們一種整體性和完全性，它們超越了道德和慾望之間的鬥爭在我們身上產生的分裂。<sup>118</sup>文學創作成為母親内心感受的一種投射。大學時期有一門課的老師研究李商隱，在課堂上提出了許多不同角度的對李商隱詩歌的看法，當然這些知識都源自於過去各個學者的分析。母親回家之後便寫了一篇不同於所有課堂灌輸的知識的視角，而是以自己的觀點來解析李商隱詩歌的論文。

本真性同時也帶有著潛在的對社會服從，甚至是道德規範的反叛。通常理解的道德，明顯地包含壓制我們的許多基本的和本能的東西，壓制我們的許多最深和最強的慾望。<sup>119</sup>在母親身上，明顯的例子是她開始反抗應試教育體制。她不再規矩地坐在教室上課，也不完全吸收老師所教授的知識，而是整天泡在圖書館中，按照自己的興趣喜好去讀書和學習。對於母親來說，即使高考沒有失敗，她依舊認為這種靠分數來評判一個人的教育制度是不合理的，沒有辦法真正看見這個人的才華和能力。在大學的「個人的覺醒」這個階段，啟蒙了母親開始有對本真性的追求。而她後續的人生發展，也不斷地重複著對於體制/世俗標準的抗爭，以及

<sup>115</sup> 其中，薩特、海德格和克爾凱郭爾皆為存在主義哲學的代表，而叔本華提倡的悲觀主義哲學很符合她喜歡的憂鬱氣質。尼采提倡的生命哲學，是母親最為嚮往的。

<sup>116</sup> 程煉譯（2012）。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原著。《本真性的倫理》，上海三聯書店，03

<sup>117</sup> 程煉譯（2012）。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原著。《本真性的倫理》，上海三聯書店，75-76

<sup>118</sup> 程煉譯（2012）。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原著。《本真性的倫理》，上海三聯書店，79

<sup>119</sup> 程煉譯（2012）。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原著。《本真性的倫理》，上海三聯書店，80

對於自我獨特性的追求。

### 批判人被異化，追求精神家園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的現代化，不僅僅是在社會思想層面，在經濟形態上也是如此。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溫州作為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之一，充斥著物質慾望和消費主義，商品經濟高速發展，對於傳統和道德的喪失，人情味變淡，人與人的冷漠和疏離。母親敏銳地感受到了時代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她後來的寫作，都在探討社會與自然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文明和荒蠻，城市和自然這兩組概念；致力於批判在物質和科技日益發達的時代，人心被物質和科技所異化的悲哀。

後來，母親進入了一家國企報社工作。在這份工作中，母親深感體制內的官僚主義的管理，權威領導和條條框框的約束，與她嚮往自由，想做自己的渴望是相違背的。僅僅擁有寫作的才華，做好本分的文字工作是不夠的，還要有與人打交道，處理各種雜事的能力。母親討厭表面交際的虛偽，渴望超脫工作機構那種利益環境找到真誠的友誼，她依舊期待「自我」能夠被人看見。母親不屑於一般的社交活動，認為自己渴望得到的理解沒有辦法在這種庸俗的關係中獲得。她嚮往純粹真摯的情感，以及期待精神深層次的交流對話。

但是人在體制內也是被他人的評價定義的，母親認為，閒話定義了人在體制內的本質。跑外頭做私事，開會頂嘴，做事丟三落四，電梯碰見不打招呼，一個人的個性心境情緒早已被忽略在體制之外。在這種體制下工作，使得母親必須要在一個充滿個人情感的「自我」之外再發展出一個應對工作場合的「自我」，她的自我因此被分裂成「主我」和「賓我」。主我是人的動機、情感和衝動的自我，並不由制度來加以評判的自我；而在社會活動中存在的是一個被動的賓我，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策略。<sup>120</sup>自我的分裂，情感和行動的隔離，導致了母親在工作環境中對工作的被動態度，以及對人冷漠的態度。這反映了母親在工作中感到的個人孤立感，而這種孤立感源自於制度對人格的制約。

久而久之，母親感到失眠抑鬱，也不願意再繼續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便選擇了辭職回家。在她看來，人是被體制異化的，而她不願意做一個被異化的人。

### 崇尚個人奮鬥，追求成名

在母親開始接觸哲學、追求本真性的同時，她還抱有著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想要考名牌大學，進新華社，想要自己的作品刊登在知名的文學期刊，以及期望自己出版的書能夠暢銷。這樣的理想依舊符合社會主流的對人進行價值判斷的標準。

而在對「體制」的反叛過程中，弔詭的是，母親看起來同樣被「體制」的標

---

<sup>120</sup> 李繼宏譯（2014）。桑內特（Sennett, R）原著。《公共人的衰落》，上海譯文出版社，451-452

準框架來評判自己。高考的失敗始終是她心中的一根刺，時不時會刺傷她，若不是當年的失常發揮，以她的水平應該可以進入頂尖的大學，那人生的走向和發展也會完全不同於現在。母親辭去了原本正式編制的工作，後來沒能夠擁有正式編制，不僅沒有保障和安全感，甚至是一件很丟臉和羞恥的事情。出版的作品和書籍沒有得到大眾普遍的認可，也是很遺憾的，她認為別人應該要理解她，為自己沒有被理解而感到失落。在對我的教育中，她也希望我能夠實現她沒能實現的願望，去大城市發展，功成名就，得到一定的社會地位，結婚生子，過著「標準」的幸福美滿的生活。

從中可以看出，母親是很希望自己的價值得到他人/社會大眾的認可的，她對本真性的追求並不排斥她同時渴望名利，名利也是一個人被認可的象徵，因此她對於自己的才華和能力沒有被重視和發掘感到失落。另外一方面，她也在思考和寫作的過程中建立了一個不同/更高於一般世俗成功的標準，現在的「世俗標準」沒有辦法看到她這個人的價值，她也對此批判和看不起。

什麼能夠構成一個好的生活，或者說一個有成就/價值的人生，這便是泰勒所說的道德理想。在《自我的根源》中的第二章《道德空間中的自我》，泰勒用「地形學」的比喻來說明他的「道德空間」的概念。一個人要判斷自己的方向，需要瞭解構成空間的重要場地和相互關係，以及自己在空間中所處的位置。同理，一個人要明確自我認同，也需要一套構成道德空間的善、價值及其相互關係，以及個人跟這些善和價值之間的距離位置為何，這決定了個體的幸福感和價值感。知道你是誰，就是在道德空間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間出現的問題是，什麼是好的或壞的，什麼值得做和什麼不值得做，什麼對你是有意義的和重要的，以及什麼是淺薄的和次要的。<sup>121</sup>

在《本真性的倫理》當中，也有相類似的概念。即泰勒認為本真性是在與他人的對話性中產生的，以及事物具有重要性是針對一個可理解的背景而言的<sup>122</sup>，我們需要一個重要性視野來定義自身行為的意義。獨白式的自我認同只會是一種幻覺，我們對於自己的理解，總是鑲嵌在社會當中的。本真性看起來與道德要求針鋒相對，是對於社會服從和規則、慣例的反叛，但這樣就降低了重要性視野的合法性。當代所強調的自由自決的概念，使得所有的意義視野都變得微弱平庸，沒有什麼特別有意義和價值的選擇。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母親在擯棄和批判現實功利的世俗的同時，選擇了追求精神超越，但最終卻還是被現實功利的標準所束縛。她對精神的追求，源自於反抗社會倫理和道德規範對人的異化，反抗物質和科技的發展對人的異化，從本質上來說，是她希望可以不被這些條條框框束縛，隨心所欲地過「自我」的生活。但這個精神世界並沒有一個框架，沒有一個道德空間來讓母親確認自己的認

<sup>121</sup> 韓震等譯（2001）。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原著。《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南京譯林出版社，38

<sup>122</sup> 程煉譯（2012）。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原著。《本真性的倫理》，上海三聯書店，47

同在何處，也就導致了她在方向上的迷失。<sup>123</sup>另外，承認我們的同一性 (identity) 要求他人的認同，關係被看作是自我發現和自我認定的關鍵所在。<sup>124</sup>她終究需要一套評判自己人生和自我價值的標準/框架，而這套標準/框架是能夠跟社會中的其他人共享，並且也得到他人認可的。

### 逃避人群/社會的傾向，離群索居

母親是一個性格孤僻的人，她內心非常渴望別人能夠理解自己，但是同時又覺得大家都很庸俗。在人群中都是沉默寡言的，因為覺得別人不懂自己的內心。這種長期閉塞和孤立自己的生活，在母親辭職居家之後達到了頂峰。她開始過上了長達十多年閉門不出的日子，不再外出工作，也幾乎不與他人交流，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和寫作中。在母親看來，在外被人注視就會被異化，而幽居在家正是為了避免這種被異化，可以做一個沒有社會屬性的自然人。這段歲月被母親稱之為寫作的黃金歲月，她將所有的心力轉而朝向注重自己內心的感受，以及追逐精神世界的超越。

長久以來脫離常規的社會生活，與外界刺激的隔離，使得母親的關注重心越來越放在「自我」上。除了跟她自己有關的事情以外（家人算是在她非常關心的範圍內，尤其是我們三個人的核心家庭），她對於外界發生的，重大的社會新聞，以及別人身上的事毫不關心。這種公共領域的衰落，以及對於親密的私人領域的重視，人對於他人和社會的漠不關心和疏離，在桑內特的《再會吧，公共人》一書中被作為一個當今普遍的現象所提出。對此在人們心理層面的影響，泰勒指出，由於人們將他們自身視為個體，心理體驗變貧乏了，人們也變成一些具備更少表達性的自我，缺乏陌生人與他者性的刺激。<sup>125</sup>越來越貧乏的感受，也將導致人的空虛和無意義感。母親最終覺得自己已經寫盡了所有能夠寫出的文字，再寫下去也是重複。此刻，生活變得無生趣，已經沒有事情能夠激發母親的興致，她也不知道接下來的人生要以什麼為目標。<sup>126</sup>這樣鬱鬱寡歡的狀態在現在的精神醫學中容易被診斷為憂鬱症，但我認為書中所提到的「自戀文化」的概念或許更適合來形容母親的狀態。<sup>127</sup>

臨床意義上的自戀是一種性格疾病，它的定義更加嚴格。自戀就是不斷追問「這個人、那件事對我有什麼意義」。人們總是不斷地提出別人和外界的行動跟自

<sup>123</sup> 母親反駁：「我覺得我沒有迷失，其實我已經有自己的判斷了。要把寫作的過程，跟寫作以後，這兩個階段分開來看。寫的時候我不在意別人怎麼看，有點像是建立自己獨立的思想世界。出版之後就要面對一個社會認同的問題。」

<sup>124</sup> 程煉譯（2012）。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原著。《本真性的倫理》，上海三聯書店，56

<sup>125</sup> 李繼宏譯（2014）。桑內特（Sennett, R）原著。《公共人的衰落》，上海譯文出版社，02

<sup>126</sup> 母親說：「我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在東方哲學中找到生命得以繼續的精神支撐。」

<sup>127</sup> 母親說：「感覺定義有些狹窄和負面，如果要說自戀文化對我的好處，那就是我從事於純粹文學的創作，有別於那些流俗的文學，保證了我的文字有一定的價值。」

己有什麼關係的問題，所以很難清晰地理解其他人以及其他人所做的事情。<sup>128</sup>自戀使得人對於和自己無關的事情漠不關心，時間一久也就與他人之間產生了越來越遠的距離，難以同理他人的狀態。另外，有兩種自戀的情感特徵，閉合恐懼（fear of closure）和空虛（blankness），期望值不斷地提升導致當前的行為無法讓人覺得而滿足，以及缺乏一種對事物感興趣的能力，這實際上是對外部世界的控訴，沒有任何事物能夠讓他產生感覺。<sup>129</sup>這兩者會妨礙人們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拒絕將情感客體化，但同時又有想要向人傾訴的衝動時，就會變成責怪沒有人能夠理解他們的內心。母親的孤獨、空虛和無意義感，也就由此而來。

然而，母親並不完全同意我上述的理解。她認為自己沒有迷失方向，追求現實名利和精神追求並不是兩件有衝突的事，她更看重精神的追求，在其中感到無盡的快樂。這讓我一度陷入了迷茫，感覺自己似乎還沒有真正理解母親。

### 成就驅力：渴望與原生家庭切割

讀了一些書之後，我依舊覺得僅憑藉書上的理論，無法解釋母親如此強烈的追求現實功利的動力。在碩三下學期開學初，02月26日的論文討論中，老師也提出疑問，母親出人頭地、鶴立雞群的渴望是源自於哪裡，成績好這件事在她小時候的生活裡有什麼樣的意義，這是否與我外婆的認可有關。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出一個足夠說服人的說法。

孩子長大成人之後兜兜轉轉，最終還是為了得到父母的認可，這樣常見的敘述並不讓我覺得同樣適用於母親。她屢次提起自己是多麼想要擺脫原生家庭的氛圍，想要逃離那個家，那在我看來不是想要尋求外婆的認同。而是相反的，她感覺更想要的是與外婆切割，長出一個獨立並且不同於外婆的自我。母親清楚她想要被理解的精神性的思考，並不是外婆這樣初中都沒讀完的工人可以給予的。當明確了外婆不能給到母親想要的認同時，若是不能夠脫離原生家庭去追求認同的話，整個人會很容易陷入絕望。因此，母親需要在新發展出的自我得到肯認，不管是出人頭地，還是追求精神世界，那都是與原生家庭的氛圍非常不同的，屬於母親自己的東西。<sup>130</sup>

03月18日的訪談，母親再次提及小時候外公與鄰居打架被抓走的事件，無意間說起鄰居家的人是從海軍退役的，社會地位比外公外婆要高，所以才導致派出所最後把外公抓走。隔天母親又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詮釋。「小時候以為出了什麼事告訴父母，就會得到庇護。但那次事件後發現父母也對這個世界無能為力。」，她眼中的世界也因此成為了「沒有是非對錯，只有勢力，毫無安全感的世界」。自卑和不安全感深深影響著母親，讓她渴望爬上高的社會地位，超越別人，在集體

<sup>128</sup> 李繼宏譯（2014）。桑內特（Sennett, R）原著。《公共人的衰落》，上海譯文出版社，10

<sup>129</sup> 李繼宏譯（2014）。桑內特（Sennett, R）原著。《公共人的衰落》，上海譯文出版社，457

<sup>130</sup> 源自於 2019 年 03 月 12 日，論文討論之後，與同學討論母親的狀態

的環境中比別人優秀，這也能夠解釋她為何在讀書時代如此在意與同儕之間的競爭。「我小時候一直有一種心態：不能被別人看不起。」，母親對於弱勢、窮苦的人非常敏感，看見那些打工的人們，母親其實心裡是同情的，過年新家請人裝修，算工錢都會多給他們一點。她覺得自己對外面的世界無能為力，不屈從於卑微，但又不願意做卑微的人，很害怕自己落入到跟那些底層的人相同的境地。所以她曾經很拼命想要擠進主流社會，過一種上層的生活。連結到前面所述的，母親想要逃離原生家庭的衝動，她認同我所說的，她想要與外婆切割。原生家庭於母親而言，是「卑微的，無奈的，敵對的，充滿暴力的狀態，毫無溫情可言」，對於外公外婆，母親都感到很是疏離，在他們身上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一切好像都可以連起來了。母親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的是她在菜市場看見一個帶著還小的女兒賣菜的男子，看他生活不易，母親便回家翻出我小時候穿的衣服送給了這位男子。當時我還心裡感到納悶，母親一向不怎麼與人打交道，甚至可以說是不太關心別人的生活，怎麼會對一個陌生人做出如此舉動。回想起來，那不僅僅是單純的善意那麼簡單，背後蘊含著她對這些人的情感。而當我想要去麥當勞、肯德基之類的快餐店打工時，母親又會馬上跳出來反對，「不行，妳不要做服務員這樣的工作」，言下之意是她認為服務員之類的工作是低賤卑微的，會被人看不起的底層工作。現在到了我即將碩士畢業的關口，她更是不願意我去偏遠地區，認為以我的學歷，應該要往大城市發展。那不只是表面上看起來的，她想要控制我，不接納和認可我的選擇，而是她對於「被人尊重，不被欺壓」有一個想像。那種強烈的想要出人頭地，得到社會地位和他人尊重的願望貫穿在她的生命之中，而我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條件可能可以達成她的目標，卻想要放棄這條路，在她看來便是著急和生氣的。順著這個思路回應前述的問題，為什麼我不會像母親一樣那麼追求出人頭地和成就？對此我的反思是，我沒有像母親一樣目睹自己的父母被他人欺負的畫面，從小到大我是享受著家庭（尤其是父親）擁有的社會地位和資源的好處的。

## 第二節 探索我與母親的關係

### 從母親的敘說轉向母女關係

此段探索歷程為 2018 年 10–11 月，主要是書寫我與母親的關係，以我的視角為出發點。為什麼會轉向寫母女關係呢？因為母親的生命故事中有涉及到我們的母女互動，同時也有我在用我的視角去看待她。我們的母女關係，是她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僅僅依靠前期對母親的認識是不足的，也需要我對自己有更多的瞭解。以及對於我對母親的情感有更清晰的辨識。

然而，單純地只從我與母親的相處出發，有時候還是難以解釋我們的關係為何會長成如今的樣子。探究母女關係，不僅僅是我們兩個人在真空環境的互動，也包含母親的原生家庭，她和外婆的關係；在我們自己三個人的核心關係中，而

父親的存在，我們三個人的互動與故事，我們各自與父親之間的情感，勢必對於我們的母女關係產生影響。父親如何影響我們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所處的時代環境、社會背景的差異。即本篇論文第三章的內容。

這個探究歷程錯綜複雜，有許多的行動同時交織在一起。其中一條軸線是敘說，對我影響深刻且頗有幫助的，是碩三上學期（2018 下半年），賴誠斌老師的家庭影像敘事課程。在課堂中，我選擇了探究母女關係，作為影像作業的主題。這對我而言是一個困難的挑戰，影像與文本不同，沒有辦法用大量的文字書寫清楚這紛繁複雜的關係，而是要從中抽出一個橫切面作為切入點，將那一條軸線好好地講清楚。同時，在這個學期，我與另外兩位寫自我敘說論文的同學組成了一個敘說團體，與他們以及朋友之間的討論，也是促進我開始對自身情感更加瞭解的一個重要幫助。過去的我只會向外探究他人，卻很少看見自己。另外一條軸線，則是和慈宜老師的論文討論，幫助我用不同的視框重新去看待和理解母親。以及碩三下學期的家庭田野課（2019 上半年），這節課的文本閱讀以及討論互動，讓我對於社會文化脈絡對家庭的影響、母職、母女關係等議題有了更多層次豐富的思考。

## 一、家族中的三代女性：外婆-母親-我

### 重看日常對話<sup>131</sup>

那一天的影像敘事課，我們邀請了黃惠偵導演。

這是第二次看《日常對話》，最震撼的一幕，是惠偵導演在餐桌前哭著對母親表達她的愛，她母親沉默不語，也抹著眼淚。那個場景讓我看到有點想要落淚，想起了暑假時與母親的衝突。在母親又一次念叨著我不懂得珍惜別人的好時，我終於在那一刻崩潰大哭，咆哮地對母親喊著「為什麼別人都知道我很在乎你，就只有你看不出來」。當時說出這句話只覺得自己已經氣急敗壞到極點，事後想起來卻是所有的委屈、傷心難過和在意都在那一句話裡爆發，那是我內心深處最核心最重要的感受。也讓我意識到了其實我們的問題從來不在於我們爭執的那些想法和行為的不同，而是我和母親是否在這段關係中感受到對彼此的關心和愛。當我看到我母親在我面前哭得滿臉通紅，像個無助的孩子一樣時，除了感到無奈和趕快去安撫她的情緒之外，我心中還油然而生一種惻隱之心。現在回想起來，這次是母親唯一一次向我示弱，展現了她內心最脆弱的一面，讓我感到心疼和對不起她。她和我一樣地好強，總是隱藏起自己內心的孤單和痛苦。所有的千言萬語，最終不過是母親一句「快點關心我、看到我」的請求。在這之前，我從未想過像她這般好強的人，其實只有在面對我的時候會毫不設防地展現出自己真實的面貌。

132

<sup>131</sup> 此次課堂時間為 2018 年 10 月 11 日

<sup>132</sup> 母親說：「我這個人就是外強內柔，不願意讓人看到我內在是很柔弱、孤單的，我很怕別人不在

映後座談時，我問導演是什麼推動了她表達出自己對母親的感情，或許也是想要解答自己當時為何會脫口而出那句話的疑惑。後來我反覆地咀嚼著惠偵導演的回答，又重新思考了一遍，寫這篇關於母親的論文，它的價值何在，我為什麼會想要推動和母親的關係。「要往前走的時候妳需要往回看」，我將這句話記在筆記本上。在進入研究所，開始探索自己的生命議題之後，我發現母親是我的一個最重要的情結。若是不好好面對和她的關係，人生將有很多東西沒有辦法再往前一步。惠偵導演講起自己以前和她母親都不會溝通和表達，就是不講話。我和母親的對話方式則是不斷地爭執衝突。但其實溝通從來都不只是靠語言的，要練習用其他的方式看到和理解母親的訊息。而這也涉及到更深一層的問題，是我存在的價值為何，接下來的人生想要怎麼過。能夠讓與自己有如此深刻連結，如此重要的家人理解自己的生命，陪伴她一起看見她生命中的矛盾掙扎，還尚未解開的結，難道不是一件我人生中重要的使命嗎？而這會是一個起點，願日後的我在完成論文後，能夠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抱著一顆謙卑的心去傾聽、理解、靠近、陪伴，更誠懇地面對他人的生命。

### 原生家庭的心結<sup>133</sup>

外婆對於母親而言，是一個心結。

看完日常對話之後，我想起了母親。即便已經到了五十多歲的年紀，她對外婆的心結依舊沒有解開。她從來都沒能往前走過，一直停留在過去，停留在對外婆的怨氣中。如果一輩子都不能原諒自己的母親，這會是一件多麼悲哀的事呢。我萌生了一個念頭，想要讓母親和外婆之間有一場互相理解的對話。

而為什麼這裡我想到的不是推動我與母親的關係，反而是推動母親與外婆的關係呢？一方面，是因為此時經歷了暑假那次的爭執，我們的關係已經有了慢慢走向和緩的趨勢，也多少因為那次表達了自己的心意而更理解彼此。但母親和外婆之間卻沒有這樣的一個對話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是回到我最初的研究動機，就是希望能夠幫母親從痛苦的狀態中走出來，那裡面也包含了她對外婆的心結。

以下為我兩次訪談母親的記錄，從中我提取了訪談中的幾個重要議題，例如理想化的母親、母職、母親的追求精神和外婆的世俗之間的對立。

### 第一次訪談

我：妳有沒有意願去理解她（此處指的是我外婆）以前的故事？

母親：我對她已經了解很透徹了，懶得理她，她已經 80 多歲了，想改也改不掉了。最可怕的是，她不知道自己的缺陷和毛病在哪裡。跟別人說的全都是負面的，如

---

乎我。我們為什麼老是吵架，就是因為有些話我都說了很多次，但最後妳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我就覺得妳不在乎我。我很愛你們，但這個愛發展成全心佔有，我一點點的心思都要被你們在乎到。我這種愛是會使你們感到強迫的，窒息的。」

<sup>133</sup> 兩次訪談分別記錄於 2018 年 10 月 17 日，以及 2018 年 11 月 04 日。

果對一兩個人關係不好，也許是別人的問題。(她)跟老公關係不好，前一個離婚，後一個打她，跟兒子關係不好，兒子不願意理她，跟姊妹關係不好，第二個姊妹說她關心外婆不夠，跟三個女兒關係也不好。(她)跟這麼多人關係都不好，還說自己孤獨，這樣人活著有意思嗎？

我：所以妳覺得人活著有沒有意義是取決於跟周圍親密的人的關係嗎？

母親：是啊，(我)有妳這麼一個女兒，我就一直牽掛著妳的成長，跟親人建立一種正面的關係，對這個人的人生意義是很大的，人生就有盼望了。很有成就感，比如說把妳生出來，養到三歲去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學，從嬰兒長大成人，遺傳了爸爸和我的思想，我覺得非常有成就感。那樣人生才有意義，有幸福感。像外婆這樣的人她就沒有幸福感啊，跟誰都聊不來，四面楚歌，所以我現在不願意聽她說那些負面的話。除了上次跟妳一起去她家裡，我就再也沒有去過。也不是說我是她的女兒我必須對她孝敬怎麼樣，我實在是受不了，她給我一種精神上的折磨和負擔。

我：如果是像我們暑假去的那次一樣訪談她呢？

母親：那是可以啊，就像聽故事一樣。就像上次我們一起去的那一次，有些故事我到現在都不知道，聽一聽也是好的啊。外公把我耳朵打聾了，這件事我就一點也不知道。聽她這麼一說，我對外公的關係也不好了。

一開始我的目的是希望說服母親開啟和外婆的對話，意外地發現她覺得人生的意義和親密的人有很大的連結，這個答案是令我訝異的，在這之前我總以為她會認為人生的意義是對精神世界的追求。

母親：通過妳寫這篇論文，妳是不是增加了很多原本不理解的東西？妳原本心目中的母親，可能就是一個庸俗的家庭婦女，但是通過我追求寫作的精神的過程，妳才了解到原來媽媽是一個精神層面上有追求的人。具體的妳都不知道，是我講給妳聽妳才了解的。

### 將性格孤僻歸因於外婆

一個人一旦對她（外婆）有不好，她就會一直對這個人有排斥的心理。只要外公打過她，她就死記著這一拳，看到他就拉著臉。妳說這種氛圍的家庭能待嗎？外公就不常回家，一回家就要面對著這個冷面孔，沒有精神的家園。

(外婆)不顧子女在妳面前，就把抱怨的話全部都說出來，孩子就是一張白紙，就是往孩子身上亂塗鴉。孩子容易受母親的影響，母親說什麼，她就會想這個社會真的是她說的這樣。

每次見她（外婆），她滔滔不絕說出自己的委屈，跟我的猜想都是吻合的。但是她

對我就不一定瞭解，我從小的家庭氛圍為什麼塑造了我今後孤僻的個性，她一直就沒有想到她對我的傷害有多大，使我到了中年還是一個不會跟社會交往的人。童年一個是父母關係不好，一個是母親這樣的性格，一個是父親這樣的性格，還有一個文革批判性的教科書上的東西，一起塑造了我青春期孤僻的性格，到報社寫批判的文章，再到後來寫逃世的文章，這是一脈相承的。她不是初中就輟學了嗎，如果她具備那種眼光來看我，那可能情況就會不一樣。不會像妳高級知識分子那種深邃的思想來看我的文章，我跟她永遠無法溝通的，也正因為她的知識水平停留在比較低的水平上，這之間的鴻溝是永遠被填不滿的。我寫的東西，從根本上都源於對她的不滿，從她擴散開來，就是對社會，對時代的不滿。這個不滿從家庭開始，提升到對整個社會的看法。用負面的看法看待。如果她從小就是個慈祥寬容的人，那現在的我就絕不會是現在這樣個性的作家。

### 理想化的母親

書本上讀到的典型的母親的形象，都是慈祥的，都是寬容的，善解人意的，但是我的媽媽不是這樣啊，我其實對那樣的媽媽是很盼望，很盼望的。我在這輩子其實是一個沒有母親的人。沒有精神上的母親，只有一個啰里啰嗦管我世俗生活的母親，而且都用反面的聲音教育我。在文學作品中，我看到一個女孩子跟媽媽無話不說，媽媽就特別心疼她，我就很羨慕。我這輩子是一個殘疾人，我缺少這樣一個精神上的母親。大部分母親對於孩子還是很疼愛和大度的，而她則是非常自私和任性的。

我在結婚前還不怎麼瞭解這個人是怎麼樣的，結婚後她從我結婚以前的母親轉身成為一個討債（討取好處）的母親。對她的兒子給她錢，「只有五千塊錢，五千歐元還差不多」。我呢是因為家中有債務，她沒怎麼追著我問，在我結婚前她都是任勞任怨。我覺得應該是我們自己意識到她養育我們的恩情，我們自己會拿錢出來。其實不用她這樣斥責我們，她生病我們也會自動去照顧她。現在變成她一生病就斥責我們，這樣我就很不舒服，越不想理她。母女關係的性質變成養育和攫取，就不是純粹的母女之情了，是一種利益關係，而不是恩情關係。最親近的人出自於人性的自然流露，父母養育妳，長大了自然有一種報恩的心情。變成利益關係，那就是叫人很頭痛的事情。我以後絕對不會攫取妳。

任何事情我都講究人的天性。人最容易被功利所異化。嚮往慈愛的母親，老了沒有依靠，我們願意去照顧她。

說著說著，這場對話就變成了我們在爭論這種對理想化母親的期待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社會建構的。母親認為一個理想母親的形象應該就是慈祥寬容、善解人意、任勞任怨、無條件為子女和家庭付出的，我認為這不僅僅是她自身慾望的投射，感覺背後還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在支撐著典型的慈母形象。母親很強調天性的自然流露，感覺跟她後來很反對人被異化有關。而我的觀點並不是想要否定

母愛有天性的成分，只是當這種形象被固定，並且作為一種道德規範和標準在壓迫女性，彷彿沒有做到這些樣子就是一個不好的母親時，所謂的「母職」已經被異化。劉惠琴（2000）指出，母親的文化圖像（culture script）相當鮮明，「母親」必須是能愛人的母親（loving mother），當母親沒有能力愛人的時候就會受到嚴厲地指責。<sup>134</sup>母親自己也承認，她把媽媽這個角色理想化，朦朧時期就覺得媽媽要保護孩子，無條件的照顧孩子。她對於家庭有很深的期待和想像，所以造成的張力和失落就會形成一種想要逃離家庭的力量，這是一體兩面的。<sup>135</sup>

### 關於母職

母親：理想的母親應該是任勞任怨，吃了苦都往自己心底嚥。（我）有時候頭暈，也支撐著自己把飯做好給你們吃。做完實在受不了，就碗給你們洗，我先休息一下。做到一個賢惠的樣子。上班，不管怎麼累，家裡的事情還是應該要我來負責。讓你們吃飽，穿乾淨的衣服，睡乾淨的床鋪，這個是女人的本分嘛。這是理想中的樣子嘛，但人不是完人，我也不是那麼偉大的。

外婆都是「錢那麼少，我怎麼照顧」、「鍋子怎麼這麼不好」，來照顧我也不是心甘情願的。每次都是眉頭一皺，叫我們過來吃飯。

母親雖然對外婆這種只看得見生活瑣碎事情的樣子感到厭煩，卻也完全繼承了對於主流的母職的想法，認為要照顧好家庭是自己的責任。情緒勞動、密集的母職，在沒有看見之前就彷彿是自然的，即便看見之後也沒有那麼容易擺脫。在討論到母親也會對家庭責任有所倦怠的時候，我提出說我感覺她其實也有隱形的期待，比如說每次做飯她都會問我們今天做得如何，想要我們誇獎她飯菜做的好吃，得到鼓勵和讚許。

事實上，日復一日地做家務、燒飯，也會讓母親感到疲憊和厭倦。對於母親有時候突如其來的脾氣，喊著心情不好或是身體不舒服，不想要做家務、不肯燒飯，我和父親的態度都是「不想做就不要做啊，這又沒什麼」。但母親似乎還是悶悶不樂。曾經她抱怨過我都不會幫忙做飯，但當我真的想要進廚房跟她學習時，她又把我拒之門外，說著還是她來做就好了。通常她煮好飯之後，就會宣佈洗碗是我和我爸的事情，讓我們自行分配，緊接著就回房間休息了。輪到我的時候，我通常不會在吃完飯馬上洗碗，而是先去做自己的事情，或是休息一會兒，有心情的時候再去做這件事。但母親總是焦慮地看著時間，三不五時催促著我趕快去洗碗，沒看著我洗好碗她就睡不著覺。甚至在我稍微小憩一下的空隙間不停地傳訊息說「今晚的碗一定要妳來洗」，這讓我感到惱火，連什麼時間洗碗都要被催促和規定實在太煩了。但站在母親的角度，她即使把洗碗的工作分攤給我們，卻始終把家務的責任攔在自己身上操心和關注。煮飯和洗碗這樣的每天例行家務活，

<sup>134</sup> 劉惠琴（2000）。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第6期），121

<sup>135</sup> 2019年03月06日家庭田野課，讀《母職的再生產》的筆記與反思

看似是小事，隱形到平時根本不會在意，但對於維持家庭正常運作卻是重要的。母親在家中的角色，她所做的事情，被我視為理所當然，彷彿「自然而然」就有人會完成這些家務，基本上都不需要我來操心。她的脾氣和抱怨，只是想要讓我們看見她的辛苦，慰勞一下她的努力。<sup>136</sup>

每當我放假回家，母親就會抱怨著說「妳一回家我就像保姆一樣」，「幫妳燒好晚餐，我今天的任務就完成了」，讓我感到好像照顧我是她的負擔。但輪到我要重新回到台灣時，母親又開始表現出依依不捨，我開玩笑地說「妳不是嫌棄我在家很麻煩嗎」，她總是回答我「那還是更希望妳留在家裡的」。

母親：我是為了妳完成任務才陪妳去的。<sup>137</sup>

我：如果有機會跟她改善關係的話，妳想嗎？

母親：想（但是會強調說外婆沒有辦法改變）

## 第二次訪談

我：外婆以前有管過妳的功課嗎？或者對妳的成就和婚姻有什麼期待？

母親：對於我的讀書，她從來是，除了給我做飯之外，她從來沒有很高的期待，都是我自己在那邊努力。然後我文章寫了，作文寫的很好，老師都過來問，是不是妳爸媽寫的。外婆說沒有，我們都是工人。初中（我）考了全段的第一，叫外婆去學校講一講，她也不敢去，說自己是工人，沒什麼好講的。

對於婚姻方面呢，她對我們三個姐妹都反對，就是這個古怪的脾氣。如果妳（這裡指外婆）自己的婚姻都很成功，那妳這樣說也罷。但妳自己也不成功，有什麼資格來管我們，我現在和爸爸不也是挺好的嗎。妳說妳一個女的（這裡指外婆），自己兩段婚姻都這樣，妳自己就有自己的問題，這個人對男人就是有一種潔癖，不管什麼男人都是骯髒的。

我：那妳對成績那部分她的反應怎麼看？為什麼妳會自我要求？

母親：我學習這麼好，只不過是我內心很想離開這個庸俗的家庭，我要努力爬上去，遠走高飛。離開那麼世俗的母親和那麼暴力的父親。她對成績，我估計她心裡是這麼看的，成績好有什麼用啊，能換成金錢她就支持，不能的話，讀再高的書也沒用，她也是這麼世俗的想法。

我：妳覺得她是這麼想的，那妳對此的感受呢？

母親：我之所以愛讀書和寫作，這部分是孤立於家庭的。從來沒和家人溝通過，除了小姨有一點理解以外，其他的人一概都沒理解。我對她們的猜想是這樣的，她們眼裡的我是比較古怪的，成天在居家寫作，一分錢也沒有，（她們）不懂思想飛翔的極致的快樂。她們有時候會想這樣寫一本書，這樣值多少錢，用世俗的觀

<sup>136</sup> 2019年03月06日家庭田野課反思心得

<sup>137</sup> 這裡的任務指的是暑假我為了寫論文而去訪談我外婆，母親認為她只是為了我的功課才去見外婆的。

點來理解我的思想，這我與她們是永遠無法溝通的。然後有一次鄉下的二嫂，有一天問我「妳在家裡寫作有多少錢」，我真想罵她，把她死罵一頓。任何人都不能用金錢衡量我的思想，我的思想是很高貴的。然後我現在縱觀我這麼多年的寫作，覺悟到一點，別人是平常的，而我則是特殊的。以前我都看不起她們，只管自己寫作，沒想到別人那樣活著是正常的，而我這樣思考社會的詎病，這樣是特別的。但是我以前沒想過，覺得別人這麼討厭，我才是正常的。

我：妳小時候就覺得外婆世俗？還是後來覺得？

母親：現在看來應該是考上大學之後，自我覺醒的階段，才慢慢對外婆的那種世俗有一種清晰的認識。小時候自己都是混沌的，對外面的世界一團糊。

我：妳當時怎麼看待她對妳的成績沒反應這件事？

母親：這個沒反應，一方面是她本身的文化程度就不高，她不是初中就輟學了嗎。所以呢，她對我這麼努力的學習，就像妳以後讀到博士，現在的我肯定理解不了妳。她就是做好後勤工作啊，吃好的，給我洗衣服，保障我學習，這一點她是做得非常好的。至於我學習成績有沒有用，她是沒有考慮的。

我：那小時候怎麼看呢？

母親：那一個人小時候都覺得自己的母親是非常偉大的，任何時候都可以依靠她。但隨著我們漸漸長大，文化水準越來越高，發現母親只是塵世中一個平凡的身影。現在她也不理解我為何付出生命來寫作，不顧金錢，把家庭搞得這麼掙扎困難。當時我是怎麼看待的呢，跟母親除了生活上以外，是分離的關係。她管她的工作和家庭，我管我的學習，也沒有指望她怎麼理解我，她也不會理解我。

我：也就是說，妳當時覺得也還好？就是妳做妳的她做她的？

母親：當時沒覺得她有什麼不好，特別是初中高中那段時間。她在生活上比較照顧我，讓我學習上有幹勁。她在家庭的工作上是做到精打細算、精益求精、認真負責的一個人。至於從什麼時候認識到她世俗的一面呢，是對應試教育失去信心，對自我開始覺醒的時候。我的母親，我為什麼是她的女兒，我的母親又是一個怎樣的人，自我覺醒後才關聯到她，才找到她在這個社會中的定位是怎麼樣的人。

兩次訪談下來，能夠越來越明確感受到母親有一種對於理想化的家庭關係的想像，更準確的來說，尤其是母女關係。物質提供和生活照顧層面的「給予/付出」和「索取」被母親視為是一種利害關係，是母親不想要承認但實際上存在在家庭中的部分，而情感交流和支持似乎是一種更為純粹的關係，被擺在更高的位置上。但母親這種對家庭的想像，似乎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在訪談過程中可以看出小時候的母親是滿意外婆在生活上的照顧，也沒有期待她對自己有多麼深刻的理解。是當母親到了大學，經歷「個人的覺醒」，成為知識分子之後，才開始轉頭責怪工人階級的外婆。在接觸思想幽深的哲學之後，才對於那些生活瑣事的嘮叨感到無趣和厭煩。另外，可能是在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中，對母親這個角色的形象塑造依舊是正面而美好的，強調純精神性的交流、純粹的情感。在閱讀的過程中，也許讓母親看到了人與人關係的可能樣貌，也因而開始思索外婆是怎麼樣

的母親，她與外婆的關係又是怎麼樣的母女關係。<sup>138</sup>

這讓我想到，也是在我上了大學之後，我也曾經期待母親可以是一個新時代的獨立女性，有自己的生活和想法。當發現那些我認為傳統甚至落伍的思想出現在她身上時，心裡升起的是厭惡和排斥的感覺，這似乎與母親在大學時期的轉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劉惠琴在《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中提出，女兒們自己需要被照顧的需求透過「理想母親」的折射器，反射在各種棱面上，母親們的面貌就如同三棱鏡中的各種投射影像，誇大而不真實。女兒們對母親的認識，不是對一個人的認識，而多半是從母職角色的功能來認識的。<sup>139</sup>當我們開始意識到自己想要什麼（這個意識也都在我們各自的時代氛圍下產生）的時候，就將自己想要的東西投射在重要他人的身上，期待自己的母親可以是自己理想中的樣子，也因她們沒有達成自己的期許而失落。

### 積怨已久的爆發<sup>140</sup>

「昨晚媽跟外婆大吵了一架，徹底談崩了。她活著時，我不會再去見她。」看到訊息的時候是中午，母親看起來沒有以前那麼歇斯底里，而我也意外地沒有覺得收到這種訊息很讓人窒息。換成往常，我要麼會覺得很不耐煩，要麼會急著打電話確認她的心情。這是第一次，我蠻平靜地跟母親說我現在有點事，晚點再打給她好好聊，就先去做自己的事情了。直到晚上八點多，我才撥電話給她。

「從昨天到現在都覺得神經還在顫抖，想試圖讓自己平靜一點」，母親開始緩緩道來，口吻中依舊有一些遺留的情緒。她說起昨天父親拿到了幾個人參，於是他們倆選了一顆最大的拿去找外婆。原本是高高興興地到外婆家，準備要拿人參孝敬她，但一聽到外婆又在嘮叨被保健品公司騙錢的事情，她就有些生氣，覺得不管說了多少遍不要亂買保健品，外婆總是聽不進去。接著外婆又嘮嘮叨叨地說著二姨婆身體怎麼不好，小姨婆得了腸癌。聽到這裡，母親感覺到外婆有一種貶低姊妹，炫耀自己身體仍然健康的姿態，最後一根理智的弦突然崩塌了，「妳跟姊妹關係不好，跟爸爸關係不好，跟兒子關係不好，跟女兒關係也不好，妳這樣活著有什麼意思」，她生氣地對著外婆說。外婆沒有回應，只是叫他們把人參拿回去。但母親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她開始說起小時候家裡那種冰冷的氣氛，外婆和外公的爭吵打架，她對人的刻薄和抱怨，是如何形塑了她扭曲的性格，讓她這輩子過得如此痛苦，只能夠通過寫作來發洩。「爸爸都去世十幾年了，妳還在記恨這些事情，在說他壞話」。外婆依舊沉默，只是一直說「你們趕快走，你們趕快走」。母親越說越氣，氣到最後連話語都哽咽在喉嚨中，再也說不下去，她哭著跑出了外婆家。外婆叫父親把人參拿回去，趕快離開，父親拿起了人參，關上門，和母親

<sup>138</sup> 2019 年 02 月 27 日家庭田野課，讀《斗室星空》的序與第一章的心得

<sup>139</sup> 劉惠琴（2000）。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第 6 期），114

<sup>140</sup> 母親與外婆關係破裂的事件發生於 2018 年 11 月 11 日，隔天等母親情緒稍微平復之後，我對她進行了一次訪談。

一起回家了。「她都八十多歲了，還在這樣折磨我」，母親講這句話時聲音都在發抖。

聽母親講話的當下，心裡感到訝異，她終於講出了這麼多年都想要對外婆說的話。當然這些話我實在是聽了太多次，都是老生常談了，在寫論文的過程中她就不斷重複地抱怨，她對外婆的怨恨永遠都是這些。但是想像母親哭著跑出外婆家的畫面，居然自己也跟著想哭。不管她的怨合理與否，幾十年的時間，那股龐大的怨氣早已侵蝕她的骨肉，真的累積太久，太久了。而外婆拒絕繼續聽下去，她的情緒依舊沒有找到一個出口。累積了滿腔的情感，好不容易說出了口，卻對著一個永遠不會給妳回應的人，就像扔了一塊大石頭進水裡，也激蕩不起任何浪花。那種絕望想死的窒息感，令我感到心裡很難受。這種感同身受，讓我覺得母親當時對外婆的「歇斯底里」是可以理解的。

隔天，當我消化了一些自己的情緒之後，我再次與母親通電話，訪談了她稍微冷靜一點之後，對於那場衝突的感想。

母親：她（外婆）對我說的話感到意外，我從來沒有這樣責問過她。她從來就沒有關心我在原來家庭的感受是什麼，也沒有想到她給我的傷害是什麼。她的反應是不想聽的「趕快走」，送給她的人參拿回去。這說明她還沒聽進去我的話，還是固執己見，但是我覺得妳叫她八十幾歲的也很難改的。我是期待她有所反思，但是只要她活著這是不可能的。她一輩子都覺得別人對她不起，自己沒有不好。今年過年吃酒的時候我是不會去的，我也要很長時間療傷啊。這就是幾十年來的，突然爆發出來，起先還是很高高興興拿著人參去孝敬她的。後來聽到她說那些，我的氣就生起來了，說為什麼妳不對自己的姐妹好一點，這樣罵他們不好妳是不是心裡平衡一點。她也執拗著自己是對的，說我為什麼要對她們好啊。我一氣就說了那些話，她就聽懵了，反應不過來。但是她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叫我走。可能還要在內心消化一下。

我：「不一定是沒聽進去，是需要一點時間反應一下。」<sup>141</sup>

母親：我們兩個人分開一段時間，覺得這輩子不去見她也沒什麼關係。大半生她讓我養成了孤僻的性格，（我）心裡的難受表達不出來，才會拼命寫作。（我）現在分析自己的內心就是非常冷靜，這種衝動是什麼都聯繫起來了，噼里啪啦說出來了。我一直都是壓抑著自己順著她，她養了我們，期待我們孝順她。大姨和小姨去看她們連水果都沒有，只有我送，她（外婆）拎不動的。她習慣於伊勢著自己年齡老了，期待我們回報她。我又沒有經常去看她，一去看她，手裡拿著

<sup>141</sup> 這句話是我聽完後給母親的回饋，她後來表示贊同。

禮物心裡的愧疚感就少一點。小姨每個星期都去看她，有很好的溝通，所以不拿禮物。大姨比我稍微頻繁一點，每次霹靂啦怕吵一頓，互相不理，過了一段時間想想她(外婆)是媽媽，還是又來了。我平時是很長時間不聞不問的，我去理她的時候口頭表達不出來，心裡也是不情願的，(拿水果是)彌補自己心裡表達不出來的那種複雜的感情。不樂意(去看她)，但是又知道母親期待。她讓我難受，但我又順著她，很彆扭的心理。

母親：電話中，她都覺得現在應該是享福的年齡，年齡越大，就越要無條件地順從她。不理她我又愧疚，她把我養大了，沒讓我餓肚子，物質上衣食無憂。這種關係是非常微妙的，兩個人明明不投緣，但她養了我，現在確實是我報答她的時候。她從來沒有瞭解對我的傷害，這麼多年的恩怨是沒有心理溝通的原因，我嘴裡已經厭惡她了，怎麼會做她的心理工作呢。她跟小姨性格有些共通。「妳照顧自己一點啊」，我嘴裡說說，心裡沒有這個願望。經過這個例子，我覺得跟妳溝通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等我老了，我們的溝通也會像這樣。妳雖然不是最優秀，但很乖順。我的女兒來我家是報恩的。妳為什麼選擇心理學呢，這一點是非常奇妙的。我是有心理問題的，妳又選擇了心理學。

母親：外公房子賣了給她(外婆)，自己錢也充足，現在都給人騙光了，她也承認自己投資是失敗的。這幾年過年爸爸錢給她，她是真心實意有點不要，說等你們經濟好的時候再補充也不遲。

母親：這跟文化程度有關，「我養了妳，妳報答我」，她是從物質層面來說的，對精神安慰沒感覺的。很實在，「我付出了那麼多工作，賺那麼多錢養你們，現在你們就要拿出錢回報我」。我們無數次讓她信佛，克服孤獨和老年即將面臨的死亡。她都說你們不要勸我，人死燈滅，死了就死了。她是很生硬、倔強、古板的人。她不需要精神層面的形而上。總是說自己睡不著，老想著以前的事情，誰對不起她，難受，半夜還要起來喝酒才能睡著。她就是，妳(指母親)要當我的載體，聽者，把心裡的苦水倒進妳這個桶裡。情感方面很硬邦邦的一個人。她任何事情都是建立在瑣碎的物質上。好幾次強調腿不好，要換一個電梯房，上下樓梯方便一點。我們這種有豐沛情感的人，跟她是沒話可說的。用水果表達心裡的隔閡，她認為對她好是物質性的，所以我買水果給她。說溫情脈脈的話，她是沒有反應的。那就剛好了，她又有水果吃，我又把心裡的尷尬、彆扭避開。她有據有理的話，就會逐字逐句批評妳。淡淡地說「妳走吧」。她一點也不理會對方是怎麼樣的心情，事情擺在那裡，妳就反駁不了她，她是以事實說話，不體諒對方的感情是什麼。

說了快四十分鐘後，母親說不打擾妳了，準備要掛電話，感覺好像佔用了我

的時間。她叫我一定要快樂，不要受她這些話的影響。我自然是沒有告訴她昨晚聽完後的那些心情，就答應她說好的。掛完電話之後我在想，也許她們暫時不要見面也是好的，這場遲來的幾十年的對話，讓兩個人都需要各自消化上一陣子。但母親何以在這次突然爆發，講出了那麼多年都沒有講出來的心裡話呢？這種衝動是什麼都聯繫起來了，噼里啪啦說出來了。那顆人參是一個導火索，意外地開啟了這場對話，妄自菲薄地猜測，背後其實是母親一直在蓄力，整理自己的生命經驗，那些以前她難以言說的痛苦，都通過敘說的言語表達慢慢清晰起來。

母親對外婆的情感也是非常複雜的，有那麼深的隔閡，對她的刻薄感到窒息，但是一直不去看她又心存愧疚，某種程度上認同了應該要對她好，對於做不到的自己感到自責，那籃水果是個非常重要的象徵。其實母親對外婆，跟過去的我對母親，是真的很像啊，一樣是聊起天來就感到窒息，但是太久不聯繫又感到愧疚，在隔閡、窒息愧疚之間拉拉扯扯。看到外婆過得不好的時候，母親也是有著自己的擔憂和關心，卻又彆扭地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情感。

想起來，我對母親，也有一種類似於母親對外婆的狀態。即使母親情緒的攻擊對象不是我，我也總是感到心裡很難受，彷彿我替她感受到了那種不快樂。我跟著她的情緒起起伏伏，內心總是有一種想要試圖安撫她的衝動，只有她平靜下來我才會跟著平靜。她快樂了，我也會因此感到快樂。當她擔溺在一種消極的負面情緒的狀態時，我好像也被她拖入了那漆黑的，無底洞般的深淵，又或像是陷進黏糊糊的泥潭，吸光了我的精力，讓我感到疲憊和無力。對她這種狀態的不滿，似乎與母親對外婆一直抱怨這個世界的厭惡很是相似。即使外婆的尖酸刻薄不是針對母親，尤其是在家中不斷嫌棄和使用冷暴力對待外公，她也認為那是對她精神上的折磨。



## 二、我在母女關係中

在認真開始探索母女關係之前，我對於我們的母女關係長什麼樣感到一片混亂。更確切一點說，我對於她的想法很多都是偏負面的感覺。能夠回想起來的，都是她無止境的焦慮和擔心給我造成的壓力，想起她很多時候的感覺都是沉重、不耐煩，和不知所措。

### 我為什麼要離家？

最初的書寫，幾乎都是有關於我上大學之後與母親的衝突。像是影像敘事課的第一篇文本，我命名為「我為什麼要離家？」，想要探討為什麼我有那麼強的一股離家的動力。在上大學之前，我對家的記憶是比較模糊的，反而是在離家之後才開始變得清晰。為何朝夕相處那麼久，卻沒有清楚對父母的情感，卻是在隔開一段距離之後才慢慢清楚呢？這可能與我大學念心理系，開始要做一些自我覺察和探索家庭有關，也是那時候開始我的「自我」慢慢長出來。感覺那時候的我只

是想要向外走，跟家保持一點距離，稍微有可以喘息的機會。但是對母親來說，我不在她身邊了，她沒辦法像以前我還在家的時候那樣管著我。她會感到焦慮，想要繼續靠近我。所以對我而言，即使我人已經在外面，她帶給我的窒息感還是會撲面而來，跟以前在家被管的感覺相比又是另外一回事。

### 離家之後：窒息-逃離-爆發

與賴老師討論我的文本的過程中，賴老師幫我梳理出了一條「窒息-逃離-爆發」的關係軸線。回去之後，我以此軸線為基礎，擴展了我與母親的關係發展歷程中的幾個面向：

敏感-想讓母親高興-隱藏起自己真正的想法  
害怕-她暴躁的脾氣和無理取鬧  
窒息-她的孤單和過度的關心壓得我喘不過氣  
衝突-反抗她的控制-她比我更激烈-導致我情緒崩潰  
逃離-感到疲憊、麻木，假裝出一個冷靜的我，給她看我最好的一面  
爆發-面質-母親暫時消停：讓她看見我對她的在乎

### 如何當一個女兒<sup>142</sup>

一位同學提起自己的媽媽是未婚先孕，因此當年是不情願地進入婚姻的。有時候她媽媽會有極端的行為，拿菜刀要砍她，和她說要斷絕母女關係。媽媽說自己也需要情緒發洩，但她覺得自己被這些話傷害到。以及媽媽經常去佛堂，因為那裡有人可以聽她講話。

這讓我想起母親對我說的「我是因為生妳才憂鬱的」，我在想，她們也不是故意要傷害女兒，但是會有一塊她們自己無法處理的情緒和內心狀態更被排在優先的順位。

### 心理劇<sup>143</sup>

課堂上老師示範心理劇要如何操作，一位同學在這場劇中演出了自己的故事。在她的形容中，她有一個像孔雀一樣的媽媽，要引起別人的注意，發洩自己過去的創傷在女兒身上。

「只要我聽話就沒事了」「我後退的話她就會安靜」  
被媽媽捆綁，被媽媽往後拉，節節後退。掙扎，掙脫不掉。  
整個過程我一直不受控制的流眼淚。

清楚的記憶都是從大學以後開始的，為了要回溯為何會長成今天這樣的母女

<sup>142</sup> 記錄於 2018 年 11 月 15 日，影像敘事課程。

<sup>143</sup> 記錄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團體諮商課程，心理劇。

關係，才從最早期的經驗開始寫，慢慢發現我們以前的關係有非常親密的一面。

### 回溯過去：與母親的青春對話

在書寫我自己國中和高中時期的經驗時，那些青春時期無以名狀的生命情感，在當時都是模糊不清的，我總是處在一個知道心裡有一團東西的狀態下，但卻不知道那一團像毛線一樣糾纏混亂的情感到底是什麼。像是獨自走在一條長長的，黑暗的隧道當中，不知道自己身處於何處，也不知道何時會遇到出口。

對應到母親過去的青春時期，她會不會也像我一樣無人可以訴說呢。我們都一樣渴望找到可以對話的人，但事實是那麼多內心的狀態就是無法與人分享，在家庭在學校都是如此。我從高中開始起慢慢有了同儕的情感滋潤，正是這些刻骨銘心的與人相處的情感，成就了現在的我。儘管有些人已經成為了過客，但在年少時期經歷的這些複雜的情感樣貌，卻都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是我人生寶貴的財富。但母親沒有這些，她的世界始終都是她自己，他人留下的痕跡太淺，轉眼就煙消雲散。這是一件在我看來非常孤單的事情。

我好像開始能夠理解，她為何總是在問完我的成績之後，問我的朋友都考多少分，不斷叫我要與成績好的人交朋友。她就是這樣一路長大的，與班上成績最優異的人玩耍，在壓抑的教育環境中拼死拼活與人競爭。而我，比起冷冰冰的分數，更渴望的是與人交心時的溫度。

對人與人相處的情感的深刻體驗，那是我認為自己跟母親最大的不同。

### 母親需要我的在乎

在01月16日的論文討論中，老師問我母親為什麼需要激烈的表達方式，尋死尋活的威脅，她想要的是什麼？我說我覺得她要的是我對她的在乎，重視她的感受。其實我還不明白何以她這麼強烈的需要我的保證，只知道她內心似乎有著一個很深的空洞，需要我對她的愛來填補。<sup>144</sup>而若是我一直保持著之前那樣「冷靜順從但實則是逃離」的態度在面對母親的話，只會繼續放大她的空洞，繼續鼓勵她的行為。

### 兩個世代的差異：不同的對人我界限的想像<sup>145</sup>

我想到的是我這一輩的人與父母那輩的差異，上一代的人還是認親緣關係的，不像我們現在只把視野局限在核心家庭中。尤其是父親從農村出來，因為他讀過大學又在城市裡安家立業，有一些人脈資源可以幫助老家的兄弟姐妹和親戚，因此老家那邊有什麼事都會找父親幫忙。而母親這邊，與外公的家人沒有什麼連結，

<sup>144</sup> 母親說：「對於極少數我在乎的人，我就要死死控制住，佔有他/她的全部。所以看完論文之後，我要放開你們一點，不然這樣下去太痛苦了。要把你們當作獨立的人，不要一不順心就罵你們，用死來威脅你們。」

<sup>145</sup> 2019年03月26日論文討論，聽別人論文的一些心得感想。

外婆又與其他姊妹關係不好，因此她沒有太多的家族概念，也很厭煩父親總要處理老家那些瑣事。但大局上來說，那個年代的人，還是有著家族的概念，那是一個社會安全網，大家相互照顧和扶持，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

而到了我這一代的年輕人，個人主義和原子化的現象已經日趨明顯，這也鼓勵我們與他人劃清界限。對於自己的行為，習慣說「這是我的事」，不想要被父母干涉和打擾，常用這樣的說法來爭取自己的空間。慈宜老師很嚴肅的問「這樣說的合理性在哪裡」，其實是不想要對家庭負責任。她指出，至少在經濟上，我們跟家人是一個共同體。子女過得好不好是會影響到家庭的，因此父母會操心。家人之間的聯繫的義務和情誼，和個人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不相容的。這讓我想到我自己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至少是從大學開始，希望母親能夠不要管我，而她也能過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總是對我有那麼多的焦慮和擔心，只把重心放在我身上。這背後有一個視框是，希望大家都管好自己就好，彼此劃清界限，這樣所有人都可以過得比較輕鬆。在隔天 03 月 27 日的家庭田野課中也提到，這種看似尊重自己和對方，各過各的生活，其實隱含著一種不想要管對方的意味。於我而言，也是一種對母親的無能為力，想要逃離家庭這個環境。

所以當父母的抱怨不斷湧來的時候，子女會感到很痛苦。這裡就討論到另外一個現在很常被濫用的概念，叫做情緒勒索。情緒勒索的原意，指的是無法為自己的負面情緒負責，並且企圖用威脅的方式迫使他人順從自己的行為模式。但現在我們很常會將父母吐苦水、抱怨自己的辛苦，自責自己沒有做好父母之類的行為也歸類為情緒勒索，因為我們會對此覺得無力和愧疚，不知道該做什麼。回想起自己在大學之後，尤其是就讀心理系，接觸一些心理學概念之後，開始覺得母親平時總是跟我抱怨自己過得怎麼不好，養育我有多麼辛苦，是為了讓我感到愧疚，進而去關心她，為她做一點什麼的手段，並將其稱之為「情緒勒索」。對我來說，接收到母親這麼多的情緒，心理感受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覺得有壓力，感到自己好像不得不做一點什麼去安撫她，時而會有些愧疚，似乎自己對她真的不夠好。但時間一久也會無力，好像無法一直負擔她的情緒，甚至有些煩躁，覺得不然她還想要我怎樣。

上述這樣對母親的理解，其實是簡化/去脈絡化地看待母親的情緒。似乎媽媽這個位置在家中很容易成為一個需要被撫慰、支持、傾聽的角色，也很常被理解成一個怨婦的形象。但很多時候，她們的抱怨並非是真的要索取什麼，而是希望自己的辛苦能夠被家人看見，情緒能夠有一個出口。那些抱怨，也許就是這麼真實與合理。如果要責備都是因為母親這麼說，害我們感到愧疚無力，那是過快地把責任丟到母親身上。而這背後也有一個與上文相似的視框，是每個人都應該要處理好自己的情緒，邊界清晰，不要把情緒丟給別人。也因此，向家人抱怨和吐苦水就很容易被看作是打破了個人情緒的邊界。

### 三、隱藏在母女關係中的父親

#### 死亡體驗：看見對父親的情感<sup>146</sup>

早晨七點半，我們在校門口集合，準備搭車前往苗栗。那天我只睡了一個小時，前一晚因為剛聽朋友講他所處的困境，心情複雜得失眠到了六點。一整天的時間，都感覺好像有一塊石頭壓在胸口，堵得喘不過氣，卻想不通那個沉重到底是什麼。

下午我們才開始死亡體驗的流程，從提筆寫遺書，到坐在棺材裡面，聽別人念遺書，我一直都沒有太多的感覺，心裡依舊惦記著朋友的事。但越是臨近自己的時候身體就開始發抖，不知道是因為覺得冷氣太冷，還是覺得緊張。念了沒幾個字我就開始哽咽，一度念不下去。很驚訝自己居然會這麼難過，我總以為自己會足夠冷靜，只不過是逐字照念，應該是可以沒有波瀾的結束這一回合的。躺進棺材之後，玻璃的正上方有一盞燈，透著昏黃的燈光。即將邁入死亡的時候，燈開始一閃一閃，慢慢變得黯淡，搭配著類似心跳聲減弱的音樂。那個意境的感覺非常微妙。對我而言那是一段平復心情的時間，在完全的黑暗和寂靜之中，一個人獨處，沒有其他任何人的存在。慢慢地我的內心感受到平靜和自在，那是一種確信，我與重要的人們存有的連結，並不會因為此刻我孤獨一人而消失。

在念遺書的時候，我便感覺到其中讓我哭得最慘的是我父親，事後其他的朋友也都向我回饋了這一點。這讓我很是意外，我總以為會讓我感受最強烈的人應該是母親，而從來沒有想過，我對父親有著那麼強烈的情感。「爸爸，很抱歉還來不及成為你的驕傲，也沒來得及幫你分擔家中的壓力。這麼多年來，你總說關心我不夠多，花在我身上的時間太少了，可你是我眼裡最溫柔善良的爸爸。在外面別人都尊敬你；在家中，不管我如何任性、發脾氣，你都只是笑笑的包容我。還有我們的家庭負擔，我總在想，為何我的爸爸對人這麼好，卻遭遇這些事，還能一個人獨自承擔起這一切。留給我的，永遠都是溫暖的笑容。」

幾天前，在訪談母親的時候我順便問起父親他當時的想法，他笑笑地說他根本不記得這些事情了。我在電話的這一頭翻白眼，氣呼呼地說「跟你真的是沒什麼好交流的」。相比起母親的敏銳，父親並不會觀察我需要什麼，以及我心裡的狀態。他總是很忙碌，也因此他覺得對我虧欠，所以我想要什麼就給什麼，零食，興趣班，帶我出來玩，這都是對我的彌補。他自認為沒有資格要求我，所以對我管得不多，而他也覺得我是個自覺和乖巧的孩子，不需要對我太過操心。

回去的路途中，我在遊覽車上與朋友聊著各自的家庭經驗，他們讓我用三個形容詞來形容我父親，我選了「溫和、包容、強大」，他們看著我，說我講到爸爸的時候表情非常溫柔。的確我對父親的印象，一直都停留在美好的回憶中。零三年他去歐洲出差，在比利時買了很大一盒的巧克力送給我，裡面有各種扇貝形

---

<sup>146</sup> 記錄於 2018 年 11 月 28 日，前往苗栗的仁德醫專參加死亡體驗。

狀和愛心形狀的巧克力，在當時看起來非常高級。他會陪我下象棋，打桌球，總是讓我先手，或是站在好的位置，對決的時候又全力以赴。假期我們會一起出去旅行，父親總是對什麼都感到很好奇，看到什麼都要探頭探腦地研究一番，跟他在一起就像一場有趣的探險遊戲。唯一一次惹父親變臉，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小心打了他一巴掌，那個瞬間我感受到了他作為父親的威嚴，大概是整個人嚇到，還沒反應過來，對不起三個字已經脫口而出。父親馬上又掛上平時那副溫和的表情，稱讚我知錯能改，於是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

還沒到家我就已經疲憊到不行，到家之後馬上沉沉睡去。半夜醒來，腦中還是盤旋著朋友的事，還有今天突然被觸動的，關於父親的情緒，這些紛繁的思緒全部都攬和在一起，覺得需要一陣子的時間才能夠慢慢消化。我想起朋友平日笑笑地面對我的任性和脾氣時，他到底是抱著怎樣的心情在承受這些事的呢，而我什麼都不知道，也無力幫他承擔。突然他的模樣和父親的身影重疊在一起，我好像明白了那種沉重的背後是什麼。我爬起來，摸出手機傳訊息給朋友，「那種承擔起一切，什麼都不說，只是笑笑的樣子。令人難受。我以前很怨我媽，覺得她怎麼能這樣折磨一個那麼溫柔的人。上個學期我跟我媽有次真的吵到崩潰想死，我到最後都在跟她咆哮了。然後我爸還打電話來安慰我，我說我什麼也不要了，以後的人生全部聽她安排就好。他就用手機傳了一條訊息，妳這樣說我好心疼啊，我真的看到立馬崩潰大哭。他為什麼要面對這些，為什麼有這樣的家庭，他怎麼還有力氣來關心我。」

這太令人難受了。

### 為了父親，與母親宣戰<sup>147</sup>

死亡體驗之後的幾天，我都處於整個人被掏空，心裡非常疲憊的狀態。半夜做報告到一半，洗完澡出來吹頭髮的時候，再次想到那次崩潰到手腳發麻，整隻手僵硬動不了的時候，他嚴肅的臉色，還有眼神中的擔心，和平時笑笑的樣子很不一樣。想到這裡又開始哭，哭到沒力氣繼續做報告。我覺得母親不愛我，否則她怎麼會如此張牙舞爪的，用一種如此仇恨的姿態，對於我的狀態毫無憐憫。父親從臥室出來，沒有說話，只是輕輕地轉動門把，小心翼翼地關上了門。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那副默默退出房間的安靜，凝重又默不作聲的表情卻讓我心裡更是一陣酸楚，看到我們母女倆吵成這樣，他心裡一定也不好過吧。

隔天在賴老師辦公室聽同學討論她們的影像文本時，無意間在相似的家庭圖像中勾動了自己的回憶，原來在我和母親那糾葛矛盾的衝突關係中，是有父親的影子在背後的。之前一直困擾的，為什麼我會從對母親的聽話到後來開始叛逆，和她吵架，以及後來變成順著她的意思安撫她，這轉變其中的理由突然被疏通了。「我怎麼從一開始對我媽的聽話，到後來變成那樣，中間發生了什麼。就是…我

<sup>147</sup> 寫於 2018 年 11 月 20 日，在賴老師辦公室討論之後對於對話的整理。

爸媽…（咳嗽）…他們從我國中開始吵架，然後，每次吵架我媽就會…就是…她就不讓我爸進家門…就一直傳簡訊或打電話給我爸，打到我爸最後就只能關機…然後他就只能睡在車裡，或者是住在外面…等我媽氣消了他才能…回來。我就覺得她…她…她怎麼能這樣對我。可是我每次都忍著，也不對她發脾氣，他就覺得過去就好了。然後後來我跟我媽開始吵架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就覺得很生氣！為什麼我們每次都要讓著她。我就覺得，既然我爸不跟妳吵，那我來跟妳吵好了。」，「我爸爸其實是很溫柔的人，我媽即使再怎麼過分，他都沒有真的很兇地對她。一直到現在我都覺得，他其實是對我媽是非常好的。」，「那時候還小，因為我媽還在生氣，我也不敢跟我媽說妳能不能不要這樣。就是，他就只能在外面，不能回來」，「她還不如對我生氣」。在開口講之前我已經一陣抽搐，好幾次試圖開口但說不下去，我沒有想到自己依舊如此崩潰，比起在死亡體驗那天哭得更用力，更悲傷，感覺整個人再次被抽空，連站起來走路都覺得雙腳有點發軟。

過去我從未為父親掉過如此多的眼淚，似乎所有埋藏在內心深處的，對他的心疼和不捨，在念遺書那刻之後突然全部爆發了，此刻這些難過是那麼真實。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在地板上扭打的那個下午，他被關在家門外，被手機訊息和電話轟炸，被那些刻薄的言語包圍的時刻，父親到底在經歷什麼，對我來說是難以想像和負荷的。那時候的我只要碰到他們吵架，就只敢躲在自己房間的被子裡，除了心疼、擔心，無能為力，還有害怕。我害怕盛怒之下的母親，不敢跟她說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心裡知道父親一定會回來，但又不太想他回來，因為他回來了還要繼續忍受著這一切。但也無法想像如果爸爸走了之後，媽媽的那個狀態沒有出口，我跟她的關係會變成什麼樣子，不知道如果這個家分崩離析了會如何。母親內心的那種暴烈的，不知道該如何言說的狀態，在那個時候只會明確地衝著父親去。它是不會衝向我來的，但我寧願她衝向我來。只能在旁邊看著，感受著，卻不能和父親一起受苦，這同樣讓我感到痛苦。

回想起來，是從那時候開始的，面對母親生氣時的尖酸刻薄，伴隨著那副盛氣凌人、不肯低頭的樣子，我心裡除了害怕，還慢慢長出了一種為父親打抱不平的怨恨。若你犧牲和隱忍，那就讓我來替你戰鬥吧！抱著這樣的心情（也許是無意識的，但又模糊地知道自己心裡打抱不平），我開始向母親宣戰。

## 兩則夢<sup>148</sup>

### #1 保護受傷的爸爸<sup>149</sup>

那似乎是一場逃難，我跟爸爸掉隊，走在隊伍的最後面。有人故意陷害爸爸，導致他受傷。我們走在一條泥黃色的小路上，突然旁邊的草叢中出現一群壞人，我馬上擋在爸爸前面，伸手護著他，面對那群壞人我很憤怒，覺得他們不可以欺負我爸爸。後來走在路上看到一個藥店，15塊錢打一針，我就讓店家給爸爸的傷

<sup>148</sup> 記錄於 12 月 29 日，和同學聊天時談到對爸爸的保護心理，進而聯想到最近做的夢。

<sup>149</sup> 記錄於 12 月 25 日

口打針。媽媽經過我們面前，帶著另外一個小孩走了。下一幕是在夜晚，頭頂是漆黑的天空，我開著 google map 的導航找路，之後掉了頭，往左邊的小徑轉。接下來我們進入了一個用草搭起來的草棚，一路都要彎著腰進去。最後我們終於追到別人了，在一個空曠的地方，旁邊有個建築，有人跟我說「你們終於趕上來了，妳走得很快」之類的話。

## #2 在生死未卜的輪船上<sup>150</sup>

我在一艘好幾層的遊輪上，這艘輪船很大，我在船的各個地方到處走動。這艘船上的人經歷了生死考驗，一整齣戲都是一場危機。聽說在船上大家就是不停地洗澡和聊天，無所事事，船上沒有通訊，也沒有手機，沒辦法聯絡到別人。我在船的第五層，當時正洗著冷水澡，然後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衣服可以穿，但是別人都有溫暖的靠枕和大衣可以取暖。同時我感覺到在我身邊好像有一群像混混一樣的不好的人，但是好像他們正在主導這艘船會去哪，船上的人要怎麼辦。爸爸媽媽在第三層，我突然想念他們，就順著螺旋樓梯跑下去找他們，明明只有兩層樓，我卻走了很久。到了三樓看到一群人整齊地坐在船中間，我們即將面臨一場對死亡的體驗，媽媽在其中安靜地和其他船客一起坐著，帶著耳機，看到我之後笑笑的。我抱著她，流下了眼淚，這次不知道能不能活下來。爸爸不在這裡，媽媽告訴我他去船上的其他地方幫忙處理危機了。

### 關於夢的解讀

在剛記下這兩則夢的時候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只是因為剛醒來的時候感覺情緒還很強烈，而且難得記得這麼多夢的細節，就隨手寫下來了。之後和同學聊起時才發覺這可能是某種我探索家庭的過程，兩次的夢境都是身處在危機中。

在第一則夢中，爸爸被陷害而受傷讓我想起他因為那個古董商而陷入背負沉重債務的境地，以及他要承擔許多的壓力，家族中出事都會找他處理，要應對母親的情緒波動，以及要煩惱工作上的事情和各種外務。當我發現還有惡意要向他襲來的時候我感到憤怒，覺得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爸爸，會想要保護他。後面不管是在藥店詢問打針的事情，還是導航找路，都是我希望出一份力幫助他，讓他不要這麼辛苦，我也可以為他做一點什麼。在那些黑夜和危險的小路上，有我陪著負傷的他一起前進。

在第二則夢中，我與父母身處在船的不同樓層，就像現在的我遠在外地讀書不在家，與父母分隔兩地一樣。記得夢的前面部分我一直在自己晃蕩，沒有關於父母的身影出現，直到最後我看到別人都有溫暖的衣服和靠枕，以及我感受到了有危險氣息的人在主導船的前進方向，我才突然很想念和擔憂父母。在下螺旋樓梯的時候我的腳步很急切和用力，而媽媽安靜地待在某一處，爸爸成為幫忙處理

---

<sup>150</sup> 記錄於 12 月 15 日

這場危機的一份子，都很像是現實生活當中他們會處於的位置，媽媽總是處在自己的狀態中，而爸爸總是在為各種各樣外在的事情奔波，為大家的需求出力。

### 首次翻轉：父母的「強」與「弱」

在上面的描述中，我對父親的情感是顯而易見的。在我的眼裡，他是一個溫柔善良的人，對於母親很是包容和照顧，也很常熱心地幫助別人解決問題。我心疼他所承擔的壓力，他總是壓抑著自己的苦惱笑笑地對待我的樣子，想要保護他，幫他多分擔一些。而相對應的，在描述父母的互動時，母親總是被我形容成無理取鬧，不懂得體諒父親辛苦，甚至歇斯底里的樣子。<sup>151</sup>

01月16日的論文討論中，在老師的提醒下，我看見了自己對於父母各自的感情其實是偏頗和有失公允的。父親的形象被我理想化，所有的正向特質都放在他身上，而母親則被我描述成家中的一個不穩定因子。我很少看見父親的缺點和不足之處，這也阻礙了我去理解母親的憤怒和歇斯底里背後是什麼。這樣的現象，可能有兩個層面的原因。第一個層面，是我的主要照顧者是母親，跟她的接觸比較多，關係也較為緊密和糾葛，自然也容易產生衝突；而父親則是從我小時候就經常不在家，在有限的與他的相處中，因為他有著對我照顧不夠的虧欠心理，加上溫和的好脾氣，對我很是包容和寵愛，讓我印象中跟父親的互動總是愉快的。第二個層面，則是他們兩人的互動在我眼裡看來，處於一個明顯的「母親強勢，父親弱勢」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當中。這背後有著一種主流輿論看待人的方式，將外顯行為都歸因於個人，而不會想到互動形態是共構的，人在關係當中的行為表現不會只是這個人單方面的問題；敏感多疑、情緒控管不佳、表現方式張揚且極端的人容易被看作是主動挑起衝突的一方，而忍讓、承受情緒的另一方則容易得到他人的同情。



### 從債務問題入手

在父母的相處中，債務是一件很重要的，長期影響他們關係的事件。母親在這個過程中也經歷了一系列的心路歷程的轉變。從一開始為了不要讓父親跟這個古董商合作，跟他扭打，把他趕出家門；到後來真的出現經濟危機，決定打官司時，她不願意出手幫忙解決問題，卻整天抱怨和為債務感到焦慮；直到去年決定賣房子時的捨不得和妥協。

過去我一直認為，在父母為古董商扭打的這件事中母親很無理取鬧和可怕，父親被她這樣打壓很可憐。但我似乎沒有想過，為什麼母親需要如此歇斯底里地想要讓父親不要再跟那個古董商合作？除了互動形態是關係共構的以外，一個人的行為也與這個人過去的生命史，他/她所處的時空、社會文化的層層疊疊脈絡有

<sup>151</sup> 母親看完這段話感到很委屈，她覺得雖然我的生活費用都是父親在承擔，但是生活照顧上都是她在陪伴我的。好像誰付出的越多，就會被指責的越多，母親認為我總是不滿她，是因為我們的關係更加親近。

關，這些都塑造了人在特定時刻的樣態。試著站在母親的角度思考，當父親不相信她說的話，卻相信一個外人，而且還是一個在母親看來居心叵測、圖謀不軌的人，這的確是一件很讓人難以接受的事。而這場投資的成敗，也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家的經濟狀況。對於童年時期沒有安全感，生活的房子像是在風雨飄搖的一葉孤舟，家庭氣氛緊張，時代也動蕩的母親來說，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家，有了穩定的生活，是需要牢牢緊抓的。對於這種安定的威脅，母親會感到不安和防備，也是很正常的事。那個時候，母親已經辭職賦閒在家，掌管家中經濟和決策權的人是父親，包含他在此之前到處借錢給那位古董商，也都沒有明確的記賬等等，這都讓母親感到不妥卻無法做主。即便她感受到了危機，但她對此也無能為力，只能透過很用力和極端的方式讓她的意見得到父親的重視。

後來，當我比較開始瞭解家中狀況時，一直對於母親不肯幫忙卻總是擔憂、抱怨的狀態心懷不滿。對比之下，父親包辦了所有養家糊口和賺錢還債的重任，給母親一片自由的天地，還要應付她的情緒，讓我難以想像他是多麼的樂觀和堅韌，才能撐到這個地步。但現在重新思考，母親的情緒並不是完全沒有來由和道理的。我忽略了一個基礎的事實是，父親的確需要為債務的產生負很大的責任，他對於那個古董商盲目樂觀的相信，以及在超出家庭經濟能力範圍內無理由地到處借錢為古董商還債，本身是一個風險很高的行為。對母親而言，她辭職在家之後失去了經濟來源，同時因為她孤僻的性格，導致她並沒有人脈資源可以幫忙債務的問題。她對於債務沒有幫忙的餘地，同時她的焦慮也無處發洩。相比起來，父親則有一個家外的空間可以暫時逃離壓力，他需要應付交際應酬的場合，以及後來他投身於公益事業，這都讓他有更多的物質和心理資源可以面對債務。<sup>152</sup>

父親在很多時候也不會清楚向母親交代債務的狀況，以前我認為那是因為說太多會導致母親的焦慮情緒爆發，不告知她是很合理的。這也涉及到我站在跟父親相似的位置，需要面對母親對我的擔心焦慮，我選擇了和父親一樣的方式，盡量隱瞞可能讓她擔心的消息，用冷靜的表面應付她。但當我自己在親密關係，或是其他重要的人際關係中，遇到了需要掌握資訊和狀況的時候，卻要忍受不知情的煎熬時，我才開始理解母親的歇斯底里並非毫無道理。因為不被告知實情而累積的不安和心理上的折磨，在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需要有一個爆發的出口，但這種爆發在他人眼裡看來容易變成沒有來由和莫名其妙的情緒發洩。是父親和母親共構了這種「父親選擇不告知-母親歇斯底里的不安-更加避免讓母親知情」的死循環。

要翻轉這樣的視角不容易，在一開始我並不願意接受其實父親在很多時候也有做不好的地方，這或許是因為我很長時間以來都跟他站在同一陣線上，覺得我們都一樣是承受母親情緒和脾氣的人，也就比較會同理他的處境，情感上也比較偏向他。

<sup>152</sup> 母親說：「我一個人在家裡就無法排遣那種擔憂，我也沒有賺錢的門路，唯一能做的就是幫忙寫論文，而且都是他的名字放在前面。」

## 看見母親應對衝突的模式

當債務問題中父母的互動被拆解和重新看待之後，我試著開始理解母親在債務之外的問題中為何「歇斯底里」。這才補充了第二章中講述婚姻生活時，母親因為父親沒有及時按照她說的時間吃藥而大發雷霆的故事。另外一個故事則是一次父親出差回來，母親感到身體不適，但父親還是回家之後馬上跑去老家看望爺爺。事後母親心情非常不悅地對我說：「我也身體很不舒服啊，他怎麼不考慮一下我呢」，我想母親其實想要說的是她希望父親在家陪陪她，但是實際上她對父親說出口的卻是「就算你爸死了我也不會來參加他的葬禮的」<sup>153</sup>。

那時候的我，只覺得母親怎麼會講出這麼可怕的話。完全沒有思考，她何以發這麼大的脾氣。而當我自己在親密關係中也開始歇斯底里時，我更加感到害怕，難道我會變得跟母親一樣嗎，這樣的恐懼深深地根植於我的內心，讓我厭惡自己。<sup>154</sup>我絕對不想要變成這樣，卻又抑制不住發脾氣的衝動。在當時，我還是用一種歸因個人導向的思維在思考這個問題，認為是母親的性格如此，而我在從小耳濡目染的情況下受到她的影響，或是我骨子裡就遺傳了她性格極端的因子。那時還並沒有細細探究過，這樣的思維背後潛藏著一種「小孩會複製和循環父母的行為」的觀點。

在 03 月 12 日的論文討論中，我說我認為母親這麼做背後的動機是想要尋求關注，想要自己的感受被看見被在乎。老師進一步指出，這不僅僅是尋求關注，也是一種抗議、表達不滿和無能為力的方式。而通常這種歇斯底里到了第二天就會變得平靜，讓我們家的生活再次恢復到一片祥和的狀態。這樣「吵完架隔天就沒事」的模式總是一再重複著。似乎母親在家中需要充當一個穩定情緒的角色，好像母親的情緒就需要她自己化解和處理，爆發之後還必須得自己收回去。<sup>155</sup>過去，母親在家中的角色功能主要是家庭的生產勞動，而現在，母親則更需要成為家中能夠穩定情緒的那個人。內置的母職的架構，規範了母親表達情緒的範圍。這中間的母親角色的轉換歷程，並不是單一個別母親的現象。

但母親的應對衝突模式，也不僅僅是因為母職的文化規範，其中還有母親過去原生家庭經驗的脈絡。03月19日對母親的訪談中，我問起母親為何她總是第二天就恢復到沒事的狀態。母親回答說，因為她在大局上還是很熱愛這個家的，在一些瑣碎的狀況下有一點矛盾，不影響她對家整體的熱愛。她很不希望這個家變得像她的原生家庭一樣。在母親看來，外婆說外公的不好都是事實，她所遭受的痛苦也都是真實的，沒有半句謊言，但母親最看不起外婆的就是她一直記恨的性格，和帶給家庭的冷暴力。「冷暴力是持久的，折磨人的，讓人崩潰的，成年累月，

<sup>153</sup> 母親說：「這不是我的本意，更多的是那時候的氣話。」

<sup>154</sup> 母親說：「你厭惡自己也就是厭惡我吧。其實女人都討厭自己歇斯底里，就是因為有些理性的話沒法把自己說到位，所以才這樣。」

<sup>155</sup> 2019.03.14 論文團體的討論

沒完沒了的」，母親非常討厭外婆不說心裡的怨氣，又整天拉著臉給人看。她寧願迴避外婆，也不想要和外婆糾纏在一起。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母親在婚姻家庭中處理衝突的方式，她非常討厭冷戰，大家都默不作聲的拉鋸狀態是最難以忍受的。因此母親在感到一個問題再也忍無可忍的時候，就會逼迫和她對峙的人（我和父親）要馬上對她的情緒爆發給出回應，把問題解決，不管是什麼情況都要優先把事情講清楚。只要能夠在當下解決，不管事情有多大，過去就會過去了。過後母親又會產生一種想要主動緩和矛盾和維持家庭穩定的願望，不想要隔了一夜之後，仇恨還在家中繼續蔓延。

### 全家人一起討論與對話

與母親訪談的過程是通過手機的，父親當時也在母親旁邊，隨後他也加入了我們的對話。對話一在講的是我問父母雙方如何看待他們面對吵架的方式，對話二則是我提到社會結構，更具體一點來說是父權體制如何影響我們家的互動，父母各自的看法為何。

#### 對話一

父：我一開始也試著抵抗啊，但是發現抵抗無效。我怎麼回？最後都是我投降，每次都是以我失敗告終。所以我就用躲避的方式，採取鴕鳥政策。<sup>156</sup>

母：跟他吵架他都是二話不說的，直接摔門出去。我就要追蹤，不斷打電話發訊息給他，因為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嘛。冷戰、拉鋸的狀態是最讓人難受的。所以我逼著他回來把事情說清楚，解決了就沒事了。

我：（對父親說）其實媽媽也是有道理的，你越是不回，她的情緒就沒辦法有一個出口，就會越生氣。

父：啊，我以為是我在忍耐呢。

我：我覺得你們兩邊都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也站在爸爸的位置上過，但現在也能理解媽媽的心情，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

#### 對話二

母：其實家裡的經濟命脈，家中大局都是把控在妳爸爸手裡，家庭的昌盛還是衰敗都是看他的。

我：對啊，其實爸爸的位置是父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母：看起來都是我在發脾氣，但其實我是沒有權力的，妳爸爸這才是隱蔽、高明的掌權者。

父：這種霸權主義也是很辛苦的啊，如果妳媽能幫我分擔一點經濟壓力，我能不

<sup>156</sup> 母親說：「我是想把事情解決了，他覺得我想吵架，他就躲避。後來就變成這樣，我只要聲音一變高，他就馬上開始給我心理疏導，他自己也知道鴕鳥政策沒用。或者是我沒給他好臉色看，他就會坐在我旁邊，跟我羅列一堆不用擔心債務的理由，我就沒事了。」

工作，在家翹著腳休息多好呢。我既要為家裡的事情操勞奔波，還不得不面臨很多的權衡。例如妳跟妳媽媽吵架，我就要平衡你們的矛盾。

我：是啦，雖然你權力比較大，掌握家裡的話語權，但是也要相應承擔比較多的責任，也是辛苦的。

透過這場對話，這個家的運作模式、權力關係，父母各自的立場和狀態被攤開來檢視與討論。在 03 月 21 日的論文團體時，同學說若是他的話會感到自己被夾在中間，被父母撕裂。因為雙方都該被同理而不知道自己的立場為何，以及會有想要彌合他們分歧的衝動。而我認為這個對話是讓我們更加看見和理解彼此。至於之後會朝向什麼樣的行動呢？我暫時還不知道。

### 再次翻轉：母親與我們的不同

春假結束，回來台灣之後，我又經歷了一次對父母的新理解。影響這一次理解的因素包含了許多，像是父親在看完我論文的回信中分析了自己的樂觀從何而來<sup>157</sup>，在家庭田野課中討論我書寫家庭債務的文本<sup>158</sup>，以及看了《斗室星空》的第七章：勞動父母的家庭帳本～兩個女兒的共振參看，探討經濟如何影響到家庭的親密關係。

首先，附上父親關於自己的樂觀從何而來的文本：

#### 我的樂觀來自何方？

這個債務對我們家的收入來說確實有點大，一定程度上說我們已破產了，但我為什麼對生活還是抱著樂觀的態度呢？

1、面對債務的大窟窿，我心裡自然不安。但作為一家之主，心想不能在父母妻子女兒這些至親面前暴露自己的緊張和恐慌情緒，這樣會在本來心裡就很脆弱的妻子女兒面前造成更大的打擊，使這個家庭不成家庭的樣子。最重要的是在擔心之餘能存在希望。

2、希望在哪裡呢？這是一個發展極其迅猛的時代，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和不確定性，人生可以翻盤的機會很多。這些債務對於我們現在的收入來說雖然確實很高，但在有錢人群體中屬於很小的一件事。我有一些很有錢的朋友，只要我把身份轉變一下，解決債務問題並不是很難。

3、我本人在一個不錯的地方，幹著一份體面的工作，有著比較豐富的人生經歷和閱歷，自信有能力應對經濟上的危機。

4、窮苦人家出身，經歷過艱難的日子，對物質生活本身要求很低，只要能解決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問題即可，現在雖然是「百萬負翁」，但家庭基本生活並沒有受任何影響。

5、從小到大，因為學習成績好，在家族裡受到長輩們和老師的喜歡，到 40 歲

<sup>157</sup> 2019 年 04 月 08 日，後文會再提及。

<sup>158</sup> 2019 年 04 月 10 日，後文會再提及。

前發展一直比較順利，自卑性本來不強，與母親可以說相反。這些年深入學習儒釋道，注重心裡調適，抗壓能力明顯提升，心態調整得更好。

6、經過努力，債務每年都在減少，心裡壓力也就逐漸減少。尤其是賣掉老房子換成新房子，債務大幅度減少，心態比以前更好些，並且直接影響到母親心態。

慈宜老師形容說：「妳爸爸是輕的，媽媽則是重的，兩個人是很不一樣的生命質地」。這個輕，是面對困難的時候會用一種輕鬆的態度面對，認為這不是什麼問題，什麼都是可以有辦法解決的；而重，則是母親碰到困難的時候會非常焦慮，一直想要趕快把事情搞清楚和解決問題。<sup>159</sup>關於母親的脈絡，在前文中已經有許多的交代，包含她童年時期開始的不安全感，對外在世界的害怕和恐懼，以至於她總是有著強烈的危機意識。而父親的脈絡，則被我以寥寥數筆帶過。顯然他的成長過程和母親非常不同，他作為家鄉村子裡面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後來又在城市裡發展，幹著一份體面的工作，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是農村中的少數精英。想來，父親也是趕上了那個階級固化還沒有那麼嚴重，一切都有翻轉機會的年代。而家庭氛圍的和諧，一路以來受到師長關照，都會讓父親對於外在世界有著足夠的信任感，以及對自己的發展有信心，認為即使遇到問題也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迎刃而解。這種輕和重的生命質地差異，放在夫妻之間的親密關係中是非常微妙的。有時候這種輕可以緩和重，父親的穩定可以紓解母親的焦慮，但有時候輕也會強化這個重，讓母親感覺到「我在乎的事情你都不在乎」，所以母親才會用強烈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然而這會讓父親更加覺得她小題大做，認為明明沒有多麼大不了的事情，何必這麼焦慮。

而在我的視角中看待輕與重，我一直都是站在父親這邊的，認為母親太過於焦慮，只會給人造成更大的壓力，對於解決問題無濟於事。書寫關於家庭債務的文本，也是因為我即使開始鬆動對母親的理解，也始終沒有辦法真的諒解她。在我原本的視框裡，母親是一個不願意負擔家庭責任，只會一直抱怨和擔溺在情緒中的人。但這樣的視框，在課堂討論的過程中被同學們打破了，大家紛紛七嘴八舌地提出他們對於母親狀態的理解。

以下綜合那天上課同學們的發言，後續兩次論文團體<sup>160</sup>的討論，看書的感想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反思，來說說我對於在債務中，母親的狀態以及我的狀態，種種的最新理解：

先從我對家人應該要同甘苦共患難的想像說起。對於幫忙這件事，在我原

<sup>159</sup> 母親說：「有時候我在心裡焦慮，打電話給他說心情不好，問他在哪裡，他說在外面吃飯，要不要一起過來喝幾杯。我們真的是很不一樣的人。他就覺得別人請客，妳去玩了去吃了，那就是妳的嘛，真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

<sup>160</sup> 2019 年 04 月 11 日，以及 04 月 18 日的論文團體

本的視框中認為討論如何投資、協助處理事務性的工作才叫做幫忙。但母親在生活中省吃儉用，節約開銷也是一種幫忙，她有自己因應風險的方式。為什麼她會選擇省錢這種方式呢？可能跟她從小在外婆那邊學習到的節儉有關，也可能與她不像父親一樣擁有那麼多的外部資源幫忙解決債務問題，只好用這種方式，讓自己感覺到也能為家庭做點什麼，也是為了讓自己稍微有些安全感。以母親如此強的危機意識來看，父親已經採取了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方式，若是兩個人都這麼做，失敗的結局會更加慘烈。想起來母親的做法也頗有幾分道理。只是我與父親認為這沒有必要，不認可她的做法。父親又是這個家中實際的權威領導者，而我又是一個父親支持下的既得利益者，他在經濟上總是不留餘力地支持和投資我，不管是學習生活還是旅行都不吝嗇於給我足夠的金錢。

為什麼母親的意見總是得不到支援和尊重呢？因為我和父親認為我們做的是合理、客觀的選擇，母親的說法總有些不切實際和不講道理。母親的看法與我們不同，這種事常常出現在我們家庭中，在債務的事情上尤其如此。但為何我們的看法就是合理的，她的看法就不合理呢？這其實可以說是一種「多數人的暴力」。畢竟家裡總共也就三個人，長期處於二對一的狀態下，看似都是母親在對我們「歇斯底里」地發作，是我們處在忍氣吞聲的位置，但最終往往都是按照我和父親的想法在決策。也許這一直都讓母親在家中倍感壓抑。

而為什麼母親會和我們不同呢？這要回到她自身的成長脈絡來看。母親是一個內心纖細、心思縝密的人，會顧慮很多事情。她對自己的人生是有一定的追求的，生在經濟飛黃騰達的年代，加上她年幼時外公被抓的事件造成她對社會地位的敏感和自卑，到了中年的年紀，跟身邊一些朋友的對比確實會造成她的壓力。她對這個家庭是有責任感和強烈的情感的，否則她可以拋下我們不聞不問。<sup>161</sup>加上前述她在家中的意見不受重視，可能讓她感到壓抑。這些種種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像是一張網一樣，壓迫著母親，讓她掙扎在其中無法動彈和前進。

而我跟母親的位置也是不同的。在決定投資的最開始，母親和父親是共同合夥決定參與這門生意，算是同伴的平等地位。但是後來到處借錢，把帳目算得稀里糊塗的人是父親，母親的勸說並沒有起作用。直到現在辛苦地彌補債務帶來的經濟窟窿，母親在這個過程中的地位是不斷下滑的，她漸漸失去了發聲的權力。而我則是在比較長大的時候才得知了債務的事實，慢慢加入幫忙父親出謀劃策，到後來父親似乎更會與我討論，傾向聽我的意見，我的權力是一步步在提升的。

回到那個對同甘共苦的想像，其實背後是我希望母親可以跟我們在一起，處在一樣的狀態。但她畢竟就是跟我們不一樣的人啊，她有著自己面對債務的

<sup>161</sup> 母親說：「跟爸爸離婚的話我是有更好的路的，有想要跟我好的人，但我沒有背叛他，我不想這個家庭四分五裂的。現在在家我都盡量不用爸爸的錢，因為他還要負擔妳的費用，我確實是有責任感的。」

情緒、感受、應對方式。強迫她跟我們一樣樂觀、充滿幹勁地解決問題，本身就是對她的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甚至是一種壓迫，更加加深她融入不了我們的無力感。甚至，我們希望她不要太過於操心，鼓勵她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在債務上鑽牛角尖，也沒必要過太拮据的生活，本是一個善意，希望她不要那麼痛苦。但對於母親來說，這反而讓她的努力被否定，使得她看起來很無能。我想那種努力想要在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的貢獻，卻發現沒有辦法，被排除在外的感受是非常複雜的。煩躁、焦慮、無助、失落、沮喪、挫折，覺得不被理解，不知道怎麼改變自己，這些情緒不斷地循環，人會愈發說不出口和退縮，也愈發陷入了一個孤獨的境地。她只能用言語暴力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強烈的抗議，並且事後她還能夠讓自己把情緒收回去。那些在我過去看來莫名其妙的發作，實則是母親充滿能動性的表現。

我們確實愛著彼此，卻沒有真的能夠看見彼此的處境。正是因為我們過於在意彼此，反而在家中造成了很大的張力。斗室星空的第七章中，第一個故事：《算不清的家庭帳本～勞動家庭的親密與孤單（宜霖寫於台北）》，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親密不是只存在和諧與舒服的情境中；鬥，是一種在關係裡努力的樣貌。這種「纏/鬥」是在關係中的不輕易放棄、維持努力的模樣；是在退三步進半步中力求推進的奮鬥，是在看到彼此差異後還願意共存的情感關係。<sup>162</sup>那就是母親在家中努力的姿態，正是她愛著這個家的證明，但過去的我卻沒有能夠讀懂這些。如父親所說，我們這個普通家庭裡每個人的人品都不算壞、社會地位也不算低，但家庭關係如卻曾經如此糟糕，每個人都有著那麼多難以言說的痛苦，甚至到達精神崩潰的狀態。<sup>163</sup>

這不禁讓我感到唏噓感慨。



### 母親看待債務事件的版本

以上，都是屬於我看待這整件事的版本。我始終不敢開口問父母事情發生的細節，或許是怕他們提起來會傷心吧。直到母親開口說起當年在這個過程中她的經驗時<sup>164</sup>，我才真正覺得，是我誤會了她，我一直都沒有明白她的心情。

父母最開始認識這個古董商，是在妙果寺商場買古董裝飾新家的時候。跟他的結緣，只不過是母親辭職之後寫了書，父親把書送給了這個人，他需要母親的文字能力，所以一開始對父母非常好。那時候父母親經常去他家吃飯，飯後聽他介紹儲藏室的古董。看著那些精美的古董，父母親兩人都心情激動。但雖然這個人蒐集了很多古董，也有鑒賞的眼光，卻沒有足夠的知識水平將古董推銷出去，過得很辛苦和不容易。於是父母決定幫他這個忙，靠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文字來把

<sup>162</sup> 夏林清（2012）。《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P210,211,213

<sup>163</sup> 摘錄自父親看完論文之後的回信

<sup>164</sup> 這段往事的細節，直到母親看了我的論文給我回饋時才提及。

這個知識寶庫，把這些古董的文化價值保留下來，並推銷到更高的平台上，發揚光大。母親說，這最初的決定，是他們對於這些古董產生了一種文化上的感動，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文化良知的感召。那時候是 2004 年，外公剛去世的時候。母親寫文字介紹，父親幫忙寫論文投稿期刊，一開始母親還領了薪水，也覺得這是珠聯璧合的合作。

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時間之後，父母提了筆資金成為一名小股東。投資了也就是一家人了，母親也不再領薪水。這個古董商一直喊自己經濟負擔很重，有些人東西賣給他，他一直欠著別人的錢。我們家借了一百萬給他用來還債，讓他在北京開研討會，打開了知名度，媒體紛紛報導，有些人來找他合作。開始投資之後，整個家庭的金錢管控就由父親在主導了，而有了媒體報導之後也就不再需要母親的文字。父親非常看好前景，古董商不斷跟父親訴苦，心地慈悲的父親就另外借了錢給他。可是當這個古董商把錢拿到手，他就開始批評、不理會父親。母親雖然已經退隱幕後，但還是一直在暗中觀察著古董商。她先看出了這個人的人品有點問題，覺得他背後做了些事情對不起我們，又一直對父親採取訓斥的態度，她就看不下去了。母親說：「他就是過河拆橋，自我膨脹地厲害，後來就看不起爸爸了」。隱隱約約的憂患感，促使母親先跟父親提出了和古董商解散合作。但父親很有信心，認為事業會有蓬勃的發展，又一直借錢給他，前後一共給了兩百萬。

母親和父親的矛盾就此開始了。

母親看到那個人眼光很高，只要有人想買他的古董，他就非開高價不可，不然就不賣。有人來談合作，他也只會吹牛，也不談具體的條件。不僅如此，他還另外拿著錢去買了更多的古董。這些情況，他都不會主動打電話告訴我們，而是要父親打電話去問才支支吾吾說一些。最要命的是，他明明手上有錢，卻只還了我們七十萬，剩下的任憑父親怎麼要也要不到。我們家借來的錢加上利息，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母親越來越覺得不對勁，她感到自己被那個古董商忽悠了，越想越悲憤，有種被背叛的感覺。可是錢已經借出去了，母親眼看著希望像一團火一樣慢慢熄滅，心裡很是緊張，一心情不好就找父親吵架。父親覺得母親一直說風涼話，制止他事業的發展，要束縛他的感覺。母親則覺得他傻里傻氣，已經失去了理智的頭腦，整個人飛蛾撲火一般，鐵了心要做下去。她評價父親：「爸爸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但是做事情太投入，就把自己給害了。如果他只是把家裡的一點點錢給別人，我是不會這麼生氣的，但是他害我們家破產了，那我站在媽媽的位置當然很生氣了。而且我跟他說了真相，他還不相信我呢。他對人太遲鈍，我怎麼說也說不清楚，只能雜碎古董，做出非理性的行為。」

就這樣，母親一邊和父親吵吵鬧鬧，一邊忍了四五年，那個古董商還是一分錢都沒賺到。他們終於意識到這場投資已經徹底失敗了，利息也越滾越多，父親的財力再也撐不下去了。這時，父母親的關係又開始好轉了，決定一致對外，跟那個古董商打官司。但這個過程依舊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們還是時常吵鬧，母親很不滿意父親的處事態度。「爸爸是很善良的，願意相信別人，但是後來發現被騙

了，他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事情沒處理好，就不了了之，虎頭蛇尾，沒有做出努力就認輸了。我對他這種處理方式是非常不滿意的。連打官司都是我一催再催，妳說誰不生氣啊，我不是毫無理由生氣的。人生最精華的時間都耗在這個債務上，我就吵一吵有什麼不對的嗎。」面對剩下的債務，父親的態度是覺得那個古董商也還不了，他自己努力賺錢就讓這件事算了。母親則強烈反對，說是死都要追著那個人把錢要回來。

母親的心情糾葛又複雜，有的時候，她想到事情已經發生了，父親不是故意的，也是被別人騙了才落得這麼個結果，也就心裡想著作罷了。可有的時候只要心情一不好，家裡一點點微小的不順心都會讓母親聯想到債務，沒有隨手關的燈，地板上堆積的灰塵，父親又出門應酬吃吃喝喝，我又嚷嚷著要買機票出國，這些事都可能引發母親各式各樣的脾氣。「欠了債想要省錢，是個很自然的反應啊。我覺得我也做到了一個極致來平復情緒了，也沒有買化妝品包包，安靜待在家裡讀書寫作，還能暫時不煩惱這些事情。」母親一面努力克制著自己的情緒，一面又會有時忍不住發作，在這之間來來回回擺蕩。而關於房子，則是她自尊心的底線。我們家本有兩套房子，一套是我們現在在溫州住的，另一套則在海口，本是母親想要未來留給我的。為了抵債，海口的房子先被賣了出去。「他不僅害了我，也害了妳，我內心是真的很恨他的。」，母親說道。後來，當父親提出要賣掉我們現在住的房子，出去租房住時，母親不肯了，她不能接受我們家失敗到連房子都沒法留住。直到去年，我們才終於正式做了賣房子的決定。「最後決定要賣是我生了憐憫心，覺得爸爸可憐，都快要退休了還要那麼賣力工作。同時我們也發現可以拿公積金來去郊區買便宜的房子，也就同意了。」

最後母親對我說，「(之前) 沒有跟妳說，我也是有口難開」。當我想起要追問她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時，她已經不記得了。我感到心痛，憤怒於那個人憑什麼這樣對待我的父親，心疼父親那麼善良的人卻為自己的天真信任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當然，我也明白了母親為何如此不滿父親，父親那種「息事寧人」的態度，很多時候是保護不了我們，保護不了這個家的。我也同樣為母親感到難過，難過於她明明是看不慣那個人如此對待父親，最後卻變成了她和父親爭鋒相對。難過於她看出了蹊蹺和不對勁的端倪，卻只能眼睜睜看著事情一步一步往最壞的方向走，且無力做什麼去改變結局。那其中的煎熬、痛苦，父親無法處理，連我也沒有諒解她，還總是和她作對。她也有為了平復情緒做出許多努力，但這是我之前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那句「有口難開」，她忘記了，但被我深深地記住了，內心總有一股自責、愧疚的情緒翻滾著，波濤洶湧。

### 第三節 視框移動的行動研究<sup>165</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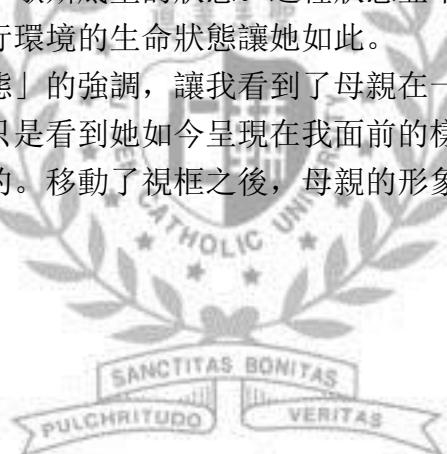
<sup>165</sup> 2019年04月09日，在與老師的論文討論後的感想記錄。

在這個階段，我對行動研究的主要認知，以及我在過程中收穫最多的是學習到視框的移動。

最開始的我在看待母親的狀態/處境時，採取的是一種個人主義、將她這個人問題化和病理化的視角，認為是她自己的性情問題，導致她選擇把自己弄得那麼憂鬱，那種歇斯底里的情緒也造成我，以及我們家庭很大的負擔和困擾。而我在想，這種「個人主義、問題化和病理化」的看待事情的視角，似乎也是成長於現代社會的很多人從小耳濡目染而習慣的，這好像是一種時代的氛圍。當我們過度強調一個人的内心世界時，容易把人的正常情感當成一個問題/病症/診斷，剝奪了人原本可以憑藉自己熬過困難的能力。這樣一來，人變得很脆弱，遇到一些困境就會馬上歸因個人，認為自己心理有問題，是生病了。

但人的後果，不是只有人的性情和選擇造成的，也要看到社會文化脈絡如何坐在一個具體的人身上。比如說針對父母關係，知道他們在家庭中的經濟分工、決策權上發聲的能力，能夠表達情緒的方式，父權體制，這些東西都是在某種「男主內女主外，男性做主」的社會文化規範。社會體制滲透在父母平常的互動之中，也部分結構了母親憂鬱、歇斯底里的狀態。這種狀態並不是從她的內在生成的，而是她為了因應某種現行環境的生命狀態讓她如此。

書寫過程中對「時態」的強調，讓我看到了母親在一路發展過程中各個階段的不同樣貌，也不會再只是看到她如今呈現在我面前的樣子，而能夠看到她是如何一步步變成現在這樣的。移動了視框之後，母親的形象不再那麼扁平化，而是變得立體且層次豐富。



## 第五章 行動研究的探索（二）：情感的流動

這一章，源自於我從今年四月之後整個人狀態的變化。

對於自身變化的茫然、痛苦、混亂，我暫時還給不出一個答案，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用誠斌老師 05 月 30 日在生命書寫課上的話來說，是「妳跟世界的關係和以前不一樣了」。向來都無法忍受自己模糊、不清楚的我，開始試圖在這種「懸而未決」的狀態中讓自己能夠在懸宕、浸泡更久一點，更多一點時間與自己的情感相處，在混亂中慢慢重整秩序。

因此，本章主要書寫的是我對自身的一些回頭觀看和覺察，也開啟了新一輪和母親「正面交鋒」的對話，對於自己想要發展出怎麼樣的行動研究，也多了一些想法與體悟。

### 第一節 情感的開關被打開

#### 給父母看我的論文

春假之前，父母要求我給他們看我的論文。一開始我並沒有很情願，總覺得心裡還沒有做好準備，想著等到寫得很完整，令自己也滿意的時候再寄給他們。但最終還是經不住他們的念叨，父親說「都問過妳好多次了」，母親說「妳寫了那麼久我都還沒看過一個字」。我眼睛一閉，心一橫，還是答應了下來，心想我也不管那麼多了，就豁出去了吧！

寄出文本之後，隔天我就搭飛機前往了新加坡，再次踏上了獨自一人的旅程。晚上抵達新加坡的時候，我還在手忙腳亂地做入境準備。微信上不斷傳來訊息，「爸爸看你的論文眼淚都看出來了」，「媽也看出眼淚了」，這讓我嚇了一跳！混亂之中我來不及多做什麼反應，只說了回台灣之後再好好聊。

以下摘錄母親和父親各自的回應：

#### 母親

看了女兒的碩士畢業論文，我和她爸都看流淚了好幾次。我們沒有想到女兒的內心是這樣豐富，我們平時的語言會在她的內心引起激烈的反響。最使我們反省的是，她從到大，我們無意之中傷害了她許多次，使她暗底裡哭泣，並在她的心靈留下了難以抹滅的烙印。作為母親，我感到很內疚。我只是一個勁兒地說我的母親曾經怎麼傷害我並影響到我的成長，卻沒想到自己作為母親也一樣傷害自己的女兒！這篇論文徹底改變了我對女兒的態度，使我深刻反省，要在今後的時日裡少說並不說負向的話，怎麼以女兒自己的立場看問題，理解她，體諒她，支持她，使她得到更好的生活。我一向自私地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東西，怎麼佔有她，扭曲她，強迫她，去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人生理想，而忘記了她

也是一個獨立的意志！在這個家庭中，她其實活得很壓抑，我總是強調我養活她不容易，我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強加在她身上。而她雖然表面上順從我，而實際上保持著自己不凡的理想並為此去努力奮鬥。按照她爸說的，她這篇論文是把自己的生命傾注進去的，是用生命寫出來的，所以才會如此非凡，震撼人心！

### 父親：一篇論文治好了全家心病，推動了家庭和睦。

我對這篇以「生命敘說」方式闡述的質性心理學畢業論文的認知是：像小說卻不是小說，像自傳又不是自傳，是學術論文卻不像學術論文，但具有極強的感染力。論文通過第一人稱的寫法，將我們這個家庭深層次矛盾的根源進行了深刻揭示，看後使我感到非常震驚，原來我以為自己做得還不錯的地方卻給妻子和孩子帶來了十分嚴重的負面影響。看完後我才明白質性心理學能讓我們瞭解自己、理解親人的重要意義之所在，若不是看這篇論文，我真的既不瞭解自己的父母之所想，也不瞭解自己的配偶之所想，更不瞭解自己的孩子之所想。這篇論文能使我認真反思自己靈魂深處存在的問題，從而使自己警醒。當我看到一聲小小的年紀、小小的個頭在我們夫妻不經意之中犯下的過錯中遭受到精神崩潰式的打擊時，我流了很多淚，特別是文中詳細描述一聲在父母尤其是母親無來由的壓力下被逼得絕望無助的那種痛苦時，我更是心疼。從來沒有因看論文把自己看哭的，這篇論文的教育意義太大了。原來還擔心僅僅是碩士畢業在國內不好混日子，需要博士學歷，看了這篇論文的水準，我真的放心了。我想，一個普通家庭的母女關係的內心深處的思想衝突能被描繪得如此驚心動魄，如果論文是在寫一個在時代洪流中經歷過大風大浪、富於傳奇色彩的人時又會怎樣？現在我覺得質性心理學在大陸會有巨大的社會需求和極其寬廣的前景。

後來一些同學朋友得知父母回應了我的論文，紛紛投來羨慕的眼光，對我說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他們家。我才後知後覺地發現，父母願意看、願意溝通、願意對我說他們的感受，這是一件多麼難得又幸運的事情。

### 誤機

春假的整趟旅程都算順利，但在我即將從檳城回到吉隆坡，搭飛機回台北的時候，我犯了一個從來沒有犯過的錯誤。凌晨四點巴士到達吉隆坡，我卻沒有下車，巴士就這麼上了高速開往新山（在新馬邊境的一個城市）。當我感到不對勁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整車的人都在沉睡，手機又剛好沒了流量，無法跟任何人求救。我算了算時間，等到了新山再折返肯定是趕不上飛機了，只能絕望崩潰地睜著眼睛，看著窗外的黑夜和漫天繁星，無法入睡。

到了新山後，我第一件事是想辦法打電話給爸爸，跟他告知我即將要錯過飛機了。他在電話那頭很冷靜：「那就重新買一張機票吧，妳需要多少錢？」。掛了

電話之後我馬上就收到了他的匯款。我趕緊搭上回吉隆坡的巴士，在車上緊鑼密鼓地看機票，在心裡盤算著最省錢的回程路線，然而當天已經沒有回台北的直飛航班了。但比起貴的驚人的機票，我更忐忑的是怎麼跟媽媽交代。她是知道我的航班號和起飛時間的，並且會全程替我念佛保佑我平安，我沒有辦法騙她。媽媽一向都很不高興我總是一個人亂跑讓她擔心焦慮，為此我們吵過無數個回合，這次她肯定要把我罵的狗血淋頭了。

隨著起飛時間的到來，我終於還是收到了她的訊息問我是否要登機了。我只得硬著頭皮撥通她的電話：「我要跟你講一件事，你先不要罵我」。她意外地比我想像的要冷靜，但還是不斷問了我很多問題。最後我決定中轉去曼谷，隔一天再回台北。我一邊查泰國的落地簽條件，一邊告知我的決定。主要的考量還是因為這樣比較便宜，本來這趟旅程是花我自己的存款出來的，卻因為這種失誤而不得不跟家裡要錢，我心裡有些過意不去。媽媽馬上反對，「現在不說便宜不便宜了，很貴也要回去，要保證及時和安全抵達台北」。她希望我在當天就回到台北，以縮短她焦慮的時間。我心裡更加難過，我不僅害爸爸為我多花了一筆錢，還害媽媽又要再多兩天擔心我的安全。我怎麼會把事情搞成這樣呢？在家裡的群組發了一句「對不起」之後，身心的疲憊全部湧了上來，但我還不能倒下。

過了一會兒，手機傳來新的訊息。媽媽說「只要安全就好」，爸爸說「錢沒關係，不用難過哦」。就這麼簡單的兩句話，我再也沒忍住在巴士上嚎啕大哭。整夜不眠不休，沒有吃任何東西，回台北的行程被徹底打亂，這些都沒有擊垮我。我不害怕辛苦，因為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失誤導致的，但是對父母，我心懷愧疚。他們沒有一句責備，只有在意我的安全。媽媽又改口說我自己安排好就行，甚至鼓勵我不如好好在曼谷玩一玩再回去。我久違地感覺到，我被媽媽撐住了。很長時間裡我覺得她是根本撐不住我的，我遇到任何的挫折和難過，都會避免讓她知道。反而是我要撐住她。

### 潰堤的開端

意外輾轉到曼谷之後，我收到了父母對我論文的回饋<sup>166</sup>。彼時是炎熱的大中午，我站在菜市場旁邊的遮陽棚下，人聲鼎沸，人來人往。對於他們的文本，我當時只是快速掃過一遍，確認沒有什麼問題，發送給論文團體的群組之後就繼續出發去下一站了。隔天的凌晨三點我搭上回台北的飛機。回到學校之後，我睡了兩個小時，便爬起來去論文團督。強打著精神說了自己的思路，之後的規劃，得到的回饋一如既往是「沒什麼問題，繼續努力吧」。

再隔天上家庭田野課，那天輪到我第一個討論自己的家庭文本。如前文所述，那是一篇書寫關於家庭債務的文本，提出來是因為我始終無法在這件事真的諒解母親，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我推進對她的理解。課堂上，大家紛紛七嘴八舌地提出

<sup>166</sup> 附於前文「給父母看我的論文」中

他們對於母親狀態的理解。對於大家都那麼能夠同理母親的處境，我當下感到很震驚，覺得是不是自己出了什麼問題，對母親的要求太過於苛刻。但同時心裡隱隱感到有一些不舒服，有種被指責的感覺，覺得似乎自己的處境和壓力沒有被看見。事後回想起來，那時候的我其實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我的情感，我的立場，我在家中的位置，全部都被我切割了，我無法開口為自己解釋。直到有同學問我媽媽真的發作會怎麼樣，我說「她會一直說她要死，一直傳訊息，直到我們回應為止。」

接下來，有別的同學開始站在女兒的角度去試圖貼近我的處境，說我已經很盡力在理解父母了，但還是難以諒解母親，「一馨的狀態也很重要」。同學繼續說，母親的言語暴力，對我來說是一種難以承受的壓力，那種暴力像刀一樣刺和尖銳，即使知道她不會真的這麼做，還是會忍不住頻頻回頭看她。母親說著要傷害自己，是希望我可以愛她。那感覺是大人的自私，不管孩子怎麼想。不管她怎麼難以理解，畢竟還是我的媽媽啊。聽到這裡我忍不住哭了，如果說前面我都在強撐著一口氣的話，到了這時候我才真的覺得好委屈。為什麼我會如此被刺激，那也是因為在母親長期盡心盡力照顧我，我們有著深厚的情感基礎。我的乖巧，是一種策略，因為在長期的互動過程中我知道這樣做最能夠讓她冷靜下來，也是因為我不忍心讓她更加生氣和難過。不管她的情緒是不是針對我，我都非常敏感，會努力想辦法讓她開心起來。

「我其實在想我會不會對她太刻薄了一點，前面聽大家講的時候，我覺得我好像沒有看到媽媽強烈對家庭的關心，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因應，但在我的解讀裡面我全部都覺得是一種給人壓力和製造麻煩的方式，但好像大家解讀的都不是這樣子。我的確是很偏袒我爸的，而且我以前覺得她應該要跟我們一起解決問題，而不是一直這樣。但是，我其實也不知道要怎麼面對她那些情緒。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對她太不好。可是我覺得她用那種情緒表達的時候，我的確難以招架，我也很難過。所以我沒辦法去想她為什麼用這種方式去表達。在這兩者之間我也很掙扎。」這是我在課堂上給出的回應。其實我還沒回答的一部分是，那個當下我想到了父母的回饋。在旅途中我似乎還來不及做出反應，直到被人同理的時候，他們寫下的那些文字才真的跑進了我的心裡。他們共同表達了一個意思是，他們過去對我的不瞭解，以及在得知我曾經因他們無心的話語和衝突而深深受傷甚至絕望的心疼和愧疚。爸爸的那句「我流了好多淚」，也不知道是觸動了我什麼，每看一遍都會哭。我才發現，原來我的感受是可以被他們看見的，而他們也願意，能夠給予我一些回應。

上完課之後，我回想起自己近幾個月寫論文的狀態。即使受到老師的肯定，周圍同學們也都說這要畢業肯定沒問題，已經寫得很完整了。但我始終覺得自己缺少了一點什麼，似乎我的筆觸比起過去更加缺乏了情感性，好像已經寫到整個人都沒有感覺了。理智的分析遠大於情感的發現。作為一個問題解決導向的人，我習慣性地以處理問題為目的。我似乎在強行推動自己必須理解母親，敞開自己

去接受各種對她新的詮釋/視框移動。這就像是一個任務一樣，日夜都盤旋在心頭。而我自己這個人則被擠到了角落，在大家不斷地說母親其實也有她的苦衷，以及我們關係日趨穩定甚至變得還不錯的情況下，好像我更加失去了提起過去那段傷痕的理由。在我不斷理解母親的過程中，我自己的立場和感受不斷被擠壓。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要理解/行動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我總是用一種自詡冷靜的態度在面對家庭的狀況，彷彿置身於父母、家庭之外。尤其是重看「全家人一起討論與對話（P121）」的時候，那種自己看起來很中立，沒有偏袒父母任何一方的樣子，其實很抽離，像是一個跟這場局完全無關的人。我已經很久都沒有哭過了。這次的眼淚，是我終於正眼去看並承認了自己的受傷、無助和恐懼。我總算可以，稍微照顧一下自己的情緒，對自己說一句：

妳真的很努力了。

那個時候的我還不知道，前方還有一場更大的，全面的崩潰在等著我。

### 理智的崩塌：再也撐不下去了

口試的前一周，我總算趕完了文本，裡面也提到了上次家庭文本課的感受。老師收到後說意識到自己以往的指導對情感承接的部分比較少，以後會注意情感的重要性。這個回應讓我頗為意外和感動，但還沒有意識到這即將對我產生多麼重要的影響。

寄出論文文本之後，隔天又到了家庭田野課的時間。在討論文本之前，老師再次強調了情感的重要性，而接下來討論的走向也真的比較偏向承接報告同學的個人的情感。課堂的氣氛很熱烈，同學們爭前恐後地舉手，很努力地想要有所推進。那節課上得我整個人渾身難受，可我卻說不出來在難受什麼。下課之後去吃飯，我和同學討論起了課堂上的內容，討論到「因為不完美就不會有人愛我」。這句話引起了很多同學的共鳴，但於我而言卻完全不是如此。我一點也不想要所謂的「完美」、「優秀」，我覺得一旦上了那個位置就再也下不來了，所有為了維持完美優秀的努力只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我想起了近幾個月寫論文的狀態，上次家庭課討論我的文本的狀況，說著說著我就哭了起來。強烈的疲憊感告訴我，我沒有力氣，也不想再寫這種論文了。同時我對此感到驚慌，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在預備口試前突然崩潰，於是找老師聊一聊。

約好時間後我就先回家了，躺在床上無法動彈，往事的一幕幕全部都一股腦兒的映入腦海（後面會詳細寫），眼淚根本收不住地潰堤，頭痛到無法呼吸，眼睛也紅腫地像核桃一樣。快到約好的時間了，我好不容易平復了一下情緒出門。可一坐在老師面前，還沒能開口說話，眼淚又搶先流下來了。老師大概是第一次看到我有如此大的情緒反應，她沒有像平常一樣提問，竟是先走過來抱著我，抱了好久好久。當下的我感到有些訝異，這個突如其來的擁抱似乎對我太好了一些，我有點承受不了。但是也顧不上太多了。等我們重新坐下來之後，老師又全程握著我的手，「妳的手都是冰涼的」，她說著。我一邊哭一邊斷斷續續地講著我的心

情。我說，我看到的是當同學沒辦法被推動時，很多人想要關心和幫忙，我知道那種生存姿態也是逼不得已的，也有其痛苦之處，而提出要理解母親的人也是我，得到這樣的結果是我要承擔的，種種。我都已經替所有發生的事情做了解釋，但還是抵擋不住地崩潰大哭。「為什麼我那麼認真面對了，可是我的努力換來的只是別人覺得我能做到」，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我得到的只是如此。她很認真地聽，很用力地點頭，她說了很多很多，我最記得的卻是「一馨妳真的是一個很乖的小孩，包括在老師面前，好像這個乖，有時候會被忽略」。那句話讓我覺得我再也撐不下去了，因為我經驗到的的確是，當我乖乖地表現出什麼事都沒有的樣子時，根本沒有人會在意我到底經歷了什麼。

我跑得很快，即便過程中隱隱約約感覺到不舒服，好像更前面的一步就被漏接了，缺乏了什麼。但我無視了我的感覺，還是拼命向前奔跑，跑到我已經感覺不到自己。這場突如其來的崩潰，才讓我意識到那個不舒服是什麼。「因為這是很難被人看見的啊」，當天晚上，朋友聽完我的這一天，如是說道。於我而言，好像有這一句話就足夠了。

我很清楚得記得，那天是 2019 年 04 月 24 日，至此之後我原本理智冷靜的世界就崩塌了，以一個非常迅猛的速度。我變得很容易哭，看電影會哭，看別人的文本會哭，上課回應的時候講著講著會哭，吵架受傷了會哭，深夜一個人想起往事會哭。我開始不得不面對那些過去被我壓箱底的情緒，到底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呢？

## 第二節 我的樣貌

對於自我的敘說，一開始我並沒有強烈的慾望要這麼做。我不知道寫自己的話要寫些什麼，該呈現自己的什麼樣子。對別人我總能分析得頭頭是道，但回過頭來看自己的情感狀態，卻像一片未開發的處女地一樣，被問起就感到一團漿糊的混亂，支支吾吾什麼都答不出來。那場潰堤的眼淚，帶給我強烈的委屈和不甘，讓我模模糊糊看到了一點點自己的輪廓，原來我「安靜」了那麼久，「乖」了那麼久，「看起來沒什麼」了那麼久，也「被忽略」了那麼久。於是暫且用「乖巧」二字，來框定自己的某種生命樣貌，回到我長久以來都沒有看見的自己的歷史，在各種各樣的關係中，都隱隱約約出現的「乖巧」的身影。

### 回到個人的歷史

「回顧是為了在歷史中發現自己，以把握現在，選擇未來。」<sup>167</sup>

#### (一) 家庭

<sup>167</sup> 這段話摘自 2019 年 06 月 22 日，翁開誠老師榮退茶會時抽到的筆記本上，他親筆寫的句子。

口試完的那天晚上我打電話給母親，聊著聊著她講起她對我的感覺。她的第一個評價是，我總是一副冷眼旁觀的樣子，例如在過年家族聚餐的時候，我都像個局外人一樣觀察著大家，自己卻沉默不語。我想起她之前很失落地對我說過，「我感覺你的心一直游離在家庭之外」，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她。然後，她又說起了我初一發生的一件事。有一天她一時興起多花了一些錢，給我買了一個貴的書包。但是拿回家後，我卻表示不喜歡，覺得那是男生背的，我不想要背。媽媽大發雷霆罵了我一頓，大意是她難得花了那麼多錢我卻不要，浪費她的一片心意。我被她罵哭了，最後還是背起了這個書包。「你總是表面上看起來順從我，但是私底下其實有自己的想法」，母親說道。而我清楚，我選擇不反抗，是因為我不想要看到她不高興或是失落。那讓我想起之前看過母親寫的一篇育兒故事，那個故事中，我還很小，大概是上幼稚園左右的年紀。母親在商場為我買衣服，她覺得小朋友會喜歡五彩繽紛的顏色，但最終她只買到了一件黑色的衣服。拿回家之後，她問我喜不喜歡，她從我的眼神中感受到我的失望，但我卻為了不讓母親不開心，勉強說了句喜歡，那種「勉強」被母親捕捉到了。這之間互相察覺對方微妙情緒的幽微，時常會出現在我們母女日常的互動中，諸如買衣服書包這樣的事。

相比起母親辛苦的照顧，父親則因為工作繁忙，幾乎很少時間在家陪伴我們。我記得父親說過，因為他覺得我都很自覺和乖巧，不需要他操心，所以他沒怎麼管我。那句話在當時就隱隱讓我感到一些不舒服，但我也沒有細想。後來，我想起了去年暑假的一件事，那是我和媽媽跟著爸爸一起去紹興開會。開完會的那個下午他開車帶我出去兜風玩耍，本來我們已經說好晚上回到市區要找一家好吃的餐廳，就我們父女兩人。但回程的路上爸爸突然接到電話，他的朋友擺了酒席，邀請了一幫參加會議的領導幹部，也讓我們一家三口一起出席。想當然媽媽是拒絕的，她向來不喜歡這種官僚的社交場合。他略微尷尬地笑了笑，說不然就我們一起去酒席吧。我的心情一下子從原本的雀躍跌落到失望，每次期待的父女時光都會落空。但最後我還是去了酒席，代替缺席的媽媽。

這樣的場景從小到大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他總是有許多突如其来的工作或是應酬，各種各樣別人請他幫忙的雜事。有時候是家裡的飯已經煮好了，他突然打電話說沒辦法回來，甚至是飯吃到一半也會臨時出門。或是我們約好了要一起做什麼，卻總是臨時有更重要的事情插播進來，擠走了原本屬於我和爸爸的時間。那些瞬間的失落，到默默消化這些情緒。那種渴望太過於隱秘，連我自己很長一段時間也都沒有意識到。

## （二）學校

在人群中我一直都是一個存在感很薄弱的人，很安靜、沉默。這一點到了上學的時候就變得尤為明顯。老師會關注的對象，要麼是成績好的學生，要麼就是特別調皮搗蛋、不守紀律的學生，成績平庸又安靜的我是不會引起他們關注的。

從小學開始，我便很敏感於那些活潑，會表現自己的人。那時候有一群女生，

大概十來個人，在班上算是勢力比較大的小團體。有次其中一個女生過生日，請了這小團體的人去她家玩，而我因為跟這個女生位置坐的近，平日互動還不錯，也就有幸被叫去了。那天晚上，本來我們是玩捉迷藏的，我玩得很開心。但後來不知道怎麼了，印象中是有人在陽台發現那天的月亮很美，於是提議在陽台擺蠟燭賞月。很快這個提議就被大家通過了，她們開始七手八腳地準備蠟燭。我沒有說話，內心還是很想繼續玩捉迷藏，然而已經多數表決通過了，我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只是神志恍惚地盯著蠟燭，眼前越來越模糊，淚水不自覺地就流了下來。好像有人發現我哭了，接著越來越多人跑來安慰我，問我怎麼了...再後來我就記不得了，只是最後我們又重新玩起了捉迷藏。這個回憶於我而言是非常難堪的，讓我覺得自己很任性，我怎麼會因為沒有繼續玩捉迷藏就哭了呢？

到了國中，班上有一個女生被全班霸凌，與她同桌的男生脾氣又沖，他們三天兩頭吵架，嚴重的時候甚至會動手打起來。當時的我個性內向，沒有朋友，也不會特別區別對待這個女生。班主任為了調和他們的關係，便安排我坐在他們中間。後來想起來，我覺得自己對這個老師充滿了恨意，恨他正是挑中了我的安靜乖巧才安排我坐在這個位置，同時也恨自己的懦弱和不敢反抗。

一次忘記是因為什麼事，她被欺負後趴在桌子上哭，一開始沒有人理會她，她只是小小聲地啜泣。後來有兩個善良的女生去安慰她，她突然一下子爆發，哭得好大聲，引起了全班的注意。周圍開始有窸窣地竊竊私語聲，似乎有人皺眉頭，眼神嫌棄，說著「看，她又哭了」。我在那時候隱約地明白了一件事，原來委屈的時候被溫暖反而會更難過，讓所有本被收斂好的情緒一下子傾瀉而出。那種感覺像是一個人在沙漠中撐著走了好久的路，路上遇到任何困難都必須自己面對和走過，好不容易到達綠洲之後，終於被人善待時，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被釋放了出來。我看著她哭，旁邊的女生在一旁安慰她，她們應該離我並不遠，可是我卻覺得我們隔著好遙遠的距離。沒有人會來安慰我，因為沒有人知道我也很痛苦。儘管我不是這場霸凌的親歷者，但我卻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大家對她的排擠和嫌棄，彷彿自己也跟著她一起承受了這些惡意，掉進了她的狀態裡面，感受到不舒服。我不會像她那樣，哭得如此大聲，所以沒有人會注意到我。我必須要收好自己的情緒，因為就算我傷心流淚，也不會有人知道我在難過什麼，連一個正當的哭的理由都沒有。似乎痛苦必須要有一個可見的傷口，才有可能被人安慰。

上高中之後，我的成績開始急轉直下。其實高一的時候還沒有那麼糟糕，只記得上交的周記被老師說「不要想太多」。高二之後因為一些跟同學之間的人際糾葛，成績很快滑落到班上的倒數五名內。壓抑窒息的教育體制，痛苦的情感破裂，我都無處可說。而老師唯一關心我的一次，則是因為我爸妈看不下去我的成績，電話打到她那兒了。我在那時候才哭著對我老師說我的狀態有多麼不好。之前回憶起這些歲月，還記得那時候的苦悶，卻總是像隔了一層膜一樣。直到前陣子在辦公室聽同學說起自己高中的痛苦，看到賴老師紅著眼眶，表示對那個教育體制的憤怒時，我的眼淚突然就流下來了。那是隔了接近十年的時間之後，當年沒能

夠流出來的淚，沒有地方能夠發洩的苦，現在終於被人看到、被人心疼的感覺。那是一個生命終於被認真對待的幸運。

### (三) 感情<sup>168</sup>

「我每次想到妳大老遠跑到我這裡，就為了跟我見面，而我都只做自己的事而忽略妳。每次為了講電話，都會專程跑下來外面，而我卻只想做自己的事。我覺得自己很自私，我總是只想到我自己，而常常忽略妳的感受。我相信一定讓妳覺得很不好受，覺得很氣餒，但是妳總是沒有對我說這些。」

這是前男友在分手半年之後寫給我的話，我才很訝異地發現原來我當初都沒有跟他說過我的感受。還記得分手不久前，我想要跟他一起跨年，他卻說自己想要好好寫報告，拒絕了我想一起過的請求。然而沒多久我就得知了他們班有一群人要在跨年去他家玩。我跟朋友 M 說了這件事，講了一堆我覺得他總是重視朋友更甚於重視我，他的內在需求是什麼之類的話。M 不耐煩地打斷我，妳怎麼這個時候還在分析啊，他是妳男朋友欸，如果是我早就生氣了。我愣了愣，不知道這要怎麼生氣，可是他當時說他要忙啊，生氣的話好像顯得我很無理取鬧。

當最近我又因為感到被很重視的朋友忽視而爆發之後，我好像更加確信了之前許多次在人際關係中的一個感覺，似乎我總是會讓人覺得「怠慢一下也沒事，反正我也不會怎麼樣」。這讓我感到很難受，但另一方面，我的自尊心又在隱隱作祟，我甚至無法接受自己有「想討人關心」的念頭。

### 我沒有家裡的鑰匙

05月30日的生命書寫課，我在談及去年暑假和母親的爭執時，說到我那時候其實很希望父親可以趕快回家，這樣他就可以帶我出去。如果只有我和母親在家的話，我就沒有辦法出家門。同學們問我為什麼？沒有想過離家出走或是到樓下散心嗎？我下意識地回答說，「我沒有家裡的鑰匙」。這句話頓時像炸開了鍋一樣，大家都非常驚訝我怎麼會到現在從來沒有擁有過屬於自己的家裡鑰匙，而我也非常訝異大家怎麼會如此震驚，對我而言這是一件自然到我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對於自己的「沒有」毫無感覺，這是我想要探究的問題。鑰匙，作為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隱喻，體現了我們母女關係中最難以理解，幽微複雜，又非常核心的一面。我也想要藉由這一節來回答，以前的我到底在什麼狀態下，沒有辦法讓自己出現，那種「乖、順」的相處模式背後又是什麼。

### 乖巧體貼：以母親的需要當作「我」

母親長年蝸居在家，若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她幾乎是不出門的。對於門鎖，她有一種特別的敏感和主控權。有好幾次我們不在家，她一個人在家睡覺時，會把

<sup>168</sup> 原本還有寫和朋友相處的故事，因隱私考量有所刪減

防盜門整個反鎖，導致我和父親即使有鑰匙也開不了門。打她的電話也不接，只得在樓下一直兜圈子等她醒來。

以前母親和父親吵架，父親通常都會繼續外出忙他的事。母親則會不斷打電話傳簡訊罵他，最狠的一招便是反鎖家門，讓父親回不了家。很多時候他只能被迫睡在車裡或是留在行政學院過夜，直到母親氣消。好像隱約模糊地記得父親曾經有讓我幫他開門，我忘記了我當時是什麼反應，或許是看見母親還在氣頭上而不敢幫他吧！想起來還是有些苦澀和心酸，責怪自己的懦弱，又一邊想著父親不回來也好，他可以不用再受母親暴烈脾氣的氣，一邊忍受著家裡的低氣壓，儘管矛頭不是指向我，但也是難以忍受的折磨。

相較於擁有鑰匙卻會被反鎖在家門外的父親，我則從來沒有遇到過這個問題，因為我一直都在家裡。吵架、冷戰的那三天，我覺得家就像監牢一樣，我出不去，我只能跟母親一起被困在這裡。可或許真正的監牢在我自己心裡，即使我人能夠走出家門，我的心依舊還在家裡，牽掛著母親的一舉一動，她的心思。母親有一個被我稱之為「黑洞」的狀態，那像是一個很深很深的深淵，即使把我整個人都賠進去也未必填得滿它，那不是身為一個「乖女兒」可以填得滿的。其實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要什麼，得要到什麼樣的程度她才滿意，可我依舊在不停地填補它，填補著那漫無止境的需求。因為不這麼做的話會有更可怕的事情發生，像火山時不時要爆發一樣，如果去填補的話，爆發和爆發之間的空隙至少可以讓我們母女二人彼此都有一些喘息的空間。

國中時我幾乎是不被允許放學在外逗留太久的，也不會有什麼假日跟朋友一起出去玩這種事。放學後我頂多在校門口的零食攤販停留一會兒，就徑直走回家了。穿過家樓下的公園，可以看見四樓的廚房母親在做飯的身影。上了高中之後，我慢慢開始會在週末與同學出門，從一大早一直待到晚上。出門前母親總要過問出門做什麼，跟誰一起，幾點回家，要記得傳訊息報平安。那個時候幾乎是晚上六七點前就必須要回家了，否則她會奪命連環扣的打電話催我回去。直到現在上了研究所，假期回家時，她依舊要求我在她睡覺前必須進家門，如果我還在外面她會一直等著要給我開門，否則她無法入睡。她的擔心和緊張總是會引起我的焦慮，我也不想要讓她一直提心吊膽的，通常只要她開始催我就會趕快準備回家。

對我來說有沒有鑰匙，是沒有太大的差別的。我並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從小到大，不管是她燒好晚飯等我放學回去也好，假日我出門時要等著我回家才會去睡覺也好，在家的時候吵架冷戰也好，我別無選擇。同學們說我甘願自己的主權和自由被母親沒收，在某種程度上也的確如此。但同時我心裡還會很快冒出另外一個想法，「反正她在家啊，我為什麼需要有鑰匙呢？」。

母親總是會在那裡的，她一直在，彷彿天地生來就是這樣。

### 沒有「我」的底下：隱約的不滿

晚上，我傳訊息問母親是否我從來沒有跟他們要過家裡鑰匙，母親回答說：「好

像是。我還覺得妳沒把這個家當家，將來一定會遠走。」這又是一個與上課時同學們的猜測完全不同的答案，而我從來不知道原來母親竟是如此詮釋我這個舉動的。當下我真的感到莫名其妙，連結到母親之前評價我的「冷眼旁觀」、「像個局外人」、「感覺心游離於家庭之外」，為什麼她總是，總是覺得我對家，對她就是毫不在意的？！明明她都看過我的論文了，為什麼還是這樣說？緊接著她數落我，之前搬新家的時候她盡心盡力佈置我的房間，按照我的喜好花了很多錢打扮，但當她詢問我意見時我只說了一句「妳喜歡就好」。這還沒完，她又開始念叨我在家時洗完澡總是不拖地，頭髮掉在洗手台上也不撿起來，臨走時房間還是亂糟糟的。

「如果妳真的愛家，對家有感情的話，就應該要把家保持得乾淨整潔」。我聽得完全傻眼，很直覺地反駁她，「那是妳愛家的方式，但我為什麼一定要跟你一樣才能被稱為愛家呢？」母親反問我：「那妳覺得什麼是對家的愛」，我愣著回答不出來。我也不知道我對家的愛長什麼樣子。

我從沒有真的離家出走過，但我卻無數次在腦海中冒出過想要逃離到一個完全陌生環境的念頭。來台灣讀書，或許就是我最大的離家出走，正當又合理，給了我一個可以稍微喘息的空間。上大學之後，我只有每年的寒暑假會回家，每次停留在家裡的時間最多不會超過三個月。而每個假期我都會給自己安排出遠門的活動，在家的時候則可以連續好幾天都不邁出家門一步。相比起生命的前十八年，近幾年我的確越來越多次隱隱約約預感到，終究我是會離開這個家的。關於遠走高飛，母親並沒有多慮，那確實是我內心的一個強烈的渴望。我想離家！我好想現在就離家！我甚至覺得自己寫這本論文就是為了更安心的遠走高飛。當然這樣說，肯定是會讓母親非常傷心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的確認為，那句「妳喜歡就好」是我發自內心的，完完全全就是字面意思，只要母親開心我覺得自己怎麼樣都無所謂，我也不想辜負她對我的用心良苦。被問起我自己到底對於拿鑰匙是什麼態度的時候，我的回答也是「我可以拿也可以不拿，都可以啊，隨便，無所謂。我覺得沒差啊，聽她的就好了，她要怎麼樣我就怎麼樣。」那種態度上的「淡然」，背後是很強烈的無奈、絕望？我無意識在用這種方式賭氣，累積自己的不滿和消極抵抗嗎？這似乎也與我強烈的離家慾望有關.....我知道自己並非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見，但是在面對比我更加強勢的人時，我幾乎是很快就退縮和敗陣下來，至少表面上會做出一副迎合的樣子。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幾乎感覺不到「我」的存在，關於「自我」是一片混沌的，那就像我所描述的我在國中時期的狀態，在人群中是個幾近於隱形的存在。聽母親的話，沒有自己的意志，這似乎是一件一體兩面的事情，一方面讓母親感到我在她的掌控之中，可是也讓她感受不到我。似乎，我總是因為這樣而看起來「無所作為」、「對家毫不在意」。這反而引起了母親的被拋棄感，覺得我隨時都會離開她的擔憂和焦慮。她是否也隱約察覺到了我正在逐步累積自己的不滿呢，可她也並沒有對此回應什麼，而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更加會拿我的這種狀態來證明我總有一天會離開她。

## 好好地回應，那些委屈的眼淚

回到個人的歷史，在梳理自己這些過往的我，也同時對自己過去的乖巧有了一種新的眼光，對此我並不滿意，也沒有那麼喜歡這樣的自己。

06月11的論文團督，慈宜老師很敏銳地發現了我對自己的「乖巧」有著隱約的批判。她對我說了許多的話，聽著這些話，我沉默不語，但眼淚卻一直默默地往下流。

「妳的情感流動是好的，因為如果妳不流動、不表達，別人不知道妳的狀態。然後，乖巧也的確有可能被忽略。妳過往的乖巧其實層次是非常豐富的，它不是一個扁平化的乖巧。我又覺得妳太把那個東西扁平化，這樣蠻可惜的。妳的乖巧的確讓妳經驗蠻多的不平衡，這些東西的確是讓人不舒服的。」

「妳覺得妳的某種善良或乖巧在幹嘛？它並不總是被踩而已，其實那裡面有很多的體貼，那裡面也有因著這個體貼……妳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有受了這個委屈，但妳不要因為這個而阻斷了，它原先是好的特質妳知道嗎？被妳完全覺得它是不好的，要完全切除掉。如果我們今天都少了那些善良的人，少了那些為別人著想的人，少了那些不計較的人……妳在這個過渡時期，妳要做很細緻的分辨，哪些是妳的善良，哪些是妳的乖巧，哪些是妳的體貼，也分辨對方哪些是值得這樣對待的人，哪些是吃過幾次虧之後，妳拿起自己不被欺負的責任，不要再這麼對待他的人。然後不會因為過去這種被欺負，被忽視的經驗，而否認妳的乖巧，它不可以只是一個負面的特質，妳知道嗎？過去的委屈就是在教妳，妳有時候也需要強悍！」

「妳要慢慢長出自己的厚度，有自信，妳人會變得很有彈性，但妳現在不要太快把妳身上重要的東西丟掉哦。這樣太可惜了。但練習說這件事也很重要，有時候妳不說，看起來很冷靜的時候，人家的確不知道妳的狀態在哪裡。說跟被當成無理取鬧中間有很大的光譜。為自己要自己想要的東西，但同時保持體貼別人，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能耐。」

「都不表達是在縱容對方，讓他變成一個自我中心的人，說出來，也是為了讓對方變得更好的人。」

這些時日的我，的確有時候會很埋怨自己，我為什麼把自己搞成這樣？為什麼對自己就毫不在意，即使被人傷害了，受了委屈也一聲不吭？為什麼總是出現不了自己？我厭惡自己的冷靜，厭惡自己總是看起來沒事的樣子，厭惡自己像個隱形人一般，隱藏起自己卻又期待被人看見。

老師不斷提醒我，不要否定和丟掉自己善良體貼的特質，那是多麼寶貴。也讓我想起，我也曾因為有這樣的特質，收穫過許多來自他人的溫暖、幫助、照顧和感謝。

自碩三這一年來，我不斷在經驗著，想要討關心卻難以直接這麼做的彆扭；生悶氣時不斷被問發生了什麼，耐心又執著地等待我吞吞吐吐解釋自己怎麼回事；感受到自己不被在乎，努力壓抑著難過卻在不經意的小事上突然情緒爆發時，被寬容地接納、真摯地諒解.....回想起這點點滴滴，心裡感到有一股暖流緩緩地，卻又充盈地流過。

我想要對得起，04月24日那天，那怎麼流也流不完的眼淚。

依舊要不忘自己的善良與體貼，溫柔地對待他人，有情於世。但也學會好好表達和捍衛自己的感受，照顧自己。

這是我在母女關係中的重要課題。

也是我在人生路途上的重要課題。

### 第三節 開啟與母親的對話

#### 原來我們還沒有相遇

回想起過去為了寫論文而與母親產生的互動，很多時候我都是拋出一個問題，等待母親的回答。有時候她會絮絮叨叨地說很多，但我只想要檢我自己需要知道的繼續往下追問，或是用一句「哦，知道了」就這麼簡單地結束話題，然後把母親所說的內容寫下來轉化為敘述性的文字。並不是對她說的完全沒有任何反應和感覺，但總是好像隔了一層什麼，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或是當時更加專注於論文的進度，而忽略了與母親反饋自己的感受這件事。老師交代的文獻，我都在努力地閱讀，也經常抱著理解不了的部分去問別人的看法，最後呈現的文本，雜糅了各種各樣的看法，像是書本的概念、他人的見解，卻少有我自身主體語言的感受，我如何看待母親這個人。

在計畫口試那天的口試場，我明確地發現了自己這種狀態。

「相遇（Encounter）」是一個我很喜歡的詞，但我還不知道何為相遇，似乎我還沒有真正走進母親的生命中。口試完之後，隔了好長一段時間，我才又跟母親討論起論文的事，請她從頭到尾給我她看完論文的感受回饋。要讓她做這件事，我心裡也掙扎了許久，經歷了一陣子的停滯和混亂。一旦真的開啟對話，就意味著我們要回到過去的傷痛中「正面交鋒」，這是我過去一直在逃避的事情，我害怕自己做不到直接出現對她的感受，也害怕想像母親看到我那些赤裸心聲的文字之後會作何感想。對此我有許多的想像，也許母親會很難受、自責，也許她會大發雷霆覺得我怎麼可以這樣描寫她，也許.....我發現，原來以前我選擇了緘默不語，把所有想對她說的話都藏在心裡，構築了一個看似「安全且順遂」的母女世界。

隨著正式口試的時間越來越近，我越來越焦慮，最後還是心一橫，想著早晚

都得面對的，不如早點面對早點結束吧。

### 終於相遇

接下來，我和母親花了十幾天的時間，斷斷續續地聊完了她對我整本論文的感受。母親看得非常認真，一字一句，從頭到尾，時常是眼睛看到酸澀，喉嚨講到疼痛的。每次的交談，都會起碼長達一個小時以上，講得最久的時候竟是聊了一個下午（四個多小時）。大部分時間我都安靜地聽母親說，偶爾在情緒上來時會忍不住說上幾句。聽完之後，我都要花好久的時間，一個人沉澱情緒。

母親讀完論文之後給的回應有許多的層次。第一個層次為故事性情節的補充（小學時候敏感同學家境、高中休學、從西方哲學轉向東方哲學、債務事件的始末等等），這部分我直接補充加入在正文中。第二個層次為母親對我的感受和想法做出的回饋（在我求學階段時母親的矛盾心態、她不知道我對她的擔心和在意等等），這部分為了可以讓讀者可以在全文脈絡中閱讀母親的回應，會以腳註的形式標記在母親有感觸的段落之後。第三個層次為母親看完我對她的詮釋之後，她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會融合在下一節（第四節）中。

最後一個層次，則是交流的過程中我與母親的一些對話。這些對話於我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在這對話的過程中，那些我過去不被看見和壓抑的情緒和感受開始慢慢清晰地浮出水面。因此下文會呈現母親針對我原本的哪一句話有所感觸，進而引發我們的對話，以及我在對話完之後對母親的感受。這些感受，我還是沒能在那個當下對母親表達。我還深深記得，整個與母親交流論文的過程中，最讓我難受心痛的一次，是母親說，全文中最刺痛她的話是我前男友對我講的那句，「妳不要像妳媽一樣好嗎」。當她在說自己看到這句話多麼難過的時候，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坐在電腦面前一直流淚。我知道，我深深傷害了她。

我依舊覺得，我很難在口頭上，直接當面對她表達我的情感。

如果沒有寫這篇論文，可能我也不知道要到何時才會表達自己一直以來的許多感受。至少這次的對話，創造了一個我們可以交流的空間，我跟母親一起看，對同一個事件展開不一樣的敘說，開啟了容納不同詮釋的可能性。

### 震驚她的「不知道」

「過去的我總是做一個傾聽者的角色，卻很少透露跟自己有關的事，家庭亦是如此。」

母：妳如果一直做一個傾聽者，妳就不配做一個諮商師，這是一個太客觀理性 的角色。妳必須進入一個精神病人的內心世界，不然妳在心理學這條路上是走不遠的，必須把感性的成分也帶進去。

「而系上的朋友們，也成為我日後與母親爭執崩潰之時的重要支持，聽我傾

訴，陪我一起分析和探索。」

母：這個才是對的，之前有一種自我保護的隔膜在裡面。我根本就沒感覺到妳什麼時候崩潰的。妳給人的第一感覺總是帶著理性的外膜，妳這個崩潰我不理解。看了論文，我才發現，我會崩潰，妳也會崩潰，只是妳有一種理性的表面保護自己，其實妳的內心是跟我一樣敏感脆弱的。

我：妳從來都沒有感覺到過？

母：從來沒有。我一直把妳和爸爸看成同一類人。

那句「從來沒有」硬生生堵住了我所有的情緒，我不知道該如何再說什麼了。天呐！怎麼可能，她居然不知道？她怎麼可以不知道！母親還就這麼的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這實在太荒謬了！我也為自己感到可笑，過去還會做出一副不期待、也不需要她理解的冷靜姿態，現在她終於知道了，我卻反而對此感到震驚和憤怒，這算什麼啊？表面上我還維持著冷靜繼續交談下去，但內心已經在山洪暴發般地咆哮。

我最大的感受是震驚，震驚她從來沒有感受到我過去對她「歇斯底里發作」的崩潰。她說她真的不知道原來我是很在意她的感受的，會為她的那些言語暴力感到受傷；每次當她為我焦慮時，我也在焦慮她的焦慮，擔憂她的擔憂；她說她一直覺得是她在為我操心，卻沒想到其實是我在操心她，照顧她，她知道我的真實想法後覺得很感動。每次掛斷電話之後，我總要坐在電腦前哭上好一陣子，什麼事都沒法做，也什麼都寫不出來。那些我以為過去了，已經原諒她的事情又全部重新跑回腦海裡。

聽到母親回應我「很快能夠回到就事論事狀態的生命基調」，她說「這是我所沒有的，妳這樣很好，我的情感被撕裂了會很痛苦，但妳馬上可以分析，就會好起來。我是不可能做到這樣的。」，我感到憤怒。隨後，母親說起自己大學時代，和男友之間發生了一些誤會，暑假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跟母親提分手。母親一個禮拜都茶飯不思，整天躺在床上。外婆還非常鄙視她，覺得幹嘛要為一個男的變成這樣。後來母親一直在等待男友回信，直到收到回信，確認他的感情還和從前一樣，她才從那種鬱鬱寡歡的狀態中走出來。聽到母親是如此的時候，我完全明白她在說什麼，這種感覺真的是再熟悉不過了！

當下我沒有告訴母親的是，這完完全全就是我在感情中碰到挫折的樣子，我也是那個會躲在被窩裡不想動彈，一蹶不振的女孩。想要討人關心的渴望讓我感到難看，可又忍不住想要確認他人是否在意我的念頭，這是我曾經非常厭惡的自己的樣子。那些看似冷靜的分析、就事論事的溝通，是我為了維持自己的體面、讓自己不至於如此卑微乞求而「不得不」長出的樣子。事實上我花費了多大的力氣才維持得住自己的理智。當這一切的辛苦到了母親口中變成「可以馬上好起來」、「妳這樣很好」時，我只覺得渾身不舒服。

「我想要相信她真的不知道，因為她如果明知道卻還要為自己辯護，那我很

痛苦。」在論文團督的時候我是這麼說的。我確確實實相信母親愛我，但我仍然無法安置，過去的憤怒、受傷和絕望。

### 沒能傳達到的關心

母：我發脾氣的時候爸爸是不受傷的，因為他太瞭解我了，我發完脾氣之後他知道我會好的，繼續我行我素。妳是太把我的話當真了，其實這些話都是病態的話。妳可以對我的話置之不理。爸爸會說好了好了都是我錯，就敷衍過去了。

我：我也不理妳過啊，但我不理妳，妳脾氣就越發越大。

母：妳就是應該像爸爸那樣對付我。

我：我憑什麼呀。

母：因為他就是用歷史經驗總結出來的。

我：妳這樣說有點我們是理所應當的感覺。

母：哎呀，我不是這個意思。妳也知道我發作的時候是病態，而不是一個正常人的狀態。

我：那我是活該受氣嗎？

母：我是要妳把我當病人一樣，不要在意，妳是太在意了。難道一個精神病人對著你吼，妳還要跟他計較嗎？……我們早期談戀愛（和父親）的時候，我第一次發脾氣，他眼淚都流下來。

我：所以我覺得他不是一開始不在意，而是他在長期在這個過程中被迫要選擇這樣的策略保護自己。

母：我發作的時候是不會感覺到周圍的，表面上沒說，但是事後我會後悔，會在其他方面補償他，幫他洗衣服什麼的，生活上對他好一點。我能夠理性克制就會克制，實在克制不了才會這樣……也不是說他不受傷，是他比妳看淡了一些。

對母親這番話，我越說越氣，甚至一度口氣非常冷。電話那頭，母親大概也不知道要怎麼回我，「哎呀，我不是這個意思」，「那可怎麼辦呢？」。她不知道，我花了多麼大的努力才克制住自己的情緒，告訴自己不要在意她那些言語的傷害，告訴自己她不是故意的，那些話不是她真正的意思。但這一切進入母親的眼裡，變成了她曾經認為我跟父親一樣冷靜，不會受傷，甚至是對她的冷漠和不回應。但冷靜下來想想，她那些話背後的意思，應該是她希望我能夠用像父親一樣的方式，讓自己不受傷害。她無法控制自己的「發作」，她也對自己無能為力，但她也不想要讓我受傷。我相信她多多少少懷有一些愧疚，並不是完全「否認」她的言語曾經傷害過我們。作為一個母親，要承認自己傷害了女兒，這是多麼困難的事情！這裡面可能有社會文化帶來的道德壓力，也有母親自覺付出了那麼努力，那麼愛我，當她發現「事實」竟是如此時，該有多難過呢。

爸爸是這樣說的，又不是叫妳還錢，都是我在還錢，妳一個人在家裡，別人都羨慕妳，妳有什麼好吵鬧的。我就說我們是夫妻啊，我怎麼不擔心，我其實也做出了努力，物質金錢上很節省，在家安靜寫作，還可以轉移自己的注意力。我也為平復情緒做到極致了。

母親似乎有些為自己抱不平，但我想起的是，父親多次鼓勵母親可以出門玩，不要在意會花多少錢，他都會給。也記得，父親總是想辦法，想要說服母親不要擔心，「幹嘛要擔心那麼多」。但母親總是不買賬，就像上述的對話一樣。

其實我在想，父親也在用他的方式表達對母親的關心，他說那些話，也是覺得如果母親不要煩惱債務的事，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是不是她就會快樂一些。就如同母親對我說「妳不要在意就不會受傷了」。但是接受的一方就很容易解讀成自己的感受不被接住，而且怎麼可能會不在意，站在這個位置上（妻子/女兒）就是會在意啊。母親說她也做到了極致，很努力想要平復自己的情緒，其實我也是啊，那些所謂看起來的冷靜克制，都是我花了好大的努力來讓自己不要那麼在意，原諒和放下那些傷害的話語。我們都在默默地壓抑自己的種種情緒，為了體貼家人，也講著那種彆扭的話語，希望對方過得快樂。

人的言語，若是只看字面意思，很容易被誤讀。那些背後默默的，隱晦卻又深厚的情感，若是不仔細留意和抓住，真的會一不小心就流走了啊。

### 移動：接上錯位的框架

母親看完我寫給她的遺書：「我從來都非常在乎妳的感受」

母：我覺得有這一句就夠了，有時候發脾氣就是因為感覺妳不在乎我。爸爸有時候就什麼也不說走出去，我就覺得他是不在乎，我就電話追過去。其實只要你們表達在乎我，我就立刻歇下來。

我：其實這個當下很難的，難以表達出來。

母：妳每次也是故態萌發，儘管每次我再怎麼生氣，妳都會達到妳的目的。妳要說彌補妳，其實我也都做到了。爸爸有時候就真的不做了，他知道我會受不了。妳也很難理解我的恐慌。他稍微安慰我一下，我就好了。或者妳泡一杯咖啡端到我面前，我就沒事了。有時候我越吵越鬧，只是因為你們不理我。我內心那種想要被關懷，只是童年那種恐懼過來的。我長大了，會演變成我渴望別人在乎我。我：我跟爸爸的差別，是我的自尊心受不了，我知道那樣可能有效，但我不願意，我憑什麼這樣做。

母：其實只要妳當下內心冷靜地把心裡的想法表達出來就沒事了。那還有另一種辦法，當我們開始有吵架的苗頭的時候，我們都冷靜下來溝通。

我：溝通也是需要條件的，我也有表達啊，妳當時也沒聽不是嗎？

母：很多時候我不是當下發作，而是我長期累積在內心。比如說妳坐飛機我會怕，這些妳也都知道的，妳再提出這些要求我就發作了。

我：我覺得我也是啊，我也是長期累積了不滿。

母：爸爸就會冷靜分析。

我：那是我們位置不一樣啊，我不是跟你吵架的人，我也可以做到這樣。那不是我沒有這個能力，而是我的位置的問題。

計畫口試時，香君老師對我說「妳媽媽傳達的反應和語言，跟妳所接受到的不一樣」，更精確地來說是我跟母親的框架不同，兩個人處在不同的心理空間，訊息的傳達和接受也就有了落差。每一次我們母女的激烈衝突和爭執，正是最明顯的反映我們各自框架的時刻<sup>169</sup>。回顧我與母親最常吵架的事件，核心的矛盾是母親認為我不顧慮家庭，也不在乎她的感受，只管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執意要買機票獨自出國、對升學選擇的一意孤行、對她的關心問候態度冷淡，等等），自私且冷漠。在她的框架中，我所做的事都是有風險的，是會讓她擔心和焦慮的。如果不順從她，選擇「安全有保障」的路的話，那就意味著遠離與拋棄她。而在我的框架中，我認為若是母親真的愛我，應該要尊重、支持、理解我的想法，給予我發展空間和自由。她期待我能夠做點什麼來撫平她的焦慮，對我而言則是她要求我必須要遵從她的意志。我只覺得，她根本不在乎我這個人怎麼樣，只有我變成她的提線木偶，她才會感到滿意。她所做的許多事情，對我的照顧、在人生經驗上對我的提點，也都是因為她感受到自己已經沒有了出路，便寄希望於我，希望我可以過得更好，不要像她一樣受苦。可對我來說，我想要的是母親來瞭解我的想法，認可我是一個獨立、有能力過好自己人生的人。她的種種行為，像是不斷把自己覺得有營養的食物統統塞給孩子，不論孩子喜不喜歡，需不需要，有沒有能力自己找自己想要的食物吃，沒有協商、討論的餘地。

當我們各自帶著不同的框架在對話的時候，常常就會錯誤解讀對方的意思。而我們原本對待溝通的態度，也讓這些衝突變得更加難解。母親在她所處的環境和時代下，對於溝通這件事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去好好學習。她的原生家庭，充斥的是冷戰和暴力。而她的自卑，也讓她在日後成長的過程中不想也不敢與人互動，因此沒有機會在與人來往的過程中發展細緻溝通的能力。在她與我的溝通模式中，都是累積情緒到一定程度就爆發不滿，開始想要吵架，當她發現我並不想理會，或是反抗的時候就會升級成更加激烈的言語暴力。而我，則是在學習了幾年的心理學之後，自以為懂得良好溝通之道，擺出一副凡事都應該要商量、討論的姿態，不斷檢核母親說的每一句話，裡面的邏輯通不通順，有沒有道理。但我不曾解讀到母親言語背後的情感，很多時候她真正想要表達的，並不是她字面上說的那些話。每當我事後解讀母親的行為是對我的控制、威脅、情感勒索，她總是感到受傷的。她激烈的反應，是急切地想要安置好自己的擔心焦慮，確認我的心並沒有要與她分開，我還是愛她的，我們依舊如同我小時候一樣，是一對親

<sup>169</sup> 此處參考《斗室星空》中母子盒的差異。

密無間的母女。

其實，正如母親覺得我不在乎她一樣，那些衝突的時刻，我也總覺得母親並不在乎我的感受。無法表達自己對她的在乎，也是出於我受挫的自尊心、不甘示弱的倔強，和失望之後的沉默。原來，我並非沒有情感，並非真的那麼冷漠無情，而是各自框架的錯位，種種自我保護和防衛，這些層層疊加的一切，將我的情感埋藏在內心深處。

#### 第四節 以我的主體語言重新詮釋

某一天在同學的計畫口試場合，老翁說著這篇論文可以描繪出某種大陸的社會氛圍。快結束的時候他轉身問在場的人有沒有要提問的，我問到底要怎麼寫出那種說不明道不清的社會氛圍？感覺好難。老翁回答我說：「先寫出具體又特殊且有美感的情節，詮釋都是之後的事」。

那句「具體又特殊且有美感的情節」瞬間打動了我，讓我發現了自己一直以來的問題出在哪裡。我急於用一些理論概念/觀點想要套在母親的生命經驗上，但我真的細細品味母親故事中的美感和生命力了嗎？在找回我自身情感的過程中，我慢慢恢復了一些對他人的感受能力，也希望用自己的主體語言，再次回頭重新詮釋母親的生命故事。

#### 生命找不到出口

這一節的緣起，是想要重新回頭看母親的生命歷程。最初想要以母親為論文的主軸，是希望理解她生命中那無力處理的憂鬱和歇斯底里的狀態是怎麼回事。但在計畫口試那天，老師問起我如何看待母親的發展，如何看待她沒有出口、有志難伸的狀態，我竟是回答不太出來。

回答這些問題，難道不是我的初衷嗎？

因此，我重新梳理了關於母親的憂鬱狀態如何開始產生，她在那些挫折難過、情緒低落的狀態下，前前後後都具體經驗了什麼。一些補充的故事內容，我加在了前面的章節中，這一節則是我以自己的主體語言理解的，母親的憂鬱與後來的歇斯底里狀態發展的整個脈絡，以及我如何看待她這個人的生命。

#### 基調：自尊心背後的自卑

「我對弱者一直有一種憐憫的感情，但又不願落入他們的境地。長大之後，我對於別人的尊重特別敏感，反應在學業上的競爭。我的渴望上進和超越別人，好勝心那麼強，也是一種扭曲的狀態，內心很怕別人看不起我。」

從母親幼稚園的拍照事件和合唱團比賽事件開始，母親在競爭中比不過別人的羞恥心就已經初見端倪。外公被派出所抓走，則是一個指標性的事件，讓母

親意識到了自己的家庭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由此，母親開始留意周遭同學的家庭，老師的區別對待。這種敏感和在意，也造成了她日後慢慢與人群的疏離。後來的高考失敗，被分配到鄉村中學工作，辭掉正式編制的教師工作後在報社沒有正式編制，母親為何會如此耿耿於懷，也與害怕別人因此看不起自己，得不到尊重有很大的關聯。

以前我一直覺得很奇怪，不理解母親怎麼還是有時候會執著於「現實世俗」的標準，現在有點明白，她並非真的認可那套評判成功的社會準則，而是極端強烈的自尊心在驅使著她對此的在意。那是一體兩面的，極端強烈的自尊背後隱藏著同樣強烈的自卑。

### 共鳴：對教育體制的反抗

高中時期母親開始失眠，這或許是她憂鬱狀態的開端。而失眠並不是毫無來由的。她從小因為家庭而自卑，必須緊抓著成績來證明自己，到了高中進入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使得自尊心強的母親更是不甘示弱。滿腦子都是渴望超越別人的強烈的好勝心，以及整個教育體制將人變成一個只會考試和讀書的學習機器，忽略每個個體獨特樣貌和心性的苦悶，這雙重的壓迫，也造就了母親內心的拉扯。

母親這個未處理好的矛盾心態一路蔓延到我的求學階段。母親一邊厭惡教科書和考試對人的異化，競爭的環境對人的壓迫，不希望我也過著這種競爭的日子。相比起外婆對母親學習上的「不聞不問」，母親是有意識地想要在我孩童時代讓我自由玩耍，保護我的天性。但另一方面，她強烈的自尊心和過去高考的失敗，也牽動著她依舊期盼我能夠有個好成績，日後出人頭地。這樣矛盾衝突的心理尚未解決，也影響著我求學階段時我們的母女關係。以前我無法諒解母親為什麼總是緊抓著成績不放，心裡很鄙夷，覺得她迂腐可笑。聽著母親不斷地說著她以前讀書的時候有著和我一樣的感受，卻也沒有辦法，只能繼續這麼過日子時，我感到開心又心酸。我們果然是一樣的！<sup>170</sup>如母親所說，「這麼渺小的人面對那麼強大的壓力，能反駁什麼啊」，我們共同經歷了無法反抗的無力感。

相較於我，母親的苦悶則是更加沒有出口的，這其中有時代脈絡的差異。母親所成長的年代，物質和精神都很貧乏，改革開放還沒有那麼開放，海外進來的訊息依舊閉塞，國家整體更加封閉和資訊不足。即便是後來在大學母親去讀書的圖書館，也是小小一間又破破爛爛的。母親求學的年代也根本沒有地方可以去，人際來往也僅限於問問題怎麼做，沒有什麼話題可聊，週末也不像現在一樣可以到處喝茶玩耍。我尚且可以沉浸在網路的世界中，看書看動漫，但母親沒有任何排解情緒的方式。那個時代也不像現在一樣，人生可以有如此多元的選擇，好好讀書考上好大學，進入國家分配的工作單位，成為很多人想要階級翻身的唯一選項。而母親也就一根筋地走上了成為作家的道路。相比於努力想要掙脫這個教

---

<sup>170</sup> 第三章中，描寫我的求學階段時，母親多次回應她有和我相同感受，具體見腳註。

育體制、這種窒息環境的我，母親也一樣幽閉孤僻，但是她只能死死抓住這個環境，來達成她的理想。直到母親上了大學之後，她才開始有條件可以不那麼服膺教育體制。因為基本上讀了大學都可以畢業，國家也會保障工作。在這樣稍微輕鬆的環境下母親可以看自己喜歡的書，開始自由思考與表達，但前途仍然是被指定好的。在理解了這樣的脈絡差異時，我才得以更加明白，母親為什麼在大學之前都沒有辦法完成「個人的覺醒」。在那個什麼都匱乏的環境下，人的自由和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想要依照自己的天性找到一個出路，是更為困難的事。

而我，自從大學來到台灣，一路念到研究所，我得以拉出另外一個有別於原本環境的視野，重新回頭看待我斷裂的前十八年。我對應試教育體制充滿了強烈的憤怒。老師在意的是升學率、班級的平均成績，而不尊重學生的個人意志、想法和感受。個人的心性、細膩的情感、青春時期幽微又難以言說的煩惱，全部都被這巨大的考試機器碾壓、淹沒，被丟在某個角落，沒有人在意。我不屑那種整個人彷彿空殼般的優秀！到底為什麼人非要擠破了頭爭取那種優秀不可？如果那是所謂通往成功幸福人生的條件，我寧願不要！我再也不要回到過去那種生活了！對此，母親回應我，「妳後來所走的路，剛好是對妳以前的質疑最好的反應。人可以挖掘的另外的心理空間還很大。只有妳現在這樣，才能挖掘妳內心個人色彩的東西。」

我的斷裂感，我的「脫離常軌」，好像被母親接上了。

### 理想化的初始：接觸西方哲學與詩歌

後來的大學歲月和鄉村教書生活，母親還只是單純的失眠，那個時候她就喜歡看書、思考，整個人處在一種累積自己內心世界的狀態。

理想化的初始，是母親進入了哲學與詩歌的世界。哲學就像是建構了一個堅固的精神壁壘，母親躲在裡面，就擁有絕對的安全。而詩歌，也是對於現實生活的抽離，凝聚成一種純粹的意境，恍恍惚惚，遠離現實。現實，是原生家庭的卑微和暴力，是因恐懼而對外面世界產生的不安全感，是壓抑的應試教育體制，是世俗的點點滴滴。在別人眼裡看來孤傲的母親，其實只是對現實生活沒有手段，也沒有心思面對。

母親喜愛浪漫詩，那些與山水田園風光有關的嚮往，我總覺得那不僅僅是文人的田園牧歌的想像而已。那還與母親童年在外曾祖母居住小鎮的回憶有關，她對於大自然的情感，有著某種美好的原型。在那個小鎮上的生活，承載了某種混沌的快樂，無憂無慮的自在和與人相處的單純美好，是像伊甸園一般的存在。而後來她在鄉村教書時與大自然相處的日子，是某種與城市生活很不同，斷裂的平行時空，但又是曾經真實生活的一部分。往後回到城市的日子，母親不斷在書寫關於大自然的文字，那種美好意境已經難以在現實生活中被找回，但通過文字，一直存留在母親的精神世界中。

## 文明中的蠻荒：市場經濟的犧牲品

結束了求學階段的生活之後，母親開始進入社會工作。時光進入中國的九十年代，市場經濟處於一個蓬勃發展的時刻，母親所對抗的，也從應試教育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的生存環境。這個過程，在我看來是一脈相承的，只是母親變得要面對一個更加龐大、無邊無際又無處不蔓延在生活各個角落的體制。中國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遇到的問題，展現在母親身上則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個人的痛苦。社會在高速發展的情況下，時而會忽略了人最基本的情感和心性。

母親是一個很情感性的人，相信自己的感受。這個社會的情感淡漠、人性潰敗，缺乏對個體情感和生命感受的尊重，正是母親所要批判的。在辭職之前，母親的文章都是採取這種批判的視角，她正是她所批判的市場經濟環境和制度的受害者。在社會跌爬滾打的那段日子（25-40 歲），母親失去了國家正式編制的單位，在受人驅使的環境下工作。辭職的那一刻，也是母親人生中最低谷的時刻，她把整個社會都否定了。辭職之後，她開始真的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即按照自己的本真感受而活，頗有一種實踐自己人生哲學的意味。前後的立場看似不太相同，但本質上是同一件事，母親想要以自己本真自然的姿態活著。在時代轉型的車輪下，母親依舊在辛苦地抵制著，頑強地反抗著。她不願意屈服。

## 斷裂：寫作與現實世界的不同人生

「寫作世界跟現實世界是兩個世界，我在寫作的世界中很快樂，但在現實生活中很迷茫。」

母親的這句話，開啟了我用一種新的思路來理解她狀態的雙重性。之前我一直覺得難以理解，我認為的母親在「現實世俗」和「精神追求」之間的衝突，好像她自己並不這麼覺得。這讓我感到很困惑，她的不承認是一種防衛嗎？還是我真的是我沒有理解到她？

母親真正開始感覺到憂鬱，是在生下我之後，也是從那個時候起，母親開始正式進行文學創作。那兩三年的時間裡，她白天忙於照顧我，晚上等把我哄睡著了之後就開始奮筆疾書。產後抑鬱症，使得母親平日整個人恍恍惚惚，總是感到頭暈疲憊，人際關係愈發疏離。對她而言，外面的整個世界都讓她感到無奈和冷漠。也是那個時候，她才真正有了一種想要把自己內心世界表達出來的衝動。母親把每天頭腦最清醒飽滿的狀態都獻給了讀書和寫作，對周圍一切世界都很飄忽茫然的母親，唯獨想要在寫作這件事情上做到極致。

「一個人內心的矛盾是真實的，這才是人真實的樣子。」

其實的確是有可能兩者皆並存的，只不過那是在兩種不同的時空狀態下。母親活在兩個世界中，一個是跟我們大家一樣的現實世界，另一個則是她通過寫作，自己構築出來的精神世界。將早些年閱讀的哲學與詩歌消化成自己的東西，思考崇高的事物，更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精神壁壘，母親的寫作世界，與大學時代哲學

詩歌的啟蒙之間是一脈相承的。幽居在家後，母親經歷了內心最幸福、豐滿的四十歲到五十歲的歲月，思考文明和蠻荒，視野非常廣闊，那是她生命中的高峰時刻。母親在寫作時，她的世界裡面是沒有讀者的，她不會跟隨讀者的潮流，也不會扭曲自己去迎合受眾的口味，她只跟著自己內心所想的表達，只為了自己的精神需求而寫。安居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幸福的，寫作的過程是最快樂的。

「我越寫的深刻，螺旋形的上升，就越與外面的世界脫離，最後達到自我虛無縹渺的狀態。」

母親在寫作的世界越是快樂，就越是與現實世界脫離。現實是，她還是在家中過著一個家庭婦女的，狹窄的居家生活，需要料理家人基本的生活事務。而外面的世界，更不可能圍繞著母親的思想運轉。寫完的書要面對出版商的檢驗，要面對讀者的眼光。而母親的「理想化」，已經從寫作世界蔓延到現實世界。「現實生活是低俗的，我所寫出來的思想跟我所過的生活是不匹配的」。外在的事物難以達到母親內心理想的狀態，她的生活還不是她所嚮往的。對庸常的不適應和斷裂，讓母親時不時在生活遇到一點不愉快就發脾氣。在自我的框架內，母親找不到出路。

### 回歸本土文化：信仰的崩塌與重建

母親開始信奉西方哲學的大學時代，整個中國也正處於百廢待興，一切都需要被建立、發展的狀態。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自由中夾雜著混亂，大家都在出聲，生機勃勃，卻又是鬧哄哄的，嘈雜的。母親建立的理想的精神世界，不僅讓她與原生家庭拉開了距離，也在文化上失去了根基。

母親在接近五十歲的時候，她接觸儒釋道的觸動和震撼，以及在西方哲學的思考中感受到的荒謬和虛無達到頂峰。在我看來，這既是母親信仰體系的崩塌，那滋味一定不會好受，但同時，也是她回歸本土文化、回歸這片土地的開始。

母親說，她在東方哲學找到了生命得以繼續的精神支撐。

我說，她找到了一條回家的路。

### 蓬勃強烈的生命慾望

這是我想為母親的生命故事寫的一個結尾。

母親的情感總是激烈澎湃的，無論是對於周遭事物細膩敏銳的感受，對寫作的熱情，對事業發展和人生理想的期許，對家庭投注的愛，對我的用心。儘管這份強烈，給她或是給我，都曾經造成過極大的痛苦。她的「憂鬱」，她的「歇斯底里」，在我看來，正是因為她那澎湃的情感，生命渴望發展的強烈慾望受到了阻礙。與這些阻礙抗爭的過程，時而受挫低落，但也一路堅持到了現在。看起來很脆弱，其實卻有很堅韌的一面。

這是我在母親身上看見的「美」，她擁有我們這個社會缺乏的寶貴的東西。那

是她對我們身處的生存環境強有力的反抗，也是她留給我的重要的精神遺產。當社會充斥著對於快速發展的焦慮和過度要求，充斥著對於「成功典範」的單一規訓，充斥著商業化、消費主義和對人的物化，充斥著缺乏對人的信任和最基本的尊重時，她堅持著要成為「獨特的她自己」，不為物慾和利益所誘惑，不失去自己的判斷和信仰，任由自己的感受、心性引領自己自由地成長，數十年如一日。

故事，在這邊得暫時告一段落了。

但生命還在往前走，永不停息。

## 第五節 以情感為基礎的行動研究

### 情感，論文的轉捩點

回顧整個寫論文的過程，似乎我在每個前進的節點上，都會發生一些關鍵性的事件。而這些事件，都伴隨著我極為強烈的個人情感。

自從碩二下學期決定以母親作為論文的書寫對象後，沒過多久就爆發了「四月事件」。那次長達兩個禮拜的冷戰、歇斯底里的爭吵，除了讓我對母親極度失望以外，也讓我產生了很大的疑惑，為何像她那麼有精神追求的人，卻沒有辦法理解和支持我的理想呢？隨後，在不斷訪談的過程她的生命故事慢慢成形，她身上「現實世俗」和「精神追求」的對立衝突貫穿了整個故事，成為我想要探索下去的主軸。

暑假七月的「三天三夜」，那句我忍不住爆發的「別人都知道我在乎妳，就只有妳不知道」之後，我們的母女關係奇跡般地開始趨向和解。我還記得自己那時候沮喪地問朋友，我真的那麼冷漠，不在乎母親嗎？得到的回答是，「不會啊，妳很在乎哦，只是妳都藏起來，不太看得出來」。我想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心裡很堅硬和倔強的一面開始慢慢融化，我驚訝地發現原來我有那麼在乎。那是一個萌芽，促使我決定在論文裡加入關於母女關係的書寫。

這個書寫的過程很煎熬，我的記憶只有一片混沌和模糊，對於母親的情感也混雜著許多複雜的感受。這個時候，學期中的「死亡體驗」又打開了一扇讓我探索自身情感的大門，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嚎啕大哭，哭到停不下來。我對於父親的情感超乎了我的想像，也是因此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碎片，我何以從小時候的聽話到後來如此反抗母親。

帶著這樣的感受，到了學期末又來了一個大翻轉。01月16日的論文團督，我原本看待父母親的視框開始劇烈地晃動，母親與父親之間的「強」與「弱」的翻轉，社會經濟文化體制視角的加入……那次震撼的餘韻持續了許多天，半個月的時間我都沒有動筆再寫一個字。我不願意接受在我心中如此溫柔善良的父親也有做不好的一面，也產生了自我懷疑，如此不公平的天平傾斜是我的錯嗎？是我不夠諒解母親？我開始看書，試圖努力用「社會建構」的視角去論述去分析，榨乾了

腦汁思考。她的做法必然有她的合理性，我應該要理解她。

現在回頭看，我很不喜歡之前的文字，尤其是第四章的分析。那種過於冷靜理智的筆調看了就很難受。但我依舊選擇了保留，作為對自己曾經的想法和狀態的記錄。因為也是因此，我發現了若是情感沒有先被承接，想要發起行動和理解的時候會產生一定的局限。在強行推動自己，塞各種視框進腦袋的時候，我的情感反而是更加被壓抑的。幸好，在我情感最為閉鎖和空白的時刻，父母親提出了要看我的論文，並盡他們的真誠給了我回應。或許他們欣賞我的論述能力，或許他們針對我的分析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和建議，可是他們流的淚，是為了我曾在故事中細細描繪的自己的感受，是為了差點被我丟掉、遺忘的重要的情感。

接下來的故事，是我終於在眼淚中與自己相遇。家庭田野課分享文本時的被同理，在老師辦公室崩潰後的被擁抱，我的情感在慢慢釋放，在他人看見的時候被接納。因此，我回頭梳理自己個人的歷史，也看見，那個從小就在忍耐壓抑許多情感的我，生命的成色正在慢慢改變。正因為我曾經的生命基底是如此，現在的我才會那麼重視情感的寶貴。視框的移動，不再只是停留在理智的層面。理解，才真正地發生了。

### 家庭田野課的眼淚

當我自身的情感慢慢打開和流動時，我也經驗到了和他人生命故事的碰撞。

「沒有感覺」，這是我過去兩年半來時常在閱讀他人的文本時，時常感受到的自己的狀態。總是用頭腦在理解別人發生什麼事的我，好像心裡一直隔著一層膜，讓我難以對人的故事「動情」。我發現要我說出對別人的感受好困難，一開口就馬上落入「我覺得他/她是怎麼怎麼樣的情況」這種分析式回答。即便在兼職實習的時候，我也是如此對待我的個案們。這種狀態其實並不好受，看到同學們因為別人的故事落淚、共鳴、有各種各樣的情感展現時，我心裡是很羨慕的。

但我並不是一個情感完全閉鎖的人，有時候我有各種各樣的情緒，一下子爆發會顯得非常巨大、像火山爆發一樣，有時候又完全隔離，外表看起來非常理智和冷靜的樣子。這種情感不連續的斷裂，讓我很困惑自己的情感狀態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樣看來，我並不是沒有情感，而是我的情感狀態很難流動起來。

開始頻繁地產生感覺，這樣的狀態變化在近幾個月，特別是在家庭田野課上尤其明顯。這堂課除了閱讀與家庭有關的文本之外，也有請同學們輪流分享自己的家庭文本，拿來課上討論。對於看同學的文本這件事，我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投入。以前大部分時候都只是匆匆瀏覽過一遍，但這次好多人的文本都會讓我翻來覆去地看上好久。上這堂課不知道為何，每次都覺得沉重得喘不過氣，每個人的家庭故事背後的情感，都是那麼沉甸甸的，那麼有份量。課堂上回應別人的文本，時常說著說著眼淚就不自覺地流了下來。在好多次的眼淚之後我漸漸發現，這些眼淚似乎都直指著同一個主題——付出、體諒、克制背後的難過與失落。

最開始是 K，她的生活已經那麼不容易了，婚姻不容易，照顧和管教孩子不容

易，但是她總是在為別人的行為做解釋，對自己永遠都是檢討，是不是哪裡做得不夠好才會如此。不忍讓他人受苦受難，而選擇自己撐起一切的她，堅強地讓人心疼。

然後是 H，體諒父母工作辛苦的她，會把自己的生活和學業照顧得好好的，盡可能不去打擾父母。可她的情感需求是沒有被滿足的，連希望媽媽至少有十分鐘的時間可以專心聽她說話，這樣小小的願望都沒能達成。被父母說自私，都不顧家的她，該有多麼的委屈。

再來是 B，幾乎和我一模一樣地有一個「歇斯底里」的媽媽，連行為模式和說的話都那麼相似，只是她母親看起來比我母親「更勝一籌」，程度更加激烈。她極度冷靜理智的樣子，能夠邏輯清晰地分析母親何以如此，就像曾經的我一樣。如果不這麼做，纖細敏感的她又該如何抵禦來自母親暴烈的攻擊和傷害。

最後一個是 P。

她的二女兒與我同齡，而在她文本的描述中，二女兒是一個沒有情感溫度的女孩。我問她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因為在我讀文本的過程中，我感覺到的是這個女孩很多時候有著非常強烈的情緒。P 回應我，她後來有發現二女兒並不是如此，她其實有著很多很多的情緒，只是她藏得很深。她只會透過文字書寫情緒，而不會在口頭上表達，所以永遠看起來一副旁觀者的樣子，對家中的衝突都躲得遠遠的。聽著 P 對我問題的回應，看著她對她的女兒有那麼深的理解和看見，我的眼淚就不自覺地流下來了。眼淚似乎總是跑在意識的前面，在還沒搞清楚發生了什麼的時候。

她女兒的樣子，幾乎就是我的樣子。我也有著寫日記的習慣，上面會寫滿各種各樣，大量的情緒。但這都是我絕對不會讓母親知道的。看著 P 一邊說一邊流淚的樣子，我在想，母親面對碰觸不到的我，應該也很無可奈何……很受挫吧？「我不知道原來……讓媽媽感受不到自己是一件……會這麼讓她痛苦的事情，那會讓媽媽不知道，自己的付出，那麼努力想要靠近女兒，到底是什麼……」，這是我邊哭邊努力想要回應 P 的話。說到「痛苦」二字時，我看到 P 的臉部表情產生了變化，她本來就在哭，但那一刻她開始抽搐地更加厲害。儘管當下的我還在痛哭流涕，連話都說不清楚，但很神奇的是，我同時擁有另外一種美妙的感覺。彷彿在交錯的時空中，恍恍惚惚之間，我變成了她的女兒，在對她說話。我們在一起流淚，為那一刻的相逢而流淚。雖然我還說不清楚，這種美妙的感覺是什麼，但我喜歡這種感覺。

## 終章 家，斷裂修補的理解實踐

最終章的產生，是在我寫完所有的故事以及整個行動研究的探索歷程之後的故事了。

書寫這一章的時候，我不再是女兒的身份，而是以一個研究者的後設視角，拉開一段距離來看待這段研究歷程。本章的內容主要旨在提取本次行動研究的實踐知識，希望能夠藉由回顧整個行動歷程，描繪清楚使這個行動研究有所發展的條件（亦即滋養我成長的輔大心理系這片土壤），母親的變化和我們母女關係的移動，互為主體的理解和改變是怎麼產生的，以及階段性總結放置在家庭田野課對母女關係的一些觀察，以及華人傳統文化/社會脈絡的家庭實踐路徑。

在檢索文獻的過程中，我所能找到單獨梳理母女關係的論文文獻並不多，其中我詳讀了帥文慧（1997）<sup>171</sup>和駱惠旋（2017）<sup>172</sup>的兩篇以自我敘說為方法論的碩士論文。然而在課堂上亦或是生活中，卻能夠聽到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母女故事。本篇論文想要對話的對象，是那些處在「歇斯底里」、「憂鬱」的困境之中的母親，是那些處在與我們相似的糾纏痛苦的母女關係中的兒女們，以及會在諮詢場域中面對到相關母女議題的諮詢助人者。

### 第一節 土壤：理解發生的條件

#### 輔大心理系的土壤滋養

是在輔大心理系的這三年，讓我得以長出理解母親與發展母女關係行動的能力。本土人文路線的輔仁心理學，重塑了我如何看待並理解人的觀念。對於自我敘說和行動研究的學習，為這篇論文的視框移動的理解以及看見情感並有所流動奠定了基礎。老師與同學們細膩且真摯的陪伴，涵容和見證了我在母女關係中的掙扎、痛苦，突破與改變。

#### 緣起：對傳統諮詢訓練的困惑

自從 18 歲之後我就來到台灣，大學就讀心理輔導系，學習的課程大部分以傳統的諮詢實務訓練為主。那時候我對於心理學的助人樣貌想像，僅限於做一個溫暖的、懂得傾聽、富有同理心的諮詢師。而實務的訓練，更多時候是一種知識的傳遞和技術操作的練習，要將教條化的內容直接拿來使用，對我來說很難以消化。同時，我也輔修了社會福利系（接近社工系）。在我心裡，一直想要將針對個人的助人工作與社會有所結合，但是大學四年我都沒有找到答案。到了大四即將畢業

<sup>171</sup> 帥文慧（1997），母女關係的移動——以情節的書寫朝向改變，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

<sup>172</sup> 駱惠旋（2017），解開共構命運：以分離一個體化回觀母女關係之自我敘說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之際，我很確信我會繼續考研究所，往心理學的道路發展。但是對於要申請什麼學校，實踐怎麼樣的心理學，卻是一片茫然的。

這時，剛好實習單位的兩個畢業於輔大心理系的老闆，向我介紹了輔大心理系的社會文化與諮商組。「社會文化」、「人文關懷」、「質性研究」、「招收多元背景的學生」，對當時想要換個新環境發展的我而言是眼前一亮、為之振奮的，且讓我隱隱約約感覺到，心理學可以有不一樣的樣貌。於是，輔大心理系成為了我當時心中唯一的一個申請志願。

### 實踐主體性的心理學教育

帶著對於心理學的困惑，我進入了輔大心理系，也開啟了看見心理學不同於傳統的科學量化與實證主義的可能性。

輔大心理系之所以會走出獨特的本土人文心理學路線，有其發展歷史，以及幾位撐起這個系的老師們當年在心理學專業上的轉向。深深感染我的，是那份對人的重視、關懷和理解，讓我覺得在這裡，一個人是可以被好好看見的。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會回到細節，回到「具體而特殊且有美感的經驗」。人不會被簡單化約地看待，而是有脈絡的、複雜的、在情境下的、有選擇的、流動的、可變化的。人的行為、選擇也不是本質性的、固定不變的東西，它是時刻在變化的。它受到社會文化脈絡的框架影響，心理學是不可脫離社會、文化、家庭、政治、經濟、歷史的。以及，它也受個人的小歷史影響，且會因為互動的對方而變動。人也不會一直站在受害者或是被壓迫的弱者的位置上，而是有自己的力量和能動性。如此看待一個人，才不會是一個扁平的形象，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多層次和豐富的，有主體性的人。

學習心理學專業的過程，容易將知識心理學化和傾向個人主義，用理論概念和數據來籠統地描述人所有的狀態。但是在這裡，大家身上有著各種各樣的專業實踐背景和生命成長經驗，回到我們自身的感受，具體詳細地描述自身的感覺，從自我生命長成的實務「知識」以及「理論」，將理論知識與實務做了很好地結合，而不是把理論抽離於具體的實務脈絡。學術與實踐的道路，是跟自己的生命經驗、跟自己的感受息息相關的。

### 批判的行動研究

與輔大心理系的「初次相遇」，是在慈宜老師的高等社會心理學的課堂上。那是碩一上學期，剛進系上的我最開始受到強烈衝擊的地方，也是我第一次聽說「社會建構」這個概念。就是這個！我大學四年都沒能夠解答的疑惑，彷彿在這裡稍微觸碰到了一點點的答案。大學接受的諮商輔導訓練，還是以一種個人主義的視角，注重眼前這個人的內心。任何的問題和困境，都要先由個人承擔自己的責任去努力面對。但我總覺得，人的遭遇，不會僅僅是由個人因素造成的。把問題歸因於個人卻沒有對結構產生過質疑，這是一件多麼荒謬卻不被大家挑戰的事情。

這堂課充實的文本閱讀，解構了一些我原本以為「天經地義」的觀念和社會現象，讓我看到主流價值觀的社會圖像使得人們的想象力變得如此單一。原來這些觀念和現象都有其歷史發展和演變，原來社會文化是會這樣作用在一個具體的人身上的。我享受著批判思考帶來的快樂，每一個新的看待事情的視框，都讓我感到震撼、興奮。雖然上完課也一度覺得無力，如果社會處境的限制就這樣活生生地擺在那裡，那我們又能夠做些什麼呢？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答，似乎只能夠帶著這個疑惑，在實踐場中且走且看……

後來的學習，則更多的是在老師督導論文之際，跟老師近距離地相處。關於老師具體的指導，對我在觀念和方法論上的啟發，已經在整篇論文的各個段落詳細描述，在此不再贅述。想要說的，是看見老師作為一個教育者和實務工作者，對於學生、邊緣青少年、勞動階級工人的關注，浸泡在田野場和教育現場，為之投注的熱情，讓我感到震撼。好幾次在課堂上，看著同學講話時她奮筆疾書記錄的身影，給同學回應時帶有強烈情緒地強調她聽故事時受到的觸動，以及認真用力地說出她的感想，指明可以前進的方向，堅定地捍衛著自己的知識理念。我都差一點點就要落淚。助人者的樣貌，心理學的實踐路徑，不是只有坐在窗明几淨的諮詢室而已，而有著更多元的可能性。這給了我許多的行動和實踐的勇氣。

### 自我敘說

另外一個和「相遇」有關的故事，則是和生命敘說的相遇。

遇見賴誠斌老師是在碩一下學期的生命書寫課上，從此之後每個學期的生命書寫課都有了我的身影。聽了很多關於家庭的生命故事，也慢慢擁有了一個自在「玩耍」的小天地。老師默許我就這麼任性地賴在他這兒，於是被辦公室的人戲稱為「隔壁家的小孩」<sup>173</sup>，平日也都跟他的學生們玩在一起。混在隔壁家的時光，給了我很多課後吃飯喝酒、閒聊說笑的快樂。更重要的是，在專業發展的道路上，啟發了我另外一個重要的視野——聽懂並理解他人生命故事中的情感。在賴老師身邊待久了，我漸漸發現他總是用一雙充滿好奇探問、又真誠關懷的眼神迎接著每一個來到他課堂上、辦公室裡的學生，沒有嚴格的工作時間的控制，有時談完竟是一個下午就這麼過去了。而在他這兒來來往往的學生們，我最常看見的是他們的眼淚。大學部的學生和我戲稱，賴老師的辦公室是一個神秘空間，只要進去了就一定會哭著出來。到了碩三時，我才慢慢知道，這被稱作「眼淚心理學」。這些眼淚裡，包含了每個人濃厚的情感，情感是人的軟肋，心頭最柔軟的地方。

但即使過了很久，對於賴老師到底是如何「神通」的，依舊是雲裡霧裡，摸不著頭腦。終於有一次我忍不住問老師是怎麼做到的，得到的回答是，作為一個生命文本的閱讀者，從看不懂的地方作為入口。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閱讀邏輯，這個閱讀邏輯建立在腦中裝的生命故事。裝故事的基膜，理解自己生命經驗的程

<sup>173</sup> 誠斌老師的辦公室就在慈宜老師辦公室的隔壁

度，都與理解別人經驗的能力相關。很多時候我們不敢釋放自己的感覺，但其實自己的感覺和經驗就是實務知識，就是用來理解他人的裝備。

「要用生命故事去理解生命故事」，我好像有點理解了這句話的意思。

## 在土壤中扎根、萌芽

三年浸泡在這片土壤的學習歷程，也潛移默化改變著我。

初來乍到，聖言樓的八樓，是可以自在的土壤。通往 851 的走廊，可以靜靜地欣賞遠處的泰山，日落時分的夕陽餘暉。教室裡的桌椅擺放，不像一般教室排列整齊、方方正正，反而是圍成圓圈的圓桌分佈，利於大家上課時候的討論。這個空間收養、涵容了各種各樣漂泊流浪、需要安心歇腳之處的人們。各種生命際遇下成長的生命經驗，得以重新被看待和理解。待在這裡的自在、安心，可以慢慢沉澱那些過往的經驗、創傷。而能夠撐出這樣的空間，也仰賴於老師們質樸的情感、涵容多元生命經驗的細膩和耐心，和那份堅守的信念，讓學生得以長出悅納自己的生命狀態。

剛來到系上時，我還是如過去一樣存在感薄弱，也沒有要特別融入這個地方，只是沉默而安靜地坐在教室的角落。不久之後交到一小群朋友，大家一起組讀書會，每週結束之後去串燒店喝喝酒、談談心。許多的知識和學習，都在課後的聚餐小酌、閒話家常中無形地展開。這時候的我，不管是在課堂上還是在私下與同學相處，依舊習慣做一個沉默的傾聽者。但改變確實在點點滴滴地慢慢累積。大家真摯地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願意花時間為別人的困擾和議題坐下來聊上很久。起初我訝異於大家能夠如此坦然地講出自己的故事，也感動於生命與生命互相碰撞的時刻。在這個快節奏講求效率的社會中，細水長流的互相陪伴實在是一件難得且奢侈的事情啊。對於從前習慣壓抑自己的情緒，對自己的事沉默不語的我而言，終於覺得自己會被在意，會有人願意好好傾聽和瞭解我的故事。慢慢地，我可以在和母親大吵一架之後和朋友傾訴，大家也不厭其煩地幫我分析、理解母親，承接起我的情緒。他們是我能夠寫出這篇論文的重要的支撐力量。

另外，作為一個陸生，也能透過這個身份感受到系上敘說和討論的氛圍擁有豐厚的社會差異性。2013 年，系上開始招收碩博士班的陸生。到了我 2016 年入學時，光是社文諮商組碩博士班的陸生總共就有 8 位。陸生慢慢在這幾年成為佔據輔大心理系一定比例的群體，這對於課堂上的交流氛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兩岸同學不同的成長環境，經常能夠在課上擦出有趣的火花。這樣的參看對照之中，我更能夠回頭看到自己的成長環境是怎麼樣的。同時在跟陸生同學交流的過程中，慢慢發現大家的經歷都有某種微妙的共性，也在這些來回之中慢慢勾勒出我們這群人的獨特樣貌。碩三，因為論文的原因，我需要回頭去梳理過往那段大陸發展的歷史。從文化大革命、計劃經濟時代到後來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時代。在梳理自己、以及家人的生命經驗時，我也切身回到了自己曾經走過的路，經歷過的歷史，家鄉與大陸的社會變遷與發展。這更像是一場尋根之旅。過去的我，都看

不到這些。自從大一下學期開始，我就想要做一個「入鄉隨俗」的人，完全融入到台灣的環境，這樣的念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我不會想要看見自己的歷史。直到最近，我才覺得自己開始好好地看見自己作為陸生的身份，接納自己的歷史、成長的地方，自己身為陸生這個群體的一份子的特殊性。

在這裡浸泡學習之後還是要離開的，就像小孩子成年後會離家，就像個案最終的目標是要脫離諮詢師獨立過好生活。

是時候要去到外面實踐了！

### 母親的條件

母親是一個對文字和思考有著天賦的才女。她本身是一個文字工作者，對文字的閱讀和理解有一定的訓練，關於自己的生命經驗，也有足夠的自我覺察和思考能力。並且她有很強的表述能力，能夠審視分析自我和社會的發展，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對於許多瑣事的回憶和幽微的感受，不僅能夠聽她在口頭上清楚地表達，在她留下的文字中也有著詳細的記載。這些記錄，都成為我撰寫過程中珍貴的原始素材。

為了我的論文能夠順利完成，母親願意配合我的研究和訪談。同時，對於她自己的生命經驗，她也想要知道她的「憂鬱」是怎麼回事，該怎麼辦。對於我們的母女關係，她也願意與我溝通討論，希望可以和我親密如初。不僅僅是我身為研究者有理解母親的慾望和意願，母親作為被研究者，也有渴望讓自己的生命繼續發展的慾望，以及親近我、讓我瞭解她，與我靠近的意願。慾望和意願，是敘說的起點，也是行動的起點。因此，我與母親並非傳統的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而是在這場協同行動研究中，一起攜手前進的行動者。



## 第二節 理解與改變的發生

### 我的歷程：

#### 從「尋母記」到「與母親相逢」

回顧這一兩年來的研究歷程，從一開始選擇了和精神疾病相關的田野，我對待母親的態度，就像對待慈芳的那些會員們一樣。我保持著一個試圖、客觀描述、理性分析的研究者和觀察者的樣子，和一種隱含的想要幫助他人解決苦難的拯救者姿態。我沒有直接面對母親，而是選擇了我認為的跟她有同樣標籤的一群人作為入口。但是觸碰不到最在意的核心的探究，終究只能在兜兜轉轉的過程中彷徨和迷茫，找不到一個研究主軸。只得回到最初的研究動機，回到理解和探索慾望的根源。

於是開始訪談母親，書寫她的生命故事。這個時候我開始進入了母親生命中那些具體而特殊的細節經驗，不再是用「憂鬱症」這種病理的單一視框去看待

母親的狀態。且在訪談母親的過程中，不僅僅對於母親個人的小歷史填補了許多生動的故事，也能夠將母親的生命史放在社會文化和時代脈絡的大歷史下看待，看到大歷史是如何作用於個人的小歷史的。我眼中的母親，開始有了更豐富和多層次的形象，而不僅僅是最初的「歇斯底里」和「鬱鬱寡歡」那麼簡單。然而，故事的書寫暫告了一個段落後，當我開始試圖用理論概念來詮釋母親的經驗時，我與她的距離又變得遠了一些。

直到計畫口試之前，我的論文都以「尋母記」作為標題。這也象徵著那個階段的我，都在追逐著母親的身影，可是我自己這個人，卻隱沒在研究者的角色後面，看不清楚我的樣貌。轉向「與母親相逢」，則象徵著我自己這個人的出現，我不再是一個看似理性客觀的研究者，而是開始觸碰並且表達我的感受，讓母親得以感受到我的存在。從習慣於用大腦理性分析和思考，轉向貼近情感地感受母親和自己。我捨棄了用理論概念來解釋母親，而是用我的感受試圖貼近她的感受。

原本不能理解母親的「追求世俗功利」和「精神追求」的衝突，到發現她並不是真的那麼欲求物質和社會地位，其本質是害怕別人看不起她，渴望擺脫自卑帶來的不安全感。這背後是工人階級的家庭帶來的自卑感，想要與充滿暴力且卑微的原生家庭切割。原本以為母親對理想化和純粹的精神追求，是一種追求本真性的展現，是受八十年代的文學氛圍熏陶。但這種視框僅僅只是看到宏觀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脈絡，而沒有看見母親個人在社會的變遷中經歷了什麼。母親在建築自己的精神壁壘以抵制異化，發揮和展現自己的內在本質。這樣的視框變化，在於我原本沒有看到母親自己的選擇和能動性，認為她是被動地被環境影響和限制。而當我看見母親的主體性時，我才真正能夠欣賞她生命的美。

### 母親的歷程： 從全面否定到發現自己的主體性

在碩二的下學期，我剛開始訪談母親不久的時候，那時候母親定義自己的人生是失敗的，導致失敗的原因是理想主義和完美主義，對於成功的執著，無奈之下的妥協最後變成了對人生荒蕪的虛無感。她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變成這樣的責任歸因於原生家庭。「很不願意想起過去，不想要回顧自己一系列失敗的經歷」，這是母親在訪談時對我說的話，也是她當時看待自己人生的態度。<sup>174</sup>

最開始訪談母親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在寫這篇論文之前，母親總是嚷嚷著可以拿她作為論文的研究對象。但等我真正開始動筆，挖掘她的生平點滴時，才發現其實她內心並不樂意將自己赤裸裸地展示出來，只是為了我可以畢業而做一些犧牲。母親總是擔憂自己的隱私，不願意讓我在論文中提及她的名字，也不希望讓別人知道她是我媽媽。她好強和要面子的個性在這時顯露無疑，彷彿寫出她的缺點和失敗就是往她臉上抹黑。我試圖告訴她，人總是有一些陰暗面和不足之

<sup>174</sup> 碩二下學期的訪談分別於 2019.05.18 和 06.02

處，這樣才是完整和自然的。能感覺到她雖然表面上勉強地接受我先寫出來，但內心還是沒有釋懷，沒有達成理想仍然是一道她過不去的坎。對於這個時候的母親來說，她還無法接受自己自認為失敗的人生，也很在意他人的評價和目光。這也是敘說歷程中常遇到的問題。隨著敘說歷程的深入，母親也漸漸認可了敘說的方式，「隨著妳寫論文，我也漸漸喜歡上臺灣的質性心理學，生命敘事和心理傳記，太喜歡了！」<sup>175</sup>。在寫這篇論文之前，母親的生命故事是沒有被好好聆聽和看見過的。她心裡那些無以名狀、難以言說的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處在一個失語、像是不存在一般的位置。這個失語的狀態，一方面是我們認為在家中對她已經足夠好，擁有一個不錯的環境，她沒有喊苦的理由。這個看見，是放置在回到母親具體的經驗脈絡裡面的，而不是只看到她對自己的詮釋。

母親慢慢得以將原本斷斷續續碎片式的回憶按照人生的發展階段串聯起來，在這個過程中重構對「自我」的定義。她從對自己的全面否定，逐漸變得可以辯證性地看待自己，覺得自己的一生有茫然和痛苦，但同時也有過豐滿和愉悅。寫完整篇論文之後，我問母親她現在又會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她回答說：「以 50 歲為界，我的上半生過得坎坷、艱難而痛苦。最大的缺陷就是不懂人情世故，走到哪裡都跟人際環境碰磕、磨擦，最後一無所得。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正因為不懂世故，保持了我內心對文學無限純情和強烈的追求，達到了含金量較高的文學和哲學的成就。回顧過去，最使我欣慰的是我的作品沒有通過人脈關係而發表，都是在默默無聞中投稿成功，保持了文學創作的純粹和神聖。我就是這樣在人際關係四面楚歌和生存環境逼仄惡劣之中守護內心堅實的精神壁壘。」從單一負面的認定自己毫無成就，到開始可以肯定自己對於純粹文學的熱愛和篤定，抵抗異化的堅韌。這是敘說帶給母親的改變。

與此同時，序章中描述母親的「歇斯底里」和「鬱鬱寡歡」的狀態，到寫完論文之際也減緩了許多。母親從那時陷入人生無意義的迷茫狀態，到現在已經找到了接下來人生的前進方向。「女兒開始讀研究生時，我正好 50 歲。她開始在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精神蛻變，而我也正好實現中年人性情的蛻變。我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的熏陶，對人生際遇再也不那樣格格不入，從女兒身上學到了善待人事的順隨做法，另一方面也對人生意願不再那樣強烈執著，學會放手和淡然。我還沒老，終觀自己的人生經歷，我覺得文藝創作陶冶情操，追求真理，是人生最大的喜樂。另一方面，中西方的生命哲學又讓我在無論怎樣的處境中都能透視世相，文筆艱深，又胸懷沖虛。所以我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尚未走完的一生：智慧，我是我自己幸福的源泉！」

### 母女關係的歷程： 從漸行漸遠朝向互為主體

<sup>175</sup> 2018.11.04 訪談結束時母親的回饋

自從大四申請研究所的事件發現母親的狀態開始，我就把母親的狀態定義為「憂鬱症」。最開始的我，對於母親存在著一種拯救者的心態，試圖把她的「症狀」當成問題在解決。我把母親想的很脆弱，總是情不自禁為她煩惱擔憂，似乎如果我沒有撐住她，她的生命就會墜入黑洞般的萬丈深淵。在認定母親是一個情緒化的憂鬱症患者時，我採取了一種「保護」、「包容」的態度。但在這種看似冷靜、與情緒隔離的狀態下，我假裝自己沒有任何的情感需求，不期待母親對我能夠涵容我的情緒與理解我。而也因著我這種「冷靜」的狀態，母親感受不到我對她的在乎和關心，進而愈發「歇斯底里」。我們對彼此的期待落空後的失望，讓我們沒有辦法看清楚彼此的樣貌，也讓我們就這麼漸行漸遠。

關係開始出現轉機，源於我的崩潰和情緒爆發，我再也承受不住這麼多來自母親的「攻擊」。標誌性的事件，是去年暑假時三天三夜的冷戰。這個時候，我慢慢承認了自己的無能，我也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女兒，會因母親的話而受傷與失落，也無法僅憑一己之力拯救母親的憂鬱狀態。也慢慢開始覺得，人其實有能力療愈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變好和走出困境。這個過程，是我看見自己的有限性，以及他人的能動性的開始。以往的冷靜、情緒隔離的狀態慢慢裂開了一個縫隙，我的情感表達開始萌芽。那次冷戰與爆發之後，我和母親的相處前所未有地融洽，會牽著手躺在床上聊天，一起為我小時候的趣事捧腹大笑，一個人剛開口另一個人就默契地知道對方要說什麼。我整天圍繞著母親轉，問她各種各樣的問題，試圖瞭解她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的關係趨向和緩，在當時我和母親都還沒有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直到後來，我才慢慢理解，我始終很在乎母親的感受，沒有辦法拋下她不管。

論文成為了一個我們共同想要好好完成的目標，同時作為一個交流的平台，讓我們可以講自己的故事以及溝通彼此的想法。進入碩三之後，我與母親之間再也沒有產生過激烈的衝突。母親仍舊有時會出現憂鬱的狀態，覺得生活沒有盼頭，一個人在家的時候覺得我們都不關心她。但抱怨歸抱怨，母親也會想不要把這種情緒負擔加諸在我身上，努力不讓她的情緒打擾我。而我，在回復母親訊息的時候也不會像以前那麼不耐煩，而是知道她在努力克制表達，很多時候她也只是想要我的關心而已。母親慢慢能夠應對自己的情緒，我也可以按捺住自己的不耐煩，不急於應付她的情緒，我們可以在給彼此一個緩和空間之後繼續交流。母親說，她依舊有對我的期待，但又知道我是一個獨立個體，不能把沒實現的願望強加在我身上。<sup>176</sup>對於我的選擇和想法，她也開始表示尊重，而不是急於否定或是批評。

再一次重要的轉折點在於母親看完我的論文之後，與我的交流對話。理解和改變，除了我們各自的思考和轉變外，更多的是在兩個人的互動中發生的。回觀我與母親的關係歷程，我們帶著各自對母女關係的想像，對彼此的期待，進而產生了許多的衝突，在這個過程中，從互相不知道對方要什麼，到理解彼此的需求。

---

<sup>176</sup> 2019.03.19 訪談，瞭解母親對於社會地位的執著原因

母親想像中的母女關係，是「親密無間、無話不談，女兒孝順與感恩母親的付出」，而我想像中的母女關係，則是「母女是兩個獨立的個體、母親尊重我的意願」。因此母親腦海中的親密與孝順，在我看來卻是一種控制和情感綁架。她像是一個怕我餓著肚子的母親，不管我需不需要、喜不喜歡，只管塞滿食物給我。我覺得她是不尊重我的感受與想法，把她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我。同樣的，以前的我也不知道母親想要什麼，覺得自己明明沒有做錯為什麼她總是不滿意。在兩次無意之間向她表達我自己的感受之後（暑假的爭執和給她看論文），才發現其實讓她知道我的感受，明白我對她的在意，也讓她感受到我這個女兒的存在，這就是她的需求。我們從沒有協商地愛著對方，到在衝突的時刻看見對方的情感流露，進而能夠較為心平氣和地討論彼此的感受和想要對方關心自己的方式，知道是我們對關係的期待和愛的方式有一些落差，而並非對彼此沒有情感。在這個關係移動的過程中，看見情感為必要條件，在此基礎上，視框的移動為充分條件。

### 第三節 華人文化心理結構的家庭實踐

這篇論文不僅僅是處理我自己的母女關係問題，也希望行動研究的結果能夠作用於他人。本節描述了我與母親相逢之後，想要朝向怎麼樣的社會實踐。

#### 家庭田野課的課堂反思

家庭田野課的經驗，使得我關注的焦點從自己的母親身上，挪移到大家的母親。在課堂上，許多同學提到了自己的母親有「歇斯底里」、「憂鬱」、「掌控」的狀態，也有同學以作為母親的身份講述了自己的焦慮、壓力。這讓我驚覺到，這可能並不僅僅是我母親個人的狀態，而是一群母親在共享的社會文化脈絡下，擁有的某種共性。同學們在敘說的過程中，提到的面對這樣的母親時所有的無力和痛苦，也讓我深深感到共鳴，她們的家庭狀況，與我或多或少有些相似之處，也是我現階段在情感上比較有辦法靠近和理解的。

#### 母親的樣貌

從大家的文本描述來看，很常會出現「歇斯底里」、「憂鬱」「容易崩潰」、「情緒失控」、「掌控」等字眼來形容母親的行為表現。而那些看起來是這樣的母親，其實她們都想要做一個好媽媽，盡心盡力地做家務、照顧子女、與子女談心，能夠感受到她們努力希望成為理想媽媽的責任感，和為子女付出的心情。但儘管她們為家庭付出了很多，她們卻感覺不到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當她們對子女的關心或是試圖給予協助，遭到子女的「忽視」和不耐煩地推開時，被認為是干涉的時候，她們內心受到的傷害是巨大的。母親們需要被其他家人關心，需要有人傾聽她們的苦。但她們的情緒不佳往往會被描述成「歇斯底里」，變成所有的責任都得攬到她們自己身上。當理智、理性成為某種標準，非理性、情緒化的行為則容

易被污名化。

我想起在高職兼職實習的時候，遇到的三位個案們的母親，與上述的母親樣貌截然不同。那段兼職實習的經驗，對我而言其中很大的一個震撼就是來自於個案們的家庭背景。那個時候我的論文才在起步的階段，回觀這段經驗我意識到，當時的我腦袋中也有一個主流社會的單一家庭意識形態，我用自己的經驗、理所當然的想像和期待來看待個案的家庭，結果當然不盡如人意。

她們的家庭皆是勞工階層背景，個案A的父母是工人和保姆、個案B的父母分別在建築工地和美甲店上班，個案C的父母早就離婚，父親則是在夜市擺攤，社會經濟地位都不算高，其中C的家庭還是中低收入戶，由社福機構來補助經濟。

她們幾乎都在還未成年的時候就有兼職打工的經驗，而對於未來規劃的考量也都是和生計掛鉤的。她們的父母都忙於工作，平時很少管她們，對於她們的心事也幾乎沒有關心。面對她們的一些情緒狀態，大都採取不相信她們真的有狀況或是懶得管的態度。

我的家庭屬於中產階級，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一路供我唸書念到碩士，期盼我可以再更高的平台上有更好的成就。我很難理解個案所說的父母對她們不管不問的態度，在我的家庭經驗中，包含了父母對我想法的尊重和溝通，當然有的時候也讓我覺得關心太多。

——摘錄自兼職實習期末報告

結合課堂上的觀察，我不禁在想，是否母親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教育文化水平影響了她們作為母親的樣貌。劉惠琴（2000）指出，社會經濟地位影響人們的社會互動巨甚，而低社會經濟階層人們的生活經驗中除了「生存」的龐大壓力外，還得面對來自中上階層主流文化的偏見與標籤。<sup>177</sup>勞工家庭的母親通常需要忙於工作以維持家庭的生計，沒有那麼多的精力去與子女有太多的互動和情感交流。家庭溝通的口語表達通常都是簡單有限的關心，少有比較深入的聊天。而中產家庭、有一定教育文化水平的母親，則會放大量的精力在照顧子女身上，關心她們的方方面面，渴望與子女有更多深入親密的交流。這比起單純地提供物質保障、日常生活照料的母親有了更多一層的壓力，子女的一舉一動都是在回饋，她是否為一個好母親。似乎能夠給予孩子陪伴、精神交流才叫做一個會照顧關心子女的好媽媽，而這也受中產階級的親子價值觀影響。

努力照顧家庭、關心子女，做好媽媽不僅僅是在扮演好母親的角色，服膺文化期待，也是一個母親在回應關係中互相關照的倫理，展現自己對家庭情感的方式。但這個過程並非是完全的逆來順受、認定這是女性本分，母親們也有感到辛苦、想要對抗和掙扎的時刻，也希望可以自主決定自己想要成為怎樣一個女性。在變得「歇斯底里」之前，她們也經歷過了一番壓抑、痛苦，努力克制自己的時

<sup>177</sup> 劉惠琴（2000）。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第6期），124

候。

## 母女關係的樣貌

「你們的孩子，都不是你們的孩子，乃是「生命」為自己所渴望的兒女。他們是藉你們而來，卻不是從你們而來，他們雖和你們同在，卻不屬於你們。」  
——紀伯倫《先知》

作為上述這樣的母親的女兒，她們跟母親的關係是緊密的。一方面想要遠離母親，保持自己的獨立空間和生活。很多時候，作為女兒在看待母親時，還是會有一種個體化和理性化思維的傾向，認為母親的苦和抱怨充滿了情緒和沒有意義，認為她們可以選擇放下責任和重擔，不要過得那麼苦；但是另一方面又擔心母親，對她的孤單感到擔憂，為了母親的情緒而承擔很多。希望母親可以有自己的生活，過得好一些，開心一些。在這樣矛盾糾結的心情之中，女兒們也承受著面對母親「歇斯底里」的精神壓力和痛苦。不忍心看著母親受苦，心懷對母親的愧疚，也是情感上一種不自覺地反應，這與個人主義的思維之間似乎存在著斷裂和拉扯。

上文提及，母親們在變得「歇斯底里」前，也非常地辛苦，她們用力地對待子女，那麼克制自己的情緒和需求，但真的需要那麼用力嗎？這樣又可能導致怎麼樣的母女互動呢？面對母親過度用力的關心和強大的情緒張力，很有可能會讓女兒想要逃避，或是變得比較少袒露和表達情感，用一種冷靜的態度來自我保護。這會讓母親感到女兒總是隔著一層，難以貼近她們的情緒。但其實在冷靜的表面底下，這些女兒們都是極為細膩敏感的孩子，會因為母親的難受而跟著難受，會覺得自己需要為母親的情緒和感受負責，把母親的情緒看得比自己的情緒更加重要。不僅僅是女兒的一舉一動會牽動母親的心，母親的一舉一動同樣也都被女兒細細捕捉並記在心裡。



## 華人文化心理結構下的「有情」

上述關於母女關係共性的討論，並不會放置在真空的環境下，而是要放置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脈絡中。第一次較為明確有這個意識的萌芽，是在 05 月 30 日生命書寫的課堂後。那天輪到討論我的文本，課後幾個同學紛紛來找我繼續討論，於是我們大夥兒一起去吃午餐，邊吃邊聊。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表達著自己的感受，爭先恐後的發言，激烈到讓我到後來根本插不上話。大意不外乎是我對母親實在太好太放縱她了，要讓她自己學習收拾情緒，要讓她意識到不能這麼控制我，要做得決絕一點給她看，等等。那場討論讓我感受到了大家善意的關心，但也讓我思考，家人之間的界限、與父母的分化、彼此成為各自獨立的個體，那更接近於西方個人主義，或是現代心理學化的概念，好像尤其被我們這些學心理學的學生信奉。這總讓我覺得不那麼相融於扎根中國傳統的家庭關係樣貌，簡單來說就是不接地氣，也走了一種全有全無的極端。要麼與父母完全融合，聽從他們，要

麼完全分離，遠走高飛。但真的只有這兩條路嗎？我希望可以摸索出有別於這兩條路的其他路徑。

自我分化/拉開界限的實踐，對我而言是難以這麼順利實施的。我只是在封閉自己的情感、冷漠，假裝不會受傷。我在遠離自己，也不理解母親的行為和背後的需求。但情感上對母親的在意、愧疚、感到和她的距離越來越遠，這不是一個舒服的體驗。我見不得母親的哭，也不忍心不對她妥協。獨立、對抗、鬥爭，這不是我真的想要走的路。教科書告訴我們獨立分化的概念，卻沒有說過這裡面含著多少辛酸、痛苦、掙扎的複雜心情。理論與實踐行動的落差，讓我看到每一種理論解釋都有其限制。理論應放置在文化脈絡中，要本土化，否則會在移植的過程中發生與自身文化的斷裂。我並沒有打算那麼決絕地對待母親，徹底跟她斷絕往來或是完全獨立於她。因為，我有情於母親。若無情，則無論怎樣的理解都只是停留在理智層面。因為有情，我才會對於她的一些暴烈言語感到受傷、感到憤怒。那些負面的感受是我不可否認，需要被看見的真實歷史。但也因為有情，所以我產生了努力想要理解她的慾望和意願。情感是首先需要被承認、接納的，明白了何為「情感」，才會明白她的那些言語和行為背後的意思，後續的理解才會發生。

我對母親的情感，也要放置於華人文化的脈絡之下來看待。華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和西方是不同的。在西方的許多家庭理論（我們在課本上學習的那些）中，強調家庭成員要溝通、表達，每個家庭成員都是獨立且平等的個體，尊重彼此的想法和空間，子女長大後就會與原生家庭分離。徐靜在《中國人的家庭與家族治療策略》一文中描述了中西家庭的不同點，以家庭病理的角度描述了三個華人家庭的問題，分別為界限不明、溝通不良和不善於直接表達情感。<sup>178</sup>這樣的描述方式，讓我感到背後的立場是以西方家庭界限分明、直接溝通和表達情感的樣貌為標準，來評判華人家庭。但在真正進入家庭生活的細節時，會發現這個標準不一定那麼適用。我們的情感表達是內斂含蓄的，不一定透過直接的言語，而是透過種種默默的行為表現。我們與原生家庭的關係，也不會切割得那麼徹底。

母親和我各自對於母女關係的不同想像<sup>179</sup>，也與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脈絡有關，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和變遷，帶來的是現在的年輕人和上一代父母輩所處的環境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及觀念上的巨大差異。在我外婆的年代，她養育子女的方式在我母親眼裡便是盡職守則地做好養育和生活照顧的本分，是看重物質與遵循道德倫理，卻沒有情感溫度的。因此母親格外看重母女之間的情感，她渴望與我有親密的交流，投注了許多的心力在我身上，將我視為生活中的重心。母親曾經經歷過匱乏的年代，也使得她想要把她認為好的東西都給予我。而我出生的九十年代，西方思潮已經在國內盛行，年輕人開始注重有獨立自主的空間和人我界限，也希望父母能夠細心聆聽我們的需求和感受，而不是一味地以

<sup>178</sup> 收編於曾文星主編之《華人的心理與治療》(1997)，P489-495

<sup>179</sup> 見上文，母女關係的歷程

他們認為好的方式對待我們。

## 第四節 未盡事宜

### 母親與外婆：難解的議題

當母親看完論文之後，我本期待著她與外婆的關係可以有所推進。然而母親對外婆的認知還是「紋絲不動」，那讓我感到很失望。我以為我下了那麼多功夫去理解，大篇幅的描述她們倆的母女關係，母親應該會有所觸動。

「外婆跟我就不一樣，為什麼她總是拉著臉給外公看，因為她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外婆是為了理性上為家庭的負責，我是情感上無條件做家務，心甘情願對你們好。」

母親對外婆的心結，依舊是一個難解的議題。似乎外婆那種生硬的強悍，沒辦法讓母親感受到其中有溫情，她的愛是沒有情感溫度的。長年累月的冷暴力，不僅僅讓外公外婆之間的矛盾衝突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解決，也造成母親極大的心理負擔。以及外公晚年早逝，在母親的心中似乎也與我外婆把外公「趕出」家門有關。但子女往往是難以看到父母互動的全貌的，外加關於我外婆的視角的資訊也不足夠，因此也很難再往前判斷母親原生家庭的互動。

這與其說是母親對外婆的心結尚未完全打開，更像是我想要讓母親和外婆之間的母女關係修復，是我沒有完成的一個遺憾。這個期許的初衷，是希望母親接下來的人生可以不要繼續帶著這個心結走，也能夠像我和母親現在一樣，讓母親和外婆能夠敞開心扉地交談。但，就讓她們的母女關係順其自然地發展也好，不必是一件勉強來的事。



## 後記

論文寫至此處，依舊還有許多尚未完成的內容。例如在精神科見習的經驗，對精神疾病的思考；外婆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她的生命困境；我自己的時代脈絡，與母親的時代背景差異；溫州這個地方的小歷史；對於家庭田野課的發現，和華人文化脈絡對母女關係的影響，都希望可以進一步發展研究。但終究，還是要有一個暫時性的論文收尾。

與母親「正面交鋒」地對話，像是一場赤手搏鬥、會流血的肉搏戰。我不再能夠像以前一樣用理智和冷靜的盔甲來武裝自己。但若是沒有流過血，沒有體驗過血肉之痛，曾經的傷口也不會得到治愈。我們在過度的緊密和疏離之間來回回許多回合後，終於找到了相對舒服自在的相處距離和位置。距離回家的時日愈來愈近，我也需要面對回家之後與母親的關係。母女關係的課題，並不會因為論文的結束而終結。但，雖不能預期日後都會相安無事，可相信也不至於過得太糟糕和慘烈。畢竟，互為主體曾經發生過，我和母親之間有過彼此相知的一段經歷。這段經歷，會為我們的母女關係增添一塊穩定的基石。<sup>180</sup>

「唯有認清並接受自己和母親的關係中，挫敗和痛苦的不可避免，對生活中好的和不好的事件都開放，才能保持關係的彈性和變動的可能。女人一生都在與母親和女兒的同體或分離中徘徊，不會固著下來，也沒有永遠的滿意。持續的瞭解，和部分的分離，將在母女關係中一起存在。」<sup>181</sup>

母親和女兒會一直在親密和獨立擺蕩、糾纏、拉扯，曾經我那麼用力地想要逃離母親，後來又那麼努力地把母親找回來。往後最理想的狀態是，她依舊能夠有她的寫作生活，保有對這個世界的觀察和興趣，我也可以離家有我的獨立生活。但母親仍舊能夠時而關心我，我也能夠在自在地回應，在想念的時候回家。

回家，是為了可以安心踏實地離家。

記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二十一日

<sup>180</sup> 此段對話，為 2019 年 06 月 27 日，在和風樓和張凱理老師的對話之後的啟發。

<sup>181</sup> 帥文慧（1997）。母女關係的移動——以情節的書寫朝向改變，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115

## 參考文獻

1. 程煉譯（2012）。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原著。《本真性的倫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 韓震等譯（2001）。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原著。《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南京：譯林出版社
3. 李繼宏譯（2014）。桑內特（Sennett, R）原著。《公共人的衰落》，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4. 夏林清，鄭村棋譯著（1989）。愛智睿思（Argyris, Chris）原著。《行動科學：實踐中的探究》，臺北市：張老師
5. 夏林清（2012）。《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6. 林吉玲（2001）。《20世紀中國女性發展史論》，山東人民出版社
7. 鄧淵、潘繁生（2009）。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背景中的「愛情理想」，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01-02
8. 巫曉燕（2010）。20世紀90年代女作家的文化心態與創作，渤海大學學報（2016年第六期），01
9. 劉惠琴（2000）。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第6期），114, 121, 124
10. 徐靜（1997）。中國人的家庭與家族治療策略，收編於華人的心理與治療，台北桂冠出版社，489-495
11. 帥文慧（1997）。母女關係的移動——以情節的書寫朝向改變，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
12. 駱惠旋（2017）。解開共構命運：以分離一個體化回觀母女關係之自我敘說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